#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 第七號

美德的選舉

農業恐慌

婦女與家庭

AQAE 74/10402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

THE EASTERN MISCELLANY
(Issued Fortnightl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七號
總第四八二號（新第四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 不許轉載

編輯者　胡愈之　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投稿簡章

（一）本誌各欄均歡迎投稿投寄之稿請繕寫清楚（勿用鉛筆或紅墨水書寫）並加標點符號能依本誌行格書寫者尤佳

（二）投寄譯稿請附原書如原書不便寄來則請詳示原書名稱作者姓名出版年月及地址

（三）投稿如附插圖說明請用黑墨繪成（藍紅等色不能製版）

（四）投稿人請開列詳細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五）投寄之稿登載與否不能豫先奉復原稿亦不能寄還但滿五千字之長篇經投稿人豫先聲明並附還稿郵票者如未揭載可以退還

（六）對於投寄之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

（七）投稿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現金報酬不預先函商如投稿人欲預定數目者亦可於寄稿時聲明

（八）投稿酬資概由本社按照來稿地址寄奉投稿人於文稿登出一月後如尚未收到酬資請即來所查詢但以登出後六個月為限逾限本社不再負責

（九）除與本社有特別約定者外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其著作權完全歸本社所有不得再在他處發表

（十）投稿請郵寄上海辣斐德路五五三弄二號東方雜誌社勿寄編者個人並勿在稿內夾入他項信件重要之稿並請掛號郵寄以免遺失

東方雜誌社敬訂

## 定價表

每半月一冊　全年二十四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 訂購辦法 | | 寄售 | 預定半年 | 預定全年 |
|---|---|---|---|---|
| 冊數 | | 一 | 十二 | 廿四 |
| 價目 | | 一角五分 | 一元九角 | 三元六角 |
| 郵費 | 國內及日本 | 二分 | 無 | 無 |
| 郵費 | 香港澳門 | 八分 | 九角六分 | 一元九角二分 |
| 郵費 | 國外 | 二角 | 二元四角 | 四元八角 |

本國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角以下者為限

## 廣告價目表

| 等第 | 地位 | 全面 | 半面 | 四分之一 |
|---|---|---|---|---|
| 特等 | 底封面之外面 | 一百元 | | |
| 優等 | 封面底面之內面及對面正文首幅之對面 | 七十元 | 四十元 | |
| 上等 | 圖畫前後及目篇正文以外正文前後之對面 | 六十元 | 三十五元 | 二十元 |
| 普通 | 正文後 | 五十元 | 三十元 | 十八元 |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在圖畫內刊登廣告或用色紙或印彩色價目另議　繪圖刻圖工價另議　欲知詳細情形請向敝館上海河南路二一一號發行所三樓總管理處營業部推廣科接洽（電話九二三一〇）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定【四】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寄上海河南路商務印書館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特先聲明

# 商務印書館復業後 又一大貢獻

# 四部叢刊全書三百二十三種發售單行本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全書都三百二十三種、八千五百七十三卷、二千一百十二冊、凡宋本四十五、金本二、元本十九、影寫宋本十三、影寫元本四、元寫本一、明寫本六、明活字本八、校本二十五、日本高麗舊刻本七、釋道藏本四、餘亦皆爲明清佳刻、出版以來、謬承士林推重、風行遐邇、冠絕一時、顧以全書卷帙浩繁、售價較巨、購致非易、於是擇要單行、先後得百數十種、而讀者所嗜不同、取舍各異、此得彼失、猶有遺憾、今春敝館突遭國難、叢刊存書、除有少數於事前運存安全處所外、其餘完全被燬、所留底板、同付劫灰、復業以來、猝難重製、迭承各界垂詢、深懼無以爲應、爰就前項運存少數之書、提出若干部、化整爲零、單行發售、庶讀者任意選擇、無求不獲、其已購全書偶有闕失者、平日補配維艱、藉此得成完璧、各書紙張、分連史毛邊兩種、定價相同、每種存數、多寡不一、以儘數售完爲止、另印單行本目錄、詳載書名板本定價、承索即寄、謹此布告、伏祈公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 四部精華 希世珍本

## 任意選擇 無求不獲

**贈閱** 四部叢刊單行本目錄

*C041.4(1)—2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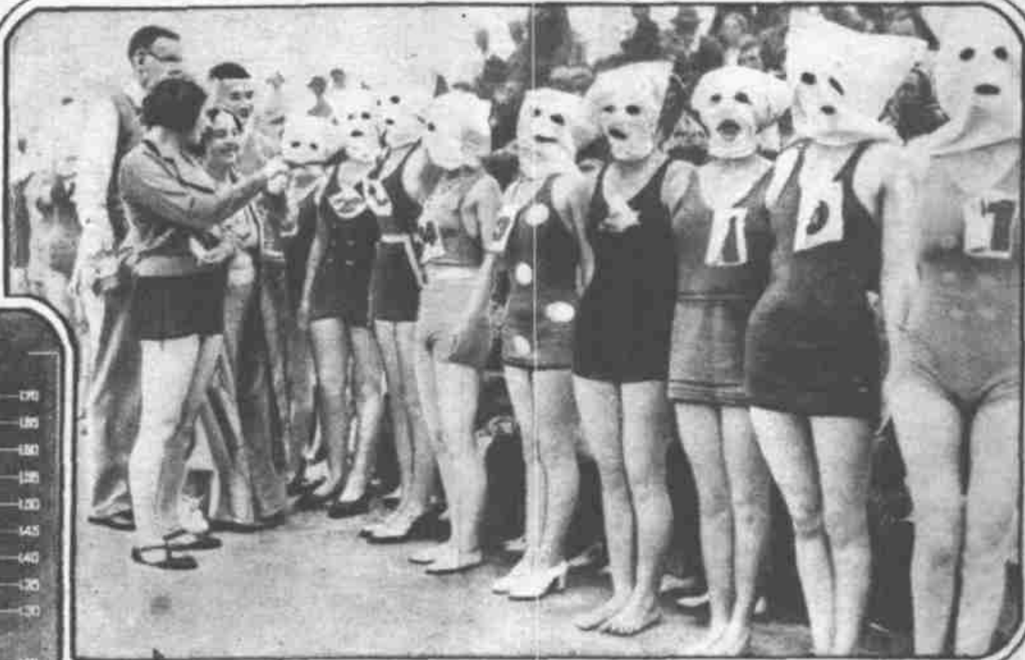
# 美與健康

國民體格之是否強健關係於國家之強弱，而美與健康又有密切之關係，不健康者決不美。以故各國對於健康一道，常以種種方法爲之提倡。此頁各圖僅示一斑。



（上）美國之平均人。由十萬軍人之體格平均而製成的人像，身雖瘦而肩部特別發達。

（右）肉體美之審查。在英國海濱舉行，審查員恐被審查者之肉體美爲其顏面之美所混惑，故特製布袋掩蓋其面部，視之恰如美國之女三K黨。






（下）嬰孩比賽。圖爲月前在上海慕爾堂舉行嬰孩健康比賽得獎之嬰孩。

（左）日本之健康兒童。日本朝日新聞社測驗全國兒童之健康，當選者木村幾生。



# 東方畫報

第二十九卷　第七號



角直保聖寺古物館塑壁新裝之一部

# 中國農村之破產

中國號稱以農立國，然近來因金融資本之畸形的發達，國內資本咸集中於都市，農村經濟完全破產。又加以連年內戰，盜匪遍地，水旱蟲災，無年蔑有。農村之總崩潰，已有不可挽回之勢。下列各圖，僅示其一斑而已。



年前陝北旱災時，神木縣東區賀字城人民有掘取蓬籽（上）或剝榆皮，打槐角（下）而充飢者。





（上）湘贛二省兵燹之後，城市爲墟，農民更不能安於其業。



（右）水災之後，農民流離失所。



（左）中國一般農家之生活。

# 國內時事

**援助東北義勇軍**

東北義勇軍奮勇抗日，戰功卓著，惟近來天氣漸寒，義勇軍因缺乏衣服及食糧之接濟，活動能力大受限制，故全國人民亟宜加以援救。上圖爲上海東北義勇軍救護隊遊行南市，即擬出發。下爲廣東援助東北義勇軍代表大會。





**人口調查**

（下）最近廣東舉行人口調查，圖示調查用汽車準備出發時之情形。



**新任招商局總經理劉鴻生之就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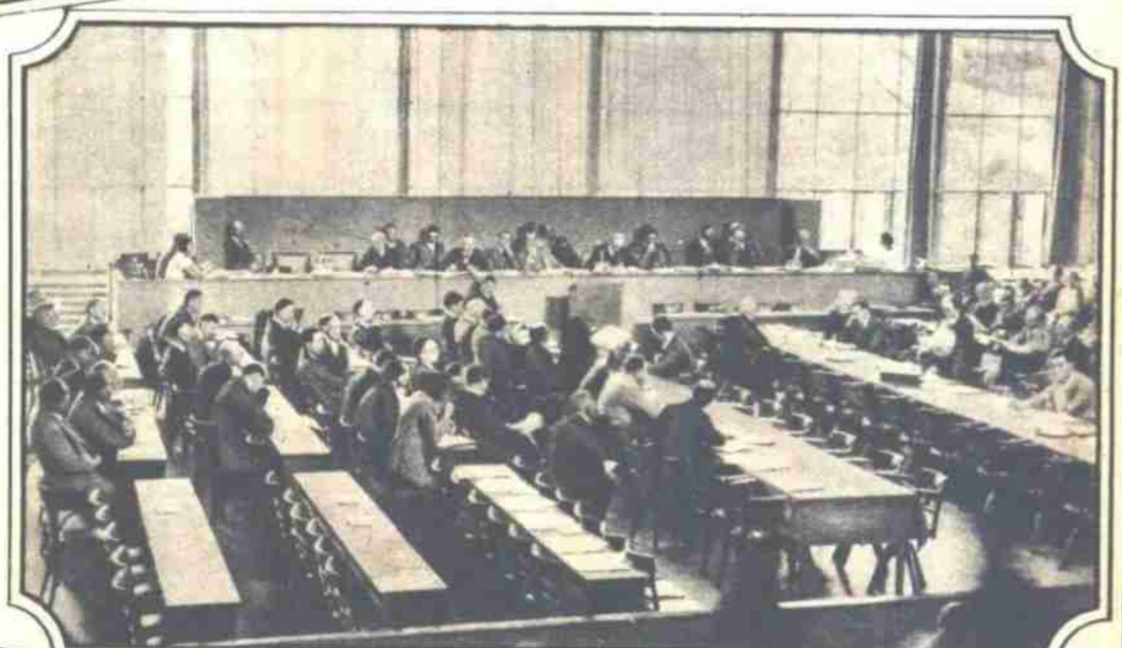

**回教徒之請願**

（左上）中國回教徒近因上海出版界中發現有侮辱該教之刊物，至京請願取締。圖爲代表返滬後之攝影。

# 國際



國際聯盟行政院會議愛爾蘭華列拉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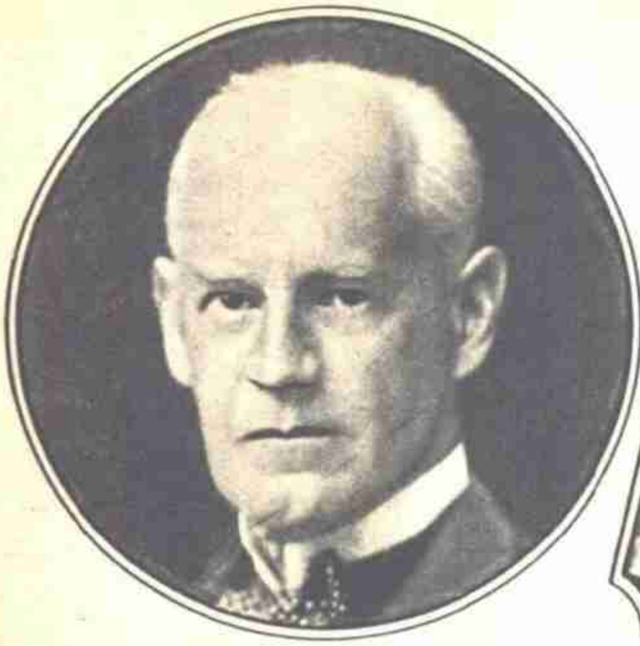


國際裁軍大會主席團會議德國因要求軍備平等未達，不願出席，座位空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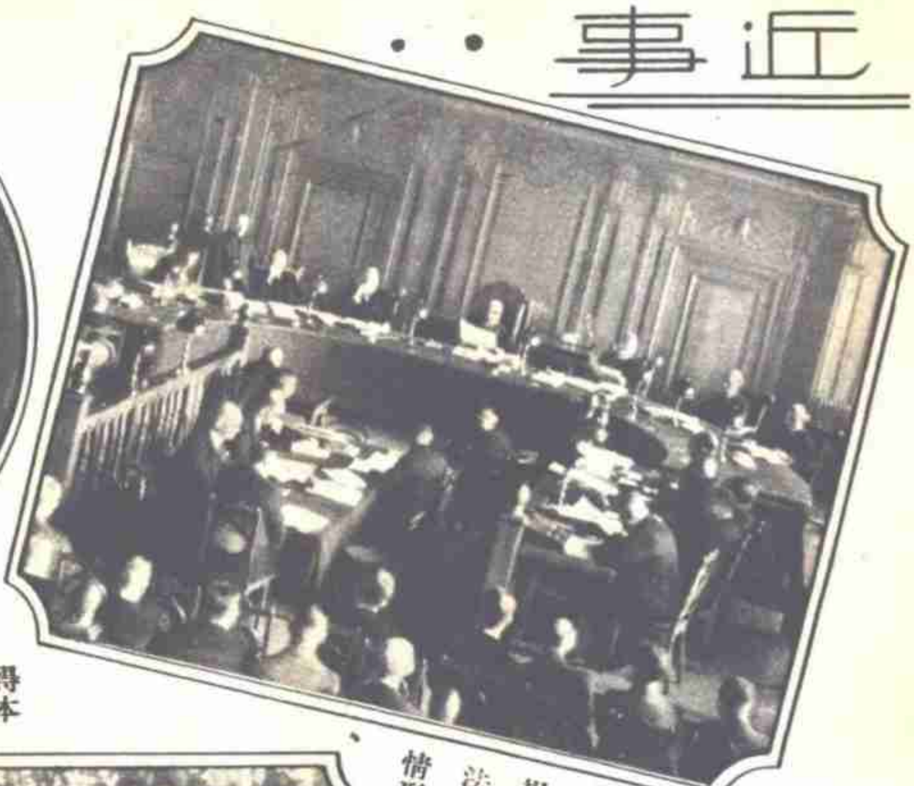


十一月九日美國總統選舉羅斯福當選。圖爲羅斯福與其孫女及媳之攝影。

# 近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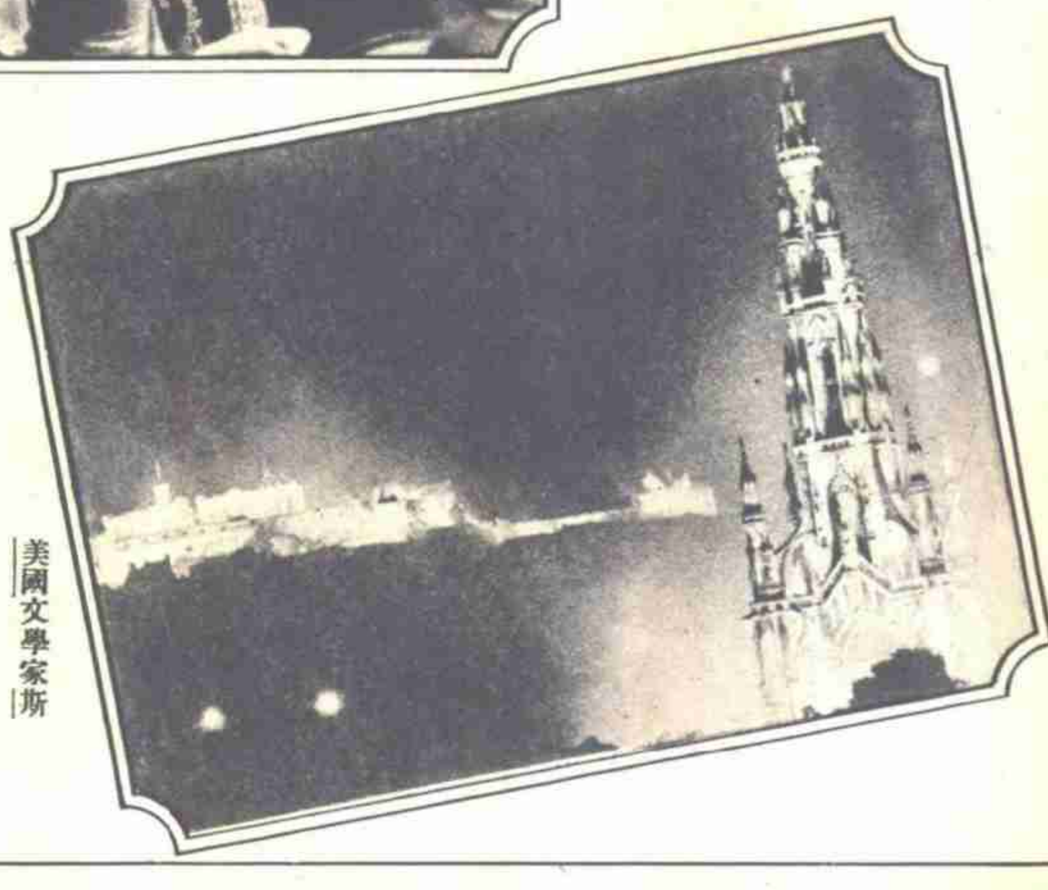
得本年諾貝爾文學獎金之英國文學家高爾斯華綏



德國普魯士邦因七月間聯邦政府巴本內閣非法解散其政府，向最高法院提起訴訟，圖爲法院審詢時之情形。



西班牙現已承認喀泰隆爲自治省。圖爲總理柴摩拉至喀泰隆時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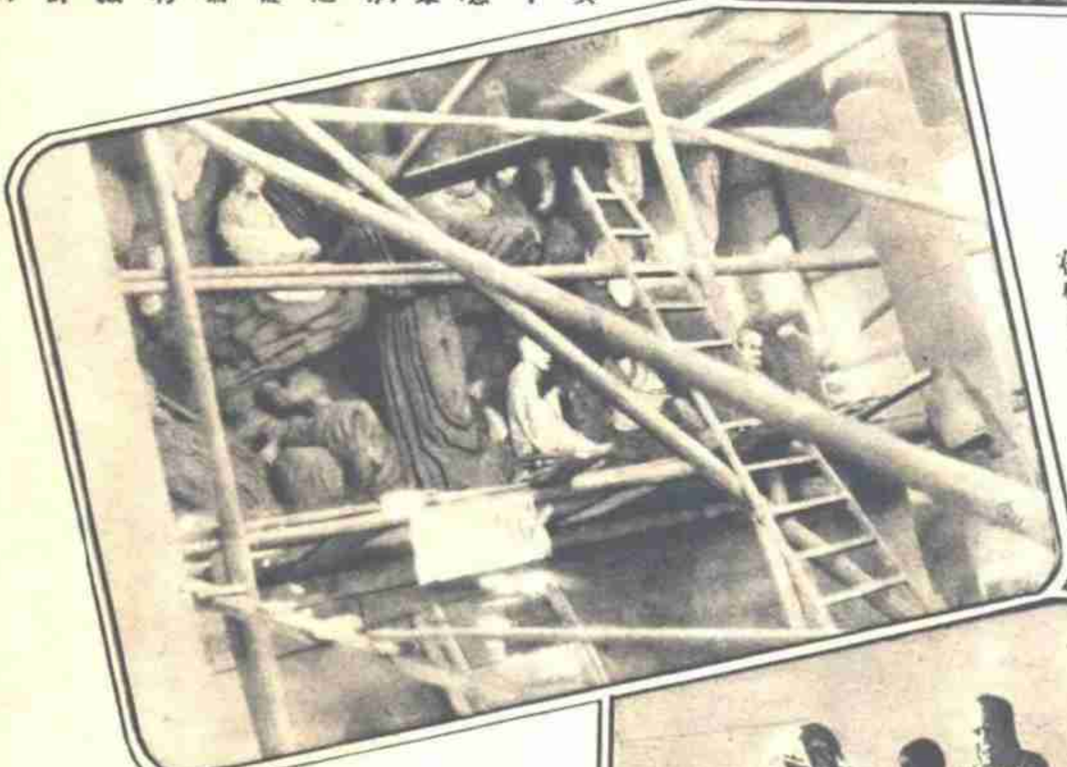
美國文學家斯各脫逝世百年紀念。圖其紀念碑之夜景。（參看前期畫報。）

# 甪直保聖寺

甪直保聖寺，創於梁代。其大雄寶殿內，有羅漢像十八尊，爲唐代名塑家楊惠之所手塑。迄今已縣千年，遞剝蝕頹毀，完整者僅存五尊，殘缺者四尊。但古代藝術之精神，猶畢露無遺。（本誌畫報二年前曾有介紹，讀者當猶想及。）民國十八年教育部聘請葉恭綽等十八人爲委員，組織保存唐塑委員會，動工修葺，設計建築古物館，最近工竣。於十一月十二日開幕，參與典禮者甚衆。



開幕日古物館之正門



在修葺時

舊時之塑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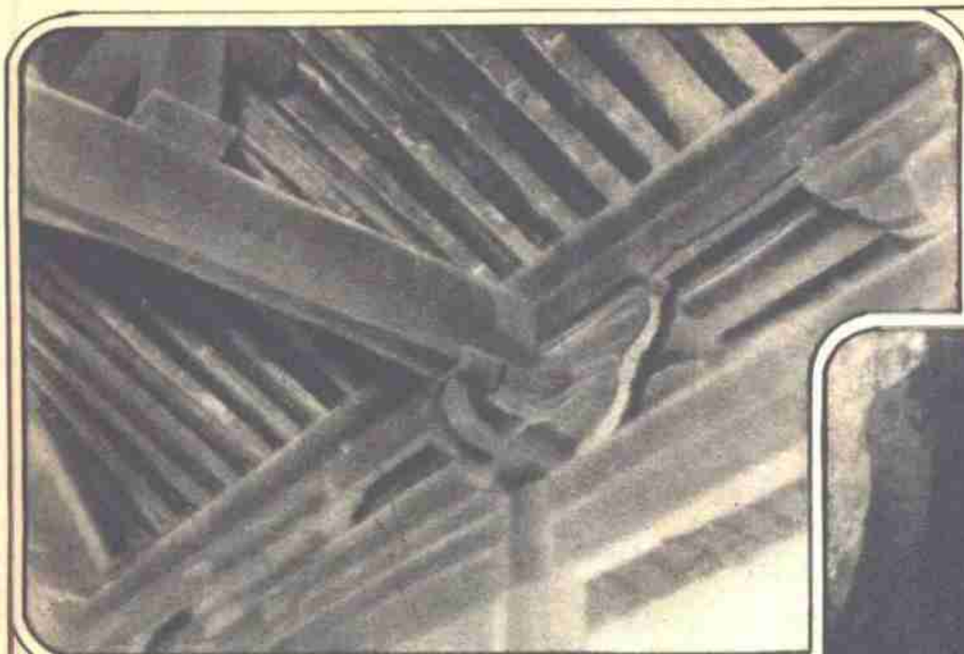


未重裝時之羅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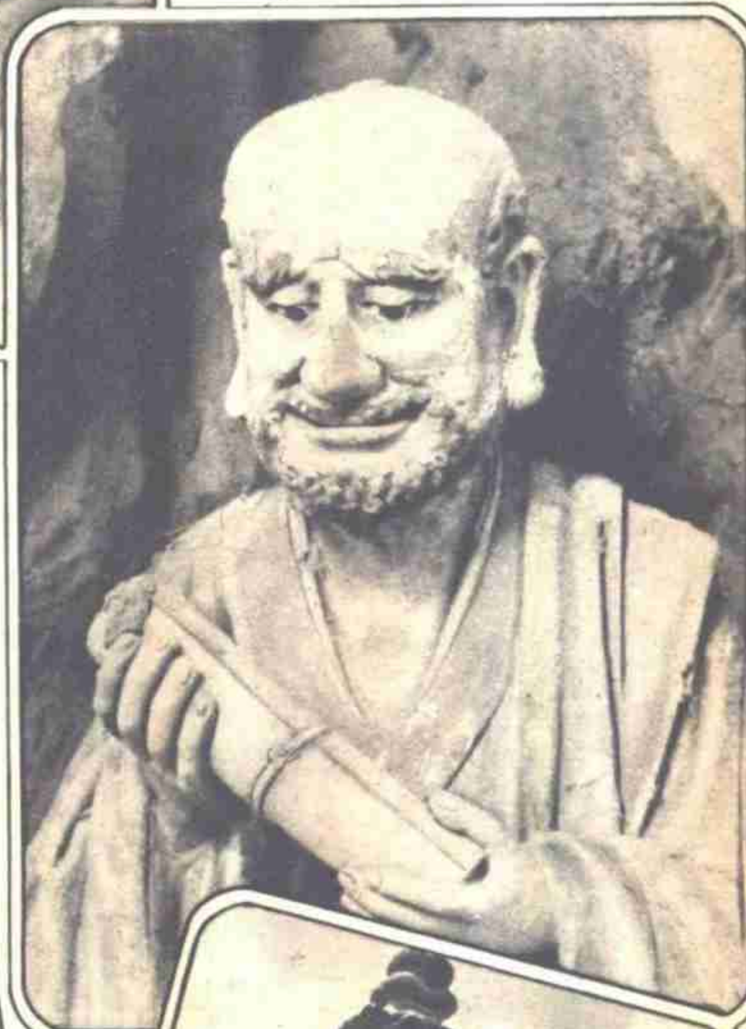


未重裝時之羅漢塑像

# 古物院



修設後之屋椽花棟



羅漢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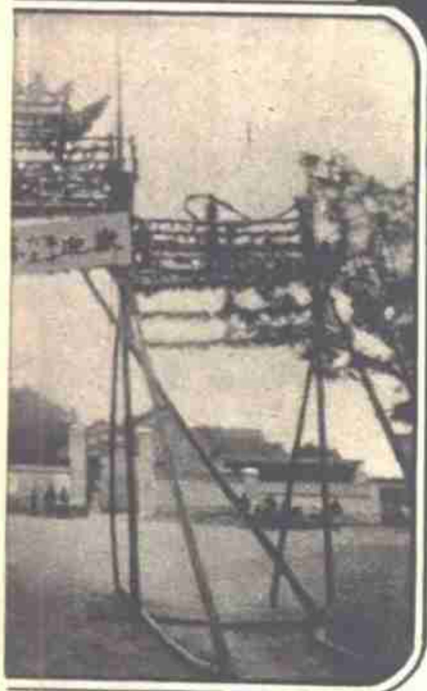


羅漢像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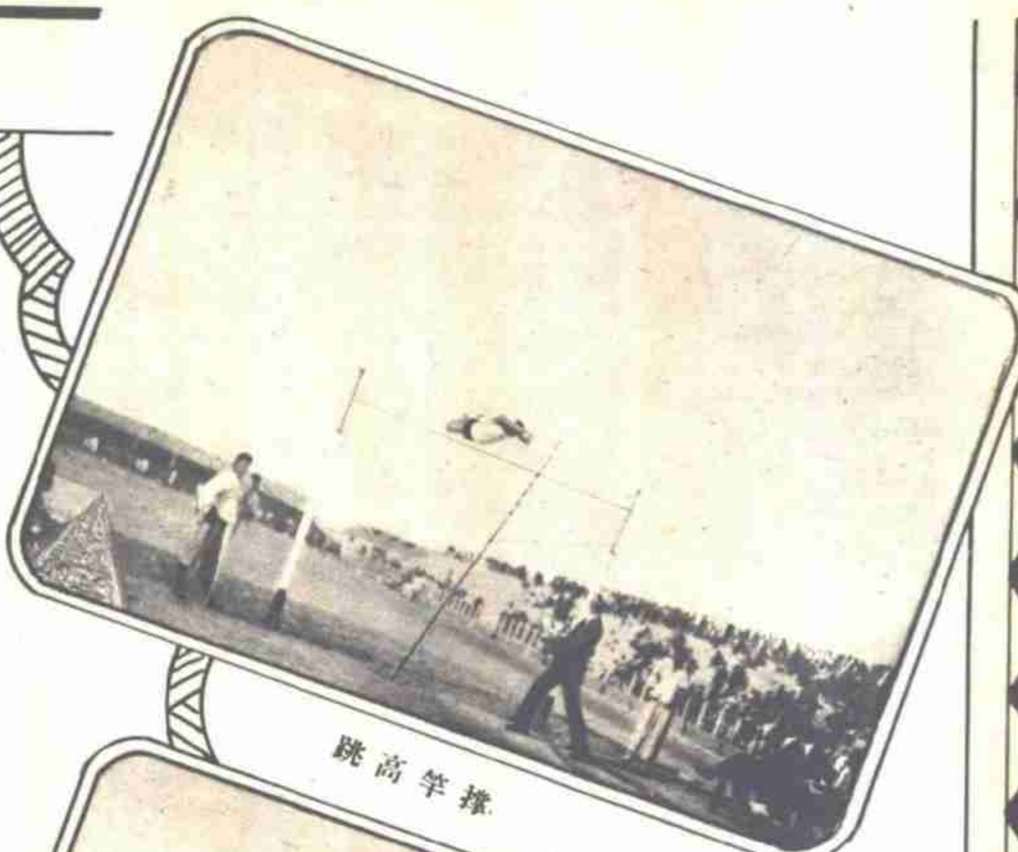



唐代之經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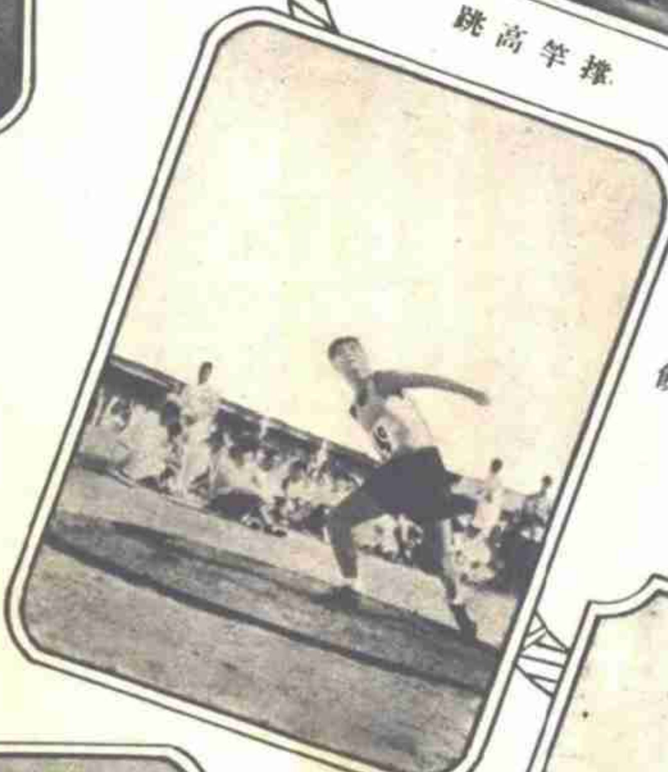
# 華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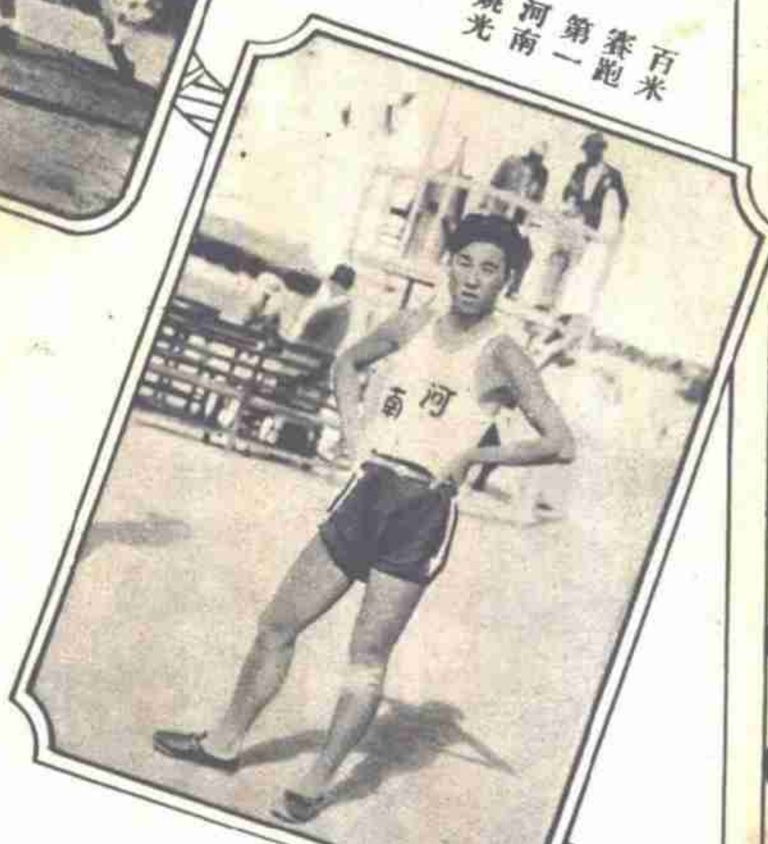




撐竿高跳



擲鐵餅




百米賽跑第一河南姚乾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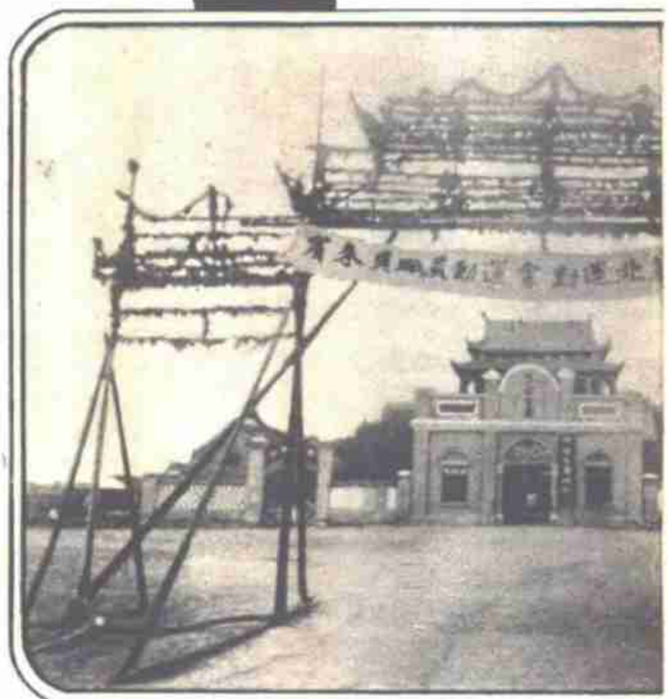



青島女子排球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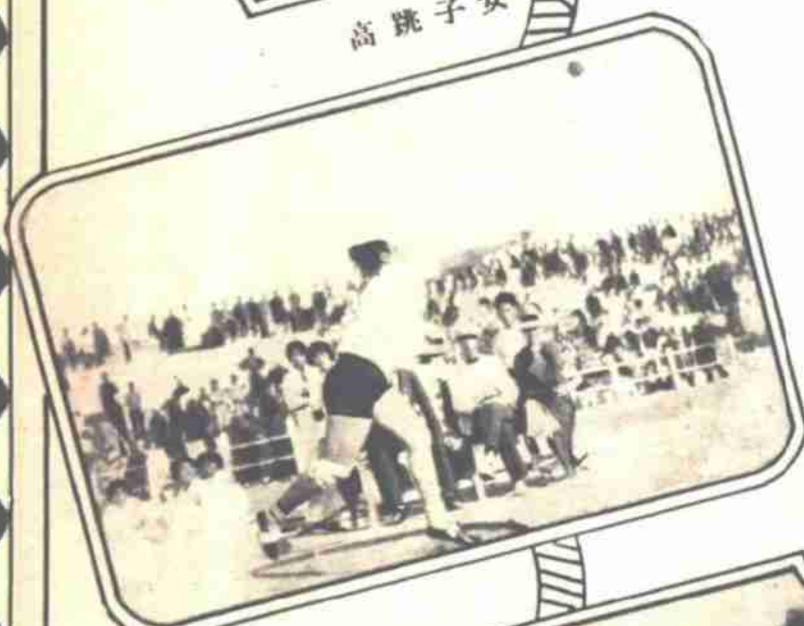
# 運動會



女子跳高



運動會場在河南國術館



女子擲鉛球



民衆飛機散發傳單(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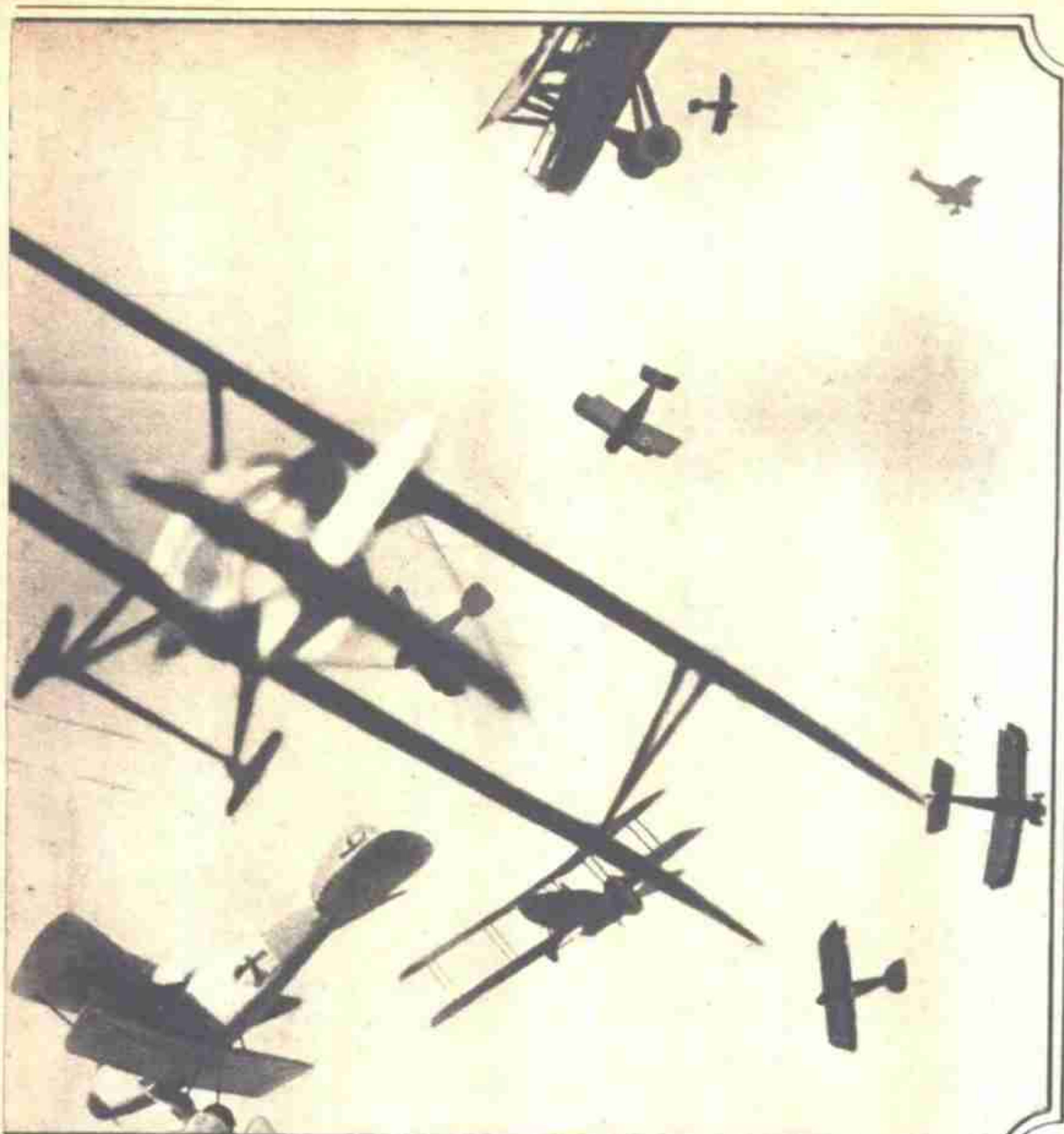


萬米賽跑第一山西谷得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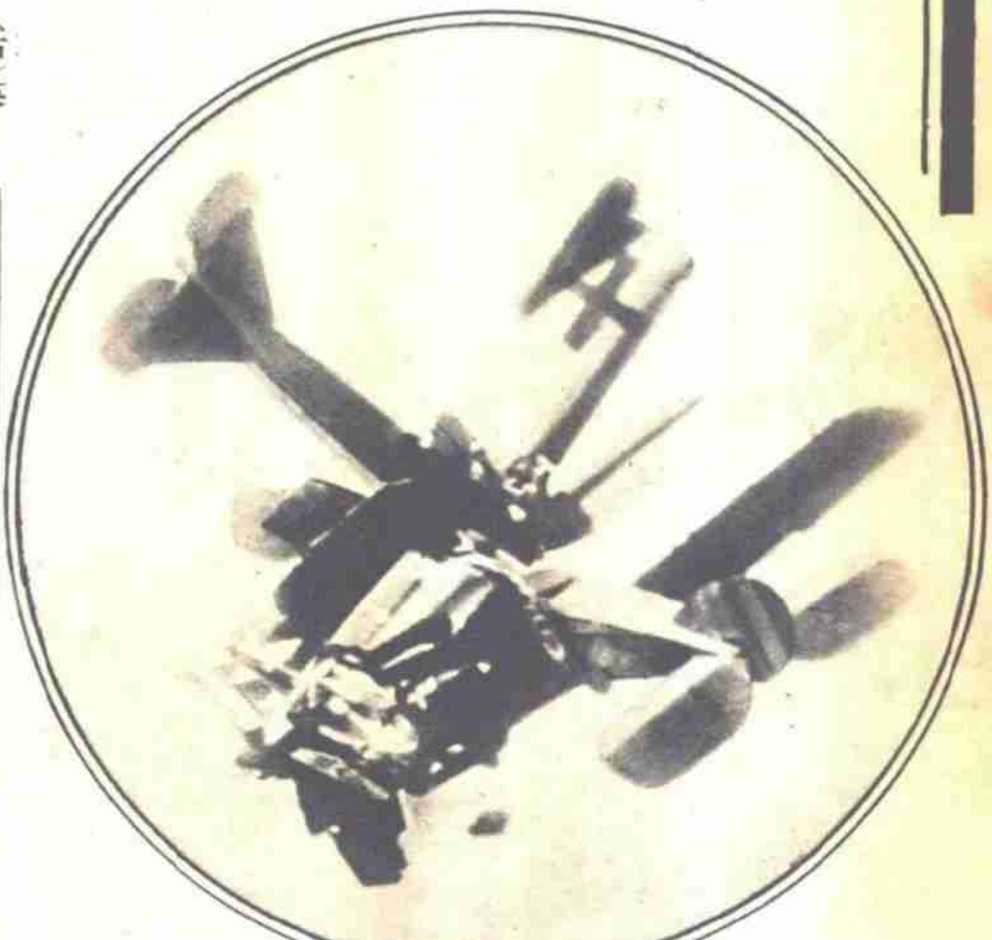
# 空中戰爭

在未來的大戰中，空中戰爭當成爲重大的戰爭，其戰鬪的慘烈，恐爲世人所難以想像。曾有一英國飛行家，實際參加歐戰時英德間的空中戰爭，攝有照片多種。然其人戰死，照片亦掩沒無聞。直至最近英國倫敦畫報始行搜集發表，故特複製於此。讀者閱之，亦可以想像未來空中戰爭慘烈情形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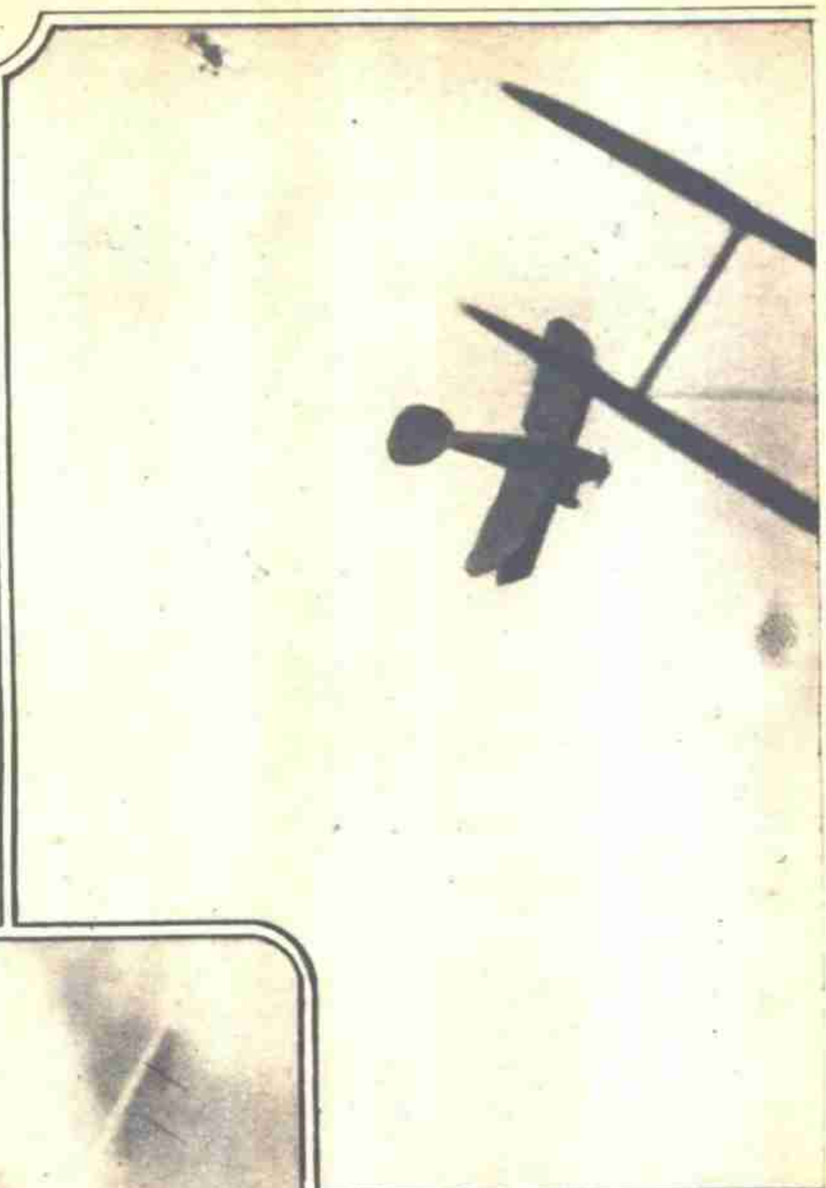
（右）英德二國飛機，出其死力在空中互相突擊。（上）大隊飛機在空中作殊死戰，往來擊撮。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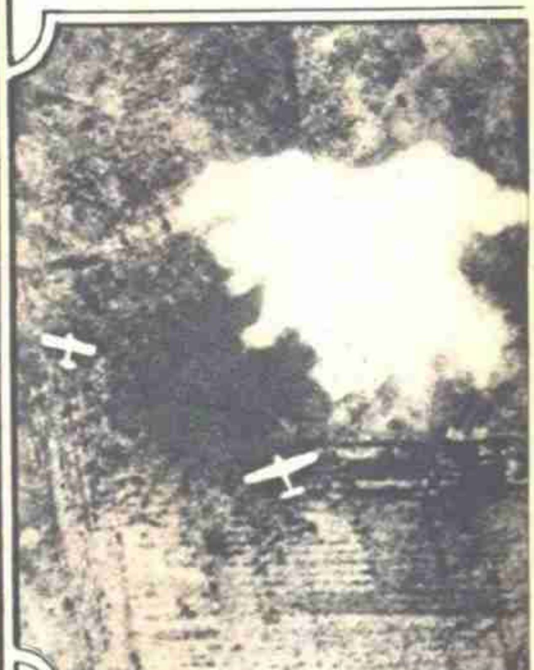
（上）本年一二月間，日軍侵我淞滬，其空軍直侵入蘇

（下）空中戰爭之結果，—德國飛機被毀墮下。近來任何國家均認空軍關係國防至爲重大，莫不竭力擴張，而我國則幾無空軍可言。一旦有事危險不堪設想。淞滬之役，可爲吾人殷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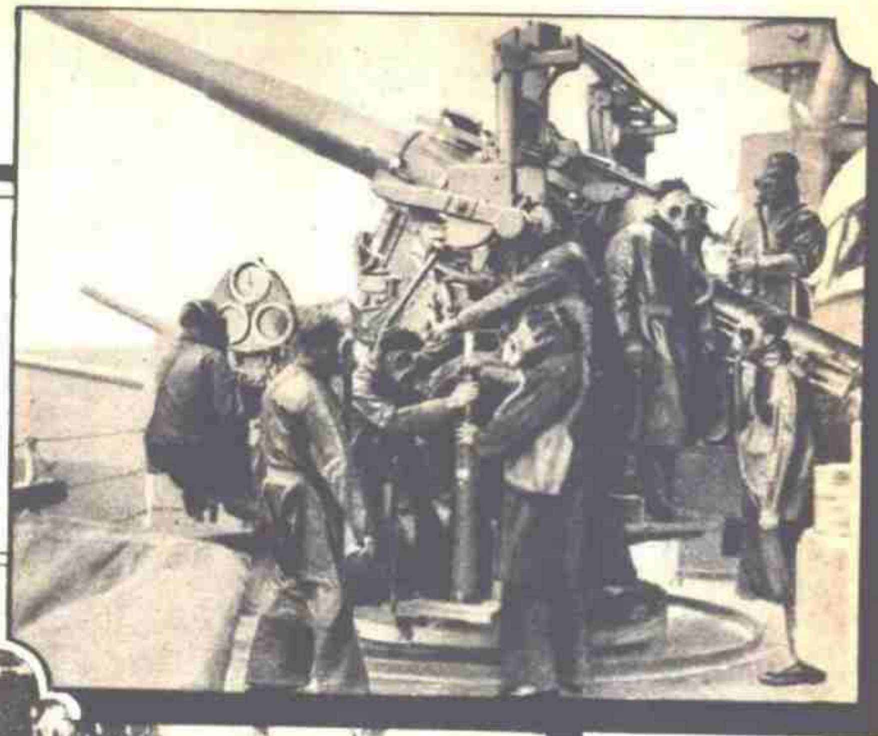
此影時攝影者所乘飛機，即在其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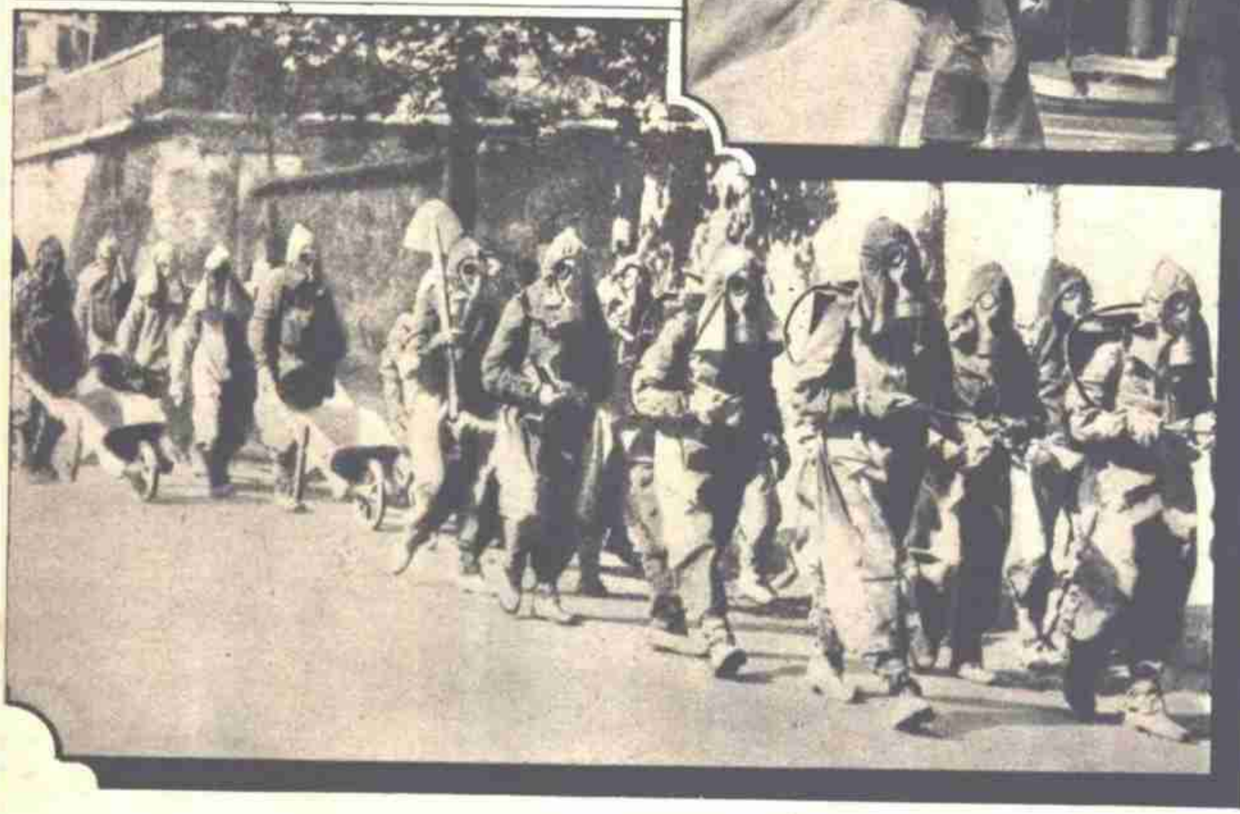


杭二地，圖爲杭州之空中戰爭。

# 毒瓦斯

毒瓦斯爲近代戰爭中最慘酷之武器，種類甚多，大別之可分爲窒息性，催涙性，噴嚏性，糜爛性四種。軍士當之，重則致死，輕亦失去戰鬪力。此項毒瓦斯現爲國際條約所禁止。然各





(上)英國戰艦納爾遜之防空高射砲。砲手均帶防毒面具。



(上)意大利之防空砲演習，各人均帶防毒面具在街上行進，預備作夜間之防空演習。

(右)德國防空煙幕之實驗。煙幕雖有種種，但多少帶有毒性、故須有特備之面具。

# 之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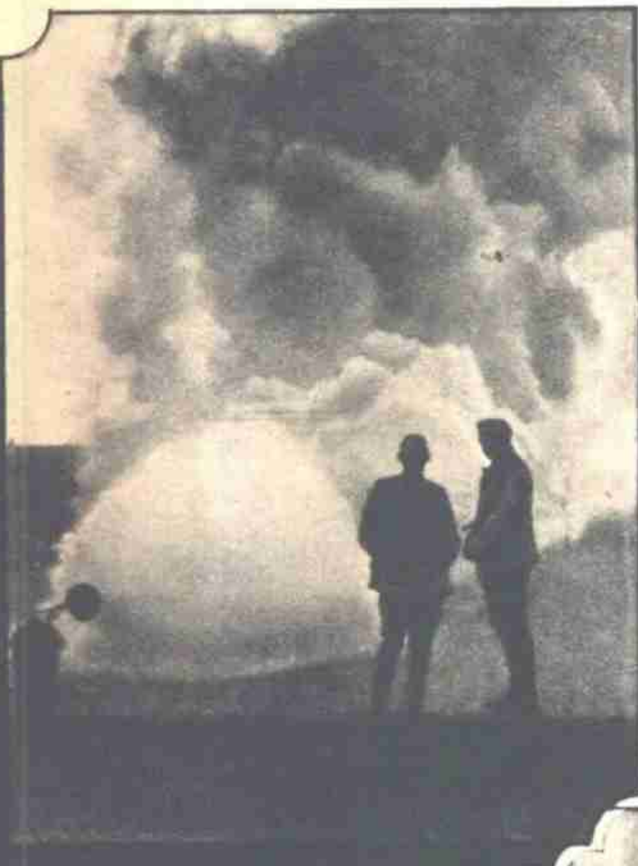
國預料戰事一旦發生，毒瓦斯戰必不能免。故競行研究並演習避防之方法，圖中演習者均帶有面具，即所以避免毒瓦斯之侵犯也。





(上)中毒者之救護
紅十字會人員帶防毒面具及口罩從被炸彈所毀之房屋中救出中毒者。

(右)柏林之防毒演習
車上所載均為化學藥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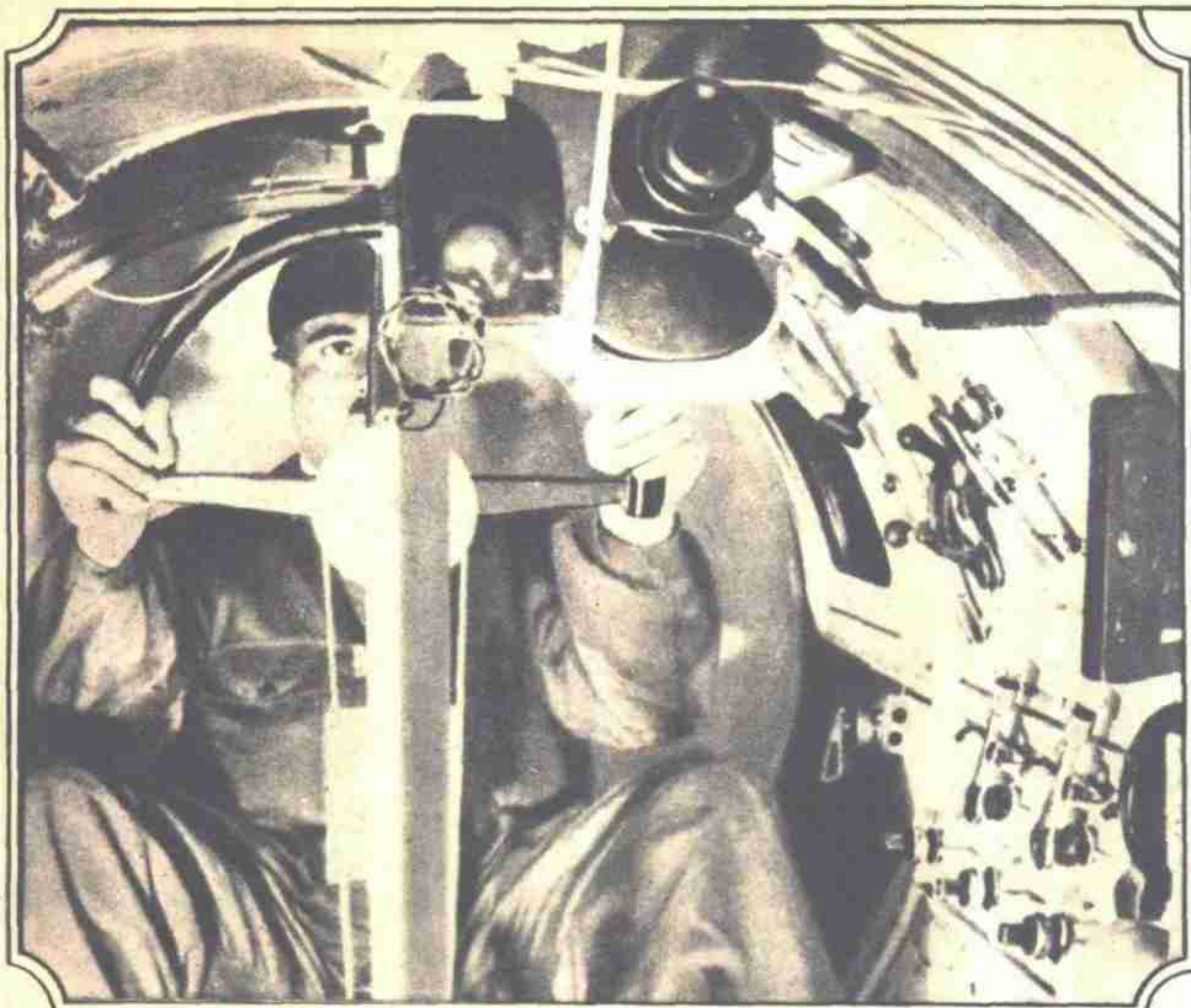




(上)德國試放煙幕
煙幕可以掩護城市和軍隊，為防空必要之物。圖為德國試放煙幕之情形。

(右)羅馬之防毒演習
將防毒化學物品試行撤佈。

# 高空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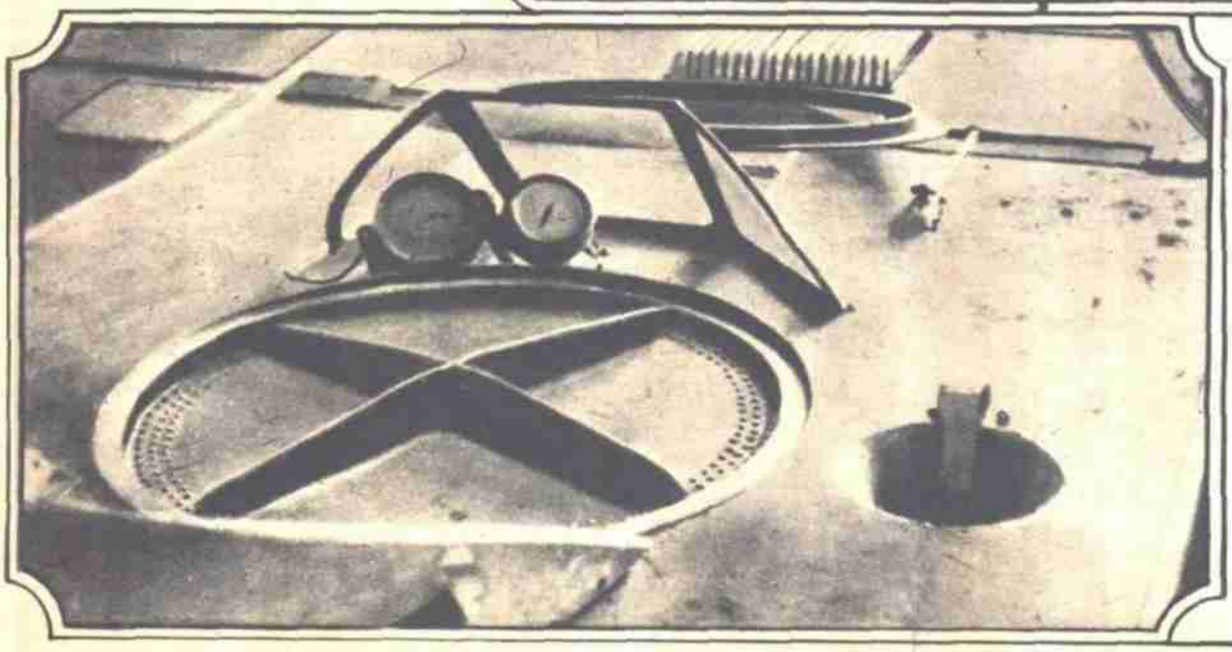


下爲高空飛機之外觀與尋常飛機相似。但備有三發動機關，可以調節使適用於三千，一萬及一萬五千米突之高空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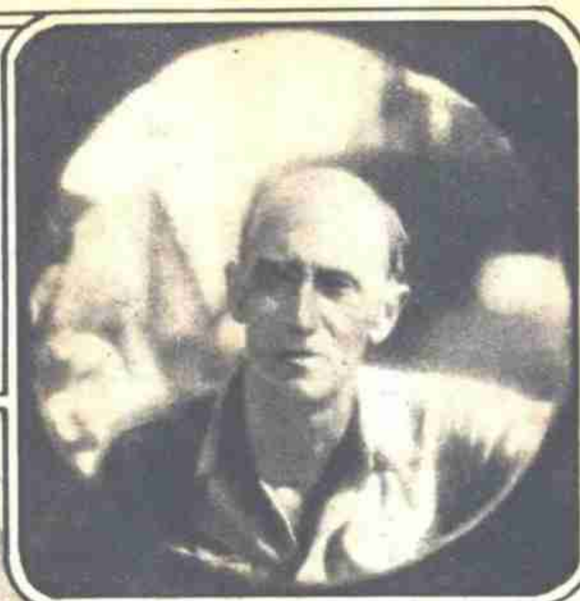

自比利時畢卡教授高空探險深入同溫層以後，各國航空家莫不注意於高空之航行。惟因爲高空氣候與地面不同，空氣亦十分稀薄，故飛機非有特殊之設備不可。此頁各圖示法人法曼(Farman)所設計之高空飛機，在此一年內，擬自歐洲飛至美國，預計飛行時間僅須九小時。此因空氣稀薄，阻力減小，速度自可較地面飛行增加也。

上圖示高空飛行機（亦可稱同溫層飛機）之內部人居密室。之內與外界完全隔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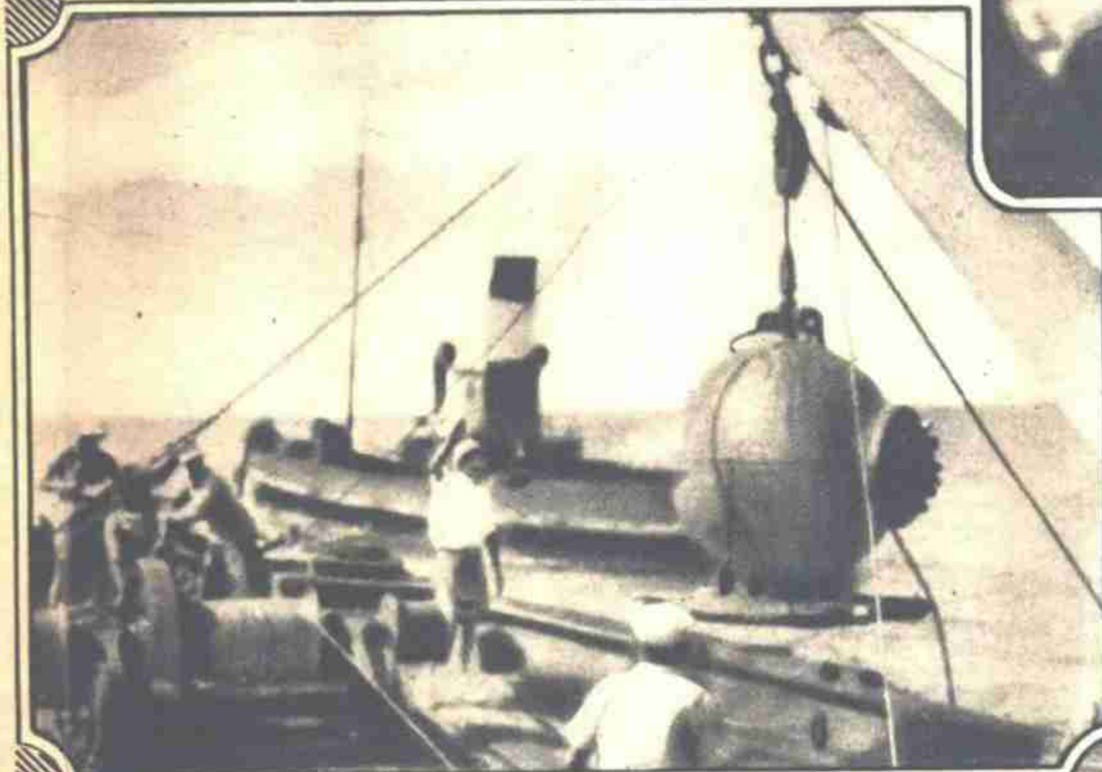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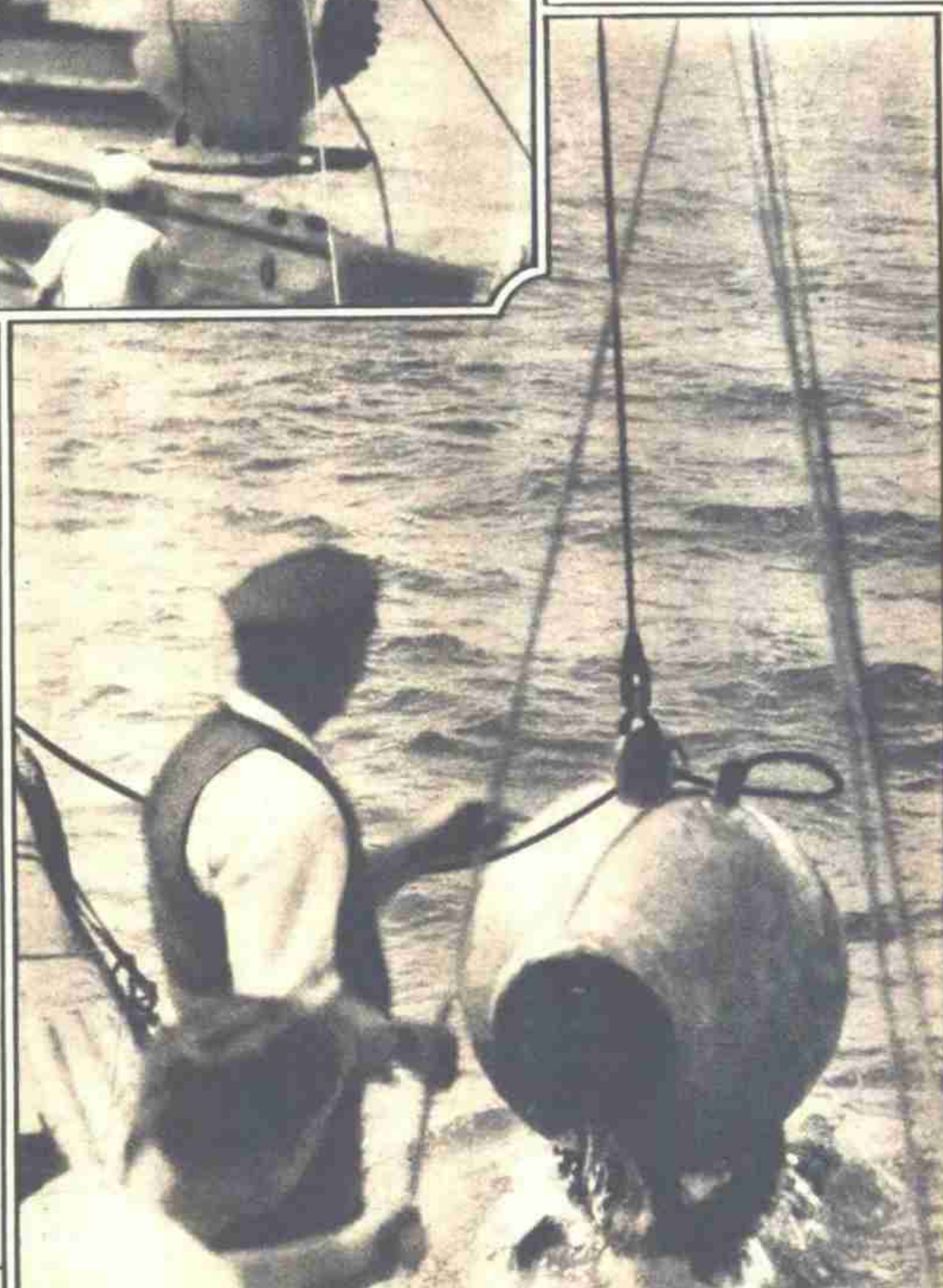
左圖示飛機卽將飛昇，密室緊閉之情形。駕駛人卽處其中。

# 深海探險



(上)海底探險之皮勃。自其潛水球之窗外，透厚玻璃窗而攝影。





與高空相反，在深海中因水之壓力大增，非人力所能潛下。故亦須有特殊之設計。英國科學家皮勃(William Beebe)曾設計一種潛水球(Bathysphere)以鋼鐵鑄成，有一出入之圓窗，人居其中，若將圓窗密閉，則可以潛入極深之海底。球壁另開有小圓窗，嵌以厚玻璃，可以自由窺看球外之情形。二年前皮勃氏曾潛下深海，攝有多幅深海底之照片，曾載本誌。本年復在 Bermuda 相近處潛入海底，直達半英哩之深處。此頁各圖示其潛水球之應用。

(上)潛水球自船上用起重機縋下，卽將入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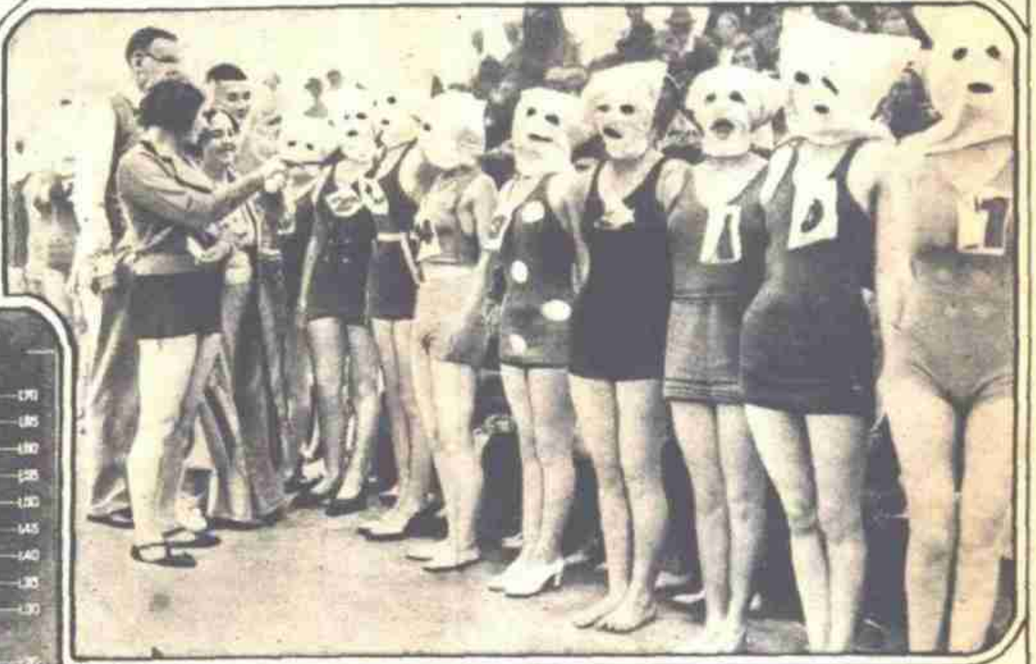
(右)潛水球自海底縋上。

# 美與健康

國民體格之是否強健，關係於國家之強弱，而美與健康又有密切之關係，不健康者決不美。以故各國對於健康一道，常以種種方法爲之提倡。此頁各圖，僅示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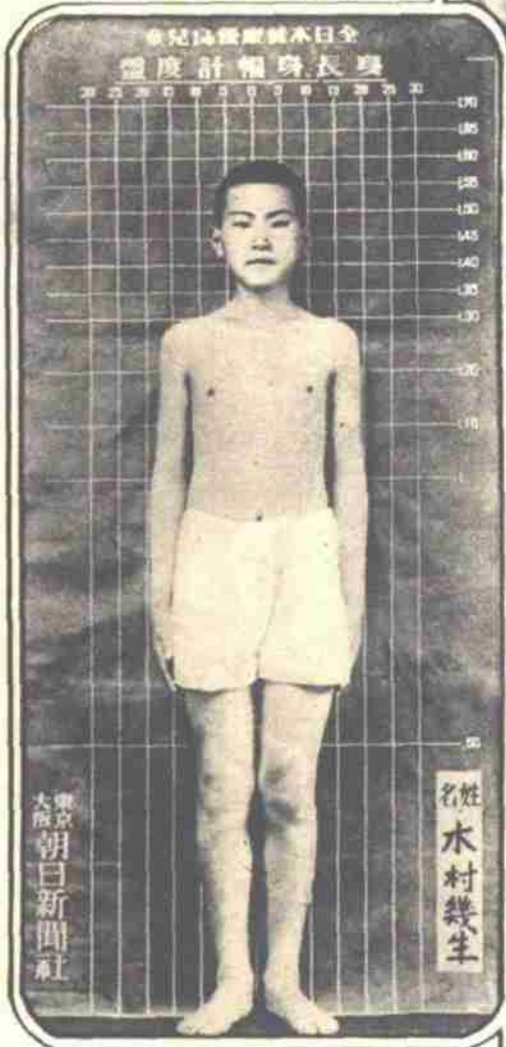
(上)美國之平均人。由十萬軍人之體格平均而塑成的人像，身軀瘦而肩部特別發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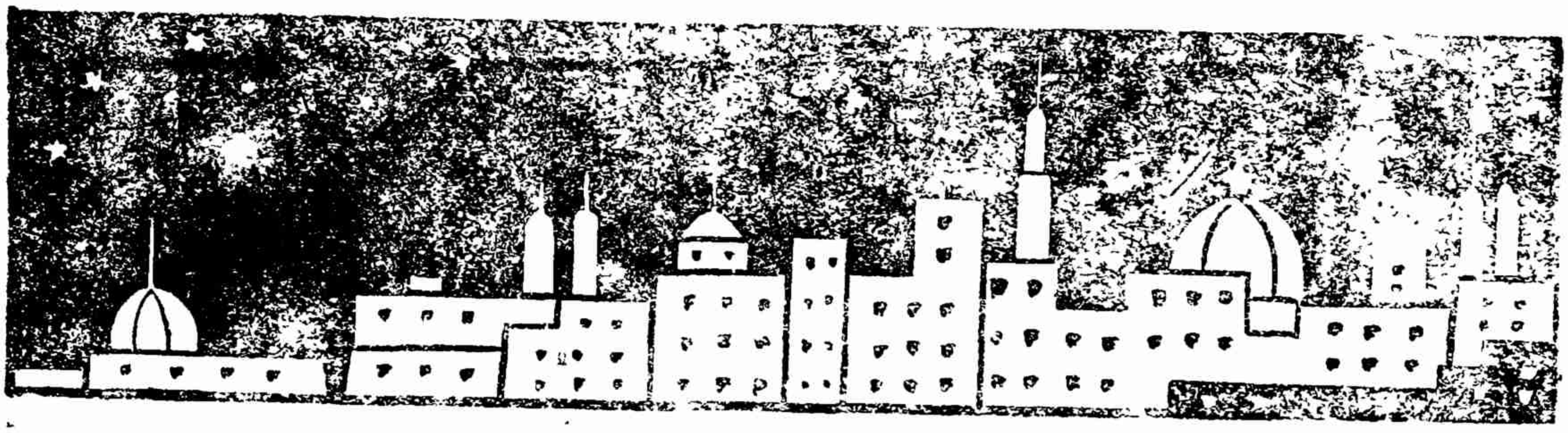
(右)肉體美之審查。在美國海濱舉行，審查員恐被審查者之肉體美爲其顏面之美所混惑，故特製布袋掩蓋其面部，視之恰如美國之女三K黨。

(下)嬰孩比賽。圖爲月前在上海嘉爾堂舉行嬰孩健康比賽得獎之嬰孩。

(左)日本之健康兒童。日本朝日新聞社測驗全國兒童之健康，當選者木村幾生。





# 東方雜誌

第二十九卷第七號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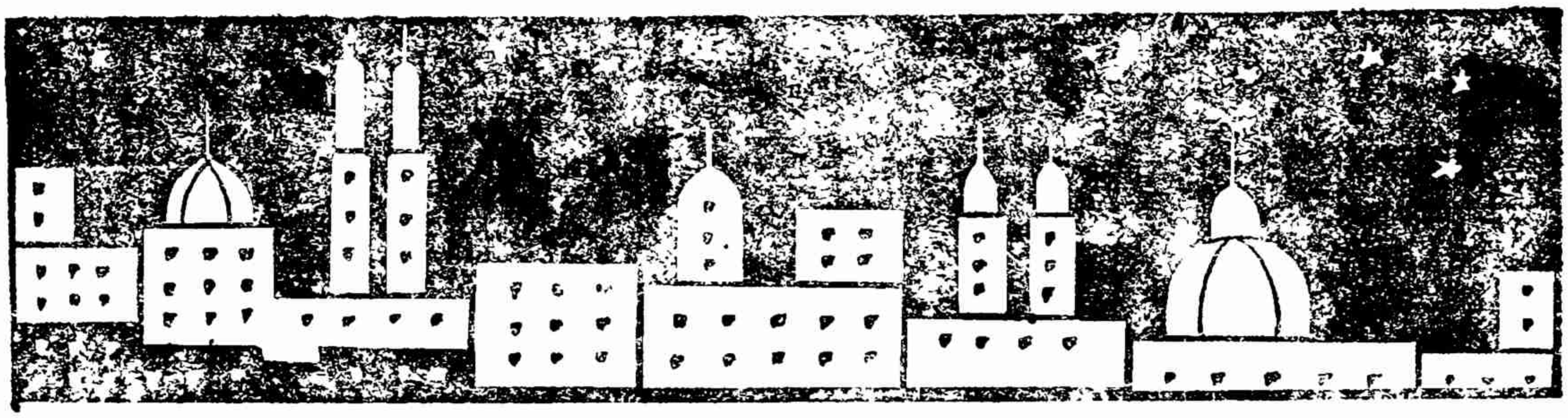
東方畫報

甪直保聖寺古物館塑壁新裝之一部……一幅
中國農村之破產……五幅
國內時事……五幅
國外時事……七幅
甪直保聖寺古物館之開幕……八幅
華北運動會……九幅
空中戰爭……四幅
毒瓦斯之時代……七幅
高空飛行……三幅
深海探險……三幅
美與健康……四幅

我國今日之食糧問題……吳覺農（一）
□俄法智識界創辦新巴黎雜誌
一九三二年中國農業恐慌底新姿態——豐收成災……姜解生（八）
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董汝舟（一四）
現代農業機械化的傾向……江公懷（二三）
世界農業恐慌概觀……婁立齋（二七）
□俄國國家印刷局將出版高爾基著作之華文本
日本的農業恐慌……叔和（三六）
□十二年摹寫一幅畫的女畫師

東方論壇

國際委員會的展望……作舟（四〇）
日內瓦外交戰……仲逸（四一）
康藏糾紛解決……作舟（四二）
國營事業與官營事業……有心（四三）




美德兩國的選舉……胡愈之（四四）

論矛盾諸規律……亦　英（五〇）

編者作者與讀者……（五六）

□明年的計畫——雜誌的廣告化——譯名的討論

世界小諷刺（八幅）……（五八）

時事日誌……（六一）

附錄……（六四）

□中美公斷條約


## 婦女與家庭欄


國難聲中之兒童教養問題……林仲達（一）

家庭的將來……金仲華（一一）

職業與家務……蔡慕暉（一六）

染指甲的藝術……黃華節（二〇）

音樂的新力……伯　珩（二六）

世界婦女新訊……愉（三〇）

勃克夫人新作出版——英國的婦人科學家——大學女生之育兒科——研究婚姻失敗的原因——深入蒙古的美國女探險者——今年英國文官考試中的婦女——海上的療養院


## 文藝欄


小說隨筆……俞平伯（一）

深秋（續完）……蓬　子（五）

藍衫……杜　衡（一一）

大地（六續）……宜閑譯（一七）



# 我國今日之食糧問題

吳覺農

## 一　農村崩潰與食糧問題

食糧問題，最簡單的說，就是喫飯問題。喫飯問題的性質的繁重與複雜，這是誰都明白的。在過去的任何時代，國際間的任何國家，可以說沒有一日不爲這問題而紛擾而鬬爭。何況是現在錯綜的國際關係間，更何況是中國政治紛亂經濟破產的嚴重時期中。

食糧的生產，是屬於農業經濟的範圍，食糧的分配，因農民佔絕對的多數，更成爲農業經濟中的問題。所以說到中國的食糧問題，其實就是中國的農民經濟問題，而現社會對於食糧問題似乎異常的注意，也無非是農村破產中所反映而出的一幕悲喜劇。

現在中國農業經濟是怎樣的情形呢？他的本身，是保守的習慣，無組織無知識的羣衆，運用着惡劣的耕種器械，笨拙的經營方式，舊式的肥料種，與年久失修的水利工程。簡單的說，便是愚、貧、病、散四個大字。而一面則被高利貸，苛捐、重稅、奸商、貪官、污吏、軍閥以及封建的地主所剝削。更益以最近數十年來國際資本主義與國內的都市金融資本，加緊地向農村作更嚴厲慘酷的壓迫，即使沒有愚貧病散的內病，沒有外面剝削的惡疾，也已是不勝其壓迫了，何況是病入膏肓的中國農民！

中國食糧問題的嚴重與解決的困難，正如中國的農業經濟問題，中國政治外交軍事等問題同樣的複雜，同樣的不容易解決。這意思要說明很簡單，好比上面所說，中國的農民已患了瘧疾，氣息僅續，要是單用治標的方法，打幾次強心針，不過暫時使病者略略地興奮一下，以延長其掙扎的時間罷了。因爲這經久的痼疾，非根本從事於病源的治療，是沒有辦法的。

最近列在我們前面的食糧問題，當然不能逃此例外。民十六年比較豐年十七年穀價低落，與今年同樣的發生穀賤傷農的呼籲聲，十八年荒歉，而十九年不但米價奇高，同時外米輸入也較往年爲多。二十年遇着十餘省的大水災，外國米麥麵粉等的輸入，更突破了過去的紀錄。最近新穀登場了，也比較往年多收了點，又是米價大跌特跌，於是穀賤

傷農的呼籲聲，千篇一律地重複充塞於我們的耳鼓了！這究竟爲的是什麼呢？詳細且待以下分析具體的說來無非是病入膏肓的農村也可說中國在病源沒有根本治療以前這病人的熱度高也不是，低也不是，脈膊多跳是危機過慢也是險象少喫有害多喫更有害。食糧問題如是，其他的問題也莫不皆然！

所以要說明中國的食糧問題，是與一切的國際政治經濟社會都有連帶的關係這裏當然無暇來細細討論，現在祇把目前比較重要的幾點，說明一下，其餘的問題，也就容易解答了。

## 二 穀價慘跌的根本原因

最近社會間所呼籲的穀賤傷農，在一般的情形下，這本來是不足爲奇的。因爲這時候，正當新穀上場，在平時除遇到荒年以外，九十月以後米穀價格的一般趨勢，都是往下的減跌了。最近第一百期的中華農學會報，早桂修昌先生有『米價問題之一斑』一文，把上海市社會局的統計，自宣統元年至民國十五年的粳米季節變差，列表如次。（以一月份作基數用環比計算法。）

| 月份 | 變差 |
| --- | --- |
| 一月——十二月 | 一〇〇·〇 |
| 二月——一月 | 一〇四·二 |
| 三月——二月 | 一〇四·五 |
| 四月——三月 | 一〇四·二 |
| 五月——四月、 | 一〇六·九 |
| 六月——五月 | 一〇九·八 |
| 七月——六月 | 一一三·八 |
| 八月——七月 | 一一七·三 |
| 九月——八月 | 一一五·八 |
| 十月——九月 | 一〇七·三 |
| 十一月——十月 | 一〇〇·一 |
| 十二月——十一月 | 九八·四 |
| 一月——十二月 | 一〇〇·〇 |

九十月之間，是米穀的收穫期，故在這時期以後，米價總是往下減跌，九十月以後的跌風，比現在怕還要厲害呢。

其次世界的農業恐慌，也間接與中國以不少的影響，因爲這幾年來新興的農業國家的食糧生產有過剩之虞，最近美國及坎拿大等國，又較往年的收成爲豐。同時，據各報宣傳，國民政府又向美國續訂購洋麥達四十五萬噸，值國幣五千萬元之鉅。而去年存積在各口岸的洋米，還達二三十萬噸之間。

但上面這兩點，不過是表面的原因，其影響於穀價，決不會像目下所表現這樣慘淡的。據最近各處的報告，如安徽江西湖南產米區域，每石穀價，祇在二三元之間，合之米價，不過五元左右。若以各處所估計江

浙農民每石米的平均生產費爲十三元或十五元，（據記者及稻作專家錢震吉先生所估計詳見上海市社會局出版上海民食問題）即使皖贛各地生活費較低至少也須在十元之間，則今年農民售米一擔，即須虧損五元之巨。

這裏應該把最近米價的指數簡單說一說因爲新聞上的傳說，我們不能當作確實的證據的。以下是最近幾年來的上海的食糧指數，據上海國定稅則委員會的報告。（以民國十五年指數爲一〇〇）

| | 八月 | 九月 | 十月 | 十一月 | 十二月 |
|---|---|---|---|---|---|
| 十七年 | 八二·六 | 八二·一 | 八九·四 | 九二·一 | 九三·二 |
| 十八年 | 九九·七 | 一〇三·七 | 一〇六·三 | 一〇三·四 | 一〇三·一 |
| 十九年 | 一一七·六 | 一一四·八 | 一〇〇·八 | 九六·五 | 九三·一 |
| 二十年 | 一〇三·四 | 一〇〇·二 | 九三·九 | 九〇·九 | 八六·四 |
| 二十一年 | 八三·五 | 七七·三 | | | |

從上面的趨勢中，便可知道最近的食糧價格，爲近五年來最低的數字，而且據最近十月份的市價，又較過去爲跌，難保以後不再往下的續跌罷。

上面已說過，現在米價的慘跌，所受於世界農業恐慌及季節變差的關係較淺，那末爲什麼狂跌得這樣厲害呢？有的一定以爲是今年的收成十二分的豐熟了，但按之全般的情形而論，殊不盡然。據國民政府統計月報張心一先生的估計，在平時，東北、黑吉遼熱河、察哈爾五省年可餘一六、一〇三百萬斤，綏遠、寧夏、新疆、甘肅、陝西、山西西北六省餘一一〇百萬斤；北平原河北、山東、河南三省即缺五、五四一百萬斤；揚子江流域的蘇、皖、贛及兩湖五省餘一一九百萬斤；西南四川、雲南、貴州三省餘二、〇〇七百萬斤；而浙、閩、粵東南三省則缺少九、一七〇百萬斤。自東北問題發生後，東北剩餘糧食供給內地現在已大有問題。今年西北及北平原又有旱荒之憂，所謂比較豐年者，祇有揚子江流域一帶。且聞東南區如廣東、福建又告荒歉。所以按之事實，決不能說國內糧食是怎樣的供過於求。再證之大量的外國食糧的年年輸入，去年因空前的災荒農民餘糧已盡的事實，都足以證明全般的糧食並沒有怎樣的豐收，與怎樣的餘剩。

那末最近的穀價狂跌，究竟是什麼原因呢？這不待說是農業崩潰中一個最明顯的反映罷了。

去年沿長江流域的空前水災，無衣無食者達數千萬人，這勉強從餓死線上掙扎而出的農民，無一家不想以收穫的糧食，趕速出售，以換取其他的日常用品。且十分之九成九，還須償還去年爲救濟饑餓而借到的高利貸。尤其是江、浙、皖、贛、兩湖各地的農民每年全仗絲茶的收入，而今年的繭價，不及過去的三分之一，皖浙的綠茶雖有銷路，市價也跌去三分之一至半數左右，而兩湖及贛省的紅茶，甚至價值低落到祇及製造的成本，都沒人顧問。就絲繭的價格說，本來已經是無利可圖的，（詳見拙著育蠶與農民經濟國際貿易導報四卷一號）何況是今年

的繭價，不但自己的勞力自有的桑園均化烏有，甚至連蠶種的成本都無法償還。在如此困難的環境中，自然祇有把最近所收穫的米穀儘先蹋到市場來出售，以彌補過去的債務，以交換其他的必需品。

中國的農民既這樣的在鬧窮，則向來寄生在農民身上的小工商人，小資產階級，乃至於都市中的金融資本家，自然也不能不受直接的影響。因此消費的力量都要減少了，失業及半失業的工人的消費力，自然也跟着減少。其次各都市及各地的米商，都以為去年水災以後，今年的米價勢必飛漲。於是在去年九一八及今年一二八以前，無不大量的屯積，甚至都向暹羅、印度各地大訂期米。不料這類投機行為完全失敗了。因為農民在水災以後，糧食雖然需要，其如無錢買米，祇能出之忍饑之一途，甚至以草根樹皮，苟延其生命。據說單是上海一埠，因屯積洋米或購買期貨而致失敗者達千萬金，內地米號，也是少則數萬，多至數十萬。受了這樣的打擊，不但無力屯米，而且過去所損失的一切負擔，不能不轉嫁於農民的身上。換句話說，如果要叫他們來屯新米，非有低到不能再低的價格，是決不肯下手的。

根據了上面的意見，可知現在食糧價格的慘跌，是有各種複雜的原因，而根本問題完全是中國農業恐慌所反映而出的。換句話說：就是中國的農民經濟不解決，則與農業有關係的一切問題，不，中國的一切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 三　食糧大量進口的由來

中國不是號稱以農立國麼？中國的士大夫，都這樣的自豪着，便是國際貿易中，中國所出口的貨物，百分之七八十也都是農產品。但是現在我們來一查海關貿易冊，大量進口的棉花、木材、水產品、園藝、畜牧、乳製品等的農產品撇開不談，專就食糧來說，每年已達兩萬五千萬圓以上。這驚人的數字，而且在年年的增加。我們根據最近三年的海關貿易冊，簡單地列一個數字於下。

最近五年來食糧進口總值與入口總值入超數量比較表（單位海關兩）

| | 食糧進口總值 | 洋貨入口總值 | 食糧進口占入口總值百分比 | 全年洋貨入超數量 | 食糧進口占入超數量百分比 |
|---|---|---|---|---|---|
| 民國十六年 | 一三八、五七七、八三〇 | 一、〇一三、九三一、六二四 | 一二、六% | 九四、三一一、九六二 | 一四七、一% |
| 民國十七年 | 一〇一、五三六、一四四 | 一、一九五、九六九、二七一 | 八、五% | 二〇四、六一四、二八三 | 四九、六% |
| 民國十八年 | 一四四、八四八、三三七 | 一、二六五、七七八、八二一 | 一一、五% | 二五〇、〇九一、五〇三 | 五七、九% |
| 民國十九年 | 一六七、三六三、八四〇 | 一、三〇九、七五五、七四二 | 一二、七% | 四一四、九一二、一五八 | 四〇、二% |

| | | | | | |
|---|---|---|---|---|---|
| 民國二十年 | 一八三、三九一、五七〇 | 一、四三三、四八九、一九四 | 一二、八% | 五二四、〇一三、六六九 | 三五、九% |
| 五年平均 | 一四三、一四三、五三九 | 一、二四三、七八四、九二〇 | 一一、六% | 二九七、五八五、七一五 | 六六、一% |

在上列的數字中食糧進口總值除十七年外，其餘都是順序地增加。雖然這數字衹不過占洋貨進口總值的十分之一而餘。但一國的國際貿易出超與入超最可以代表其國民經濟的消長。中國無疑地是一個大量入超的國家。但試看因了食糧品的輸入，所占入超的百分比是怎樣？最近五年的平均數字占六六、一%，尤其是民國十六年，且超過到一倍有半！如其是棉紗棉製品機械式重工業等大量的輸入在中國現在的狀況下，自然無話可說，至於食糧品，不但我們可以自由生產，照理我們應該儘量供給各國。但現在卻是逆輸入，而且是大量的逆輸入，這豈不是國民經濟中一個絕大的危機！

要討論這大量進口的食糧品的由來，原因自然也非常地複雜，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與前節所述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有密切的關係。洋米輸入雖不是近年來纔有的事，但以前的數字甚少，有時確爲災歉，不能不仰給於國外，但這是自然的現象。但是自從國際資本主義的勢力逐漸侵入以後，隨了農村衰頹減落的趨勢，而漸漸地增加了！

說到洋米輸入中國的歷史，遠者已不可考，據陳懋仁泉南雜志的記載：

「丙午旱魃爲災，有勸減價平糴者，陳白府曰，泉地藉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之米，若一減價，商必走他。」

泉州自唐代以來，即爲西南洋的主要商埠，可知外米輸入，已在明清以前。又宋眞宗亦有派使取占城稻三萬石的記載，占城爲現安南的廣南等地。（據馮柳堂氏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待梓中。）

在清代運米進口，且有獎勵條例的頒布。中國歷代民食政策史中述乾隆二十一年議定廣東福建商民運米議敍的例如下：

「廣東生監商民，有自備資本領照前赴安南等國運米回省糶濟民食者，令地方官查明。數在二千石以內者，酌量獎勵；數在二千石以上者，磅查取結，奏請分別議敍。其間運米二千石以上重四千石者，生監給予吏目職銜，民人給予九品頂戴……六千石至一萬石者，生監給予縣丞職銜，民人給予七品頂戴。」

做米生意既可賺錢，又可做官，這是何等便宜的事。所以我們從有海關報告册以來，即自一八六七年（同治六年）起，單就米的一項，已達七十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四擔，以後雖然增減不定，如一八七三年及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均超過一百萬擔以上。一八九五年（光緒廿一年）及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也與現在同樣的超過一千萬擔。同時在中國糧食政策上最可玩味的，一方面是獎勵入口，一方面且頒布着防穀令六條（一七七四年即乾隆三十九年頒布）運米出洋者，予以極刑。

獎勵洋米的輸入不但過去如此現在還是如此。

試看財政部所頒布的現行稅則中由外國進口的洋貨祇有兩種特別優待的例。一種是精神的食糧，就是書籍地圖報紙雜誌。（第十類五〇七——五〇九）一種是物質的食糧，大麥、蕎麥、玉蜀黍、小米、燕麥、穀米、裸麥、小麥、麥粉、（第六類三〇四及三〇五甲項）（此係根據十九年份的海關進口稅則，二十年者略有變動。）關於獎勵食糧運與免稅問題的如何矛盾，本人於前年分別在上海民食問題（上海市社會局版）及國際貿易導報（上海商品檢驗局二卷四號）曾有過詳細的論述。自最近財政部召集民食會議以後，此事或者有相當的轉變了。

至於中國為什麼要獎勵食糧的進口呢？這表層的原因就是所謂『歲時豐歉，』各地皆然，而中國的水利工程的設備，病蟲害的驅除預防，都未曾科學化，尤其是交通未便移民移粟不能自由運用的時代，這是當然的事。

但根本的原因卻是封建思想的遺毒在那裏作祟。

歷代的帝王乃重統治階級者，都知道『足食足兵，』足治國平天下的不二法門。『齎盜以糧』是危害統治權力最危險的舉動。穀米出口，不但與人民生活的安危有關，而且正與敵國以極大的便利，所以一方面是禁止出口，一方面是歡迎進口。關於這點，一查中國關稅制度的歷史便能明瞭。

一八四三年及一八五三年的中英通商章程，規定禁止出口的貨物為武器、彈藥、鹽、銅錢、穀類，特別違禁品為豆與豆粕進口的免稅品則為洋米、洋麥、五穀、金銀等。惟豆與豆粕於一八六三年，因英法兩國幫助滿清政府敉平洪楊有功，始行開禁。可知食糧是與武器彈藥金銀等同為統治階級彈壓民眾的武力，所以獎勵進口防止出口自為他們必要的政策了。

因了這封建思想的支配，不但對於國外是如此，便是甲省與乙省，甲縣與乙縣乃至甲鄉與乙鄉，也同樣的。祇要有糧食運輸到外地的消息，便會使羣衆發生熱烈的反抗。江浙兩省算是比較開明的省份，也時有禁止出省，增設查驗所等功令，湘、贛、皖各省米的出境，有時則絕對在禁止，即使開禁也必有各種產銷稅，護照捐，以前的軍閥時代是如此，現在也仍舊是這樣。重則抽收至一二元，少則亦須四五角。雖然國民政府行政院，有各省自由流通的通令，這通令終於沒有效力，雖然厘捐業已撤除，而變相的厘捐依然如故。因了這封建勢力的支配，內地米糧的流通，既極困難，各地米價昇漲，亦不能一致。於是通商口岸，不能不以洋米為調劑的工具了。

至於因各國的經濟恐慌及食糧生產過剩，乃利用中國免稅進口而過量的傾銷，這當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是這祇是以大小麥及麵粉為限。因為這幾年來，歐洲各國的農業生產，已恢復了戰前的狀態，美國、坎拿大、阿根廷、澳洲等，新興農業國家，以利用新式機械改良耕種方法及開闢荒徼之故，生產過剩，故不得不以廉價的小麥及麥粉侵入中國。最

近以美麥投資中國也便是一例。至於暹羅安南印度等產米國，雖有相當餘量，其實何嘗有充分能力作對外的傾銷。本誌復刊號仲逸先生絕食的矛盾性中所引哀里歐德勳爵的話可為證明。『印度人民每日不能吃一頓飯的，在四千萬人以上，全印度人口中營養不足的約占三分之二……』所以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人民，祗是為資本家作營利的工具而已。

## 四　食糧問題的歸趨

中國目前的食糧問題，既如此的嚴重，設法解決，自屬急不容緩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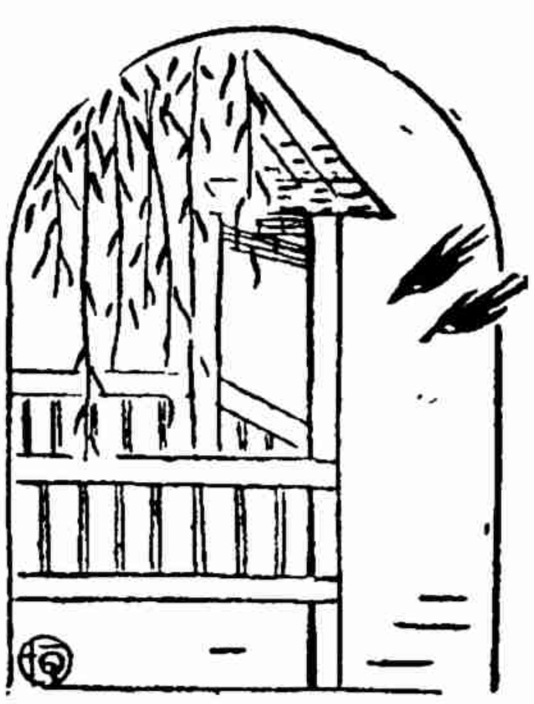
關於解決的方案，自然也是不勝枚舉。從技術方面言，如改良土肥品種、防除天災病害等；就農政方面言，如整理耕地、開闢荒微、調查產銷、建設倉庫等，這些均不失為重要的方案。最近財政部所召集的民食會議，擬以關稅政策杜絕洋米的傾銷，國內互相流通，以調劑民食的需給，並獎勵積貯，實行農民貸款（見十月十四日申報宋財政部長在民食會議時之演說）以及各省市正在熱烈進行中的各種民食調節協會、糧食委員會等，也是目前救急的辦法。

不過我們應該認清楚的：現在的食糧問題，不是單純的問題。他的由來，完全是中國的農民，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內被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不能不使農村自然到崩潰的一途。這所謂食糧問題，祗是農村崩潰途程中所串演出的一幕。

在最初已說過，要解決食糧問題，是必須把國內外造成中國農村崩潰的幾種根本原因剷除後，才能解決。否則祗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辦法，不，祗是垂死的病人略略給予興奮藉以延長死期的辦法而已！

### 俄法智識界創辦新巴黎雜誌

巴黎最近將有一種俄法雜誌出版，用二國文字刊印，著名法國作家亨利・巴比塞 (Henry Barbusse) 主編法文部分，俄文部分則由僑居巴黎之蘇聯作家巴別爾 (Babel) 與依格那梯夫將軍 (Colnel Ignatieff) 主編云。



# 一九三二年中國農業恐慌底新姿態——豐收成災

姜解生

近年來中國的災荒，無論他是水旱、蟲、雹的天災，或是兵匪騷擾的人禍，差不多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不足以使人驚奇。民十六，十八及十九年中部遭遇水災，民十七到十八年西北發生大旱災，延到民十九年方止。在江北蝗患是三年一告兇，五年一成災，民十七，八兩年他就形成了大災。雹災在陝、豫，本年且已成爲空前未有的浩刼。至於兵匪底騷擾，不消說，那更是全中國無省無之，無年無之。四川一省在二十一年中發生的戰爭竟在四百次以上，更是駭人聽聞。

這些天災人禍，直接受其影響的自然還是以農民大衆爲最多。去年所發生的蔓延四十餘萬方里的大水災，更使人們感覺着農村經濟破產達到極度的苦痛。

今年『邀天之幸』，雨水潤調，各地大多豐收。照理一般農民就此可以歡天喜地額手稱慶了。但是實際上恰恰相反，因爲糧價太賤，農民底窮困非但沒有減輕，反而益加深重，所謂穀賤傷農，豐收致災，是目下的狀態。

不過，穀賤傷農究竟到了怎樣的程度？豐收成災，他底原因究竟何在？他與資本主義國家所演的農業恐慌有什麼兩樣？他與中國近年來以一般的災荒——荒歉表現出來的農業恐慌有什麼不同？這些都是很値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 一　豐收成災底眞相

關於這，因爲篇幅有限，我們只能就這種現象比較顯著而可以作爲代表的諸省來說。

就長江流域之江蘇說。據江蘇實業廳調查，今年本省各地秋收大半豐稔，其中『尤以崑山，吳縣，宜興，武進，無錫，江陰，江甯，溧陽，高郵，江都等縣所產，均能超過通常收穫量達五——二十%以上，較之去年未可並論……』（十月十二日無錫人報。）至於米價『無錫在春夏之間，粳米每石十三，四元，……等到新穀登場，立見傾跌至十元以內，現已在八，九元左右』（十月十三日仝上報。）

浙江亦是江南的富庶之地。他底農產品除開米糧以外，絲繭也是農村中主要的收入。因此單說食米，平常本來是不足以自給而須靠外

省接濟的。自從民十七年起時常遭到水災蟲害，收成一年減少一年，到了去年又同其他江南諸省一樣遭着空前的大水災，米糧底收成自然更是減少。再加絲繭價格底暴跌更使農民虧蝕得不堪，所以浙西各縣曾經有過斷糧的時候，搶米風潮也曾發生過好幾次。幸而今年的秋收，全省都還豐稔，一般農民沒有一個不是『喜形於色。』但眞所謂『禍不單行，』等到新米剛剛上市，稻米價格便一天跌落一天。例如『浙西各縣，見新未及一週，米價驟跌一元，不到一月，價跌竟達二元有餘。計自糙米八元五角，跌至五元至六元。農民雖稱豐收，但每畝收穫，亦不過一石六七斗。全數糶去，以六元計算，祇得九元稍零。佃農連還租在內，以及工資等項，每畝須本洋十二元，則種租田一畝，虧本幾達二元之多……至於浙東一帶，每擔（百斤）穀僅值一元九角，其不敷成本，可想而知……』（十月三日上海新夜報，十月廿四日時事新報。）江浙如此，他若安徽，江西，兩湖，的情形亦大概相同。

就西北諸省說，綏遠本是西北方面標本的豐收成禍的省份。他在民十七到十九的三年中間差不多沒有一年不遭着因旱而生的饑荒。去年比較好些，全省有八成的收成，今年的秋收也很好，尤其在綏西所謂『糧米川』地帶的河套，五原，臨河，安北等處，收成更爲豐稔。如在河套『糧食之賤，至足驚人，穀子每元可購三百斤……糧食無人購買，至喂牲畜，馬鈴薯每畝可穫千餘斤，從來不作食品之用……』（九月三十日上海世界晨報）再加糧食不能售出，銀洋不能流入，因此社會經濟實在已經凋敝到萬分。結果『有許多田地因爲糧價太賤，簡直沒有人去收穫，恐怕收起了反而賠累……所以一般農民都是擁糧坐嘆，叫苦不已。』（十一月一日上海大晚報。）

就陝西全省情形看，與其說是豐收以後的穀賤傷農，還不如說是荒歉以後的穀賤傷農來得恰當，本省總計有九十二縣，中間關中除盩厔，鄠縣以外的二十五縣，以及陝北的麒縣共計有七十縣之廣，差不多完全是遭受霜災的區域。陝北除麒縣外，其他二十餘縣又幾乎完全是旱魃之災的地方。總起來說陝西各縣，差不多沒有一縣不是災區，災民之多竟達千數萬人，（七月四日廣東七十二行商報）因此農村中眞是『十室皆空』『哀鴻偏野。』甚而至於要想掘食野草，無奈『赤地千里，』即使可以剝食的樹皮也早已作爲炊薪被人用完。變賣田產既是沒有受主，鬻妻賣女，更是沒有人來過問。結果他們不是逃亡，就是死於溝壑，即使還能苟延殘喘，終究也是坐以待斃。在這樣的荒歉饑饉到極度的情形底下，糧價底高漲乃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卻正相反。例如在稻米產量豐富的安康縣『食糧不值錢，每斗米重四十斤只值洋一元二角，小麥每斗重四十斤只值洋七角八分』（十月十六日陝西西安日報。）又如西鄉縣，他底主要食糧是米和玉蜀黍，其次就是麥和豆類。這些食糧底價格卻眞跌落得驚人。『米，過去幾年中平均每石七元，今年祇值洋一元五角；麥，去年平均每石十二元，今年

平均只五元；玉蜀黍

每石七元，本年平均

民不能不棄地逃亡

山西的情形則

## 二 豐

豐收成災或穀

的環境總有些不同，

分別也只是大同小

糧食不易流通：

通不便底緣故，但是

太重，以致運費太高，

旱路可通，並且必須

沿着那路遍設稅卡，

通行全省，不再重徵。

每一稅卡，仍須出照

各村村民，運送少許

密，舉凡行人要道，相

所有物產，均被重稅

易之小販，亦不敢貿

止米糧出境條
救濟會議代表
自封禁後卽告
其次有幾處產
糧輸出的所謂
的谷米照費，雖
已由每擔兩元
政府的收入激

洋米洋麥
乃是帝國主義
來實施其傾銷
兩方面：一方面
他又是乙市場
本來可以運到、
勢力，並且已使
運到甲市場去
因此更加跌落
所說的幾省中
爲他底銷納場
南昌的米，因爲

農
果，這裏
豐收成
的豐收，
因爲糧
所負擔
得不先
付，因此
或竟不

現

江西『
交相煎
之普遍
穀，剜肉
〈夜報〉
之糧應
捐款不
去賣，所
月十六
上

中國的農業恐慌是屬於上面所說的第二種，帝國主義底侵入一方面使中國的農業生產加速度地商品化，使農村中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愈加須仰給於充滿着舶來品的市場，另一方面又破壞了農村中的家庭手工業，使他與農業脫離而逐漸成爲獨立的生產部門。前者增加了農民底支出，後者減少了他底收入，因此農民便易於受到饑餓底威脅。稅捐底頻繁，田租底重累，商業和高利貸資本底刺骨的剝削，這些都是封建勢力對農民大衆的搾取，加緊了農民貧窮化底進程。同時往往以各帝國主義者自身間的衝突爲背景的中國軍閥們底內戰，它更使農民擔負着戰前的給養，戰時的征派，騷擾，毀滅——所謂兵災——和戰後的種種善後費，處於這樣的貧窮化底過程中的中國農民大衆，他們便不得不逐漸縮小他們底生產範圍，農耕技術祇有日益拙劣，再也沒有致進的可能，水利底致善自然更談不到。這些就是中國農業恐慌底本質所反映出來的重要的諸現象。

近年來洋米進口底數量眞是大得可驚。這是中國農業生產不足底明證。還有歷年來中國各省交互地或連續地發生的天災人禍，這都是中國農業恐慌底一般的形態，尤其是去年的大水災更表現了這形態底普遍化和深刻化。

但是今年的豐收成災是不是農業恐慌底表現呢？假如是的，那末它底本質和形態是否都起了變化？關於這根據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一切，尤其豐收成災底原因，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它底形態雖與一般的以前的有些不同，它底本質卻沒有起什麼變化。因爲在這回穀賤傷農豐收成災中所呈示的事實，它與中國農業恐慌底本質在過去所反映的現象比較，不但完全沒有兩樣，反而表現得更加露骨。例如稅捐底頻繁不僅使糧食在交通不便的地方不易流通，卽在交通很便利可以由鐵路運輸的地方也難於流通。被重重的剝削而形成的農民底貧窮，不僅使他縮小生產範圍，並且使他棄田逃亡。

說到豐收原來不一定就是農業恐慌底表現，可是豐收成災卻好像是一般生產過剩的農業恐慌。其實他只是局部的生產過剩，不然，爲什麼同在一國還有幾省（閩，粵等）在怕糧食底不足，甚至同在一省（山西）還有許多縣份鬧着嚴重的饑荒。他不是由於生產手段底改進而產生，卻是在偶然性的比較順利的自然條件底下才形成。再加它是大部分由於洋米洋麥底充斥形成的生產過剩，換言之，他是無疑地受了第一種農業恐慌底影響更加深刻化的第二種農業恐慌底形態，他是世界農業恐慌底一環。尤其重要的，這種豐收成災的生產過剩是由於農民底極度貧窮，對於貨幣的需要陷入萬分饑餓的狀態，不得不把他所豐收的糧食——甚至把他節省下的糧食急急運到市場上去出售而形成的。總之，他實在是中國農業恐慌底更加尖銳化的形態。近年來有不少人們提倡生產合作，或企圖改良農業底技術，來增進農民底生產。這種政策因無論其因爲現存條件底不能允許，難於實現，就是農民生產稍有改進，也不過使『豐收成災』重演一道而已。



# 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

董汝舟

## 一　緒言

民國成立以來，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教育各方面，都變了一團糟糕。一般憂國之士，莫不舉首蹙額的喊着：「中國的危機到了！」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中國，竟會發生什麽危機嗎？原因又在那裏？這個問題，眞正令人難以回答。或者這樣說：「中國的危機，是從民族的精神不振和國民的道德墮落的現象產生出來的。」這種答案，過於抽象，而且不是根本的原因。中國的危機，決不是因爲民族的精神不振，也不是因爲國民缺乏禮義，廉恥，種種的美德，而是因爲農村經濟的基礎，已逐漸的動搖，且有瀕於破產的趨勢。歷史上的政治革命，都含有多少社會背景，而且可以說：大多數是以農村經濟爲背景。「饑饉之年，天下必亂，豐收之歲，四海承平。」這正是農業國家的政治寫眞。所以我們要認淸楚目前中國的危機，是農村經濟的基礎動搖，因爲農村經濟的基礎動搖，政治腐敗，社會秩序紊亂，教育破產，種種壞現象層見疊出，遂使「危機」達到深刻的程度。因此解決農村經濟問題，是今日唯一的工作。

農村經濟，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農業生產發達，農民生活程度提高，農村文化進步，這都是農村社會應有的現象。所以政府的責任，是應該運用牠各部份的機能，來扶助農村社會的發展。這篇短文的內容，是敍述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實況，其次研究農村經濟破產對於政治社會及一般經濟的影響。

## 二　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實況

我想把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實況，分爲幾項敍述如左：

(1)農民戶口逐漸減少

中國農民，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假定現在全國的人口總額爲四萬七千四百七十八萬人(據內政部十七年的調査)則中國農業人口，當爲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二萬四千人。這種估計，是否可靠呢？近幾年來，鄉村人口的變動很大，天災人禍，遂使農業人口逐漸減少。以

我的推測農業人口在全人口中所佔的百分數，無論如何，決不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了。這種農民減少的現象在民國八年也就很爲厲害。那一年農商部統計所發表的農民戶數爲二千九百五十四萬八千五百二十九，較之民國三年所發表的五千九百四十萬二千三百一十五戶，相去甚遠。而況民八至民二十的十二年中兵災水災旱災接踵而來，農民的死亡率必高於其生殖率，故農業人口之自然增加率甚低。根據十九年賑務委員會派員所調查的各省受災概況，計全國被災之縣，共計八百三十一縣，約佔全國縣分總額五分之二而強，災民總數共四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五人，約占全國人口總額十分之一而強；而其間尙有一百三十七縣，未據報明，若將被災人數總共推算起來，則全國災民當在六千萬人左右。在一九二八——二九年的大旱災中，被災人數，達九千四百萬；而在去年的水災，災民人數，竟達八千萬。據主計處的統計，重災八省中——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湖南，江西，浙江——被災農戶總數爲八百五十七萬九千戶，占農戶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又據金陵大學關於江蘇南部十一縣和北部十七縣的調查，其結果爲：

| | 農戶總數（百戶） | 被災農戶數（百戶） | 百分數 |
|---|---|---|---|
| 江蘇南部 | 五、三七五 | 二、二四三 | 四一、七三 |
| 江蘇北部 | 一五、七九〇 | 八、七四一 | 五五、三六 |

這許多被災的農戶中，當然大部分農民是死亡了。金陵大學教授貝克（Prfoesor Buck）調查的結果，被災縣分中死亡人口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二。請看下表：

| 省別 | 被調查的人口 | 死亡人口 | 每百人中的死亡數 |
|---|---|---|---|
| 湖南 | 一一、八九七 | 三四一 | 二、九 |
| 湖北 | 九、九五二 | 三八七 | 三、九 |
| 江西 | 八、二五四 | 二一二 | 二、六 |
| 安徽南部 | 一四、一五一 | 二五二 | 一、八 |
| 江蘇南部 | 七、七〇三 | 九八 | 一、三 |
| 安徽北部 | 一八、六五一 | 三四一 | 一、八 |
| 江蘇北部 | 六、四二一 | 六五 | 一、〇 |
| 平均（各縣平均） | 七七、〇二九 | 一、七一〇 | 二、二 |

由以上種種統計看起來，天災確爲農業人口減少重大的原因。一個農業國家，農民逐年減少，眞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現在還說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誰肯相信呢？農民減少的原因，當然不止於天災。因爲機械發明和交通便利的關係，城市的人口便逐年的集中，鄉村的人口便逐年的減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爲政治不上軌道，地方秩序不穩固，以致兵匪遍地，雞犬不寧，城市有軍警保護，所以那一般比較富有資財的農民，雖然樂土重遷，但爲求苟安起見，便都麕集於城市，以就軍警的保護，所以鄉村人口也就日漸減少了。人口爲立

國的要素，中國尤以農民爲立國的基礎，今農民潰裂流亡如此之甚，還不是中國最沉重的病症嗎？

### 2 荒地面積增加

因爲農業人口減少，於是荒地的面積，便也自然而然的逐年增加。未闢之荒地，固然沒有開發的可能，就是已耕之地，亦任其荒蕪。據日本東亞同文會出版之中國年鑑所載，當一九一四年間，中國全國的荒地面積，計有三五八、二三六、八六七畝；而到一九一八年時，則已增加到八四八、九三五、七八四畝了。四年之間，竟增加了四九〇、六九八、八八一畝。又據農商部統計，一九二二年全國荒地面積，計爲八九六、二二一、六七八畝，這就占全國耕地和園圃總面積半數以上了。（按農商部一九一五——一九二一年的統計，在中國二十一行省間，耕地和園圃總面積，計爲一、七四五、六六九、〇〇三畝。）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因天災人禍之相尋，農民死亡枕藉，農村經濟破產，則荒地面積的增加，乃爲必然的趨勢。再據內政部十八年所舉辦的荒地調查，僅據江蘇浙江及新疆綏遠等二百七十八縣的報告，可供農業使用之荒地，計有十一萬七千七百三十四萬〇二百六十一畝。若能盡量利用，按每人能得十八畝計算，可養六千五百四十萬〇七千七百九十二人，均能享到歐美人現在之生活。將來完全報齊，則可耕的荒地，亦必大有可觀。

我們再從反面看各省耕地面積所占全境之百分數，則有：

| 省別 | 耕地面積占全境之百分數% | 省別 | 耕地面積占全境之百分數% |
|---|---|---|---|
| 江蘇 | 五九·二 | 陝西 | 一六·三 |
| 浙江 | 四六·三 | 湖北 | 九·五 |
| 安徽 | 一五·九 | 湖南 | 一五·二 |
| 江西 | 一三·三 | 貴州 | 一·八 |
| 山東 | 二三·七 | 福建 | 二〇·一 |
| 山西 | 一一·二 | 廣東 | 九·〇 |
| 河南 | 一九·六 | 四川 | 一二·二 |
| 河北 | 二四·三 | 遼寧 | 二四·二 |
| 吉林 | 一一·一 | 察哈爾 | 一一·五 |
| 黑龍江 | 三·九 | 青海 | 一·五 |
| 綏遠 | 四·一 | | |

這是根據內政部去年所搜集的各省土地面積調查表彙總推算起來的。可見各省耕種之地很少，荒蕪之地太多。照陳長蘅先生研究的結果，中國全境面積，除河道沙漠及其他不可耕之地外，即使全數開闢，猶嫌不敷應用；况人口日漸增加，已耕之地日漸縮小，則農村經濟，尚堪問乎？

### （3）農業收穫量減少

農業收穫量減少的原因，由於（一）農民人口的減少，（二）荒地的面積增加，（三）天災人禍的相尋，（四）已耕之地面積的縮小。據農商部

統計，在一九一四年時，全國米的收穫量，共計為二一三三、四八三、〇〇〇石；而到一九二〇年時，則已遞減到八八、七六三、〇〇〇石，六年之間，米的收穫量竟遞減到二十四分之一了。一九二〇年後，因天災人禍之故，農業收穫量，毫無懷疑地減少了。所以現在中國本地所產的糧食，絕對不足供半數人口的消費，到處發生了糧食恐慌。最近產米區域，如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河南，廣東等省，都湧起所謂「紅軍，」這些所謂「紅軍」就是一般農民從糧食恐慌的基礎樹起來的組織。假如在最近的將來，糧食不足問題，還不能解決，農村不安的現象，是不會消滅的。

最可痛心的，就是已耕之地面積，為鴉片種植事業所侵佔。據拒毒日刊說：「在河南一百〇八縣中，竟有六十三縣栽種鴉片，安徽全省栽種鴉片，且由官方嚴令實行，其栽種面積，已經超過三十萬畝，」他如四川，福建，湖南，廣東，廣西，山西，陝西，山東，以至於全國，莫不栽種鴉片。這是糧食不足重大的原因。

糧食恐慌的現象，可以從去年水災中農產品的損失，及糧食輸入量之激增兩方面反映出來。去年米的損失，約六十萬萬斤，高粱小米的損失，約十萬萬斤，已儘夠一千八百萬人全年的食糧。至於糧食的輸入，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十五年間，小麥之輸入量，由二、五九六擔遞加到一、六九〇、一五五擔，卽遞加了六百五十倍以上。同時，米的輸入量，亦由二、七〇〇、四九三擔，增加到二一、〇九一、六九三擔（計增加了九倍以上。）總計在一九二七年間，由國外輸入之米麥數，共計為二二、七八一、八四八擔。卽將同年由內地輸出之米麥五八二、二六八擔抵除之外，其能輸入之數，猶有二二、一九九、五八〇擔之多；而其他種類之食物，尚未計算。自一九二七以來，國內兵戈時起，遍地萑苻，糧食生產，愈為低降；故輸入量增加迅速，毫無可疑。一九二九年，上海存米稀少，米價曾漲至二十餘元一石；內地米價亦漲至十五六元一石；而米糧入超之額，一九二九年，則有一〇、八二二、八〇五擔，殊為可驚。去年洋米入超，計一〇、七三六、〇〇〇擔，合銀六〇、二一四、〇〇〇兩（海關兩；）小麥入超，二二、一九八、〇〇〇擔，合銀八一、七〇〇、〇〇〇兩（海關兩。）中國既以農業為經濟基礎，而其主要糧食，尚由國外輸入，其需要程度，且逐年增加，此足以證明中國農村經濟之根本破產。

（4）土地分配不均

中國耕地的面積，分配極不平均，土地集中於大地主，集中的原因，就是因為歷年來農村經濟破產，災荒頻仍，農民已將其賴以生存的土地，賤價典賣一空。收買此種賤價土地者，自然為鄉村中的土豪，城市中的官吏；這般人做了大地主，壓迫農民。農民賣完了他們的田地以後，仍須謀生；於是就向地主租借田地，或受地主僱用而為地主耕種田地，所以中國農村中的僱農和佃農，占了農民的大部分。這種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形，可以武漢時代國民黨土地委員會對於中國土地分配的調查證明：

「中國農民戶數，共五六、〇〇〇、〇〇〇戶，各戶平均以六人計算，則

農民人數共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在這三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之中，地主共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傭農共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遊民，共匪，兵士及農村的小商人共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佃農共一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至於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的地主之中，又可分爲：

| 類別 | 畝數 | 人數 | 占有地 |
| --- | --- | --- | --- |
| 貧農 | 一——一〇 | 四四% | 六% |
| 中農 | 一〇——三〇 | 二四 | 一三 |
| 富農 | 三〇——五〇 | 一六 | 一七 |
| 小中地主 | 五〇——一〇〇 | 九 | 一九 |
| 大地主 | 一〇〇以上 | 五 | 四三 |

這種土地分配不均的現象，使地主壓迫農民的程度，日益加劇，結果中國農民大衆要向無地化的過程前進，而農村經濟將淪爲瓦解的境地。

(5)地租的增高

中國農民中之佃農成分增加與全國大部分土地集中於地主，使高額的地租，進行更劇。普通納租的形式和方法，是有三種：(一)貨幣地租，(二)現物地租，(三)力役地租。第一種，是在農業收穫的時候，佃農依照從前租田時和地主所訂的契約以現金繳納租額；第二種，是繳租時不以現金而代以米穀；至於第三種，現在很少的地方通行，已經變爲地租之附屬的部分。總之，無論何種地租的意義，不僅是包含着農民由耕種土地所得利潤的一部分，而是剝削了農民由耕種租借的土地所得之盤部利潤而存在的。現在中國通行的田租租額，是當於其收入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所謂「四六分」(卽田主得六分佃戶得四分。)「五五均分，」「三七分，」「二八分」的規例，便是中國現行田租的常度，例如，浙江通行三七分，卽田主得七分，佃戶得三分。江蘇的多數縣分，通行現物地租；如江甯縣佃戶每歲每畝繳納地主稻穀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無錫繳租，春麥三斗至四斗，秋租八斗至一石；常熟繳租的向例，是講額子的，好的要收石五，歹的不過七八斗；業戶雖照米的定額收租，但是卻要佃戶賣去了米，來還現金，折價大約照米市的上落而定，佃戶的命運，要看米價的高低了。又如湖南普通每畝應納穀八斗到兩石不等。此外安徽，江西，湖北，各省，通行「五五均分制，」但這亦不過對於劣等的土地如此；若就上等土地而言，一般是在「五五均分」制以上徵收的。上述各種田租租額，無論年歲豐歉，佃戶是要照例繳租的。稻穀成熟之後，田主開始收租，有些地方田主規定限期，分頭限，二限，三限，每限半個月，過了三限佃戶還不繳租，就把佃戶送官押起來。去年爲水災影響各縣佃戶欠租的很多。聽說江蘇常熟一縣，去年因欠租而被拘押的農民，有四五百人，直到今年上海戰事吃緊，纔把他們無條件的放出來。(見本年八月二十一日時事新報)這樣情形，別的省分，亦不能免。我們爲這般農民設想，他們何嘗願意欠租呢？總之，高額的地租，委實害死了許

多可憐的農民。

### 6 田賦及捐稅加重

中國田賦的名目繁多，不但全國不能統一，就是一省中的各縣，也不能一致。正稅方面除掉「地丁」爲全國大部分地方所有外（祇有遼寧吉林黑龍江新疆四省向未有丁稅，故有「地糧」而無「地丁」）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雲南，貴州等省皆本有「漕糧」，屯田要納「屯租，」官地又有「租課，」雜稅和附加稅之多，更是駭人聽聞。據立法院統計處民國十九年的調查，田賦種類最多的縣分——江蘇江浦縣——有三十種，其中二十六種都是附加稅。

各省田賦徵收的額數，更是高低不同，但就一般而論，中國的田賦，已達高度。江蘇地丁民十四年以前，規定每兩額征二元〇五分，而現在少的如無錫征收四元四角三分，多的如江浦竟徵至十五元二角一分。湖南在民國三年時，地丁每兩只徵一元四角四分，十九年度，永興縣已徵至十三元四角八分。四川劉湘防區以內，錢糧一年征四次，分兩季繳納，每次每兩繳五十元。田賦附加，往往超過正稅好幾倍。河南附稅超過正稅額少的一倍，多的幾及八倍；湖南附稅超過正稅，普通十倍，多則二十倍三十倍。

中國田賦負擔，較任何國家爲重。一位德國人范格奴氏（W. Wagner）在民國十四年統計山東各縣田稅，每畝合洋一元〇七分，這個數目，已比一八六六年時普魯士農民所納田稅多十五倍。美國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每英畝的田稅，爲美金七角九分，合中國每畝洋二角四分。左律先生在他的「中國田賦問題」（中央日報二〇，一二，七）一文中說日本土地稅平均每畝五角六分，可見日美兩國的田稅，都小於中國好幾倍。

再以田賦和地價比，多數地方已超過百分之一，江蘇沛縣田賦，竟佔地價的百分之十。（見立法院統計月報三卷一期八二頁）民十六年以後，苛捐雜稅相繼頻仍，田賦增加，亦爲顯著的事實。民十四年前，江蘇地丁，每兩徵洋二元〇五分，漕米每石徵洋五元，現在各縣地丁，每兩低的四元，高的八元；漕米每石有徵十二元的，增加至少在一半以上。十七年前，四川地丁，每兩祇一元六角，現在普通每兩二十元，幾十三倍於前。增加田賦的原因，不外什麽「辦理地方自治」「補助教育經費」「剿匪」等等名目。

田賦增加，固已爲患匪淺，但是還有預徵田賦的事實。地方軍閥，只顧搜括民財，不念農民苦痛。四川徵收田賦，每年自三四次至八九次。田頌堯的防區內，一年竟征十四年之糧，古今罕有。現在四川各縣的田賦，一般的已征至三十年以上。

中國農民一方面受了軍閥地主的剝削，一方面又不得不設法維持其家庭的生活，於是轉過來乞憐於一般高利貸者。我們再看高利貸者怎樣待遇他們。

### (7)高利貸的壓迫

佃農收入的大部分要獻給地主；所餘的部分，必須包括農地耕作費及家庭生活費。同時，一般小自耕農也要把大部分的收入在租稅及各種雜捐的形式之下交給軍閥；所餘的部分，也須包括農地耕作費及家庭生活費。因此他們不能預儲幾個月的糧食，往往在收穫的三四個月以前，他們就不能維持生活了。這時候，便有高利貸出現來救濟他們，或借糧食或借現金，以救濟農民為目的的政府機關，自治團體，積穀倉等等和超度衆生的廟宇，這一切都以高利貸者的資格而活動起來了。

中國農村中向來沒有調劑金融的機關，而一般農民又無以自活，於是高利貸者更施以殘酷的手段壓迫農民。中國各鄉村間高利貸的利率，都在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借貸方法，各地不同。現在且舉幾個名稱：

(a)「大加一」——即每月利率一分，湖南全省七十五縣通行，比較平穩。

(b)「孤老錢」——即每月按照算術級數而倍增利息，例如借洋一元，逾月還洋二元，二個月四元，此制行於湖南桃源。

(c)「按借」——即借洋一元，實收九角，月利一分，廣東之英德，海豐，陸豐通行此制。

(d)「逋利橋借貸」——即借洋一元，每天利息一角五天為期，過期不還，轉利為母，此制最苛刻，通行於廣東之佛山。

(e)「借穀銀」——即借洋四元，年需還息穀一石；或在五月間借穀一石，到八月間收穫時，還穀兩石，此制行於湖南之岳陽，益陽。

(f)「百哥洋」——即本金一元隔日付息金一角，如延付一次，則利息加倍，江蘇通行此制。

(g)「鴿子地」——即將土地押出去，地上一切收入作為利息支付，此制亦行於江蘇。

(h)「十元五斗」——即借銀十元，一年之內，需還息穀五斗，江蘇之崑山和上海各鄉村，多行此制。

(i)「念個頭」——即借銀二十元，每年需還利息一元，通行於蘇州，吳江一帶。

高利貸的名稱，不勝枚舉。總之，農民生活愈困窮，高利貸者愈活躍，徒使農村經濟破產，更為尖銳化。

## (8)農民生活的苦痛

地租增高，田賦和捐稅加重，以及高利貸的壓迫，這三項構成了農民總收入減少的原因。現在中國農民每年平均總收入很少超過二百元的，普通約百餘元左右，最少者尚有十數元。收入如此低微，即使農民能將其全部收入俱用為生活維持費，亦絕對不能享受普通人舒適的生活標準。而況災荒頻仍，災後物價高漲，(據金陵大學在蘇，皖，湘，鄂，贛五省八十一縣中的調查，災後物價比災前物價高漲二〇%至三〇%，)農民何以維持生活。典押田地，賣妻鬻女，時有所聞，所以中國農民窮困的程度，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 三　農村經濟破產對於社會政治及一般經濟的影響

現在中國的農村經濟既然根本破產，其他各種經濟便自然隨之衰落，無從進展；而社會的秩序和政治的組織，亦因之發生了極端的紊亂與動搖。試分述之：

(1)人民的道德墮落

試看近幾年來自殺案件與犯罪案件的增多，便可證明人民不能生存的實況。據內政部去年舉辦的警政統計，僅將南京，上海，天津，青島，漢口五市的違警案件計算其中以妨害風俗者爲最多，佔百分三八·二，次則爲妨害秩序佔百分之二六·三，再次則爲妨害交通佔百分之一四·六。妨害風俗一項，包括賣淫，賭博及其他有害善良風俗者皆屬之。可見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只要有一線求生的道路，無論名譽，廉恥，干法，犯罪，均已無暇顧及。所以爲匪爲盜的，一天多於一天。這許多盜匪，原來都是善良的農民，現在爲生活壓迫，挺而走險。中國本爲禮教之邦，人民素重禮義廉恥，因爲農村經濟破產之後，恐怕數千年來高尚的文明，將從此日漸消失了。

(2)智識階級的無出路

再看所謂智識階級，又是怎樣呢？大學畢業生離開校門，走到社會裏，時時碰釘子，尋不到適當的職業。即使他們找到職業，多數是用非所學。學工程的，學農業的，學商業的，都跑去做官或當敎員，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在政府方面，受了農村經濟破產的影響，無力進行許多建設的事業，所以不能容納全部的大學畢業生；然而大學畢業生卻是逐年增加，因此不得不捲入失業的漩渦。各盡其力奔走鑽營，競爭劇烈，因而造成政治的混亂。

(3)國貨工業基礎薄弱及人民購買力降低

近幾年來，因外侮日亟，國人漸知愛用國貨，國貨工業，大有振興氣象。可是國貨製造的原料，仍然仰給於外國；故所謂國貨，尚非純粹的國貨。例如，棉紗大部分由日本輸入，小部分由美國輸入，中國是農業國家，棉的生產，猶不能供給本國紡織業的消費；甚至於其他工業的原料，也很缺乏。所以國貨的銷場，敵不過舶來品，國貨工業基礎薄弱，顯而易見。

農村經濟破產，不僅是使國貨工業的基礎薄弱，而且使一般人民的購買力特別降低。因之國貨銷場不旺，即舶來品的銷路，亦大受影響，造成國內及世界的不景氣象。

可見得人民道德墮落，智識階級無出路，以及國貨工業的基礎薄弱與一般人民購買力降低，莫不直接間接由於農村經濟破產而發生的。

# 現代農業機械化的傾向

江公懷

科學及機械的發明與由此發明而促成之人類的自然征服實爲現代文明之一個最大特色。人類是最善利用工具的動物，只有人類，才能利用工具以征服自然。

近代科學智識的發達使人類對於自然的各種作用得到更深刻的了解與更有效的控制，因此人類征服自然的行程亦益形進展。現代人應用科學智識來促進工業製造與交通運輸，使工業與運輸的技術完全改易面目，這是我們所熟知的事。但最受自然條件拘束的農業，到底受科學進步與機械發明影響到甚麼程度，確是一個急待答覆的疑問。

法國改良派經濟學者基特 (Charles Gide) 說：『近代機械最有效最普遍應用的領域只限於製造及運輸業，至於在最關係人類物質幸福的農業上，機械的應用僅開一個端緒而已。』農業之機械化程度有如萬里雲程，剛才開始發軔，然此發軔依其成績看起來，確是一個聲勢浩大的發軔。美國是最進步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而堪薩斯省又是美國產麥最多的一省，當一九一五年時候，堪省所用的曳引機不過二千五百架。其時農業家對曳引機能否滿意地應用於農場工作，發生很大的疑問。自是以後，農作曳引機不斷地改良，現在已極普遍地應用於麥的生產，只堪薩斯一省便有五萬架左右，其他產麥各省所使用的曳引機雖沒像薩當那麽多，但其數目的多寡卻與農作經濟發展的程度成爲比例，許多農場簡直完全依靠機械力量。我們可說許多大規模機器生產方法的農作利用已經蔓延於美國各省，最適宜於大平原一帶的肥沃與平坦地面的耕種。專就麥的方面說，美國不能使用這些機器的地方大有把麥的生產擯棄於其整個耕種制度外的傾向，最少也降低麥的生產於其整個的耕種制度中的重要性。(註一)

再就蘇俄方面看，革命以前，俄國雖是一個穀類輸出的國家，大規模資本主義的農作雖不是沒有，但其農村經濟還是以數百萬依據傳統習慣與祖宗遺下來經驗而從事生產的個別小規模經營爲其主要的形態。這樣多的個別小規模經營，其組織是以自利主義爲原則的，且

不能超脫中世紀時代的形式。據蘇俄專家自己說，當大戰以前，全俄人口百分的九十九未曾看見農作曳引機。（註二）如今蘇聯的農業已換成新樣子，現正在那裏嬗變而爲一個理性的，集約的社會主義的耕作制度，包括依科學原則而結搆的大耕作單位。因此從來人口百分九十九未曾見過的曳引機變成目下農業改造的主要因素。蘇聯因爲要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不特由外國大批的購進這一類的器具，且已開始自己的製造。在兩三年的短促期間內，農場採用的曳引機將有前此未曾有過的數十萬架之數額的增加。最新式農具的發明與製造成爲眼前急務，許多農業技術人才近來注目於怎樣以鋼犂來代替原始的輕木犂，怎樣造出一種合式的輕犂來代替牛馬，怎樣把農業機械化與大農作器具的標準化，良以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舍機械化農作這一途外，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我們欲明白這個道理，便不能不找出新式農作機械如何促進農作的生產力。

普通農作可分爲若干程序，——曰耕，耘，收，藏。但在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底下，我們還得加上一個「運」的程序。耕的程序在整個農作中佔最重要地位，共包括土壤的準備，種子床的佈置，與種子的散播。關於土壤的準備，最重要者莫過於犂與鋤頭。在機器未侵入的農村，鋤頭純依人類之筋肉力量來運用，犂亦是用牛馬來拖紲的。犂的搆造多常是附着一片鴨嘴形的鋼板於便利牛馬拖紲與耕作者引導牛馬的木上揉面的。其主要推動是任重的獸。現在的機器犂是完全用鋼做成的，是用曳引機來拖紲的，其主要推動是得自石油或蒸汽的自然力。普通用曳引機來拖的二個十四英寸底的機器犂每天（以十小時計算）可耕九英畝又四分之一。至最新搆造的單引圓盤犂，據說每天可耕自二十五英畝至四十英畝左右。（註三）談到種子床的佈置來，就中國的情形論，多常是用牛馬推動齒形的耙。耙的構造極其簡單，其種類亦極有限。在美國種子床佈置的機器可分四類，—— 各式莖形割機，各式齒耙，各式地轆，以及各式爬網。這些農作機器當然是用鋼鐵製造的，或用獸類或用曳引機推動，均可根據自己的方便來決定，其耕作效率不消說是十分高的。關於散播或栽種種子方面，雙隻手是舊式農作者唯一的勞動工具，以手散種的沒有效率乃世人所熟知者；反之若用機器來散種，則這一方面農作便快得多了。近代的單行四馬的燕麥播種機，在每作行的距離是三英尺半的場合，每十小時一天平均可播種七·一英畝。假如每作行的距離沒有變動，則兩排兩馬的同種播種機在同時間內可播種一四·一畝。（註四）專由棉種之散播說，一個單行四馬棉播種機平均每十小時一天能夠播種七畝。據專家試驗，一個以馬拖曳的棉播種機平均每天可播種一四·三英畝。至於一個用曳引機來拖的雙行棉播種機每天可播種二三·三英畝，若雙行改爲四行，則播種畝數可增到三五·七〇。還有其他植物的播種機械，這裏不能盡述。

耕的方面如此。耘的最大目的在乎芟除莠草，耙鬆掩護植物細根的土層，展開植物的滋養料，灌通氣體，使養氣得侵入土壤之中，並促進

微生物的活動。在中國耘除莠草與攪鬆土壤常用手與草耙與齒形鋤子。現代耘機的種類甚多就其動作的能率與形態而類分之最少有六種，或用馬拖或用曳引機拖。一個馬拖的雙行耘機每十小時一天可作一五．四英畝，一個以曳引機拖的雙引耘機每十小時一天可作二三．八英畝其四行以曳引機拖者平均每十小時一天可作四三．五英畝其六行以曳引機拖者平均十小時一天可作五二．六英畝。

收成佔農事很大部分的時間。在美國割收飼養家畜的乾草是一件極麻煩的事但自農業機械發達以來，每一個割草機之每一英尺寬的割片，在十小時一天可割收一．六八英畝的草；(註五)一個割片七或八英尺寬的機器每天能夠收割十三至十五英畝。(註六)這都是用馬來拖的。割草機亦有用曳引機來的，其用曳引機拖的割草機普通都有七英尺的刈幅。有人說假如曳引機的進行速度每一點鐘平均爲三英里，則其所能割收的當在二十五與三十畝之間。

穀類之收割機亦大大增加農作的效率其中尤以割麥機發展得最爲完全影響於麥的生產最爲偉大。就美國說麥的機械生產的發展是在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年間之圈絡機(註七)的發明與採用。圈絡機所能收割的畝數，因不同穀類，不同土壤的種類和情形以及不同機器等級而發生差異但一般地說，一個以三四馬拖的由四至七英尺機，每英尺寬的割鬥，在十小時一天內可割收一．七九英畝；以四馬拖的由五至八英尺機，每尺寬的割鬥在十小時一天內可割收二．〇八英畝。(註八)一個用曳引機來推動的圈絡機每天可割收自十五至三十五英畝不等。一個十英尺的圈絡機同時又是用曳引機來拖者若進行速度爲三英里，則在十小時一天內可收獲三十五畝以上。因爲這樣有效機器的發明與應用，所以美國麥的生產很快地擴張到中西部的膏沃野。原由於圈絡機的使用每個農夫所作耕種的麥的畝數增加很多，而麥田的面積亦因之而擴大。自美國產麥地帶西移以來，穗頭割機又漸被採用，其採用既增加每個農民耕作畝數又推進農場的擴大運動。所謂穗頭割機是只割麥穗，並把麥穗提到一個搖動孵再由搖動孵提到麥堆的一個機器。有了這個機器，麥的生產費得更進一步地降低下去，同時使美國產麥地帶得更擴張而入大平原的更乾燥的區域。

當前次世界大戰的末期麥生產的大規模機器的使用又進到第三步驟，在農村勞動力稀少與工資高貴的刺激下，許多農民開始採用小型的雙合割打機——一個曾經採用於美國太平洋西北沿邊一帶的機器。這個機器把割穀與打穀兩種動作合併在一塊其利益爲減少勞動力降低割打的費用，提早收拾田地以便耕作，平均分配麥稈於地上及提早出賣收獲品。至其效率亦十分可觀，一個十英尺機每小時進行二里半者平均在十小時一天可割打二〇．五英畝其十二英尺者可割打二五．五英畝，十五英尺者可割打三十四畝，其十六英尺者可割打三六．一七英畝其二十英尺者可割打四七．五英畝。(註九)有了這種機器，收獲的費用約比較從前減少一半，使用雙合割打機的農

在一個節季內所能收成的畝數比較用穗頭割機者多兩倍。

關於運輸方面，就中國的情形說，在北部地勢平坦，穀物的運輸工具總不外用人挑或以人推動單輪木車，或更進一步用牛車與馬車。但在南方多山之區，車運不能辦到，結果只有把收穫的穀裝在義袋裏，再用扁擔來挑，每壯丁所能挑的最高額不外自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間。但在美國農場搬運的汽車的利用是極普遍的一回事，其任重者可載六千磅。便利的公路制度尤其有利於這種機械運輸的發展，三四十年前，美國搬運麥子的情形亦和現在中國北部差不了多少，農民驅馬拖麥到靠近的轉運起卸地點，現馬的搬運盡爲汽車搬運所代替。本來與轉運起卸地點相去十多英里的農場可說是處於十分不利的地位，但良好的公路制度與汽車幾乎把這個地位上的不利減到零度。

綜看以上各種農作機器的貢獻，如雙合打割機等則節省勞動力，如播種機等則增加工作的精密，如蒸氣犂與電氣犂則發揮農作的偉大力量，凡此皆改變農作形態，使農業勞動的生產率得以增進。但農業機器的貢獻初不限於此，牠們且有節省農作原料的作用。例如播種，普通用雙手爲工具者，因手動作的不規則或因意外狂風的來襲，多把許多種子分散或被吹於不適宜的地點，結果總不免許多種子要浪費掉，但用播種機來撒種只耗費比較手撒更小量的種子便可收到更好的結果。這個優點尤其顯著於種子價格甚高的場合。同樣使用肥料撒散機可以來適當地敷散肥料，不致使農作者浪費超過必要的數量，同時又可以使植物得到恰爲其所必需分量的滋養料。

土地本是農業生產的主要工具，如疆土狹小人口稠密的國家，土地使用的經濟化尤其有明顯的意義。許多地方飼養牲畜有出於供給食肉與飲乳的目的者，然在不甚注重肉食與乳飲的地方，牲畜的飼養多出於供給農作動力之目的。因爲飼養牲畜所以不能不把有限的可耕地面抽一部出來培植餧養牲畜的草料，如果機器力能夠於耕種程序中代替牲畜力，則現在每年用於種植芻草的地面便可剩出來，作他種用處，使農業對於人類食料與工業原料的供給之可能性增大。

現代機器之改變農作形態與經濟化農作原料已如上面所述。在理，這樣有利於促進農業生產的傾向，應依理想的速度發展到理想的高度，然而實際情形恰恰相反，許多農事上的科學發現與農作機械的發明均不能得到充分的應用，這無非小農制度，土地私有，與工銀勞動三者在那裏作怪。假如農民只有五畝土地，他不特用不到每十小時工作日便不收穫四五十英畝的割打雙合機，且亦沒有能力來購置牠。資本主義的大農經營固更能容許機器的應用，但因一般生產工具私有的存在，農村勞動不能不受剝削，其受剝削程度較諸城市勞動尤來得高，又因土地私有制度的存在，地主依坐收地租的形式吸取農作的剩餘，使農事的改良失掉刺激力。現在一班的所謂專家動不動就提倡農作科學化與機器化，然同時又沒有膽量來主張與農作機器化相背馳的現存土地制度的取消，甚至於附和適於草耙和鋤頭的小農經營，這

是多麼可怕的矛盾呵。

（註一）W. E. Grimes: Machine Production and the Price of Wheat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1930), p. 703.

N. I. Vavilov: Science and Technique Under Conditions of A Socialist Re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1930), p. 338.

（註二）H. P. Smith: Farm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1929, p. 75.

下述引用的關於農業機器的材料多是以此書爲根據的

（註四）U. S. Dept. Agr.: Yearbook, p. 1056, 1922.

（註五）"Extension Service Handbook on Agriculture and Home Economics," U. S. Dept. Agr., 1926.

（註六）U. S. Dept. Agr.: Farmer's Bulletin, 943.

（註七）圈綑機 係英文名 "Twine Binder"的譯詞。

（註八）"Extension Service Handbook on Agriculture and Home Economics," U. S. Dept. Agr., 1926.

（註九）U. S. Dept. Agr.: Tech. Bull. 70.

## 新刊介紹

### 外交評論

外交評論爲國內最近異軍突起的外交刊物，言論公正，觀察精密，執筆者大都一時名流，對於今日鈎心鬥角的最混雜最繁複的國際外交關係，尤能有精細的剖析，國人留心世界大勢者，殊當定閱。該刊月出一册，已出至第六期，茲探得其最近二期之要目如下：

吳頌皋讀李頓報告後的第一個印象，湯中日俄關係之觀察，楊幼炯蘇俄之外交政策，周鯁生對於報告書之態度，吳昆吾報告書之一般的觀察，袁醒吾最近國際形勢之分析，漁隱國際調查團是否完成其使命等。

該刊每册定價大洋四角，全年十二册四元，國外全年五元郵費在內，訂閱處上海南成都路黎明書局。

# 世界農業恐慌概觀

婁立齋

## 一　引言

現今世界各國，除蘇聯外，幾莫不陷入深刻的農業恐慌中。所謂農業恐慌者，就是農產品的生產量超過社會的需要，致價值低落；而農民經年勞苦，無利可圖，頻於破產。這種情形在農業國固會引起絕大的恐慌；卽在工業國也不會不受影響。原來工業國之生產品，以農業國爲其最主要的消費的市場。農業國因農業恐慌而購買力逐漸低落；其結果便會使工業國生產品過剩，工廠停閉，失業增加。所以農業恐慌勢必促成工業恐慌；兩者合流起來，就造成目前的世界恐慌。

農業恐慌在歷史上雖已有過多次，但其性質與最近所發生者不盡相同。卽就十九世紀的恐慌而言，當拿破崙戰爭時，農產品的生產量增加頗速，而以受大陸封鎖令之脅迫者——英國等——爲尤甚。這種情形到戰後便成了農產品過剩，價值低落。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二五年間的穀物價值，竟降至原值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家畜則大多低落至二分之一。且當時因戰事方休，國民經濟低落，故比較價廉的馬鈴薯之消費增加，使其他農產物的消費受到莫大影響。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二四年間，各國之豐收，更使農產物價值慘落。一八二五年後，此恐慌漸趨平靜，到一八三五年才告一段落。這次恐慌，其直接原因起於戰爭，形勢雖甚嚴重，而其波及的地方，卻僅在中歐諸國。

一八七五年起，歐洲再度發生農業恐慌，農產品價值低落殊甚。時英國尚無農業保護關稅，故一八九四年到一八九五年間的小麥價值，僅值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七五年間的平均價值百分之四十三。肉類和乳酪類之價值雖也下落，但不如小麥之甚。一八八七年在英國肉類之最低價值，值一八五一年到一八七五年間的平均價值的百分之八十四，一八九五年之牛酪最低價值，值同時期的平均價值的百分之八十二。所以這次恐慌的結果，使英國，荷蘭，比利時及丹麥諸國都把穀物的生產轉變爲家畜的生產。

這次恐慌的起因和一八二〇年所發生者微有不同。一八七五年

到一八九〇年間，因金價之高漲而引起的貨幣之變動，雖是這次恐慌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新大陸農業的進步也是一個主因。原來美國自南北戰爭後，加拿大自一八八〇年後，其農業生產有很大的進步。而一八九〇年後，澳洲的農業也逐漸發達，同時舊俄又成了世界的最大穀物輸出國。

這次恐慌直到一九〇五年才告結束。此後農產物的價值便逐漸增高。一九〇九年到一九一三年間之穀物的價值，比諸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〇年的平均價值已高出百分之二十。

可是這個局面維持未久，又發生了目前的農業恐慌。

目前的農業恐慌實始於一九二〇年。至今不但沒有和緩的趨勢，反加嚴重而深刻。除社會主義的蘇聯以外，此種恐慌已普及於資本主義世界的全部，而成為資本主義經濟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 二　恐慌的原因

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情，現今的農業恐慌是起於生產過剩，而生產所以過剩的原因，則不外農業技術的進步；歐戰的影響，和消費的減少。

歐戰後農業經濟之發展，頗為迅速。在技術方面，除耕地擴張外，又採用了科學的耕種方法，優良的種子，化學的肥料，和新式的機械。故自一九二〇年來，農業生產品之增加，遠過於社會的需要，而釀成了生產過剩。

關於化學肥料之使用的進步，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九年間，每公頃所需用的肥料，德國為一七五到二〇四公斤，法國為一〇四到一二五公斤，捷克為五五到七四公斤，拉多維亞為一六到二七公斤，美國為三二到三七公斤，加拿大則為三·六到四·一公斤。這肥料使用量的增加，已足表示農業經濟進步之過程。

土地之肥瘠，收穫時氣候之濕潤，作物之種類及農場之小規模性等等，在現在使用機械之典型的範圍中，都是穀物耕作的完全機械化之障礙。然此等障礙，早被除去。耕地面積之增加和機械之屢經改良，已獲得了經濟的利益。所以現世界各國之廣大的處女地大部份已成了小麥田，而耕作用動力機之使用，亦已證明確能增高生產率，減低生產費，而促進穀物耕作地之面積的擴張。

以機械來代替人類勞働和動物勞働，以增加生產及減少生產費，乃農業的根本的變革，開耕作史上的新紀元。現代農業機械之使用逐漸增加。如美國曳引機(Tractor)的使用數在一九二〇年為二四六·〇〇〇架，到一九二九年已增到八五三·〇〇〇架，加拿大的曳引機之輸入在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間為四·四六五架，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間為一八·四七一架。阿根庭的曳引機之輸入在一九二三年為一·八一三架，一九二九年為八·九九二架，澳洲的曳引機輸入亦從五三三架增至二·四〇二架。這便是證明農業之日趨機

機械的使用，固足使農村經濟進步，但小規模之耕地使用者，無力購置高價的農業機械，且機械在小規模的農場中，亦不能盡量應用。同時，因機械使用之範圍擴大，農民勞働遂有過剩，其工資乃以競爭而日趨下落，於是下層農民首先破產。

農業技術之進步和機械之使用，固為農業恐慌之要因，但歐戰之影響，卻也是一個主因。

當歐戰時，歐戰以外諸國之農業，均有很大的發展。原來她們為供給交戰國的食料起見，自不得不力圖生產之增加。如新西蘭，阿根庭，澳大利等之牛酪輸出，由五千萬鎊增到三萬五千萬鎊，肉類之輸出由三萬萬鎊增到二十萬萬鎊；古巴糖的產額也從一百五十萬噸增到二百五十萬噸。歐洲以外諸國之農產物之生產，既這樣不絕的增加，而戰後歐洲諸國亦力圖生產力之恢復，於是兩者互相競爭，生產益多，遂至價值下落，農民生產所得，不償生產所費，而日趨破產，釀成農業恐慌。

歐戰結果不但直接引起了上述的原因，間接又引起了貨幣的變動和農業保護政策。這都是使農業恐慌日益擴大的原因。

所謂貨幣之變動者，卽戰後所發生之貨幣澎漲和貨幣收縮。有些國家的農業經濟在貨幣澎漲時代本可不必負債，但現在農產物價值過於低落，就不得不藉借債以暫圖自存。不過在農產物價值這樣低落的時代，要靠農產收入來應付債務，是勢所難能。況大多數農業均需要較長的生產時期，故債務的增加，自屬必要。然債務愈大，償還愈難，於是不得不力求生產量的增加，以圖彌補。因此農產物遂日益過剩，而恐慌亦日益擴大。

至於農業保護政策，也是歐戰後的必然結果。原來歐戰初了時，各國都傾向於自給自足的經營，多數國家因食料不足，曾停止徵收農業保護關稅。但自一九二六年農產物價值慘落後，歐洲諸國對自國的農業乃採取對內的保護政策和對外的高率的農業保護關稅。另一方面為求保持自國農業之繁榮起見，卻獎勵輸出，甚至由國家負擔輸出獎勵金，補助金等等。此等政策，各國間相互報復行使。國內市場之價值，雖因獎勵金而能騰貴於一時，但以生產過剩而終復低落。推而至於國際市場亦莫不然。故這不合理的保護政策，非特無補時艱，反使恐慌更為深刻。

除上述原因外，尚有農產物之消費量的減少，也是農業恐慌的一個原因。

十年以來，全世界的小麥消費量僅增千分之八，倘以人口增加率來推算，則每人的消費量平均要減少千分之二十七；至棉花消費量之減少更甚於此。消費量之所以減少者，其原因有四：第一是因產業合理化的進展，發生了所謂慢性的失業工錢勞働者工資之低落，就引起了大衆消費之減少。第二是大戰後對穀物之需要起了質的變化，在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國民經濟地位較高，對副食物之需要增加，對穀物需要

卻反減少。第三是對特殊農產物——如蔴，大豆等的需要因有人造絲，人造肥料，及鑛物性油等可以代用而減少。第四是曳引機之使用增加，對家畜——如牛、馬、騾等之需要減少，因此，家畜的飼料需要亦隨之而減少，

這樣說來，現今的農業，一方生產增加，一方消費減少，終致引起空前的世界恐慌。

## 三　恐慌的特質

知道了這次恐慌的原因，就可從而知其特質。

這次恐慌的特質和一八二〇年及一八九〇年所發生者完全不同。以前的恐慌是一時的局部的；而這次恐慌不但是持續的普遍的，而且是資本主義快要沒落時代的必然的產物，故恐慌波及於世界的資本主義之領域的全部。其特質是生產之社會的性質和土地私有制度及生產手段之個人占有間所起獨自的勢力之爆發，而以生產過剩和農產物價值下落表現出來罷了。所以這次恐慌波及於全農業生產部門。最初發現於小麥之生產部門，次及於其他穀物及飼料，再次及於纖維原料及享樂資料（咖啡、茶、砂糖等）最後波及於工業原料（皮革、羊毛、橡皮等。）至今則所有農產物之全部幾莫不波及。

農業受了金融資本的支配，亦為這次恐慌之一特質。戰後歐洲金融資本的力量侵入於農村，其現象最顯著者為東歐諸農業國。東歐農民因苦於地代稅率之高貴，而負債日多，甚至因負債而受高利貸及地方銀行之奴隸的支配。如一九三〇年之調查，羅馬尼亞的耕地七萬五千七百公頃中有農家七千四百戶，其負債總額達羅幣三億一千一百萬元。經濟落後的農民，何能勝此重任？在尚存留着封建農奴制之殘餘勢力的農村中，金融資本的形態，還帶着高利貸的性質，其結果徒使大多數之貧農日從農村中逃亡出來。在巴爾幹半島諸國，此種情形，雖不甚顯著，而農民之移民卻日有增加。此外，南斯拉夫，羅馬尼亞，波蘭諸國農民，受此勢力之壓迫而破產者，亦與日俱增。至於美國，則其農村負債，結至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為九．四六八．五二六．〇〇〇金元，而農村人口年有減少，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間減少二六九．〇〇〇人，一九三〇年後之減少額，已屬不少。這便是金融資本侵入農村的徵象。

現今農業恐慌和工業恐慌的交流，在此世界經濟恐慌中，亦為一重要特質；故現今的農業恐慌和世界經濟恐慌有不可分離的關係。

一般的說來，農業恐慌和工業恐慌常不是同時發生的，因為兩者的生產條件既不相同，而生產時間又不一致。這雖是已經歷史證明了的事實，可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卻不然了。兩者之間有密切的關係，農業恐慌使農村購買力減退，影響於工業品的銷售；工業恐慌的結果對農產品——工業原料——的購買力亦會下落。故農業恐慌勢必促成工業恐慌，而工業恐慌也會促成農業恐慌。

## 四 恐慌之現狀

農業恐慌起於農產品的過剩及其價值之低落。所以祇要觀察農產物的生產情形及價值之變動便可知農業恐慌之現狀。

最近世界市場中各種重要農產物之價值，大都益見低落，略如下表：（貨品單位一百公斤價值單位一馬克）

| 品名 | 市場 | 價值 一九二九年六月 | 價值 一九三二年一月 | 價值 一九三二年七月 |
|---|---|---|---|---|
| 小麥美尼多巴Manitoba產 | 漢堡 | 一九、五三 | 一〇、三三 | 八、八一 |
| 大麥 | 鹿特丹 | 一四、四四 | 九、六二 | 八、九四 |
| 玉蜀黍 | 漢堡 | 一六、〇六 | 五、九五 | 六、四七 |
| 冷凍羊肉 | 倫敦 | 一三〇、三三 | 五六、三〇 | 五二、九二 |
| 熏肉（丹麥產） | 倫敦 | —— | 七一、六二 | 七三、九九 |
| 脂肪 | 紐約 | 一二三、五二 | 五二、一三 | 四八、一四 |
| 豚（丹麥產） | 倫敦 | 三五〇、一一 | 一七三、三九 | 一五一、六四 |
| 古巴糖（未加關稅） | 紐約 | 一六、四八 | 一〇、三七 | 九、七三 |
| 棉花 | 紐約 | 一七四、一七 | 六一、五八 | 五二、七八 |
| 羊毛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產 | 倫敦 | 四三二、三七 | 一四五、六二 | 一三六、八〇 |

由此可知各重要農產物之價值，仍不斷地繼續低落。本年七月間支加哥的小麥市價，每一包僅值美金四角五分，略等於去春所值之半，恐慌之深刻，可見一斑。

羅馬農業研究所對農產物之市價，也有報告，表舉如次：

| 品名 | 市場 | 月平均 一九二七 一九二八 | 月平均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 月平均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 月平均 一九三〇 一九三一 | 一九三一 六月 | 一九三二 二月 |
|---|---|---|---|---|---|---|---|
| 小麥每百公斤值法郎 | 支加哥 | 二六、一六 | 二二、七一 | 二一、八三 | 一四、八五 | 九、九七 | 一〇、六六 |
| 仝上 | 柏林 | 三〇、七〇 | 二六、九五 | 三一、二七 | 三二、一〇 | 二九、七〇 | 二六、三五 |
| 仝上 | 巴黎 | 三二、八九 | 三一、五四 | 二八、三一 | 三五、三五 | 三四、二七 | 三三、一二 |
| 仝上 | 米蘭 | 三五、九九 | 三五、八四 | 三五、八二 | 二九、七六 | 二四、七九 | 二七、五〇 |
| 裸麥每百公斤值法郎 | 柏林 | 三〇、八六 | 二五、二七 | 二一、〇四 | 二一、一二 | 三二、四八 | 二三、四六 |
| 大麥每百公斤值法郎 | 柏林 | 二六、四二 | 二四、三六 | 二一、四八 | 二四、一〇 | 一九、四四 | 一八、五八 |
| 仝上 | 倫敦 | 二五、一四 | 二二、五九 | 一五、四六 | 一〇、五四 | 一〇、四三 | —— |

從這些數字中我們可以知道三件事情：

第一以關稅為保護工具的輸入國和輸出國間，其農產物價值的變動是不相一致的。在輸入國方面小麥、裸麥及大麥之價值，三年以來差不多是固定着的；在輸出國方面則其價值之下落甚為顯著。

第二現今穀物輸出國之穀物價值的低落的程度，差不多祇值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間的價值之半。這使廣大的農業生產者羣衆的破產，更為緊迫。

第三農產物的價值日益低落，甚至不足抵償生產費用，於是耕作面積之限制，又成了急不容緩的事實了。最近兩年間的穀物耕作地之面積的變更如次：——單位百萬公頃。

| 類別 | 時期及耕作面積 | | |
|---|---|---|---|
| | ▲一九二六—一九三〇 | 一九三〇—一九三一 | 一九三一—一九三二 |
| 小麥 | 九五、一四 | 一〇一、七三 | 九七、六六 |
| 裸麥 | 一八、九八 | 一九、六八 | 一八、五五 |
| 大麥 | 二二、九一 | 二五、一一 | 二三、七七 |
| 燕麥 | 四一、六三 | 四一、六〇 | 四〇、二九 |
| 玉蜀黍 | 五五、八五 | 五六、五二 | 五八、八九 |

▲是南半球之耕作面積

根據上表，我們知道除玉蜀黍外，兩年以來，穀物耕作面積之縮小甚爲顯著。此中各主要穀物輸出國之變化如下：

小麥耕作面積除澳洲、阿根廷，及美國已見縮小外，他如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及加拿大等則仍日有擴張。

裸麥及大麥之耕作面積，不管其生產物的價值如何低落，但歐洲諸農業輸出國很少縮小，而羅馬尼亞及阿根廷卻反有增加。

玉蜀黍的價值雖頗低落，但其耕作面積，在諸農業輸出國，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匈牙利及阿根廷等，卻有增無減。

相反的，在農業的輸入諸國，如法、德等之裸麥耕種面積，卻頗有減少。

耕作地面積之矛盾的變更，便是生產無政府的必然的結果。歐洲的大部份農民，因農產品價值下落，所得減少，於是就努力於耕作面積之擴張。可是他們雖這樣努力奮鬪，但亦無濟於事，而仍祇有日趨沒落。

經濟恐慌之持續，使農業恐慌更爲深刻。工業原料之消費減少，失業之增加，一般勞動大衆之窮苦化，使生活資料——尤其是肉、牛乳、牛酪、鷄蛋等高級生活資料——需要減退。因此目前的農業恐慌，自然更爲尖銳化了。

在已尖銳化了的農業恐慌之下，農業勞動者之工銀自益低落，而勞動時間則日有增加。於是農民大衆之不平與反抗，遂相繼而起，故最近數年間農業勞動者之罷工運動，已屢見不鮮了。

綜合上述的事情，可知目前的農業恐慌是異常深刻，且其前途亦甚暗淡，非到整個的世界恐慌解決的時候是不易解決的了。

## 五　恐慌的對策

資本主義下之統治者，深恐農業恐慌日益深刻，因而引起革命，於是就籌劃了許多應付的對策，以冀挽救目前農業之危機。茲就其重要者，略加檢討：

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歐洲諸穀物輸入國，除英國外，如法國、德國、西

班牙、等均曾屢屢增加農產品之關稅率，以維持農產物之較高的價值。這種政策雖或能收效於一時，但不是根本的辦法。原來農業恐慌的根本原因在於農產品的生產過剩，倘不從根本上着想而祇增加農產品的關稅率，以爲維持農產物之較高的價值之對策，則自國工業原料品之輸入價值，亦因之增高，是即無形中增高了工業品的生產費，在對外的商業競爭上，未必有利。

關稅政策若施行於純粹的穀物輸入國，似尚無障礙，而或可收效於一時。可是如德意志一方面爲小麥之輸入國，一方面又爲裸麥之輸出國，倘施行此種政策，障礙實多；所以不得不用輸出證券制度以資補救。所謂輸出證券制度，即裸麥之輸出者，於輸出裸麥時，依法完納輸出稅，由國家付予輸出證券，俟將來輸入其他商品時，以之代替現金，完納關稅。這種制度一時曾有相當的效果，可是世界裸麥市場過剩甚多，故其結果使國家稅入徒受犧牲而已。

穀物輸入國所取的對策，略如上述。至輸出國方面，則所取之對策，自與此不盡相同。

加拿大之小麥輸出特多，其產額約占全世界小麥市場之總量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她爲救濟恐慌起見，乃限制輸出，貯藏過剩小麥，以維持較高價值。這種方策在過去數年間確能維持較高價值，而防止小麥之急性恐慌。可是在另一方面，加拿大以外之諸小麥生產國，卻以小麥價值尚佳，而努力擴充耕地面積。同時加拿大爲貫澈其所持對策，不絕貯藏過剩小麥，到一九二九年秋，已無可再貯，無法堅持此策，所以到了是年冬間，加拿大穀物交易所中之小麥價值，突然下落，在三個月間下落原值的三分之一。

美國也是農產物輸出國，她對恐慌的對策，不僅增加了農產品的關稅率，且統制了國內的販賣，爲提高農產物的價值起見，議會於一九二七年通過了 Macnary-Houghen-Bill，但爲柯立芝總統所否決；一九二九年下院又通過 Johnes-Ketchem-Bill，上院對此，且加以採用「輸出證券」之條件，可是亦爲胡佛總統所否決，結果僅設置一聯邦農務局。該局職務，一方以巨資收買穀物，一方獎勵生產限制。因農務局以巨資收買小麥，故一九三〇年支加哥之小麥市價每一部(Bushel)值美金八角，比諸世界市場價值約高百分之三三。可是到一九三一年初，農務局積存之農產物已在四萬萬美金以上，故對是年農業收穫，即無力收買，而小麥價值於是大落。該局於一九三〇年以來，積極獎勵生產限制。其唯一方法爲限制耕地面積，然佃農之地代及農業機械之購入等等支出，卻不因耕地面積縮小而能減少，所以這個方策亦不能救濟農民困苦。

德國巴本政府，亦以關稅政策和統制價值爲現今德國農業恐慌的對策，其重要而已實施者爲一九三二年六月底後輸入小麥，不得再享低稅率之法令的待遇，增加脂肪和肉類之關稅率；並由玉蜀黍專賣局提高玉蜀黍之價值。

此外國際聯盟之經濟委員會對目前之恐慌，亦籌有相當的對策，其所籌諸策中除與上述諸策相同者外又有增加消費改善供求組織及設置國際農業信託銀行等等對策。

所謂增加消費者，即鑒於恐慌之起因，在於消費之減少，所以要努力設法增加消費，以冀消滅恐慌之原因。增加消費的方法，在乎恢復大衆之購買力。聯盟固知此非易事，乃祇以減低生產費，努力於農產物之質的改良，發展新工業，以消費農產原料等為增加消費之方法。

聯盟認為供求組織之不善，亦為恐慌深刻之一因。所以聯盟中之多數國家於一九二七年之世界經濟會議中提出「確立由國家或特殊會社來統制供求組織——穀物獨占——是目前恐慌之重要對策。」此即由國內的統制發展為國際的統制，以協定來代替競爭。聯盟深信此乃有力的對策，所以一九三〇年來國際間曾屢次商議此方策之進行，而努力於國際農業協定之建立。

聯盟又以為現在農村中之高利貸及短期信用，都是恐慌的原因，所以又創立國際農業信託銀行(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Crédit hypothécaire agricole)以利農民經濟。該行資本為瑞士金幣二萬五千萬元由締約國共同設立。

本年九月五日，英、法、德、意、比、荷、奧、匈、保、瑞士、捷克、波蘭、希臘、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等十五國根據七月七日洛桑協定第四附件的規定，以復興中歐諸國之財政經濟為目的，又舉行多腦河經濟會議於意大利之斯特萊薩。(Stresa)該會議以為欲根本解救這恐慌，不得不先從救濟諸農業國之恐慌入手，故其最大貢獻厥為多腦河之糧食輸出津貼。會議決定多腦河糧食輸出每值百十二鎊津貼瑞士幣一法郎，由歐洲納稅人負擔。

這個辦法如能切實執行，亦未必能收效於一時，何況歐洲聯邦研究委員會對此決議，不能一致。十月一日英國外務次官艾登在該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時即聲明英國對斯特萊薩會議之建議——歐洲各國須捐助津貼基金以穩定穀物市場——提出保留，比、德繼之。蘇聯外交委員李維諾夫且說明此乃不能實現之計劃。蓋此種津貼制度，實等於特惠制度。方今蘇聯機械輸入佔世界第一，目前有一部份國家之工業，得以照常開工者，胥賴於蘇聯之定貨；而蘇聯之機械輸入與穀物輸出有密切關係，是斯特萊薩會議之決議，果見實行，則歐洲工業國家非特無益，將蒙其害。

巴本政府及國際聯盟之對策，施行未久，未見有何成效，但其所注意者，亦僅關稅政策及價值之統制，而忽略了恐慌的根本原因，故將來亦難見成效。至斯特萊薩會議之決議，僅知以津貼償補穀物輸出國家因穀價跌落所受之損失，亦非根本對策；況各國利害衝突，意見紛歧，尤無實行之可能。

## 六　結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現今的世界農業恐慌是農業之社會的生產和土地之私有及生產工具之個人獨占間的產物。所以在維持着這種矛盾關係的資本主義社會內，其恐慌是普遍而益深刻，難以解救的。

在這矛盾關係下之統治者，深知這恐慌之日益嚴重而深刻，足以引起社會革命而傾覆自己的政權，於是就不得不苦心焦慮地籌謀幾個對策來應付這快要到來的危機，以維持自己的政治生命。

他們的對策，一方是準備相互間的屠殺，以擴張市場，銷售自己的過剩生產品，可是這一個方法，結果還是祇有增加恐慌的深度，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一次大屠殺的結果，就是證例。另一方面是用種種改良方法來救濟目前的恐慌，以和緩階級的對立。可是所謂改良方法者，不外是上述的關稅政策，生產限制，供求統制，和國際農業信託銀行等等。這些方法，均忽視了恐慌之根本原因，僅注意於價值的統制，所以施行多年，未盡見效，間即有效，亦祗一時，故充其量亦不過暫時的治標政策，不足以解救現今的恐慌。

這恐慌之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問題；在這根本問題未得解決以前，這恐慌的持續是只怕不會終止的了。

## 俄國國家印刷局將出版高爾基著作之華文本

據伯力訊，國家印刷局現着手出版高爾基作品之華文譯本，此舉爲蘇聯之第一次嘗試，因新鑄之拉丁化華文尚未普遍，故決定用原來之華文。翻譯工程頗不小，惟現已告成，有數册已付印刷，不久卽可出版。除高氏作品外，蘇聯尚擬以西拉費摩維乞等作家之作品用華文出版云。

# 日本的農業恐慌

叔和

工業發達了以後，一般社會注意的中心，特別是都市注意的中心都在工業的發展和市場的變動；農業問題雖然還有些人談起，究竟不是一般人所十分掛齒的。然而農業確是很重要的生產部門，爲製造的原料所自出。歐洲先進國工業固多常把原料生產的職務交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甚至於糧食亦由海外輸入。後進的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步驟，雖亦與歐洲諸國相同，但她卻經驗過一種特別的困難，——她是一個小國，且不曾佔領廣大殖民地，而其製造的原料卻像英國非仰給於海外不可。欲解決這個困難只有發展自己的農業。卽舍此不談，純就農村人口佔全國人口一半以上這一點說，農業的興衰對整個的日本社會亦發生重大的影響。自經濟恐慌發生以來，農村的「不景氣」，尤其顯明，許多農民的生活簡直接觸饑餓水平，缺食兒童至少有二十萬以上。前此他們不過是遲繳租稅，現在簡直繳納不起，弄得政府不能不於最近制定「物品繳稅法」規定，容許若干農產品當作現金來履行其對於地主及政府的義務。鄉村教員們的俸給，也用物品支給。這眞是要返到原始時代了。

查日本農村生活所以會發生像上面所說那樣的困難者，乃因耕作面積過小；租稅，公課，佃租太重；除此而外尙有債臺的高築。

就耕作面積說，日本農民平均每戶所耕者不過一町。（約中國一六・一四畝）這是就把地主通同驅逐出農村以外，使全體耕作農民得均分耕地的假定情況而言。實際情況與假定情況當然是相差的，在全日本五百六十萬農戶中，有耕地在二町到三町者只不過三十一萬六千戶，佔全體農戶之〇・五七%。在三町以上到五町者，不過十二萬九千戶，佔全體農戶的〇・二三%；在五町以上者不過七萬戶，佔全體農戶的〇・一三%。總計佔有二町以上的農戶不外五十一萬六千戶，佔全體農戶的九・三%，還不滿百分之十。可是耕地不滿五反步（每反步合中國一・六一四畝）的農戶，就有一百九十三萬九千戶，佔全

體農戶的三四・六%；五反步以上不滿一町的農戶共有一百九十一萬六千戶，佔全體農戶的三四・二%；一町以上不滿二町的農戶共有一百二十二萬七千戶，佔全體農戶的二一・九%。由這些數字看來，全體農戶的百分之七十是一町以下的，日本個別農戶耕作面積狹小，於此可見。然而這還是就十五年以前一般狀況而言，到最近十年來，日本農村經濟不斷的向着崩潰路途上走，土地益加集中。例如耕地不滿五反步的農夫年年增加，五反步以上不滿一町的農家也是有增無減。下面引用的數字（以千戶為單位）可以說明土地兼併的一般情形。

| | 五反步不滿的 | 五反步以上不滿一町的 |
|---|---|---|
| 一九二三年 | 二、四五七 | 一、二〇二 |
| 一九二六年 | 二、四九二 | 一、二二一 |
| 一九三〇年 | 二、五二四 | 一、二五六 |

至於地主的增減狀況亦於下表說明：

| | 五町以上地主 | 十町以上地主 | 五十町以上地主 |
|---|---|---|---|
| 一九二三年 | 一一八千戶 | 四八七百戶 | 五、〇八二戶 |
| 一九二六年 | 一一四千戶 | 四五九百戶 | 四、一四五戶 |
| 一九三〇年 | 一一二千戶 | 四五八百戶 | 三、八一二戶 |

由此可知日本農村經濟恐慌之漸次深刻化，地主兼併之強烈，與中小農家之沒落，實構成日本目下農村最嚴重的問題。在最近十五年間，五反耕地不滿的農戶由一、九三九、〇〇〇戶增加到二、五二四、〇〇〇戶，其百分比為三四・六增到四九・八，耕地的狹小化，農民的窮困化可見一斑。為什麼日本農民會窮困得這樣厲害？第一個答案，就是租稅，公課，佃租的負擔太重！

日本農村負擔的奇重，不論是官方或私人調查都承認的；本來農家的負擔，就比工商業者多兩三倍。因為工商業者的納稅是以所得多少為標準，而農民則不然。自經濟恐慌發生以來，工商業者所擔負的所得稅營業收益稅等等，常隨營業的盛衰而有所增減；至於農民則不管收入何如，其租稅額都不發生什麼變化。換一句話，工商業者還可以因市面不好，收入減少而減輕課稅，反之，農家的收入雖然減少，而租稅卻不因之而降低。且就兵庫縣的情形論，農家收入雖為激劇的減少，而稅額反而相對的加重。稅額固然太重，而佃租亦未免太高，試看日本農林部（一九一五到一九二〇年）調查發表關於每反步所繳納佃租的統計：

| | 普通 | 對收穫額的比率 |
|---|---|---|
| （甲）水田的佃租 | | |
| 一次收程的 | 〇・九六七石 | 五一・〇% |
| 兩次收程的 | 一・一九五石 | 五五・〇% |
| （乙）旱田的佃租 | 折現金額 | |
| 米租 | 一九・八圓 | 四〇・〇% |
| 大豆租 | 一一・五圓 | 三五・〇% |
| 裸麥租 | 一五・五圓 | 二六・〇% |

| | | |
|---|---|---|
| 大豆大麥租 | 一五·七圓 | 四〇·六% |
| 現金（租） | 一四·四圓 | 二七·六% |

這雖是從前的調查，但不論情形如何轉變，旱田的佃租平均總在百分之三十二以上；而水田則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上述調查所得的結果與最近勸業銀行所調查者，大體相同。

| | 水田 | 旱田 |
|---|---|---|
| 一九二九年 | 一·〇三石 | 一七·二〇圓 |
| 一九三〇年 | 一·〇三石 | 一五·九四圓 |
| 一九三一年 | 一·〇二石 | 一三·七〇圓 |

最近佃稅雖然略爲低落，可是其低落的程度卻十分有限，總不會落到百分之三十以下。然而在日本全國五百五十九萬五千農戶中，佃戶不下一百四十萬六千家，佔全體農戶的二六·五%；自耕兼佃的農戶約在二百三十七萬左右，佔全體農戶的四二·三%，兩者合計佔全體農戶的六八·八%。他們所耕作的土地共計二百八十二萬五千町步，與全耕地總面積五百九十一萬五千町步相比，僅佔四七·八%。這些耕地面積所生產的穀米有二分之一是當作佃租爲地主所略取。縱令「五反」農夫所種的田全是上好的，每反步平均收穫不過二石三四斗，總收穫至多亦不過十二石，而十二石中竟有六石爲地主所榨取，所剩的六石僅足維持他一家的生活，絕無餘剩。當然有許多農民所得是不足上面所推計的，他們於土地耕作收入之外，還有工資的收入。據農林部一九二八年的農村經濟調查，自耕農所得九百二十一圓中，有二百八十四圓是農作收穫以外的工資，還有好些地方工資的收入竟佔農家所得二分之一。然而這類收入，自經濟恐慌發生以後，一落千丈。許多工廠不能發薪，許多工廠簡直倒閉，依工資爲額外收入者便不能不感覺生活上的困難。

因爲農民課稅的奇重，農民應繳地租之過多，農民的收入逐年減少，與農民支出之難於再減，所以近二三年農村債務遂加速增長。當世界大戰期中時農村的債臺已開始建築，到一九二九年日本農村負債總數已有四十五億八千五百萬圓（日金）。及經濟恐慌來襲，一般經濟情形愈趨惡化，農村雖遲一點感覺，可是決不能不受其影響。在恐慌期間中，農村債務增加甚速，平均每戶每一年要加添百圓以上，專就佃農說，每戶每年所加添者總在二百圓以上，自耕農亦須在一百三十圓以上。所以到今年年底爲止，日本農村負債總數，現時雖沒有很詳確統計發表，但就公私各方面的估計看，至少有六十億圓以至七十億圓左右。債務數目既是那麼大，當然農民所應付的利息亦十分多。借款利率有高到按月三分計算者，因此還債是異常困難的事。農民在積債重壓之下，還有什麼力量去改良土地去恢復農村繁榮？即欲維持現狀亦不可得。不管政府天天在那裏高唱救濟農村，——從延期償還債務，提高物價，振興土木，以至於移民海外，——事實上都不能救濟農民之急，不管一般物價如何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提高，米價卻跌落到生產費以

下，工資卻沒有增加。

「人口過剩」和「糧食不足」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兩個麻醉自己人民的有効口號。日本軍閥與金融家都相信戰爭與佔領殖民地爲解救難關的方法，然而事實究竟不是如此。殖民地也不能擺在那裏作純粹軍國主義者的玩具。殖民地產業的向上發達是一種必然的趨勢，殖民地到了相當發達的地步便會起來和牠們的統治國家相競爭。現在朝鮮臺灣的農業生產，已有與日本國內的農業生產對立的形勢。朝鮮和臺灣的農民生活比較低劣，地主可以榨取更多量的米運到日本國內去。朝鮮的貧農不得不忍受三分至五分的高利貸，縱使節省出產穀米，自己吃食從東三省輸入的小米高粱，他們也沒有方法於繳納捐稅與償還債務外，維持其最低限度的生存；結果還是非失去土地，流爲難民，逃到「滿洲」去不可！朝鮮人民固然迫於犧牲二分之一的米，以爲滿足日本「食糧不足」之用，然而日本的「食糧不足」的病症仍然沒有方法醫好。最好的證明是本年十月八日由帝國農會主持的全國府道縣農會會長會議，對於農村救濟的決議案中有：「關於朝鮮米輸入的時機和方法，必須在日本米價向上的場合才有效率方可實行」這麼一條。可見日帝國主義者說是爲了「糧食不足」，纔犧牲巨萬的生靈去拼命打戰的話是撒謊。的在現在糧食供給如此困難的情形下，朝鮮殖民地農產物的輸入因與日本資本家不利的緣故，竟加以限制。日本軍閥與金融資本家所鼓吹的侵略黷武政策之不是爲一般日本民衆着想，在這裏最明顯表示出來。

一九三二、十一、九。

## 十二年摹寫一幅畫的女畫師

倫敦有一個女人，她每星期二次走到國立美術館去摹寫一幅畫。十二年來，她坐在同一的地位，對着同一幅畫摹寫，到現在不曾間斷。光陰在一秒鐘一點鐘一天甚至一年地溜駛過去，她從來不曾想到人們擁擠地圍視着她，她也從不注意到他們；只是沉靜地當心地對着那幅畫揮毫刻苦地爲着她底傑作努力。

這女人就是英國軋斯脫（Alice Winifred Guest）女士。她在大戰終了以後，就帶了畫具到國立美術館去，把馬蒲斯（Jan de Mabuse 1472——1535）所作的巨大布畫「帝皇的崇拜」做她摹寫的對像。她下了最大的決心，願盡她畢生的精力，把這椿工作完成。她終於行將成功了。那畫再經最後一度的修改，就可以在美術館或大教堂中懸掛起來，而那堅忍的女畫師更將摹寫 Rubens 的風景畫，她決將以藝術終她的一生。（賓）

# 東方論壇

## 國際委員會的展望

日來盛傳有所謂國際委員會者。據東京方面所傳此種擬議，出自在華各國公使團，因爲一二八事變後的中日停戰交涉，經上海領事團居間斡旋曾獲得非常良好的結果，所以公使團此次擬在上海或東京開包括九國公約簽字國及蘇俄所組成的國際委員會之國際會議，以謀滿洲問題的解決。日本外交當局謂滿洲問題保有特殊性，決不容第三者加入此種擬議若果係事實，則將表示反對。

而我國外交當局稱此項擬議出自國聯，並邀美俄參加對中日問題，將謀一切實可行的適當辦法，地點在日內瓦，現正徵求中日雙方的同意。我方贊成與否，尙未決定，須考量此會組織與將來討論問題是否能合於我國要求爲原則。

我們根據上述消息——不問其原議出自在華各國公使團或國聯，又不問其開會地點在上海或東京或日內瓦——觀照目下國際情形與駐華日使有吉明返國，則此所謂國際委員會者，似非一種「謠傳」，而已成爲半熟的一種「事實」，值得我們一加評述。

第一，國聯自去年受理滿洲問題以來，迄今已一年二月有餘，始則連篇累牘的決議案，繼則派遣徒延時日的調查團，對於蠻橫的日帝國主義，始終一籌莫展。今則調查團報告書早已送達國聯，決定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國聯行政院會議提出討論。國際間對於報告書輿論的惡劣，固不必說，卽國聯當局亦已明知不足爲解決滿洲問題的張本。國聯爲解脫當前的難關，而有所謂國際委員會的組織，如我外交當局所稱，將於國聯特別大會決定之想是可能的事實。

其次，駐華日使有吉明在返國之前，曾赴北平南京，訪問公使團及我外交當局，與此種擬議，當不無關係。十一月十一日有吉明回抵東京，

語當地記者，謂公使團提議設國際委員會，以解決滿洲問題一說，並無所聞。而日本外交當局在表示反對的意見中明明說由有吉有公使呈述提案。可見有吉明的返國，亦可爲此項新組織之爲事實的一佐證。

此種提案的展開，雖非目下所能預測，但我們可決其必少樂觀的傾向。上海事變後的中日停戰交涉，得所以比較迅速完成者，領事團居間斡旋會不無微勞，然其主要原因，則在日方欲集中力量於滿洲，一方也爲緩和國際的空氣，在佔得優越條件之下而實行撤兵的；而我方則因某種關係，急於停戰協定的成立。今公使團若欲仿製領事團的辦法，以謀解決滿洲問題，實一難能之事，日本固早已狂喊滿洲爲生命線，不惜與世界挑戰了。則公使團的國際委員會與領事團的混合委員會，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決不能等量齊觀，亦不難想像而知。

又若這所謂國際委員會果爲國聯所組織，亦屬勞而無功。國聯苟有毅力，不畏強暴，不妨本盟約精神作公平的處置，何必迂迴其道，調查團哩，特委會哩，我們已夠厭煩了，還再來一個國際委員會做什麼？（作舟）

## 日內瓦外交戰

萊芒湖畔，這所謂「和平的安樂鄉，」最近因爲工人的示威運動，演了一回世界別的地方常見的流血慘劇。現在這新鮮的血蹟上面，卻又鋪上了一塊綠色的氈單，作爲又一次外交戰的壇場了。

在本期出版時，關於滿洲問題的日內瓦外交戰，正在開始，我們自然還無從加以評判。我們先就這次外交戰的特色和可以預期的結果，來說一說。

這次國聯行政院，十九國委員會和特別大會的會議，對於滿洲問題，雖然未必是最後的決定，但卻是最重要的外交戰。這一次上臺的換了一些超等名角，除國際聯盟的班底不算外，當事國中日兩方出席的代表，都是外交界第一流人物。至於開會的日期，是遷延了又遷延。本來這次日內瓦會議，以討論李頓報告書爲目的，但是報告書於十月三日發表了，而國聯行政院則應日本的請求展期到十一月十四日討論，後來又延至十一月二十一日，行政院方纔開會。就目前情形看來，行政院意圖推卸責任，似乎不至有何種決議。行政院開會，提出各方報告後，便將諉卸給十九國委員會，而十九國委員會又諉卸給國聯特別大會，這樣非把這段公案延宕到明年春間，不會有重要的決議。自然這延宕是對於日方有利，而對於我方有害的。因爲中日爭端一天天延宕着，日本便可以從容佈置一切，使牠在東三省的軍事政治勢力根深蒂固，到了那時，更可以以已成事實作理由，使東三省不能再交還中國。同時在這冰天雪地的東北，義勇軍孤立無援，更只好坐待日本的宰割了。

日內瓦討論滿洲問題，實在並不是由國聯來解決中日爭端，而是由帝國主義列強共同來處分滿洲問題。國聯接受滿洲爭端時，便不是

根據盟約條文，以判斷九一八事件的責任，只是想用政治方法解決帝國主義間利益的衝突。所以美國雖不是國聯會員國，但是國聯開頭就請美國參加。這一次會議除美國以外，更預備邀請蘇聯加入。蘇聯是否準備參加，是一個問題。但是國聯本身缺乏能力，所以拉攏國聯以外的國家共謀解決，事實上卻仍是一種推諉的辦法。

這次的外交戰，日本方面已有充分的準備，並且表示不放棄東省的決心。最近將駐「滿洲國」公使改任大使，尤其表明了日本態度的堅決。在日內瓦出席的各國將用什麼方法，以控制日本的頑強態度呢？最重要的自然是英法的態度，而英法的態度，則又將視美國為轉移。美國在過去半年來，雖已表明了反日的傾向，但除當局要人的個人宣言，並未採取何種堅決的行動，這有一大半是因為總統選舉未揭曉，所以不能不取猶豫態度。現在美國選舉的結果已發表，在這次日內瓦的壇場中，美國大概要採取更確定的地位罷。

但是無論如何，這日內瓦的會議，是帝國主義利益的相互鬬爭，而不是公理與強權的鬬爭。這外交鬬爭的結果，或者因列強的利益聯合，把日本的大陸獨佔政策壓倒了，這樣就用國際共管一類的方式解決滿洲問題。要是不然，便把這個問題延宕得很久，使歷史的事實征服一切時為止。除此以外，我們似乎沒有什麼可以樂觀。（仲逸）

## 康藏糾紛解決



當此外侮未戢，內亂迭起的時候，忽傳康藏糾紛告一段落，一切懸案均將聽候中央解決，不可謂非國家前途可慶可喜的事。據十一月十四日時事新報重慶通訊所載：康藏停戰協定業由川康邊防總指揮部與達賴代表雙方簽字，其主要條款（一）所有歷年漢藏一切懸案，聽候中央與達賴喇嘛解決；（二）漢藏兩軍最前防線，以金沙江上下游東西岸為界；（三）自停戰撤兵日起，雙方交通，恢復原狀，商民往來無阻。

西藏問題懸而不決，歷時已久，至今年二月二十六日發生西康駐軍戕殺黨員事件，致激成巨變。藏方以為有機可乘，擬聯康以攻川，乃計不得售，轉而攻康，這是最近康藏糾紛的所由緊張。九月下旬，參謀本部召開西防會議，專為討論康藏糾紛，然開會十日，議決案全文迄未見批露，我們只於主席賀耀祖的閉會詞中及第三次大會中所通過的西藏政策最高原則案，窺知會議結果的一斑。然而此次康藏糾紛忽告解決，這與其說是西防會議的成果，不如說是時會使然，最顯著者，一為川戰，一為西藏內部關係。

在西康發生二月二十六日事變以前，西藏軍的向內移動，首當其衝的為川康邊防總指揮劉文輝部。自川戰發生後，劉文輝部既連戰皆北，川聯軍又進迫無已，勢窮力促，不得不與藏軍妥協，這是康藏停戰協定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西藏方面，九月間西藏中央及北部三大喇嘛廟，反對徵發喇嘛入伍，開往西康作戰，起兵抗命，達賴因而離拉薩避難，此事雖不久即歸

平靜，然亦足見西藏政局的杌隉不安。又西藏經濟，年來因受戰事影響，政府和人民都竭蹶異常。川藏戰事所耗民財，竟達三百萬盧比，合藏幣九千萬之鉅。紙幣充斥，市況蕭條，經濟陷於非常恐慌的局面中。這又是促成此次停戰協定成立的主要原因之一。

兩者相因，康藏糾紛得告一段落。我們以為機不可失，對於西藏問題，政府應早定一根本解決的辦法。川康邊防總指揮部與達賴代表所簽定的停戰協定，大致尚屬得體。此後一切懸案既聽候中央解決，中央職責所在，即應依照西防會議所決定之兩項原則：（一）保持我國土地之完整，以固西陲邊防；（二）遵照總理遺訓，漢滿蒙回藏五族，一律平等，共存共榮；切實進行西藏的政治經濟文化諸工作。（作舟）

## 國營事業與官營事業

最近政府方面有四年實業計劃的提議，又聽說實業部曾接洽德國鋼鐵廠的借款。在本短評起草時，我們又在報上看到招商局收歸國有的詳細記載。這些消息都顯指國營事業正在那裏抬頭。就目下的情形論，私人資本如不能依應有的速率進步，那麼國營事業的發展當為解決生產問題的唯一方法，而飯碗問題的解決，在不僅失業而且根本無業的國家中，確是最當務之急！政治的安定只能徵之於經濟發展，在大家都沒有飯吃的場合，任人們如何希望和平，和平之神仍不免望而卻步。所以熱望國營事業發展者，理由不過如此。然而我們卻又不勝為初期的國營事業捏一把汗。我們所怕的就是國營事業仍變為官營事業。

在私資經營的事業裏，資本家為着自己最大利潤而努力。為着自己的荷計，資本家把公司的經營權交給最能幹的經理。資本主義的教育又養成視技術人才熱心服務為一種應盡的神聖義務之觀念形態，亦猶封建時代視忠君為至高無上的道德。同時社會與資本家自己的監督又使技術人才不敢謀非分之利。所以利潤雖入少數人的私囊，而就事業本身言，則尚不至於十分腐化。反之從事國營事業，則必須使監督權操之於國民手中，賬目公開，用人以才，業務的發展乃可指日可待。

反之，如國民尚未養成對於所謂國營事業施行嚴格監督的習慣，而官吏與人民間又隔離的很遠，則國營事業，必變成官營事業。結果不但使私人經營中的利潤盡入少數官僚之手，不能涓滴歸公，而且企業官僚主義化後，企業本身必蒙莫大的損害，這是我國歷來官辦事業的覆轍。這樣的所謂國營事業，實不如其無。

不但如此，招商局的私人股本算是遠低於股票面額下的價格退還了，但外國資本家所創辦的中國地產公司，代替了從前的股東，則招商局收入的分配，又將發生問題。漢冶萍公司的經驗最可證明吾人的顧慮不是一種杞人的憂天。（有心）

# 美德兩國的選舉

胡愈之

選舉本來是資產階級國家玩的一套小把戲。在近代所謂「民主」國家裏法律是保障資產階級的；軍隊警察是資產階級所豢養的；報紙，言論機關，是在資產階級手中；學校是在造成適合於資產階級統治的奴隸教育宗教是作資產階級的護身符。所以事實上只是資產階級的獨裁政治。不過爲了要裝點「民主」「自由」的門面，麻醉下層的民衆，所以又有了國會，有了選舉，有了責任內閣，又有了民選的行政首長。其實這些還不只是預先做就的圈套和欺騙民衆的把戲。

所謂民主選舉制度其實都不過是這一回事。但是這其間也有分別：在資本主義穩定的國家內，統治階級本身並沒有發生劇烈的分化，代表下層人民利益的政黨，不能抬頭，政權永遠是在資產階級政黨的手中。資產階級因其地方色彩或背景的不同，儘可以有二個或數個政黨，借着選舉的機會，互爭政權。但是他們的政治綱領，卻並沒有區別。所以爭來爭去，不過是人的關係，派別的關係在發生變化而已。政治的本身卻永遠是換湯不換藥。這些國家舉行總統或國會選舉時，雖然鬧的亂哄哄，報紙上大登而特登，但是實際上卻和上海跑狗場的跑狗一般。獲得錦標的不是甲狗，便是乙狗。雖然跑第一名的狗，也得在報紙上出一回風頭，可是狗還是狗，並不因爲甲狗換成乙狗便能使政治本身發生變化。美國和過去的英國的選舉，可以說是屬於這一類跑狗的選舉。

但是有的國家，資產階級的統治，已到了末路，內部起劇烈分化，而勞動者的政治意識又充分發展。在這等國內，政黨已不單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也各有強固的政治組織。因此每一次選舉，就是一次和平的階級鬭爭，或者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的充分表現。這種選舉的結果，使階級分化愈益明顯，無論此消彼長，對於政治本身，自然有重大的影響。德國以及中歐北歐許多所謂民主國家的選舉，便是屬於這一類。

今年十一月初，美德兩大共和國，同時舉行總選舉。德國於十一月六日舉行聯邦衆議院選舉，美國又於十一月八日舉行大總統初選和國會選舉。這兩個選舉恰巧可以作上述兩類民主國選舉的典型。現在

我們來分別研究一下。

※　※　※　※

十一月六日的北美合衆國選擧，可以說是民主黨戰勝共和黨的選擧，同時又是溼派（反對禁酒派）戰勝乾派（禁酒派）的選擧。在這過去大半年中間鬧得擧國若狂，花費了數千萬金元的美國選擧，牠的意義不過是如此罷了。

我們知道歷屆美國選擧，都只是兩個資產階級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的鬭爭。中間民主黨雖經幾度分裂，最後仍合而爲一。至於此外代表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社會黨和農工黨的成立，還不過是歐戰以後的事。在歷屆國會中只佔一二名議席，和歐洲勞動政黨的勢力相差還甚。代表美國工會勢力的亞美利加勞動總同盟，其任務以經濟的鬭爭爲止，並無獨立的政治組織。每次選擧中不是依附共和黨，便是依附民主黨，這種情形，直到這次選擧還是如此。所以美國雖然是世界最重要的工業國家，但是在議會政治鬭爭中，勞動大衆卻還沒有份兒。

至於資產階級的兩大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又在那裏呢？就政治綱領來說，這兩個政黨並沒有多大分別，他們中間的分別，與其說在於政治主張，不如說在於人種和地域觀念，換句話說，還是帶着過去的封建關係。共和黨所代表的是盎格魯撒遜移民和淸教徒的傳統精神。所以東部諸州及各大湖周圍的中西部諸州，純粹盎格魯撒遜的殖民區域，是共和黨的大本營，而在南部黑人區域和太平洋岸人種較複雜的一帶，則擁護共和黨的只佔少數。反之民主黨則比較具有國際的傾向，十九世紀以後來美的移民，和一切雜色人種住居區域，尤其是南部諸州，是民主黨的大本營。近年紐約州歷屆州長選擧，均爲民主黨所得，也就因爲紐約州的人種比較最爲複雜的緣故。因爲這地域和人種的分別，所以從政綱上面表現出來，共和黨是代表大工業資本家，金融資本家，托辣斯的利益，而民主黨則代表一部分金融資本家，農業資本家，中小工業的利益。共和黨主張禁酒，主張「百分之百」的美國化，而民主黨則主張開酒禁，對於雜色民族，多少帶一點自由主義的傾向。共和黨恪守門羅總統的遺教，反對參加歐洲政治，而民主黨則比較寬容些。不過這裏並沒有嚴格的區別。每個政黨在每次選擧中，都隨時勢變遷而決定其政綱，而且甚至於沒有重要的政綱。我們已經說過了，這兩黨的分別，在於人種地域而不在於政治綱領。這兩黨的經濟背景並沒有多大不同，因此政見自然也不至於大相逕庭了。

從近代的美國政治史看來，這資產階級兩大黨的對峙中，共和黨老是佔着優勢。自一八五六年以來，美國十九次的總統選擧中，有十四次是共和黨獲勝，只有五次是民主黨當選。大戰以後，除了民主黨威爾遜做了兩任大總統外，最近十二年來，白宮一席老是屬諸共和黨。至於戰後歷屆選出的參衆兩院，都是共和黨佔大多數議席，連民主黨總統任內，也是如此。所以威爾遜總統加入國際聯盟的企圖，竟被共和黨佔

優勢的參議院所打銷，所以共和黨眞是名副其實的老大黨（G. O. P.）了。

但是這次的美國選舉，把十餘年來共和黨所佔的優勢，完全打破了。民主黨獲得了空前的勝利。在十一月八日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的候選總統羅斯福及候選副總統茄納以壓倒的多數戰勝民主黨。據最後消息，各黨所得初選票數如下：

| | |
|---|---|
| 民主黨 | 二一、六八二、八五八 |
| 共和黨 | 一五、二六六、六〇四 |
| 社會黨 | 五二四、四四六 |

因此在覆選中，羅斯福可得四百七十二票，共和黨僅得五十九票。和上屆總統選舉相較，共和黨的胡佛得四百四十四票，民主黨的斯密斯得八十七票，形勢完全逆轉。

第七十三屆的美國議會於十一月八日同時改選。民主黨也佔了歐戰後未有的大勝利。現在把新議會的組成和以前各屆議會比較如下表：

美國衆議院之議席分配：

| | 一九一八 | 一九二〇 | 一九二二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六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二 |
|---|---|---|---|---|---|---|---|
| 共和黨 | 二四〇 | 三〇〇 | 二二五 | 二四七 | 二三八 | 二二四 | 三一〇 |
| 民主黨 | 一九〇 | 一三二 | 二〇七 | 一八三 | 一九六 | 二三八 | 一二〇 |
| 農工黨 | — | — | 一 | 三 | 二 | 一 | 五 |
| 社會黨 | — | 一 | 一 | 二 | 一 | — | — |
| 其他 | 三 | — | 一 | — | — | — | 二 |

美國參議院之議席分配：

| | 一九一八 | 一九二〇 | 一九二二 | 一九二四 | 一九二六 | 一九三〇 | 一九三二 |
|---|---|---|---|---|---|---|---|
| 共和黨 | 四九 | 五九 | 五三 | 五五 | 四八 | 四八 | 五九 |
| 民主黨 | 四七 | 三七 | 四二 | 四〇 | 四七 | 四七 | 三六 |
| 農工黨 | — | — | 二 | 一 | 一 | 一 | 一 |

從以上二表，可知自一九三〇年選舉以來，民主黨在兩院已漸佔優勢，但到了這次選舉的結果，民主黨方纔獲得確定的勝利。在參衆兩院，民主黨都佔了絕對多數。民主黨不但獲得了行政大權，而且在議會中，也控制全場及各委員會，不至像胡佛那樣受議會中多數敵黨的牽制。這一回民主黨可以說是抓到了全盤政權，從威爾遜的時代以後，現在算是民主黨最揚眉吐氣的時候了。

至於這一次民主黨獲勝的原因，也是大家都猜想得到的。最重要的，是因為胡佛總統任內，剛巧逢不景氣的年頭。這不景氣雖然應該叫整個美國的資本主義制度負責，而不能由胡佛負責，但胡佛的任職，剛在這倒霉的年口，美國的資產階級和工人，當然不怪老虎怪靑山，要對現在在朝的共和黨表示不滿了。美國現在失業工人在一千萬以上。單是這一千萬以上的失業者的票數，便可以使民主黨拿穩取得總統。此外禁酒政策的失敗，一般農業資本家的失望，也都是共和黨失敗的原

因。恰巧民主黨抬出了一個紙老虎，「羅斯福」單是這姓氏，就使人聯想起他的同宗的偉人。胡佛雖然說病人忌換醫生。但是病急的時候，不找第一等紅醫生，是死也不瞑目的，羅斯福在這一點是比得上他的政敵胡佛。所以他竟取胡佛而代之了。

可是美國的政治舞臺，從胡佛轉移到羅斯福，從共和黨轉移到民主黨。實際上會有什麼兩樣呢？在選舉競爭中，民主黨雖然百般地攻擊共和黨總統，但是羅斯福於明年三月四日上臺以後，能幹出和胡佛不同的把戲嗎？胡佛和羅斯福雖然是處於反對地位的政敵，但其為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家與農工業企業主的代言者，則完全相同，所以他們的根本政策，不會有什麼兩樣。民主黨雖然把經濟恐慌與失業增加的責任，推到共和黨政府身上，但是民主黨的批評只是消極方面的，羅斯福並沒有和胡佛根本不同的積極的經濟復興政策。民主黨竭力反對高關稅政策，而對於民主黨握權後，是否將減低關稅，卻並沒有明確宣言。所以即使羅斯福上了臺以後，也決不敢立即減低關稅，以開罪於工業資本主。一般人對於共和黨和民主黨，視為最不相同的，是對外政策的態度。有人以為民主黨上臺將積極參加歐洲政治加入國聯，承認蘇俄，並且對於遠東問題，取更積極的態度。事實上此種推測，不免為十二年前的過去事實所蒙蔽。在威爾遜的時代，美國繁榮達了頂點，所以民主黨主張參加國際聯盟及歐洲事務，使美國成為帝國主義的支配者。但現在已不是那時候了。在美國經濟恐慌，出口減少的現階段，參加世界政治，只有使美國愈益陷入漩渦，而不會有多大利益。例如對於戰債問題，在選舉中兩黨領袖都不曾表示明白態度。共和黨是不願放棄戰債的。難道民主黨就敢得罪了華爾街資本家，慷慨地取銷戰債嗎？我們料想是決不會的。

民主黨握權以後，對於美國政治所起的唯一變化，或者就是那禁酒問題。禁酒政策實際上是早就失敗了。美國禁酒的結果，只是減少了國家的稅收，而並不能禁止酒類的私販。所以即使是胡佛總統重行當選，他也非修改禁酒法不可。現在民主黨快上臺了，或者有開一部分酒禁的可能。不過這也還只是遷就目前的事實，並不能算是民主黨的基本政策。何況民主黨中主張禁酒的也仍有一部分勢力，所以即使要完全取銷酒禁，也未必能夠辦到。

所以這一回美國選舉對於美國政治的影響，不過是白宮換了一個主人，議會中的多數，從共和黨換了民主黨，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

* * * *

十一月六日的德國選舉，卻不然了。這是一回嚴重的政治鬥爭，而且是含有充分階級意識的政治鬥爭。這鬥爭的結果，對於德國前途，和世界全局，自然有嚴重的影響。這雖然已是今年德國的第三回總選舉，但卻也是德國各政黨互決雌雄的最後鬥爭。

德國聯邦議會改選以前的形勢，本誌第五號裏明養先生已加以詳細論述。我們知道七月三十一日選舉是右派政黨，社會民主黨和共

產黨的三角鬭爭。到了這次十一月八日的選舉，則轉變而爲四角鬭爭：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以外，極端右派的民族社會黨和國權黨因反對和擁護現政府的不同，造成互相對峙的局面。六月十二日議會的解散，本爲巴本內閣的一種策略，因爲他想借此遏抑希特勒的聲勢，鞏固其軍人獨裁的勢力，所以非把反對政府派佔了絕對多數的議會解散不可。我們只看上次選舉競爭中結成聯盟的民族社會黨和國權黨，在這次卻變成勢不兩立的敵黨，民族社會黨甚至把他們的敵人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放過一邊，專向國權黨和巴本內閣進攻，就可以知道這次選舉的重心，不在於左右派的鬭爭，而在於右派中的軍人大地主勢力——巴本政府和國權黨所代表的——和金融資本勢力——希特勒所代表的——的鬭爭了。

這鬭爭的結果，就十一月六日聯邦衆議院選舉所表明者則有如下表：——

| 黨別 | 所得票數 | 所得百分數 | 所得議席 |
|---|---|---|---|
| 民族社會黨 | 一一、七一三、七八五 | 三三·一 | 一九五 |
| 社會民主黨 | 七、二三七、八九四 | 二〇·四 | 一二一 |
| 共產黨 | 五、〇七四、二〇九 | 一六·九 | 一〇〇 |
| 中央黨 | 四、二三八、六三三 | 一一·九 | 七〇 |
| 國權黨 | 三、〇六四、九七七 | 八·七 | 五三 |
| 巴威路人民黨 | 一、〇八一、九三三 | 三·一 | 一九 |
| 人民黨 | 六六〇、〇〇二 | 一·九 | 一一 |
| 基督教社會黨 | 四一三、六八五 | 一·二 | 五 |
| 其餘小黨 | —— | 二·八 | 九 |

現在拿這次各黨所得百分數和上屆即七月三十一日選出的衆院相比，則如下表：

| | 舊衆院百分數 | 新衆院百分數 |
|---|---|---|
| 民族社會黨 | 三七·四 | 三三·一 |
| 社會民主黨 | 二一·六 | 二〇·四 |
| 共產黨 | 一四·五 | 一六·九 |
| 中央黨 | 一二·五 | 一一·九 |
| 國權黨 | 五·九 | 八·七 |

從這裏可以看出了這次選舉中民族社會黨的損失最大，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略有損失，共產黨和國權黨則爲選舉的勝利者。

民族社會黨依然維持國會中第一大黨的地位，這次失去了三十五個議席（舊衆院中爲二百三十席）本來算不得什麼。但是希特勒派在最近三年的歷次聯邦及地方選舉中連戰連捷，有飛速的進步。上次選舉中滿望獲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議席，結果雖然沒有達到目的，但這次希特勒以爲是更有把握了。誰知不但不能獲得過半數席次，而且反比上屆減少了百分之十五。這是證明民族社會黨的發展已超過了最高頂點，往後不免日漸衰退。最近半年來趾高氣揚的希特勒，這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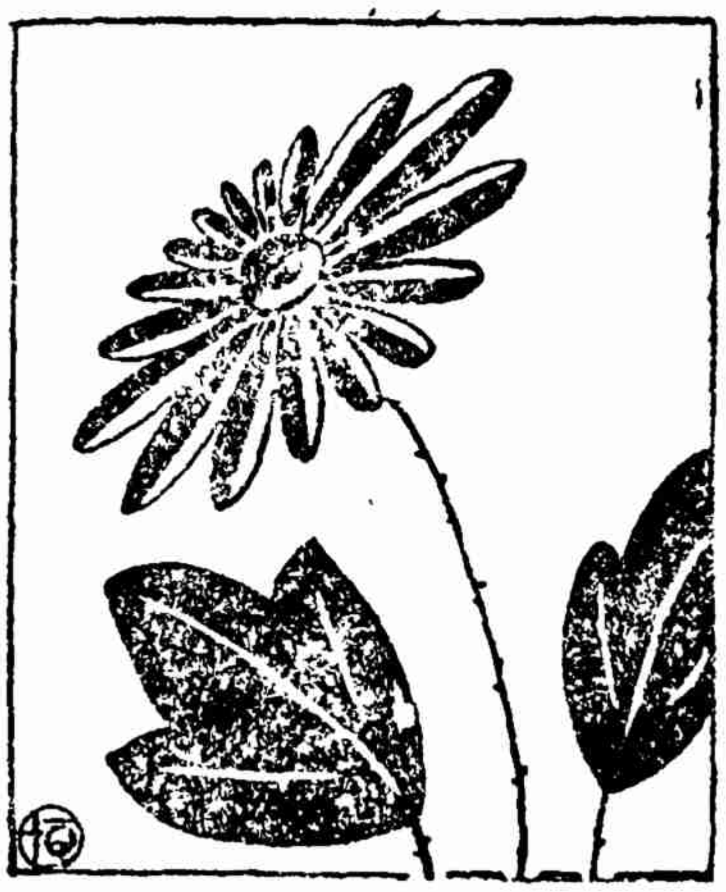
算是第一回碰到了釘子。以後民族社會黨不但用議會手段奪得政權的夢想，不能實現而且有逐漸瓦解的可能。這民族社會黨挫跌的主要原因，一半是由於德國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看破了希特勒的把戲，而逐漸離散，一半又是由於希特勒沒有方法對付巴本內閣，取得實際政權，故為一部分金融資本家所棄。所以社會民主黨在過去半年來，有炙手可熱之勢，而且竟成了歐洲和平的威脅者，現在看去，卻沒有這樣可怕了。

反之，共產黨這次雖然所增加的議席也並不甚多，但是最近數年來，每經一度選舉，共產黨的政治勢力便一度增高。共產黨是純粹站在無產階級基礎的黨，在理論和組織方面，都比民族社會黨堅強，而且法西斯派的挫折，又恰巧給與左傾政黨的抬頭機會，所以德國共產黨的前途希望，除了蘇聯以外，是比任何國的共產黨都大啊。

國權黨在衆院中雖然增加了十二席，但是只佔議席總數百分之八·七，自然沒有支配議會的力量。即使國權黨和中派的社會民主黨，巴威略人民黨，德意志人民黨聯合起來，所佔議席也不過百分之四十六，依然不能造成擁護政府的議會。何況社會民主黨因普魯士邦的政權衝突，更沒有和現政府合作的可能。所以以國權黨為後盾的巴本內閣，在議會中只佔極少數。此外一切的政黨及政黨聯合，都沒有方法產出多數內閣。所以衆院改選以後，德國政治依然無法打破僵局。就最近的消息，政府已在準備解散新衆院，這新衆院大概是和他的本身一般，不免於短命而終了。

因為歷次選舉，都不能打破政治難關，此後德國的政治趨向，自然不出於獨裁制的一途。韋瑪民主憲法這東西，除了社會民主黨和中派政黨外，都不想再加擁護，而中派政黨又沒有聲勢。所以德國的民主政治，恐怕快到末日。自從巴本內閣用非常手段強迫改組普魯士邦政府後，韋瑪憲法實際上已等於廢紙。現在巴本內閣大概打算以修改憲法為名，以德國陸軍退伍軍人及鋼盔團為護符，實行軍人獨裁政治。希特勒以德國的慕沙里尼自命，而事實做上卻不到。反之巴本和施萊轍雖沒有打着法西斯的旗號，也許做成法西斯的事實。至於這種法西斯政治到什麼時候才能完全實現，對於德國及國際政治發生什麼反響，這卻不是本文所能討論了。

本文付排以後，又接得消息，巴本內閣已向興登堡總統提出辭職。可見在新衆院召集以前，德國復將發生政潮。但是無論這政潮的性質怎樣，就目前形勢，卻沒有產出多數內閣的可能。巴本的辭職，也許是以退為進為一種手段。德國獨裁政治的傾向，事實上是無法避免的。



# 論矛盾諸規律

亦英

在簡單的說明了哲學上一些初步的智識之後，我們就必須探討一種哲學的系統了。我們所說的，是以矛盾統一律爲基本的學說。

根據這一派學說，宇宙間一切事物，不論大小，不論是關於自然界，社會界，或意識界，凡是自成一個單位的，或體系的，牠決不是一件純一的東西。體系內部一定包含着矛盾。體系本身的存在，就是這些矛盾的作用。

舉例來說。水的分子，在液體狀態下，保持着兩種矛盾傾向。一方面牠們發生互相結合的作用，使水的分子互相黏合，保持液體的狀態。另一方面牠們卻發生互相排拒的作用，各個分子有脫離別個分子，而化爲水汽的作用。這兩種矛盾作用，在一定程度之下，使水不失其爲水。如果兩種作用發生了變化，矛盾的現象變換，水的液體就會失其存在。水不是變成冰，便是變成汽。同樣，如果太陽系中的太陽失其吸物向心的作用，或行星失其離心的作用，或兩者矛盾的關係變更了一下，則太陽系就失其存在。

這樣的了解體系及其存在，就肯定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的，而不是靜止的。所謂靜止，祇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一種運動形態。因爲矛盾本身相互的作用，就是一種運動。由細胞矛盾作用以造成的人身的新陳代謝，就是人身的運動。這種內在矛盾，不僅造成體系內部的運動，而且同時造成整個體系的運動。地球所包含的物質，由於互相擊撞離合，不僅使地球所組成的各分子，如飛般運動，而且使地質逐漸冷卻，凝固，還使整個地球旋轉。

因此，這裏所包括的運動，有體系內部成分的運動，體系的變化，與整個體系的運動。而這三種運動，都是由於內在的矛盾。

在這裏很明顯的，運動是包括「變化」的。

一切體系的運動，並不簡單是一定動作的重複，並不簡單是一定運動永久的重複。在長期過程中，牠是發生「變化」的。在一切變化之

中，最基本的就是質量變化與數量變化。

每一體系在運動過程中牠起首所表現的變化，主要的是數量上的變化。星雲的成分，不斷的撞擊；地球不斷的繞日旋轉；資本繼續的積聚；人身的增長；燒水時水溫的增加；諸如此類的變化，都是數量上的變化。

數量變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發生質量上的變化。星雲變爲星系；或星系變爲星雲；資本發生恐慌；人身死亡；水化爲汽等等。這時候，變化的情形是：舊體系消滅，新體系發生。新體系與舊體系，在質量上是不同的。

數變與質變，是兩種不同的變化。然而牠們是相對的差別。牠們決不是互不相容的。

所謂數的變化，不過是許多質的變化的連續而已。星雲在未變爲星系之前，由分子撞擊的作用，已經是發生分離的作用，即變爲星系的變化。不過這一步一步小小的質變，在數量上逐漸增加，終久至於將星雲一分爲二或二以上的星球，而形成星系。如果在這數量的變化中，不包含這種質量的變化，不預存分裂的「潛勢力」則星雲永遠不會變成星系。

不僅如此。從另一方面看來，數變本身又是一種質變。人之生長老死，在整個生命的意義上看來，即從人的存在意義上看來，固是數量上的變化；而這生、長、老、衰、死本身就是質量不同的東西。

所以，變化的數量性，就是多種質量變化的「歷數」。

質量變化，就是「密集」的數量變化。譬如水在燒熱的過程中，就包含「化汽」的質量變化。這種變化，達到一定程度，化汽的傾向「加大」，好似將化汽傾向「密集」攏來，就實行化汽。這化汽的作用就是積成與正實行化汽的因子。在這質量變化的時候，數量上就沒有多大變化了。

這兩種變化，不僅是這樣的前後連續，而且是互相錯綜的。這還不僅是說，數量變化與質量變化是相對的區分；這還不僅是說，數量變化本身帶有質量變化的意義，或質量變化帶有數量變化的意義；而且是說，在同一變化過程中，是數量變化與質量變化，同時並存的。並不是數量變化完全完了之後，纔有質量的變化；或在質量變化之後，纔有數量的變化。水的沸騰爲汽，不論從數量方面來說，即從溫度增高上說，不論從質量方面而說，即從化汽的作用來說，是在水來沸與沸騰時，都存在的。水沒有到攝氏百度以前，跟着溫度的增高，是逐漸在化爲水汽。在水達到沸點而沸騰的時候，溫度是還在增高。不過，這裏所表現的基本特點，前後不同而已。前者是水溫增加的數量變化，顯明而特出；後者是化汽情形特別顯著，而溫度的增加，細小而不可辨。

這數量變化與質量變化，雖互相交錯混同，而在其特性上，還是互相矛盾的。在數變沒有到一定程度前，突然的質量變化是不會整批的發生的。水不到百度以前，嚴格意義的沸騰，是不會發生的。在突然質量

變更的時候，數變是不能延續的。水在沸騰時，溫度是在升高超出於百度之上，而這百度以上的增加卻被化汽所需的熱力壓低下去，回到百度的限度。

從變化的形態上說，數量變化，是逐漸的變化，是漸變。質量的變化，是突然的變化，是突變。這種漸變與突變，是必然連續發生的。數量變化，不會無窮的繼續下去。牠或早或遲的一定要引起質量的變化。任何固體，如果將熱度提高，終久要變成液體。任何液體，如果將熱度提高，終久要變成氣體。如果將氣體溫度，不斷的提高，牠的成份會起分化作用，而變成別種東西。反過來說，不斷的冷卻，終久會使氣體變爲液體，液體變爲固體。資本社會中勞資的衝突，如果次數增多，衝突的性質，一定要發生變化，以至於顚覆資本制度。

質量的變化，同樣要引起數量的變化。水之化汽，使容量膨大，因爲汽的容量，比水的容量要大許多倍。如果將蒸汽用壓力壓小，使之變成液體，就會使溫度大大的提高。這都是質變所引起的數變。

變化就成爲運動的體系所必然經過的階段了。在客觀的現象是永久存在的含義之下，不論是宇宙整個的體系，或部份的體系，都是在千變萬化的變更着。牠自發生，發展，以至於消滅而產生新體系。換言之，一切體系，都是要被「否定」的。

星雲不會永久是星雲，必然要否定爲星系。社會的一種形式，不會天長地久的存在下去，一定要否定爲另一種形式。水雖不加烹煮也要化爲汽的。人雖不受硬傷，終久要變爲屍首的。



這一否定的過程，是包括消滅與創造兩種意義的。這消滅與創造.不僅是連續的進程，而且是一個進程所同時發生的兩方面。牠對舊的體系來說是消滅，對新的體系來說是創造。宇宙間是沒有絕對毀滅這回事的。所以否定是一種承上啓下的過程。

再進一步說，否定並不是被否定的體系，囫圇的，全般的毀滅。星雲變成星系，並不是組成星雲的分子消滅了，而是牠們組織的形式及其構造變化了。封建社會否定爲資本社會，並不是社會的消滅，而是社會形式與社會構造的變更。這裏所謂消滅，是某種形式與某種構造的消滅，而另一種系統的發生。就體系的全部來說，否定是根據舊有的體系，在舊體系之中，「改造」出，「改變」出，「轉變」爲，「蛻化」成新的體系。所以新體系是建築在舊體系「廢墟」之上的。否定的過程，並不是「抹去」舊體系，「放上」新體系的「把戲」。

這一否定的含義，就包含「保留」的作用。舊體系中一切的豐富內容及其形式，並不毀滅，而是經過重新的配置根本的改變。社會的改革，並不是將社會搗成稀爛。經濟的改造，並不是將經濟「破壞無餘。」文化的革命，更不是將一切作品都毀盡。譬如要改造中國經濟使農業國工業化，並不是將農村破壞成烏有。文化革命並不須要毀滅過去的文字。否定是包含很大「保留」的。

然而否定除「保留」外，還必然有「添加。」舊體系否定爲新體

系，不僅是體系改變一下而已。牠一定創造出新的成份。這新的部份，不僅是形式與構造的新穎，而且是產生過去所沒有的成份。資本社會否定封建社會，是產生了封建社會內所未有的勞資關係。工業資本與自由勞動，利潤，恐慌……各種體系。地球的硬化（凝固冷卻）包含生物，人類社會的誕生。

有許多哲學者，尤其是所謂機械論者，將否定的變化，常作祇是形式上的變化。換言之，這裏新舊的交替，祇影響到形式。在內容上，牠是並沒有添加什麼。這是不符合事實的。否定的過程，不僅否定形式，連內容、構造、異性，一切的質量都一起改變。自然單變形式的否定，是存在的。不過否定並不祇這一種。而且即使某種否定過程，是形式上的否定，則牠或多或少的總要影響到內容的。所以否定所造成的新體系，是帶創造性的。

否定既是一個體系存在的終止，另一體系存在的起首，則這一替換，是運動中的一個間斷。水中止其爲水而成汽。這一中斷，自然不是運動的停止，而是存在的中斷。然而這不是絕對的間斷。新的體系，還是接續舊的體系而來的。在「否定」之中，舊新體系，連續的轉變。新舊體系的交替，以否定的形式來實現，並不是像舞臺上幕布一開一合的情形。牠是採取過渡轉變的過程的。

因此，否定雖是一種質量上的突變，卻並不是「飛將軍從天而降。」否定往往還延長很久的時間，佔很長的過程。譬如社會的變革，並不是一刹那的事情。許多金屬，在從固體融化爲液體時，經過相當膠狀韌性的階段。因此，從固體變爲液體的否定，就要佔很長的溫度上的差別，而不是像冰在零度上幾乎立刻融化爲水的那樣。事實上，這裏所謂「立刻」不過是表示所有「差別」很小很小而已。

否定所佔的過程，時常形成幾個階級。換言之，一種體系的否定，並不都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化學上，酸性化爲鹼性，是經過中性的。太古時代的公產制度，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否定爲私產，是經過好幾個階段的。生產者公有財富，是原始社會的公產制度。到宗法社會，財富分配權，落入族長掌握中。這是公產制的第一道的否定。在封建社會中，財產的支配權屬於封建領主，土地屬於領主，而生產者則私有小生產工具。這是公產制的第二道的否定；這時候，生產者還佔有生產工具。最後，一切生產工具和條件，以及財富的支配權，完全集中在一部份人手中，而生產者就一無所有。這是公產制的第三道的否定。從生產者公有財富的公產制，到生產者一無所有的私產制，是經過這些否定階段的。

上面已經說過，否定的過程，是一切體系所必然發生的。這就是說，一切體系都是進步無窮的。而這一否定的發生，是有遲有早的。

一個體系的內在矛盾，如果繼續分化，增進，緊張，則終久要產生爆發而形成「否定」的作用。這否定可以從矛盾第一次「對立衝突」的時候起，到矛盾發展得很成熟時候爲止。換言之，在矛盾已顯示須要「否定」的解決時起，到「否定」的條件，色色俱備爲止。在資本經濟

發生第一次恐慌時，或勞資直接衝突時，資本社會，就有否定的可能。這裏，並沒有機械的界線。種種媒介與促進的力量，會促使「否定」迅速的實現。母胎誕生嬰兒，產婆的作用，就是加速「否定」的實現。

最後，否定過程所採取具體的秩序，是各種體系，各有不同的。不僅各種體系的消滅，創造的形式，各有不同，而且牠們的先後次序，也有不同。母體誕生兒體，本是一種否定的過程，不過這個否定的過程，並不假定母體的立刻死亡。兒體在母體中胎育成形，到了一定時候，脫胎墮地，而母體卻繼續生命，至很久很久。這裏，否定中所包含的消滅與產生的次序，不僅錯雜，而且顛倒了。

有許多學者，將否定的規律，說作為「否定之否定」律。照這些人的意見，一切體系，都是經過否定之否定的三個階級的。在開始的時候，體系稱之為「正」，經過否定，就變為「反」，再度否定，變成為「合」。這「合」是「反之反」「否之否」，類似「正」而高於「正」。譬如種籽（正）埋入泥土，長出稻禾（反），原來的穀粒就被否定了。稻禾結穀（合）則又否定了稻禾。這時候，新穀並不就是種籽穀，牠在數量上與質量上都要高出一級。另一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公產變為私產，私產又變為公產的「否定之否定」。

這種說法，並不算完全錯，可是也並不全對。在有些體系的變化中，可以找到這樣的三個階段，可是多半的體系，其變化過程，並不這樣簡單。就以這私產例子來說，我們上面已經說過，牠在沒有再變成公產以前，已經有了四個階段。而種稻的變化，事實上只能算是兩個階段。因為新穀與舊穀，除數量上有差別外，穀之為穀，是沒有什麼多大不同的。所以，「否定之否定」，並不是「否定」過程中普遍的現象。

這種說素，多半是上德國哲學家黑智兒的當。黑智兒是主張矛盾論的學者之一。他認定一切體系，都是由於矛盾所組成。矛盾之中，其一是「正」，另一個是「反」，兩位一體，就「合」成體系。他為分析明瞭起見，先講矛盾中的一個（正）再講矛盾中的另一個（反）然後總合起來探究體系的全部（合）。這一思維上的過程，被許多人誤用作為客觀現實必起經過的階段。這實在是誤會。

根據上面所說，矛盾統一學說所解釋的運動，是包括運動與變化的兩重性的。在這一運動與變化的過程中，基本的有三條規律：矛盾統一律，數變質變律，否定律。因為宇宙間一切體系都是又變又動的，所以，這三條規律，是一切規律中最基本的最初步的規律。

但是這三條規律，並不是獨立並行的規律。數變質變，是統一體中矛盾作用所起成的變化形式；而否定過程是矛盾作用所引起的變化階段。牠們都是根源於矛盾的作用。一切變化以至於否定體系，都是矛盾的作用。水因受熱所起的分子「分散」與「結合」的作用，纔終久使液體變為氣體。太陽系中太陽與行星在向心力離心力上矛盾的作用，終久會使行星被太陽吸回去，撞擊而成星雲，使太陽系消滅。這種否定，還往往是體系中矛盾中一個否定另一個，而造成新的存在形成新

的矛盾。譬如，歐美中古時代貴族地主與第三等級的矛盾，結果使前者消滅，而後者繼續發展與分化。

所以，數變質變律與否定律，是從矛盾統一律所推展出來的規律，是建築於矛盾統一律之上的規律。因此矛盾律是三條規律中最基本的規律。

有些學者，將這三條規律，當作是一樣的重要。這並沒有多大的問題，但是他們多半將「重要性」誤作爲「基本性」，以爲牠們是並行的同等的規律。這是將這三條規律的關係，弄得含糊。

更有人一誤再誤，將否定律尤其是所謂「否定之否定」，當作是宇宙的基本規律。這是忽略體系的內在矛盾內在運動而祗見囫圇外體的機械論者所提倡的學說。

## 新刊介紹

### 銀之發炎　谷春帆著　定價四角　各書店寄售

商品在社會上已是神祕的東西，尤其是專作測量價值用的特殊商品——貨幣，更爲神祕。它和普通商品的關係，實在是非常錯綜複雜，有時看起來二方面似乎都沒有變更而實際上二方面卻都在漲或在落；有時一方面在漲或落而別方面沒有變更；或是此漲彼落，此落彼漲。現代國際貿易發展，貨幣因爲有了不同的本位更復生出了許多麻煩，中國的都市和鄉村，不知有多少家因受了銀價的影響而破了產，一般人對於自己的損失，還以爲是天災，還以爲是不知那個魔術家之手把囊中之金攫去了。所以，研究銀價的漲落與用銀國的人民利害，實在是極有意義的工作。谷春帆先生這本銀之發炎，就是供給這種需要的。他在序文上說：「……於這小册之中以此魔師之手之來路去跡，呈獻於世。」其中統計材料之豐富，尤足見谷先生用力之勤，對於留心經濟的人，這一本小書是值得推薦的。

# 編者作者與讀者

## 明年的計劃

明年的計劃，大體已經決定了，因爲辦法未經確定，所以詳細的預告以及新年號要目，我們將在下期即本年最末一期刊出。請讀者們再等待一下。

近來接得各方而讀者來信，對本誌提出許多有益的建議，我們不勝感謝。讀者們所期望的各點，我們當從明年起，竭力求其實現。但也有一些建議雖然是很好的，可是事實上不能辦到。我們暫在這裏作簡短的答復：大部分的讀者都希望，我們恢復新語林，世界一角和拆散百科全書，並增加軟性文字，如爲篇幅所容許，我們當依此做去。但本誌自復刊後，增加了教育與婦女與家庭兩專欄，因此篇幅總是嫌過少。婦女與家庭欄所收大半是軟性讀物，因此東方正文中只能容納關於政治經濟學術思想的論文，以前所有的各種短篇材料，只好割棄。此外我們也不願意使東方雜誌變成坊間流行的庸俗讀物，失卻學術上的固有地位。我們只能從編輯方面，力求能引起讀者興味。但不能過分偏重軟性文字，這一點應該得愛讀者的諒解。

無錫陸中行先生來信希望本誌增加篇幅，並改爲每月出四册，並將定價增加爲每年八元，這是本誌所願意接受的。因爲我們編輯者總是嫌篇幅太少，佳稿太多，無法容納。但事實上如篇幅增多，則必須增加定價。東方雜誌

## 世界小諷刺




——英國 The Record 報

目前的定價實在只夠做紙張成本，做印刷費還不夠。如再增加頁數，則非漲價不可。自然，目前國內各種出版物定價都在東方之上，但東方卻為大衆的普遍讀物。以生產崩潰購買力低落的中國，每年三元六角的定價，一部分讀者已感到難以負擔，如再增加定價，勢必使大部分讀者向隅，所以這是事實所不能辦到的。

漢口汪采之先生來信，指正了復刊號的許多訛字。復刊號因出版匆促，校對疎忽，以後我們自當竭力注意。至於調查團報告書簽字日期的誤記，這是因為我們上了一次中國大報紙的當。我們編時事日誌所根據的材料，大半是靠報紙。有時報紙上把事情發生的日期弄錯了，我們也便跟着錯誤，這些事情自然希望讀者常加以指摘並原諒。

## 雜誌廣告化

我們又接得東吳大學法律學院李傳瀠先生的來信，主張東方雜誌應該變成一個有個性的雜誌，而且必須每一期有每一期的個性。他提議本誌應約定專家長期擔任撰稿。多多介紹學術思潮，並作有系統的介紹及批評。這一位讀者的要求和他對於時下定期刊物的批評，我們十二萬分願意接受。因原信太長，我們單把最後一段節錄如下：

「自去年九一八事變以來，關於社會政治經濟的各種定期刊物，風起雲湧，在貧乏的中國出版界中，這應該是好現象。但實則不然。因為新出刊物雖多，而各雜誌所注意所敍述的事件大多雷同。一般刊物的內容往往去概念而就瑣細，去系統而就片段，去推論而就俗見。這些情形是目前定期刊物的病態表徵。而此病態的原因，是在無整個的計劃，所以好看不好喫，雜誌變為廣告的附業而已。」

我們希望至少東方雜誌應矯正李先生所指出的重大缺點。

## 譯名的討論

愈之先生：

李頓




——英國 The Record 報



——法國 Monde 報

東方雜誌復刊了，使我如何的高興呵！前幾天就跑到商務印書館詢問過一次還沒有來。昨日又去來了，我極高興的買了一本。當下讀了兩篇：江公懷先生的印度的下賤等級與民族運動，亦英先生的哲學中的主觀律與客觀律。讀完乃竟覺得都有可商的地方。印度的下賤等級與民族運動文中有不少「輿都」「輿都」字樣。初觀甚莫明其妙。案 Hinduism 一字，一般都譯爲「印度教，」這實在是已久久通用的譯法了，而今江公懷先生卻偏寫「輿都。」這兩字也許是古譯則非淺識的我所悉，其實就是古譯，也應廢棄而代以一般久已流行的通譯了。不錯，印度教三字音不大恰合，但如佛陀，音更不切，你必要改譯爲「不打」或「布德，」用得着嗎？

又此文中有多次把 untouchables 譯爲「不可觸犯者，」案只應譯爲「不可接觸者，」觸犯與接觸不同，神聖才是不可觸犯的呢！

亦英先生哲學中的主觀律與客觀律一篇，內中頗有些精語，惜大部分都太淺，而「主觀律」三字也眞夠古怪的了。叫作方法論或研究法，不更切更適更易懂嗎？必用這個一不甚切二難了解的三字；我也眞不知其何以。其實主觀律三字，與客觀律對看，其義只可有二：一主觀的定律，即臆想的定律；二主觀方面的定律，即思惟的定律。其實這第二個就已不很通了。但更不應用以指主體研究客體時所應遵循的規律途徑。研究法自應依循思惟的定律而思惟的定律不卽是研究法。

自辯證法流行以來，粗製的名詞，不斟酌的譯語，眞太多了。爲愛護辯證的唯物論哲學，實應對於這些不曾費過思索而濫造的名詞，有以「正」之。乃向來卽極鄭重的東方雜誌竟亦犯此病，我何能不痛心？

亦英先生文中兩次把「思惟」寫成「思唯，」更不知何故。惟字從心本誼爲思，何煩改之？此文中又忽而寫「邏輯，」忽而又寫「論理，」亦怪哉！

凡此，都是我覺得可商的地方。祝撰安！

張季同 十月二十六日於北平

## 胡佛的落選




——美國 Commercial apeal 報



——紐約 Herald Tribune 報

學同先生：

來信指出「思惟」誤作「思唯，」這是校對不留神的毛病，我們的編輯部應負責任。此外我讓兩位作者自己來答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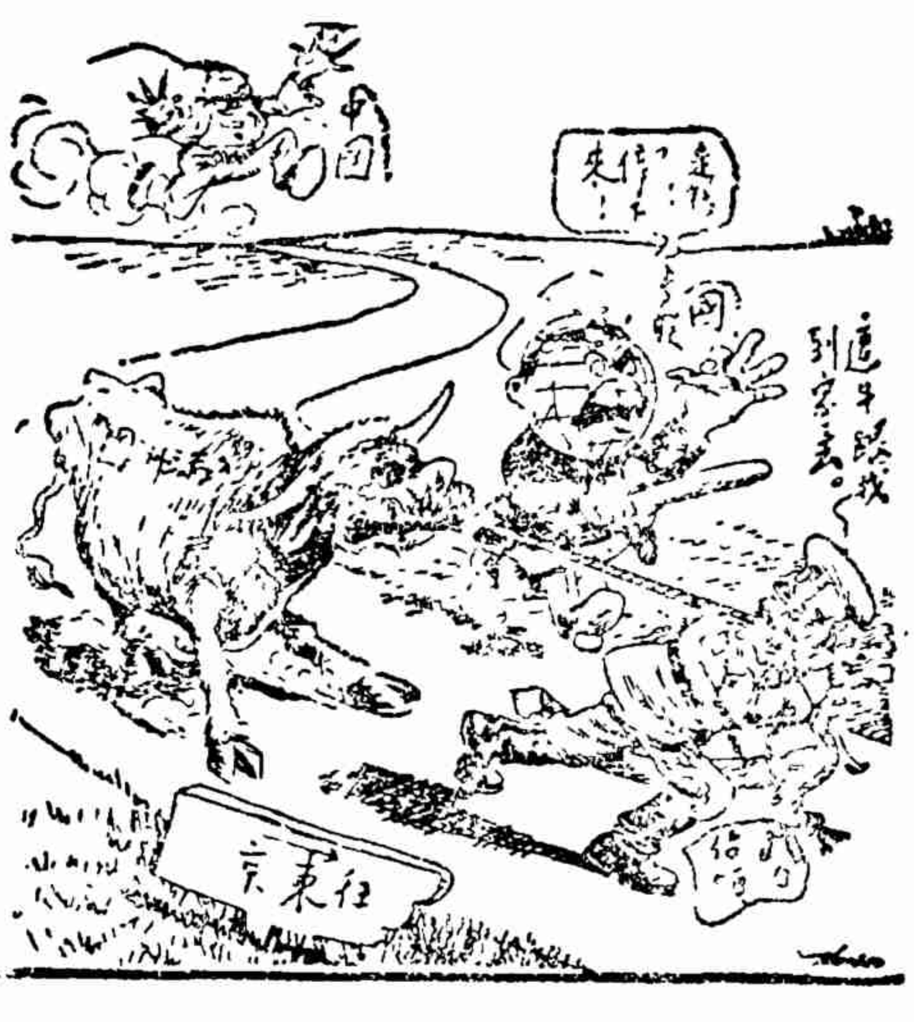
愈之

來信對我在創刊號所發表的關於印度下賤等級那一篇文章之兩詞譯名有所商榷，可見先生讀閱作品不以一知半解為滿足，而肯下深刻探討的工夫。這是我們所十分欣慰的。中國所用譯名，不曾做過標準化的工夫，社會科學方面術語尤其凌亂，五花八門，令讀者莫明其妙，近來思想上之紊亂，此未嘗不是其一原因。當我起草此文時對於譯名方面很費斟酌。「下賤等級」是我開始用的，「輿都」亦是新的並不是古譯。我所以新鑄「輿都」這個名詞，是想糾正過去把「輿都」繙譯做「印度」的錯誤，當我們提出印度時，我們便聯想起包括回教徒與輿都教徒的三萬二千萬人口與百八十萬方英里的整個疆域。印度人係舊教徒與輿都教徒的總稱，我們如果把輿都當做印度，在邏輯上未免棄回教徒於印度之外，這不消說是與事實不相符。至把 Hinduism 譯為印度教更是糊塗之至，因為輿都主義不只包括宗教。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所說：『輿都主義是一個名詞，普通用來意指大部分印度人民的過去現在的各種社會制度與宗教信仰，輿都主義亦有更狹義地用來特別指明，始於西紀元後諸世紀止於我們今日的印度社會宗教制度的近世階段。因此牠是四個主要原素來構成的，——種族，宗教，國家與社會組織，此四原素是不能分離的每個是和其他各個分不開的，且為其他各個生命中之單位的成因。牠是由於歷史的有機延綿與一個長久的過去所鑄成，的，並由許多不同因緣與不同物質環境所型的有生機的個體現在牠仍然是一個有生命且有活力的個體。』（見

## 東方之蜂窩



——加拿大 The Daily Star 報




——英國 Age-Herald 報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Vol.II. 14th Edition pp 577-581. 由此看來，未把與都主義當做印度教看簡直忽略與都主義所包括四個原素中之三個。把 Untouchables 譯為不可觸犯者，我亦以為是十分對的。我現在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於古書中翻查觸與犯的字源。觸犯二字實含有不能接近去惹他的意思，在印度上層階級看來， Untouchables 不單是不可接觸的東西而且是不值得一顧（有不屑之意）的比吾人所謂「人」還低一等的動物，所以我以為譯作「不可觸犯者」比「不可接觸者」更好些。

江公懷十一月四日

來信對於新思想與本雜誌之愛護，是本雜誌社及作者所深為感謝的。可惜承蒙指教的僅僅幾個字與幾個名詞，沒有能夠在內容上多多教益。

「論理」與「邏輯」在現在中國思想界中都是很通行的，所以作者兩用之。

「主觀律」這個名詞，是哲學上所很通用的。黑格爾的論理科學全部下卷，總名稱就叫做「主觀論理」。「主觀律」與「客觀四律」的實質，已在拙著中說了一些。也許先生在本義上有所懷疑。

照作者的意思，如果將「主觀律」簡單的等同之為「方法論」或「研究法」則不是失之過泛，便是失之太簡。

「哲學」本身就是「方法論」，在現在科學發達的程度之下，「現代的哲學」已經不能是「宇宙觀」的科學了。哲學上所說宇宙觀，不過是根據方法論而來的一些系統而已。而所謂方法論，本身就包含客觀運動的規律，轉變的規律，以及認識的規律。「哲學」的這一種定義，一方面否認「哲學」為「科學之王」「科學之科學」的「超然」定義；另一方面，否認哲學為「得自科學中的乾枯結論」或「科學之尾」的主張。所以，哲學是從一切科學中所得的結論，而對於一切科學，都有「方法上」領導的作用。

「主觀律」是人的「主觀」「意識」對「客觀」「現實」的「認識」中的一切「規律」。譬如認識的可能性，眞理，以及其他問題，都歸於「主觀律」之內的。如果將「主觀律」簡單說成「研究法」則未免太狹小了。反之，「主觀律」是「方法論」，而祇是方法論的一部份，如果將牠們等用，就未免太寬泛了。假使一定要用哲學上另一個名詞來代替「主觀律」，則祇有「認識律」或「認識論」才行。

唯心論者，如黑格爾，是將「規律」當作「思惟」的東西，所以牠將哲學上的一切「規律」，說成為「論理」法則，或「法」。作者反對這點，所以不用「法」字，而用「律」字。也許這個「律」字，使先生竟想不起哲學上常用的「主觀律」的名詞罷。

亦英十一月二日

# 時事日誌

##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 十月二十六日

◉中政會決議朱家驊調任交通，翁文灝繼任敎長。

◉劉文輝退出成都，鄧錫侯部入城維持秩序。

◉中央對李頓報告書意見，已由外部電滬顏代表。

◉陳獨秀彭述之移押江寧地方法院，何傳陳詢問一切。

◉上海市財政局長蔡增基發表發行戰區復興公債談話。

◉英政府對日態度保守黨與工黨自由黨意見扞格。

◉蘇俄承認僞組織說復熾。

◉胡佛發表談話，謂軍縮倘竟失敗，美國唯有擴大海軍。

◉史汀生在匹刺堡演說，重申擁護非戰公約。

### 同　二十七日

◉中常會決定十二月十五日爲三中全會日期。

◉內政部公佈內政會議法規。

◉馬占山督師圍攻洮南，蘇炳文部遮斷齊克路。

◉齊克線五家站日軍車遭義軍狙擊。

◉中央限韓復榘二十八日前撤兵，韓請展緩期限。

◉何成濬飛往樊城，督剿殘匪。

◉滬商到京請願改善海關制度，制止關員不法行爲。

◉東京破獲謀刺宇垣朝鮮總督暗殺團。

◉倫敦失業者大暴動，受傷人數在六十以上。

◉波蘭大總統摩西基頒發代法律命令，確定領海界限。

### 同　二十八日

◉川北聯軍推楊森爲前敵總指揮，進攻簡陽。

◉閩省府委員向中央總辭職。

◉交大兼招商局監督陳孚木辭本兼各職。

◉日政府對李頓報告意見書由吉田攜往日內瓦。

◉國聯特委會決邀美俄參加討論李頓報告書。

◉意法西斯黨慶祝進羅馬十週紀念。

◉法國會通過「法國之安全與軍縮新計劃」案。

### 同　二十九日

◉蔣伯誠到濟與韓復榘商解決魯事途徑。

◉立法院通過國際海上人命安全公約。

◉蔣委員長乘江鞏艦抵長沙。

◉江都清查田賦風潮，主使人六名被槍決。

◉中央庚款委員會開第十次董事常會。

◉日對李頓報告意見書及附屬書類運華。

◉日第二次共產黨案定讞。

◉美社會黨候選總統湯麥斯發表外交政策。

◉巴本與白朗對普魯士邦行政改革各執一詞。

### 同　三十日

◉敍軍黃隱之部，分三路進攻瀘州。

◉戴傳賢石青陽擬定解決川事方案。

◉英使送達節略，不認康藏糾紛有英國背景。

◉非戰同盟平分會成立，胡適主席。

◉京市黨部主嚴辦陳獨秀，謂蔡元培楊杏佛係殉情庇護。

◉赫禮歐啓程赴西班牙。

◉駐法顧公使對美播音演說「中國與世界之繁榮」。

◉法軍縮新計劃披露後，德甚憤激。

◉美國對法軍縮新計劃表示不贊成，認爲疊床架屋。

◉倫敦英失業者二次示威，高奏共黨黨歌。

同　三十一日

◉川戰情勢和緩，劉文輝與鄧田商洽，表示贊成塗亭會議。

◉林主席返京。

◉孫宋慶齡向中央提議設立特委會專理政治犯事件。

◉內政部開內政問題討論會。

◉蔣委員長任郭外峯爲三省農村金融救濟處處長。

◉中英庚款委員會討論鐵部借款案。

◉英政府擬改新加坡爲非自由港，徵收商品入口稅。

◉赫禮歐抵西班牙，訪問柴瑪拉總統。

◉羅俄訂約問題，波蘭拒作調人。

十月一日

◉吉救國軍王德林部由寧古塔挺進克復寧安。

◉日機轟炸訥河縣城。

◉行政院決議慰留鄂省府主席夏斗寅。

◉回教代表因北新書局發行小猪八戒一書侮辱回教徒，在京請願嚴辦編輯人封閉北新書局。

◉十九路軍翁照垣旅長代表十九路軍及航空協會出洋考察航空事業。

◉南圻商會代表返國，請願向法交涉履行中法越南條約。

◉法西簽訂三協定。

◉西班牙大學生反對赫禮歐在法西間作任何黷武計劃。

◉中美瓜地瑪拉國新頒苛律，排斥吾國僑胞。

◉國聯理事會展至十一月二十一日開會，考慮李頓報告書。

◉美國已伐灣州銀行停業二十一家。

◉軍備休戰期滿，繼續展長四個月。

同　一日

◉何應欽分電韓復榘劉珍年，遵令撤兵；並電沈鴻烈接防烟台，龍口。

◉東北救國軍總指揮黃永平部，會合濮炳珊部，克泰安鎮。

◉川籍旅滬中委楊庶堪等五十餘人，建議解決川事辦法。

◉漢總部召集之七省公路會議在綏署開幕。

◉法總理赫禮歐由警察嚴密保護下，離西班牙返國。

◉英上院辯論中日問題，下院討論修改關稅。

◉波蘭外長柴萊斯基辭職。

同　三日

◉外部電催法方履行中法越南條約。

◉韓復榘電何應欽，報告撤防令已下，俟海軍接防烟台，第三路即開始撤退。

◉中委張道藩褚民誼談三中全會出席問題。

◉交通部長朱家驊到部接任視事。

◉德興登堡總統令國會改選期內，禁止公共集會。

◉軍縮會議主席團開第一次會議。

◉波蘭外長由次長貝克繼任。

◉日本出席國聯代表松岡洋右一行，晚九時抵莫斯科。

◉希臘新閣成立，巴那允諾士任總理。

同　四日

◉內部擬具內政實施三年計劃。

◉川聯合軍猛攻瀘城，雙方發生激戰。

◉馮玉祥電羅文幹闢日方擁段謠傳。

◉僞組織新預算編成，求日政府批准。

◉松岡洋右在莫斯科遍訪蘇俄要人。

同　五日

◉漢七省公路會議，擬定十一大幹線。

◉交鐵兩部派定籌備東方北方兩大港委員。

◉松岡再度與說加拉罕，但對締約問題，雙方俱不欲居主動地位。

同　六日

◉日警搜查反動派領袖頭山滿住宅，頭山滿子秀三被捕。

◉內政部咨各省市政府取締高利貸款。

◉青海軍開往烟台。

◉林主席乘專車赴洛。

◉宋子文發表談話，糾正日本惡意宣傳。

◉陳公博談籌劃中央鋼鐵廠近狀。

◉教部頒佈中等校教職員服務及待遇辦法。

◉法急進黨全國黨員代表大會討論遠東外交政策。

◉德國國會改選，開始投票。

同　七日

●馬占山電告在拉哈附近指揮部隊,猛攻敵方陸部,

●劉湘飛機連日轟炸瀘州內江一帶。

●蔣委員長由長沙乘江鯤艦返漢。

●林主席乘專車抵洛陽。

●外部歐美司長劉師舜談最近外交狀況。

●中央談話會對伺收受侮辱案商定處置辦法。

●德國會改選結果揭曉。

●蘇俄舉行十五週革命紀念。

●松岡洋右離莫斯科往華沙。

●日銀行界協議對偽滿借款條約。

●英國下院開始辯論失業問題。

## 同　八日

●海軍接防烟台龍口。膠東韓復榘軍隊,開始撤防。

●行政院議決招商局收歸國營。

●行政院發出「查禁侮視任何宗教之刊物」通令

●宋子文由京飛漢謁蔣。

●鐵道部確定建築京滬兩路之總站計劃。

●美國總統選舉,初選開始投票。

●世界經濟會籌備會閉幕。

## 同　九日

●馬占山軍在興安嶺與蘇炳文軍聯成一氣。

●中政會通過收歸招商局國營案。

●戴傳賢宋子文在漢晤蔣委員長。

●長翁文灝辭不就職,由朱家驊兼攝。

●內政部規定禁止蓄奴養婢辦法。

●西南政會討論澳門政府侵佔橫琴島案。

●張發奎乘意輪卜總華地,離香港赴歐。

●羅斯福當選為美總統。

●日海軍省決定從速進行第二次海軍補充計劃。

●日內瓦國家主義派與社會黨人衝突,發生大暴動。

## 同　十日

●達賴駐京辦事處發表康藏和約簽字經過。

●張學良偕劉多荃等乘機飛漢謁蔣委員長。

●外交部電賀美國新總統羅斯福。

●中央銀行增設匯兌局,辦理對外匯兌。

●漢七省公路會議閉幕。

●德國政府不招待偽國代表丁士源。

●英國名小說家高爾斯華綏得諾貝爾文學獎金。

# 附錄

## 中美公斷條約全文

大中華民國，大美利堅合衆國，爲欲竭力預防兩國間幸存之和平關係發生中斷，復與重行確定採取兩國間所發生一切可以裁制之爭端，均付公平判斷之政策，並切留自樹模範，不惟表明反對與戰爭爲兩國相互間國家政策之工具，且促進和平解決國際爭執之國際協定，臻於完善。使世界各國間戰爭永遠消滅起見，決定締結一公斷條約，爲此簡派全權代表如下，大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特派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公使伍朝樞，大美利堅合衆國總統特派美利堅合衆國外交部長史汀生，兩全權代表將所奉全權證書互相校閱，均屬妥善，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兩締約國間如有國際事項之爭執，此締約國對彼締約國提出因條約關係而發生之權利的要求，此項爭執未能以外交方法解決，或經交付於按照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五日在華盛頓簽訂之條約而設立之永久國際委員會，仍未解決，而此項爭執因適用法律或公理之原則，得付判決。故具有可以裁判之性質者，則於每案發生時，以特別協定決定，應交付於按照一九〇七年十月十八日公約所設立之海牙永久公斷法庭或其他相當裁判機關。此項特別協定，應於必要時規定裁判機關之組織，並應確指其權限，載明爭執之問題，並決定交付公斷之條款。每案之特別協定，中國方面依照中華民國之憲法訂立之，美國方面由美國總統美國參議院之協贊允許訂立之。

第二條，關於下列各爭執事件，不得引用本約各條。(甲)在彼此締約國內政範圍者。乙)涉及第三國利害者。(丙)關於或涉及合衆國對美洲問題確有態度，即所謂門羅主義之維持者 丁)關於或涉及中國依照國際聯合會盟約應盡義務之履行者。

第三條，本約用中文，英文，法文繕寫，由中國國民政府依照中國憲法批准之。並由美國總統得美國參議院之協贊允許而批准之。中文，英文，有同等之效力，但遇有歧異時，以法文爲準。批准文件應於最短期間在華盛頓交換。自交換批准文件之日起，本約發生效力。此後本約繼續有效至此締約國以書面通知廢止於彼締約國後一年爲止。兩全代表特此簽名蓋印於中文，英文，法文之條約兩份，以昭信守。大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二十七日，一千九百三十年六月二十七日在華盛頓訂立。

# 婦女与家庭欄

編者 金仲華

## 國難聲中之兒童教養問題

林仲達

### 一 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

誰都知道今年的雙十節所以停止國慶紀念，是因為國難嚴重的關係；然而國難的眞正嚴重性，倒不在於國慶紀念的停止與否，而在於那盤千盤萬呻吟悲哀於饑饉和炮火中的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

我們從這次民族戰爭的教訓中，深深地感覺到國家每年負擔佔國庫總支出半數以上的軍費所養育的二百多萬兵，他們決不會解除被壓迫民族的苦痛，而只有使被壓迫民族的苦痛加深，使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益趨於嚴重。這是中國社會所特有的現象，無容諱言的。

、青年婦女們，你們對於兒童教養問題比男子有更深切的關係，你們負有再造中國民族的偉大使命。你們對兒童教養問題該有一種新認識，由此找尋今後婦女運動的新路線，以達到全中國婦女的解放。

中國今日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性可從下列諸現象中反映出來：

1 社會經濟的崩潰——「九一八」的國難，是任何有血氣的中國人所痛憤而且永遠不忘記的；但有人能知道這次國難對於中國民族的生存上的打擊，竟到怎樣一個程度嗎？佔全國總面積十二分之一的三百二十六萬二千七百萬方里的土地的喪失，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的三千萬同胞之淪亡於奴隸的悲境，固不必說，而且不忍說；單就

經濟上的損失而言，則有占全中國內部輸出總值六萬萬六百萬海關兩之百分之四十八以上的東北農產物的損失，「九一八」事變官方總計一百七十八萬萬元的損失，「一二八」滬戰官方總計十六萬萬元的損失，（註一）這種經濟上的打擊，實已足直接置中國民族於生死線上，而間接更予中國社會基礎以絕大的震撼。

同時，中國今日農村經濟實已陷於破產的狀態。一九三一年入超為五萬萬四千餘萬兩，而以農產品為大宗。本年（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入超又為三萬萬八百餘萬兩。民元以來，無年不入超，截至二十年止，入超已達三十九萬萬一千二百餘萬海關兩，（註二）這樣驚人的數字，反映到民生的凋敝，已有不堪言狀之慨！

然而國難未已，內戰又起，首有粵亂，繼有魯亂，近復有四川二劉的戰爭。中國自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三〇年間，七十年來內亂共有一百十七次，時期歷五十二年之久。（註三）內亂的損失，勢必取償於民衆，自民十六至去年間，政府發行國內公債的總額為八萬萬九千九百萬元，如此鉅大的債額，雖直接募自銀行，間接卻來自民衆。不僅如此，各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更是洋洋大觀。

由此，可知帝國主義的經濟的侵略和中國的政治的不良，必然地致中國社會經濟瀕於破產，而使中國次代民族教養問題，益趨於嚴重。

2 貧窮人口的累積——中國今日貧窮人口的增多，是很顯明的一種現象。據友人古棣君調查，人口總數在一萬萬以上之統計，無業者竟有一千六百餘萬，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四，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都市的增加較農村為更甚。若照陳長蘅氏估計民十七全國人口總數為四六〇、五一〇、〇〇〇人推算，那末無業人口便有一一二、八七二、〇〇〇人，簡言之，即四人中便有無業者一人。（註四）據十七年十一月北平貧民之調查，貧民數共計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人，佔全市人口五分之一，若以十七年夏間各省區貧民數統計（蒙古西藏除外）則貧民數為一萬萬另三萬九千餘名，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又據李敬穆氏調查的結論；全國貧民有二萬萬人。（註五）

美國 Malory 氏在他所著的災荒之國（China-Land of Famine）裏面說，由紀元前六二〇到一九〇〇年，在中國共有包括整個幾省的災荒一千五百〇六次。（註六）可是自民國以來，災荒更頻繁地更深刻地更廣汎地抓住了中國的農民大衆。水災在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九年發生於中部，一九三〇年亦在中部發生。一九二八——二九年西北大旱災，一九三〇年還繼續演其餘波。依據估計，一九二七年的災民約有九百萬，一九二八年三千四百萬，一九二九年五千四百萬，一九三〇年三千萬。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更表現為這飢饉過程的最高點。（註七）這次水災難民共計一萬萬，其中一千萬為赤貧無力須待救濟的。其已入收容所的，上海的六千餘人，兒童已達千五百名以上。其他武漢約二十萬，兒童在五萬以上；蕪湖約八萬，兒童在二萬以上；江北約五萬，兒童在一萬三千以上，至於沒有入收容所的更不知有多少？（註八）

中國今日有這許多的失業者和災民羣衆，他們連自己的生存權尚成爲問題，如何顧到他們的兒童的教養。

3 飢寒程度的尖銳——國際賑災委員會曾經考察中國四省二四〇個鄉村農民收入的狀況。(註九)在直隸省考察了八十五個鄉村，居民總數爲二五、八八五八。據說家庭總數的百分之八二·五是生活在貧窮的最低限度以下。在江蘇調查了有六、八七〇個居民的四十二個鄉村結果全家庭數量的百分之五二·一是生活在貧困的最低限度(百五十元)在安徽考察結果與江蘇相近，在浙江考察有居民一、四四四八的六個鄉村，素稱「富庶」的浙江，其鄉村居民的百分之六四·三係生活在窮困的水平線以下，其他陝甘各省，不問可知了。

北大社會學教授陳達氏研究了陳伏和胡卡兩個鄉村，曾作以下的結論：對於五口之家的生活最低限度，在陳伏村每年爲百三十元，而在胡卡村爲百五十七元。在陳伏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此種貧困的最低限度以下，平均全家每年工資爲九三·一一元。而對於窮苦的平均還差四一·八八元。在胡卡村，在百五十元的生活的最低限度之下，八十一人中有六十五個，亦卽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百二十元以下的工資，平均全家的工資爲八八·八〇元平均還差六八·三〇元。(註十)

中國的農民是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但由以上事實可以確定中國今日的農民和雇農的家庭的百分之五二至六四是生活在貧困的水平線以下，而在遭遇自然貧困的區域甚至到百分之八十。他們終年以汗血所換來的代價，尚不能支持其生命所需求的最低限度的食品的熱量。

據燕京大學農村經濟學系教授泰拉(J. B. Tayler)調查華北五口的農家每年開銷一六〇元的生活費各種食料所產出的熱量僅有一三、六八三卡羅利，平均每人不得過二、七三七卡羅利；而鹽山農民也僅得二、五九八卡羅利(註十一)可是離開標準熱量(三、〇〇〇卡羅利)還很遠呢！

我們試把八九九個中國農家疾病費與四七二個美國農家的疾病費的百分比來比較，則前者爲〇·六，後者爲五·一(註十二)據此推論中國的農民倘遇疾病，只有待死而已！

雖然，工人的生活或許好些，讓客觀的事實來告訴我們吧。據上海社會局調查，上海全體廠工有二三七、五二二人。平均每家每月總收入爲三二·八九元，平均每家每月費用爲三二·五〇元，出入僅足相抵。(註十三)在這樣生活無保障的現制度下，他們隨時有加入失業者的隊伍裏的可能；到那時，其子女的教養狀況又怎樣呢？更就上海工人的衣食住生活而詳細分析之，他們家庭的膳食滋養成分統計的結果，平均每日每等成年男子得蛋白質八八公分，脂肪四九公分，含水炭素五·三一公分，發熱量二、九一三卡羅利。其熱量雖勉強近於公認的標準，但大部分來自一般植物食品，脂肪分量太少，而含水炭素份量則太

多。他們所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和洋布。倘依全體家數計算，則平均數每家全年不過分攤很可憐的二・五六尺嗶嘰，四寸華絲葛，四寸一分的綢子的而已，如此數量若嫌太奢，除非返於原始時代之裸體生活了。他們的住房大都一間者幾及三分之二（百分之六二・六），一所房中同住的家數常有三家之多。甚至有兩批工人日工和夜工對換，一室之中，經常充滿着炭氣。

據美國 Pennsylvania 美國兒童局的約翰城分部的調查，健康和住房的關係如下：（註十四）

| | | 兒童死亡率（每千人計算） |
|---|---|---|
| 關於飲水 | 家中有自來水 | 117.5 |
| | 用家外運來之水 | 197.9 |
| 關於燥溼 | 乾燥之房 | 122.5 |
| | 潮溼之房 | 156.7 |
| 關於廁所 | 用家內廁所 | 108.3 |
| | 用家外廁所 | 159.3 |
| 空氣的流通 | 兒童睡眠於空氣流通之室者 | 98.1 |
| | 兒童睡眠於空氣不流通之室者 | 169.1 |

再看 Dr. W. L. Mackenzie 與 Captain Foster 所作蘇格蘭七二、八五七個由五歲至十八歲學校兒童體格與住房大小的關係的調查，其結果如下：

| 家庭住房間數 | 男童 平均體重(磅) | 男童 平均體高(英寸) | 女童 平均體重(磅) | 女童 平均體高(英寸) |
|---|---|---|---|---|
| 一間 | 52.6 | 46.6 | 51.3 | 46.3 |
| 二間 | 56.1 | 48.1 | 54.8 | 47.8 |
| 三間 | 60.0 | 50.0 | 59.4 | 49.6 |
| 四間以上 | 64.3 | 51.3 | 65.5 | 51.6 |

依上表而觀，兒童身體的健康和體格的大小，與家庭住房既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何怪乎中國今日一般兒童身體的弱小，民族的衰老

4 童工待遇的殘酷——產業領域上自有童工制度出現以後，無數幼弱心身的兒童在勞動工銀制度之下過其慘酷的生活。上海公共

租界工部局最近調查的童工數目：童工總數凡十六萬九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十三歲以上的男童工爲四萬四千四百二十五人，女童工爲十萬另三千二百四十一人，共計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十二歲以下的男童工三千七百七十四人，女童工爲一萬七千七百另四人，兩者共計爲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人。這僅就租界而論，未見絕無遺漏，若連租界以外各區列入，數當更大。單單上海一區就有二十萬以上的童工，幾乎要占全上海產業工人四分之一。(註十五)

據古楳君所調查，各地童工人數（二五、一三七八，）佔全體工人（二三七、五七〇）百分之三〇·三。(註十六)其他商店作坊的學徒，沿街叫賣的小販，幫助老農的幼童，又不知有多少？我們再來看看各處童工生活的苦況吧！

滬、粵、津、漢各地工廠童工生活表。(註十七)

| 工廠類別 | 年齡 | 工作時間 | 工資 | 工作狀況 | 衛生狀況 | 備註 |
| --- | --- | --- | --- | --- | --- | --- |
| 紡織 | 七八歲以上 | 12 小時 | 元 •15—.30 | 日夜站立工作夜間常有隨地倒臥者 | 空氣潮溼棉維飛揚 | 晝夜輪班俱有童工 |
| 繅絲 | 仝 | 10—13 | •15—.25 | 站立煮繭易致疲困手浸熱水常被燙傷 | 溫度較高潮溼較重 | 多有吃飯不停者 |
| 烟草 | 仝 | 9—12 | •15—.30 | 較好 | 烟氣刺鼻爲害嗅官及肺部 | |
| 火柴 | 仝 | 10—13 | •112 | 裝置火柴站立工作及在家糊火柴匣子 | 燐毒硫毒易致病傷稍一不慎發生火災 | 以上四業皆有六歲以下之兒童隨母工作 |
| 機器 | 九歲以上 | 9—12 | ? | | 空氣滯悶陽光不足 | 大都採用學徒制故無工資 |

勞動工人爲飢寒而出賣其每天十小時以上之勞動力，尙不夠維持他一家的生活，還把他的甚至不及六歲的幼兒來供驅使，人間還有所謂平等嗎？

5 死亡率的升高——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和牠的兒童死亡率適成反比例。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各國嬰兒死亡率（每千人計算）約如下數：日本一八九，德國一四五，意大利一三九，法國一一九，丹麥九二，英國八九，美國八七，瑞典七〇，挪威六四，紐西蘭四八，印度六三〇，中國二五〇。近幾年來各國因醫學的發達，衛生智識的普及，嬰兒死亡率更有降低之趨勢；而中國則反是。「各國每千嬰兒中死六十九人，而中國每百人中死五十人，江北人竟死至七十五人」(註十八)據馬札亞爾在其所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裏說：『中國人口所生殖率比世界任何國都要低，根據一切事實統計以及調查統計都是這樣。中國人口的死亡率是比世界任何國都高。北京每年的死亡率男人到了千分之三十三，女人是千女之四十二。上海泰晤士報曾公布中國死亡率，說平均每年千分之三十(註十九)（英國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一〇·四）把中國與普通的文明國死亡率相比較，即每年還多死六百萬人，患天花死的有九十萬人。』

據十七年廣州市市民生死調查統計報告，從八月起到十一月止，

每週總是死亡者超過於出生者，平均每週減少六十七八強。又據南京特別市公安局衛生處調查市民死亡統計報告（從十七年一月起至十一月止）平均每月也多死二百七十一，計死者爲出生者之四倍強。（註二十）我們原不必神經過敏，推論到幾百年之後中國民族將要滅絕，可是根據各種統計，中國現在死亡率確是有特別高於生產率的趨勢，尤其是嬰兒死亡率比任何國都來得高。假使「每百人中死五十八」的統計材料是正確的話，那末這些驚人的數字很足以反映出中國民族前途的危機，換句話說，不知有多少未來的中國愛迪生和血戰抗日的健兒，早已埋葬在這些數字裏面，任憑你用什麼智力測驗恐怕度量不到畢竟誰智誰愚？

豈僅嬰兒死亡率的增高，就是中國產婦的死亡率也是大得可怕！全世界產婦死亡率以丹麥爲最少，一千人中只二人，日本三三人，意大利三七人，英國威爾斯三八人，德意志五一人，紐西蘭五一人，美國七一人，而中國一千人中死亡計一百七十六人。（註二十一）這非但是婦女們自己的重大的犧牲，而且是中國整個民族的文化上的無限損失。

6失學兒童的增多——中國今日貧窮人口之膨大和饑寒程度之深化，一般被壓迫民衆欲求生活資料之最低限度而不可能，還有什麼餘力來教育其子女？上海工人平均每家全年教育費爲七角七分。十八歲以下兒童之入學者，男的僅百分之一五·三，女的少至百分之二·一；換言之，男童有百分之八十五未入學，女童百分之九十八未入學。（註二十二）南京金陵大學卜凱（Buck）等調查中國七省十七處二、八六六農家的教育狀況，就全體說，未受教育的有百分之五二·二，而學齡兒童失學的則有百分之六九·六。（註二十三）

首都爲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受教育的兒童應該比較多些，但是事實不然。據二十年南京市教育局調查學齡兒童數目，其總數爲五萬七百三十三名，已入學者爲一萬七千八百四十四名，未入學者爲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名，平均計算每一百個學齡兒童當中有六十四個沒有讀書。首都尙且如此，其他教育不發達的地方，便可想而知了。最近教部調查中國全國學齡兒童共四千三百六十萬餘人，已入學者僅六百四十一萬人，未入學者有三千七百十九萬人，這是一般以提高學術爲名而分肥庚款其實的教育學者（？）所應該注意的啊！

總之，生活於貧困水平線以下的過半數的中國民衆，他們所需要者固然在於簡簡單單的衣食住生活，但是國家對於富有者的子弟則與以大學教育的特權，而對於貧寒者之子弟甚至連所謂「義務教育」亦不令其充分享受，所謂「教育機會均等」，也不過是一句騙人的空話而已。

## 二　教養制度的改造

中國今日外禍、內亂、酷政、匪患、災荒，一切的一切，致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已呈顯破產的狀態，使大多數被壓迫的下層民衆生活於窮困的

水平線下，直接間接都會影響到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同時必然地使今後中國兒童教養制度需要改造，雖然這改造的具體方案，是和其他政治經濟等制度的改造相關聯，而且須經許多人長期間的精密考慮，可是其改造的基本原則，大體不外如此：

1從「兒童爲雙親的私有」到「兒童爲全民族的所有」——

在原始社會，兒童的地位雖然很低，但他不是屬於雙親而是全民族的所有，民族全體負有教養兒童的責任。到了現在，兒童的社會地位已由被殘殺虐待進至被憐憫和同情，更進而至於被重視和尊崇；但兒童私有的觀念卻非常的濃厚。因此，兒童的教養權利遂被物質的經濟條件所決定。你有所有權，你便享有教養的特殊權利；你一無所有，也就命定地陷於飢寒和無知的悲境。

今日中國民族的生存已到了一個極危險的時期，我們要謀中國民族的復興，不能不對那爲新中國的骨幹的大多數被壓迫的兒童加以注意。日人炮火下的難兒，漢口水災裏的災童，以及整千整萬的啼飢號寒和無知無識的失學的貧兒，這些，決不是「他們的」兒女，乃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後裔：我覺得個人是依存乎社會的，是藉他所生活的社會而成長的，因此，我主張今後中國的兒童決不是他的雙親的兒童，而是屬於社會的或國家的。我們對於次代民族的教養，決不能有如下這樣狹隘的差別觀念的存在：「這是我自己的兒女，對於這些兒女，我要教養他們。那是你的兒女，他們的兒女，用不着我去關心。」今後，我們須具有社會連帶責任的觀念，應自覺自己的社會職分，是整個中國民族的父母。另一方面言，一切兒童只是中國整個民族的兒童，任何父母既不能視兒童爲雙親的私有財產，有時爲飢寒的條件而可以漠視虐待或出賣他們的兒童；同時也不准有些父母立場於個人主義來教養其子女，任他們在兒童的心理內印下不自然的界限觀念。

婦女社會解放之先決問題是在從家庭的勞役中解放出來；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承認民族教養的偉大工作，至少和其他勞働是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價值。今後母親的育兒不算一家的私事，而被認爲社會的公務，決不是像一般自命或被稱爲解放的新婦女所視爲一種勞役或賤役。婦女解放的眞正目的決不是把自己的鎖鏈加到其他大多數貧苦的勞働婦女身上。更不應像有些所謂兒童教育專家，利用什麽科學方法來檢驗奶媽的體格，剝奪其他貧苦兒童的生命的料資，來哺養自己掌上明珠的「好寶寶」；這些不僅是基於兒童私有觀念的缺陷，而且是人間極不合理的一回事。我們必須記住，今後不應有自己的兒女的觀念，只有全中國民族所有的兒女的概念。我們須本己飢自溺的精神，集中全民族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從全民族的共同教養工作中，來解放一切婦女。

2從兒童教養費之個人的負擔到由國家的或集團的支給——

雙親產生兒童，對於社會國家不能不說是盡了很大的義務，但是實際上也是雙親很大的苦痛負擔。今日中國的民衆大半生活於貧困水平

線之下，如何能擔負待起子女的教養費？而況因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狀態的變遷，兒童的教養已具有社會的意義。他的教養費也有漸次移於社會負擔的傾向。勞働國家的蘇俄固不必說，它完全承認國家有教養兒童之權，故兒童的教養費全由國家負擔。就是其他如美國、加拿大、丹麥、紐西蘭等國，政府對於寡婦及丈夫不能擔負養育費的，則有母親扶助法制度，以充兒童養育費；像法、德、比、荷等國則有家族津貼或家族工銀制度以充兒童養育費，這都是由父母與國家共同擔任養育之例證。（註二十四）我們深知道今日中國國家財政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然而當此國難期間，國家純供經常軍備之費，年爲二萬六千八百萬，平均每月實支二千二百三十三萬餘元（註二十五）如此數目，實破全世界國家軍費的紀錄。使我們不能不懷着國家爲什麽這樣重視養兵，而輕視整個民族的教養工作。試看現在中國的社會狀態，爲了兒童的教養，有多數人在嘗着苦痛呢？他們連單謀溫飽都感力不勝任，更何論求學？至受中等教育，在中產階級尙感困難，在一般俸給或工錢生活者自非絕望不可。故兒童的命運若完全委諸父母的生計，勢必和組織健全社會的理想相矛盾。我們若眞期望社會組織能健全，中國民族能復興，那麽我們須對於構成次代社會的全中國兒童與以營養和教育的均等機會，充分完成其身體的發育，並發展他們的天賦能力。總之，一般兒童的教養費乃是國家養成次代國民的當然負擔，斷不能以財政之如何如何困難，而委卸其責任的。

3 由家庭的教養中心到集團的教養合作運動——我們知道舊的家族制度已成爲時代落後的事實，是無論如何不容避免的。雖然中國農村社會尙保留其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可是因爲災荒現象的頻繁和擴大，土匪騷擾的不已，亦正趨於破落解體。同時因爲近代都市之發達，勞働婦女爲經濟上的要求，大都參加於人類更重要更有意義的生產工作，而從家庭的瑣細的勞役中解放出來。因此，教養兒童的事情，雖是家庭的任務，已因時代的轉變，漸次移歸於社會，對於家族成員也不復是必要的了。他們對於其子女僅爲名義上的父母，實際上已無暇兼顧教養的事情了。

一方因爲產業革命的結果，童工組織的出現，集團教養之趨勢乃是客觀事實所促成，也斷非偶然的。

而況今日中國的家庭，配稱爲適當的教養場所的，到底有幾？這些家庭非但不能發展兒童的智能，培養兒童的良好的品性，強健他們的身體，而且是兒童的牢獄！貧苦人家的家庭固不待說，就是富有者的家庭，又何嘗有以兒童本位的教養設施呢？他們的家庭經濟預算中只有吃鴉片和打牌的費用，而沒有兒童教養費之正當的開支。

所謂「新家庭」吧？依然是以個人自由思想爲核心，隱含着新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披上了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外衣。

而且家庭之中，僅有少數人的親屬的關係，而無更廣大的包含着各階級民衆的子女之人羣的接觸。我們要培養今後次代民族之社會

的意識和同情，不能不於集團的教養制度中求之。

4從特殊兒童之慈善的救濟到一般兒童保護之社會的經營——兒童保護之由人道問題進爲社會問題，是最近才有的事，是當產婦之保護、乳兒幼兒之保護、少年之職業指導及勞働、不良兒之教化、給與母親的兒童之津貼、一般兒童之養育費等等，對婦女問題及勞働問題等發生關係，而具有社會意義時才有的。

兒童保護事業在西洋當紀元後一一〇年間羅馬托拉諸斯帝所設立的教養院，是歷史上所認爲第一次的兒童保護事業。最初是專以世間之不幸者爲對象而施以種種的救濟，故兒童所得的權利，亦只限於被救濟的權利。到了十三四世紀，兒童保護事業既漸次超過了教會所經營的範圍而日益膨大，同時遂依近代國家之發展而亦呈顯著的進展。教會自身之經濟基礎因封建制度的崩壞而逐漸顚覆下來；兒童保護事業之後援者的貴族等，亦就漸次失去了舊有的榮華，於是這種事業在教會範圍內，便自然地趨於衰敗，而被國家去收拾去舉辦了。到了產業革命以後，童工組織的出現，於是兒童的命運又重新陷於極悲慘的境地。自一八〇二年英國會通過「徒弟健康道德案」直到一九二五年日內瓦保護兒童宣言爲止，兒童保護始轉變爲社會的意義。

中國的慈幼事業雖起源於很早的南宋時代，但迄今依然沒有進步，所謂孤兒院、貧兒院、婦孺救濟所等組織，既不足以稱爲慈善機關，更不能說是社會的連帶責任。

今日中國兒童保護事業，連帶到母性保護因客觀事實的需求，已爲急待進行的一件事；然而此種保護事業決不是宗教家或有志者對於孤兒災童或棄兒之慈善的行爲，也不是所謂國家的仁政之片斷的設施，乃是全國家全社會對於次代民族之一種整個的、有意的、有方案的、有繼續不斷性的社會事業的經營。

5從母親的本能之養育到專家之科學的——教養生產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這是不學而能的動作；可是人類自爬上了進化的階段以後，斷不能單憑自然的本能像其他動物一樣地去教養他的幼兒。今日中國的嬰兒大都只有被生的義務，而沒有被教養的權利；他們死亡率的升高，無疑地是由於缺乏以經濟爲背景的所謂科學的教養。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程度的高低，是看他能否對於自然力之最經濟的利用，以培造人類之精神的及肉體的能力。今日中國民族的體格的弱小，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日本學童的體格三十年來已大有進步的趨向。據東京市教育局統計，在一九〇〇年七齡男童的體高平均爲三尺六寸七，七齡女童的體高平均爲三尺六寸一；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男童便增加到三尺七寸四，女童便增加到三尺六寸七。

然而回顧中國民族的體格是怎樣呢？中國一般母親對於兒童的教養，其知識及方法又是怎樣呢？固然，我們不能說新婦女也都是無教養的知識，可是我們至少須承認中國現在大多數的母親確不配來教養他們的兒女，而且在目前一般國民經濟狀況之下，連求維持他們最

低限度的生活的資料尙不可能，那裏談什麼營養？什麼技術？新社會之所以不任父母來教育子女的種由，是因爲教育兒童比生產兒童要困難得多。一百個母親當中，能否有一兩個完全的教育者亦屬疑問。所以今後對於中國次代民族的教養須由社會的立場，以集團的財力和精力，在各專家——心理學家、教育家、營養料專家、醫生、保姆——以及雙親合作指導之下，而試行小組織的（如托兒所，嬰兒園之類）人類共同教養的新制度，因爲這種設施，不曉得有幾十萬幾百萬的母親能解脫舊制度下的無謂的奴隸般的育兒勞役，而可以自由地去從事現代具有社會意義的偉大的整個民族的教養工作，或參加其他生產的勞働以至一切社會的業務。

青年的婦女們，今日中國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因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動，既已到了這樣一個極嚴重的時期，你們要求全中國婦女之經濟上和人格上的解放，須從全民族的教養合作運動中打出一條今後婦女解放的新路，這是中國民族復興的一線希望，亦即新中國青年婦女所負的偉大使命！

（註一）本年十月十日申報紀念詞國難與國慶。

（註二）本年十月十日申報國難與國慶。

（註三）古楳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適合中國的社會經濟背景（中華教育界十九卷九期頁二一）。

（註四）古楳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頁三五）

（註五）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頁五。

（註六）馬札亞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頁一七。

（註七）見二十年九月中華慈幼會所發表之救濟水災兒童意見書。

（註八）一九三一年大水災中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

（註九）確定當時普通家庭生活最低用費爲百八十七元。

（註十）"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一九二五年十一卷一一——二三頁。

（註十一）古楳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

（註十二）馬倫著：New China 二卷二頁。

（註十三）楊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頁八。

（註十四）楊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頁六七。

（註十五）康陶父編婦女與兒童（頁一一四——一一五）

（註十六）古楳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頁三五。）

（註十七）朱懋澄：機械工業的童工生活（慈幼月刊）

（註十八）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頁四三。

（註十九）Shanghai Times 一九二七年十月份。

（註二十）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註二十一）慈幼月刊第六期頁四〇。

（註二十二）上海工人生活。

（註二十三）古楳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

（註二十四）康陶父編婦女與兒童頁一〇八。

（註二十五）孫九餘當前中國的財政問題。

# 家庭的將來

金仲華

本文係根據英國學者靄理斯(Havelock Ellis)的家庭之將來一文而作。原文載於美國皮亞特(Charles Beard)所編人類往何處去一書中。靄氏爲著名的性心理專家，他對於家庭將來的推測，主要是從生物學的立場出發的。像羅素一樣，他的見解具有英美自由主義者的色彩，是對於現狀的漸進趨向抱樂觀的，而不如經濟史觀者的主張急進改革。在本文中，讀者可以看出靄氏的論調雖然是穩健的，但不失爲進步的和科學的。

許多人以爲家庭在目前已經處於危險的地位。兩性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漸增平等，離婚潮流的澎湃不已，性道德觀念的變遷與避妊方法的進步——這種種影響，是被認爲毀壞婚姻制度和家庭組織的根本力量。

當然這種種影響是實在的，而且很有力的。然而經過詳細的考察，便可以知道這些影響的任何一種都不是必然的破壞力。相反的，他們都能澄清和鞏固家庭的組織，使家庭能更有力地和切實地發揮它的功能，而合於所謂「文化的單位」這個名稱。婦女經濟獨立的增進，使她們的性的選擇更自由；這對於婚姻是有益的。離婚的自由足以助進美滿結合的構成。避妊方法的應用，使良好種族的產生成爲可能。事實上在西方各國，婚姻非但不消滅，而且漸見增多；一九一一年英國每千人中有五〇六人結婚，到一九二一年便增至五二〇人。至於生育的問題，目前西方所顧慮的，不是過少的生育，卻是過多的生育。所以不論變遷到何種地步，家庭的制度始終是存在的。

在社會學和生物學的方面觀察，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論。關於婚姻和家庭的歷史，威斯特馬克和勃立福爾脫(Briffault)這二位學者

曾經作過很詳細的研究。他們對於婚姻制度早先的歷史持着不同的見解。威氏以為婚姻制度是順着一夫一妻和父權的形式發展下來，中間只有很小的偶然的改變；勃氏則以為早先曾有一個母權的時期，因為經濟組織的改變，私有財產制度的發生，纔結束了母權而進入父權時期。當然這二種不同的見解或者都陷於過偏一些的弊病。不過這裏所要證明的就是不論經過何種變遷家庭的本身始終是繼續存在着的。

＊　＊　＊　＊　＊

目前文化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是家庭和社會的關係的變遷。在過去人類的歷史中由結婚而成立家庭，但因為沒有子女，家庭會自動消解。在我們的時代沒有子女不能成為解散婚姻的適當理由；有許多婚姻在結合後會故意的暫時或永久不生育子女。這是我們時代的婚姻制度的一特色，其影響於家庭的組織極大。家庭的生物學的基礎並不因這種情形而破壞；但有了這種新的自由的限制，家庭便能夠適應於我們社會組織的一般發展了。

婦女經濟地位的變遷是我們社會的顯著發展之一。自從十八世紀末產業革命以來，婦女在家庭中的簡單工業活動逐漸失去，同時，她們卻在外面廣大的世界上找到了許多一向為男子所獨專的職業。她們漸漸接受了完全經濟獨立的原則。但在適應於這種新生活時，她們有的只能保持不婚的生活，或者對於家庭中的子女的出生或數目，不能不隨着所處的狀況而加以相當的限制。

因為限制家庭中子女出生的需要，引起了避妊的問題。這問題曾經成為聚爭的中心，到現在還是這樣。但從一般的趨向上，可以看出節制生育的理論和方法，在將來必然會普及於文明的世界，為社會中任何階級所接受。以目前節育運動發展的速度計算，在二十五年到五十年後，它必定能普及於所有文明的世界。但在性的生活更健全和自制的培養更完善的將來，機械的節育方法倒不會十分必需的。

節育運動的發展有着三個主要的根據。第一，覺悟了的婦女都要求自己不要單做一架生育和哺乳的機器，毀壞了自身也毀壞過多的子嗣。第二，社會的經濟狀況使任何階級都不能不考慮到無限制的生育所引起的繁重的撫養和教育的責任。第三，科學的人口學者和統計學者現在都以更大的確斷指出地球上人口的大量增加，如不加以適當的限制，在一世紀後便將達於充分的飽和。上述的三種重要的理由，構成了節育運動的不可阻遏的力量。

＊　＊　＊　＊　＊

另一種和家庭制度有重要關係的情形，是離婚的增多與法律上離婚手續的漸趨簡易。一般的說，在原始社會兩性的結合很易分散也很容易。在較發展的社會，因為財產成為社會關係的一種要素，男性的權力乃超過了女性的。婚姻的關係也較嚴格，但這嚴格性常是有利於男性的。但在最近的文明社會，這種嚴格性又漸失其作用，離婚較易而

日逐漸增多，結果是二性的權力重趨於平等。

離婚增加的趨勢在歐戰後驟盛，只有法國是例外，在一九二一年後便稍見減低。戰後先有所謂「結婚流行病，」接着就是「離婚流行病。」日本的離婚率在戰前就很高，僅次於美國，戰後繼續保持原來的高度，美國始終保持着離婚率最高的紀錄，在一九二三年每十萬結婚人口中有三六○人離婚，以全人口言，是每十萬人中有一四九人離婚。在歐洲，奧國和瑞士的離婚率最高，英國較低，在一九二二年每十萬人口中只有六·八人離婚，但比十年前已增加四倍。蘇聯的離婚法最寬，只要單方面願意，就可成立。然而奇怪的蘇聯的離婚率竟較美國爲低。這顯示出蘇聯新時代的人民已養成了相當的自制力。蘇聯和美國間離婚率的比較，顯示出社會輿論與宗教二者約束離婚間的差別。至於將來離婚的趨向，大致是以相互的同意爲正道。當然，由相互同意而成立的婚約，也可由相互的同意而解散。這正如威斯脫馬克所說的『可以保持婚姻的高尚性，而決不至於破壞家庭的。』

不僅由於離婚的法律上的自由，婚姻關係的束縛性也因他種趨向而漸見減少。在西方近年來有一種承認婚姻外的性關係的趨向發生。所謂婚姻外的性關係，大都是不以生育子女爲目的的：實際上這並不是一種全新的現象，娼妓制度本來就成爲一種公開的祕密存在着，而所謂「姦通」(Seducton)則也是一種普遍的事實。至於承認婚姻外性關係的趨向發生後，倒使上述的二種情形減少了。在目前這種趨向在青年間非常的流行。

因爲婚姻外性關係的流行，而有所謂「伴侶婚姻」的制度出現。這種所謂「伴侶婚姻」是一種公開承認的性關係，沒有像普通的婚姻關係那樣的束縛性；但在生育子女後則就進入於普通的婚姻關係。實際上，這種兩性關係的觀念決不會貶低道德，而只有鞏固道德；不會破壞婚姻和家庭的制度，而只有增強它們。這種因着社會變遷而發生的新適應，顯示出婚姻和家庭制度的穩定的發展。

* * * * *

從上面各節所論，可以知道無論經過何種改變，家庭始終存在着，而且保持着它最原始的形式：父、母、子女。使這三者合爲一體的衝動是天然的，最根本的：父母之間有相互的需要，二者都需要子女；子女需要依賴父母，這在父母也覺得是當然的責任。這種種相互間的需要不僅是物質的，也是感情的。

固然，有人假定爲兒童本身的利益，應當使他們離開本有的父母，而交託給訓練於一般的醫學衛生和特殊的兒科知識的看護，（柏拉圖最早在他的理想國中就有這種主張。）許多父母對於管育兒童的科學和藝術的無知，乃是眞實的情形；但以爲使許多爲母的始終無知，而只要訓練起一批未必願意負擔母性責任的婦女，使她們管理他人的兒童，是能夠滿意的情形，那便不免有些顚倒。這對於眞正的母親，負着責任的假母親和兒童，都是顯然地不利的，而且不愉快的。似乎祇有

對於孤兒和棄兒可以用這種辦法。至於這個問題的合理的解決，便是訓練眞正的母親，最好是在她們爲母之前。

在我們的時代，母性已不是婦女必有的命運，就是結了婚的也可以免去這種責任。母性將成爲一種職業。婦女儘有覺得需要這種責任，而因爲不合擔負這種責任，被阻止成爲母性的。要在本質上合於母性，再經過良好的訓練的，纔能夠負起這種責任。目前有許多國家已經設着專門的學校，大規模地訓練母性了。

＊　＊　＊　＊　＊

家庭和社會有着很密切的關係，這二者是負着相互的責任的。但這種相互的責任究應負到何種地步，卻有着很多不同的見解。在個人主義者，以爲二者的相互責任可以減到最小的地步；但在社會主義者，則以爲這種責任應擴大到無窮。實際上，從一種公正的社會的立場看去，這種相互責任是需要的，而需要至何種程度乃是問題，

這裏具體的問題是：在兒童撫養上，家庭的父母應負多少責任，社會應負多少責任？更切實一點說，社會對於兒童的撫育應否給與經濟的補助？這也可以說就是「母性津貼」(Mother's Pension)的問題。

從很早時候，學者派因(Thomas Paine)就有「家庭補助金」(Family Endowment)之說；康多塞(tCondorcet)對於此說曾加以贊和。但關於兒童應否受國家補助或母性津貼的問題，仍舊有不少的爭執。各國所採用的辦法也大有差異。法國對大部分的國家雇員都有家庭津貼，大約有半數的工銀勞動者實受其惠。德國採取相同的辦法，但比較具有社會主義的色彩。蘇聯是最熱誠地理想着要把國家造成爲兒童的樂園，所以母性最受國家的保護。澳大利亞也有良好的家庭補助計劃，但是理想居多而實行的尙少。

反對社會或國家以經濟補助兒童撫育的人，持有多種的見解。一種以爲目前世界人口增殖率已經過速，所以不需要用這種辦法以鼓勵生育。另一種以爲婦女的母性生活中已經包含着某種安慰或酬報，所以無需國家的補助。從優生方面發表意見的，以爲國家對所有的兒童一律加以經濟的補助，而不問其智愚優劣，是不適宜的。這些理由當然不十分有力。最後的一條是反對補助的方法，並不反對補助的原則。

＊　＊　＊　＊　＊

這樣我們乃漸漸觸到了家庭應該如何大小，卽應該有多少子女的問題。在過去子女是被視爲「天賜」的；這樣「天賜」下來的子女，當然無可拒絕。但在這種情形所造成的大家庭中，通常八九個以至十多個子女中祇有很少的幾個能夠生存下來。這是一個自然調節的方法。然而在醫藥和衞生已經進步而使生命的保存成爲較易了的現代，像過去這樣的生殖率當然已經不適用。現在一個家庭中的子女數是需要一個合理的標準了。

據德國格魯脫金(Grotjahn)的計算，平均每個家庭有三·八個子女，可保持人口的均衡。這計算顯然是過誇一點。據英國學者的計算，

平均每個家庭有子女二・五八，可使人口不變。這比較的合於標準。一般的說，二三個子女是一個合理的數目。有的家庭可以多生育些，有的可以少生育些，二者的平均數近於二・五，人口的均衡就可以保持了。

＊　＊　＊　＊

從減少生育把家庭的範圍縮小，對於社會也有很大的影響。固然，家庭是文化的一種單位。但過去家庭太成爲孤獨的單位了。過去家庭過於自我集中，專注意於子女生育的事情，結果是使家庭和社會的相互關係不密切，而文化也常滯留在原始的狀態。目前的重要發展是婦女從母性的機能的過度集中解放出來。這種發展把婦女家庭生活的狹隘範圍打開，而使她們得到外面廣大世界的知識和經驗。

根據前述的標準，有二・五個子女就可算完盡母性的適當責任了。這數目的子女並不需要婦女以全部精力去注意撫育；婦女應該適當地把時間和精力分配於家庭和社會的二方面，而使這二者得到以前所不能有的發展。在蘇聯，婦女的社會平權已經完全照着列寧的初意成立了，因爲列寧曾經說，『每一個廚婦都須知道治國的要着。』蘇聯婦女儘有在社會的很高職位而兼過着母性生活的；她們由國家規定在分娩前後各有二個月的假期，有義務的公共托兒所和幼兒園幫助她們的母性職務，在哺乳期她們的職業酬報並不減去。由此可以知道在其他國家母性和社會工作的不能兼顧，並不是什麽必然的不可能，只是頑固的習慣和盲目的偏見在障礙而已。

婦女的教師職務是一個很好的例。目前大部分的教師是婦女；她們兼教女生和男生。婦女有過生育和管理子女的經驗的，在教育兒童時便有特別的長處。她們對於兒童的心理質性，有着本能上的了解，爲未婚的婦女所不及。在這種情形下，國家儘可以鼓勵婦女結婚，而得到能兼顧家庭與社會的教育機關的工作者。

＊　＊　＊　＊

但是最後應當知道家庭不僅是一個與婚姻相關的問題，也不僅是一個與社會相關的問題，而也是一個與種族有重要關係的問題。人類種族的命運，繫於家庭的組織的健全。這種關係的科學的基礎已爲現代的文明所認識。

在原始的野蠻文化和西方希臘羅馬的古文化中，就有着限制弱的種族和提倡優良的種族的觀念存在。當時所用以限制弱種的方法是溺嬰。到了近代，人道的觀念漸漸發展，所以對於弱的或殘廢的種族幼類便一樣的加以完善的撫育。但在同時，對於養大這種在身心方面有缺陷的生命，一般人也都覺得是徒然延長他們的痛苦。使這種弱類長大而且繁殖，人類種族在目前和將來都要增加很重的負擔。於是一般人漸漸認識這種人道的責任是不必需的。醫藥和衛生的進步使我們能夠保全弱的和殘廢的種族的生命，但也使我們能夠防止他們的產生和繁殖。這種防止的方法當然不比早先溺嬰方法的殘忍，而是眞正人道的。

關於種族的優生可以從二方面進行立法和教育。在這二者中，後者實較前者爲重要；沒有後者，前者只等於虛文，如美國的只有優生的立法而缺少優生的教育，便是一個例。所以要實現優生的目的，當從教育方面普及優生的科學知識，使過着家庭生活的男女能注意到這種對於種族的責任，就是自己的宜不宜於父性和母性。至於國家在立法方面所能盡力的，便是頒發適合結婚——切實說是適合於父性或母性——的執照。這辦法在許多國家現在已準備進行了。

常常有人問：『後代和我們有什麼關係，而要我們去爲它盡力呢？』這問題是錯誤的。「後代」不過是「人類」的別稱。我們接受着過去「人類」所努力積聚下來的知識和文化，我們必須在努力於將來的一點上償還它。把家庭改造成一種更完善的制度，乃是我們對於過去所應負的責任。



# 職業與家務

蔡慕暉

前數年，確曾有不少提倡婦女職業的論文在幾個比較前進的刊物上與讀者相見過。近二三年來凡是思想較爲徹底的人大都感到婦女問題和整個的社會問題息息相關，非社會全體有了出路，婦女問題決不能單獨解決，因而很少論及了。結果是形成了一個關於婦女職業的文章異常空寂的時期。有的多是一些換湯不換藥，說來說去脫不出前人圈套的常談，而更不幸的，還不是提倡婦女職業者的故步自封，卻是反對婦女職業者的變本加厲。也許是政治傾向的影響罷，近年來國內學術界因已造成了捲土重來其勢難擋的局面，同樣，迷信婦女最高任務是家事的國士們（留學生亦是有資格做國士的，）亦已像煞當仁不讓似的出來公開他們的家事論了。這班國士們以爲如果沒有他們出來挽救指導，婦女們就一定會捨本逐末，置相夫教子的天職於腦後，因此人種就要受了影響而致退化，甚或要被自然淘汰而消滅，結果不但會使中國淪亡，而且要使中華民族滅種。這問題的關係既然如此重大，國士們自然要當仁不讓，雙管齊下，一面利用有數千年歷史的婦

容、婦德等名言，一面又引用他們的歐美同志的名著來證實反婦女職業論的有憑有據，以增高聲價聳動聽聞。在一面醉心歐化一面迷戀國粹的中國人頭腦裏這種與現實妥協的說法，當然要比含革命性的職業論較受歡迎。

也許就是這些國士們的提倡之功罷，現在的女學生們眞已一反五四運動時代的信念，比五四以前的閨秀們還要注意修飾了。她們大都不想在求學時代學習一點基本學問，也多不打算在離開學校之後從事一種職業。卻多在寫情書，學交際舞上用工夫，希望將自己造成十分道地的候補夫人。這些女學生們結婚之後，自然是將早半天的工夫大半化在燙頭髮，修指甲，畫眉毛，塗脣膏，擦香粉，換新衣裳，又將午睡之後的整個下午用在採衣料，看時裝，揀絲襪，買香水，進美容院中，不會因爲老爺不在旁伴她而感到太寂寞。晚上有了伴，那麼打麻雀，趕總會，去跳舞廳，赴電影院，更是個手忙脚亂的時候，再也不會有空閒的。在她們想來，沒有職業已經忙夠了，怎麼還能加上職業呢？

是的，這些人家的老爺們都是很相信反對婦女職業說的，因爲十足摩登的太太們既可以使他在交際場中顯彩，又可以助他在起居室裏享樂消遣。比起那些不能得到美人顧盼的單身漢，或受經濟壓迫不能不讓老婆去作他人牛馬的窮小子，以及受舊禮教遺害娶了十八世紀式的太太的苦命人，實在快樂得多了。太太們自然亦很相信國士們的主張，因爲在她們看來，僕僕風塵，勤勞終日的職業婦女的生活，未免太苦楚了。其實，就是那些爲了經濟壓迫而無可奈何地肩起職業來的婦女和她們的丈夫，亦何嘗不相信家務比職業較安逸？也許他們正在默禱着有一天能得到剝削他人的更大權力，主婦就不必再嘗職業的苦味呢！

似乎，在這窮人與日俱窮，富人與日俱富的社會裏，在小而又小的富人圈子中，婦女不應有職業的學說應該可以雷厲風行，非到現社會淪滅，現制度碰壁的時代，不會發生什麼矛盾了，但事實上亦不盡然。

記得有一天某君突然跑來找我。他平時很愛應酬虛套，不先敷衍個暢快是決不肯說明來意的，那一天卻一進門就托我設法勸導他夫人去找一種職業。這舉動實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因爲這位先生亦是反對婦女從事職業的。這兒我沒有篇幅贅述他的妙論，祇想介紹一段警語來證明他早先主張的堅決。他曾經說：非等他窮到三年沒飯吃（當然他很自信決實在沒飯吃，）是決不讓太太出外謀生的。現在他還有飯吃，爲什麼要太太去找職業呢？這實在使我異常詫異。

下面就是他所說的理由：

「我以前原是反對你們的辦法的，主婦終日在外面奔走，將家務完全托給傭人，甚至有時夜深纔回家，叫先生冷淸淸孤零零地一個子用晚餐。可是我現在想想，寧使像你先生那樣冷靜些，亦不願過太熱鬧的吵嘴生活了。你知道的，我們部裏的小組會議很多，有時候竟會議到九十點鐘，匆匆地回家已是十時後的時候也是很多的。身體倦乏之後，

自然不
不料我
下午五
不但晚
說短的
爲那樣
先對我
同情忙
解些。笑
坐着打
復我平
可。』說

我
歡聽他
健的女
侶伴，是
女人旣
以前熱
男人雖
不睦大

的，尤其是一面要從事職業的主婦，沒有一個不覺得傭婦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的。有一次我去拉一位朋友出來幫忙一件她自己認爲很有價值的工作，她就托我介紹一個可靠的傭婦做交換條件。終於因爲我無力爲她找到一個合意的傭婦，她亦就心有餘而力不足，不能離開她不滿一歲的小兒出來做一些社會的工作。她說她已做了家庭的廚娘兼奶媽，一切行動都不能自由了。

(二)生育時期的困難問題　雖則各工廠還不大肯誠意實行產前產後休息六星期，工資照給的工廠法，對產婦有利益的法律總算已經頒佈了。所謂自由職業的婦女們，在這一點上實在是比勞動婦女還多一層困難。有好些婦女實際上是喜歡在婚後繼續原有職業的，可是有很多被環境逼得不得不辭職。我已聽見過好幾個女教員的辭職原因了。校長先生怕她婚後懷孕妨礙教務，明識暗諷地要她自動辭職；她雖則想要繼續工作，但校長先生對教務那樣認眞的熱忱，終於壓倒了她保持職業的熱望。她雖說明願意節制生育，願意到臨產時請人代庖，當局者還是怕有萬一的危險，以爲不如請一個沒有生育可能的教員好些。這不止由男人主持的機關中有此特殊現象，由女人主持並以謀求婦女解放爲職志的婦女機關，亦時常有排斥已婚婦女的傾向。所以有好些時候，結婚與職業會成爲勢不兩立的對壘。

(三)沒有適宜的託兒所　有了小兒以後，完全交給沒有常識的傭婦去料理，對於小兒的健康智識以及習慣的養成，當然會發生很大的弊害。但是在沒有適宜的托兒所的中國，凡是有職業而沒有其他家屬代爲照應小兒的婦女，除了將小兒交給傭婦之外，還有什麼旁的方法呢？因此常有好多婦女爲了小兒的幸福前途而寧願犧牲自己的職業，亦有好些爲了職業而硬着心腸犧牲小兒。如果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出來組織託兒所，則不但比交託傭婦好的多，在某情形下，比沒有專門研究的母親自己管理還好多呢。

(四)男子態度的錯誤　家庭原是男女雙方所組成的，如說家務比職業還重要，那麼爲什麼男子不棄去職業而從事家務呢？等到婦女和男子有了同等職業之後，他和她的社會責任不是相等了嗎？爲什麼還要女子獨負家務責任呢？前幾年曾有好多女子，因爲生理心理都不容許她職業與家務兼顧，而視結婚爲畏途，情願過暗淡的獨身生活；近年的傾向，則女子大都願意犧牲職業而去實現家庭的美夢。我想如果以後的男子能對家務分任些勞，同時亦使家事簡單化，女子的困難一定可以減少了好些。

自然有許多人相信在現社會制度下，是不能有合理想的生活的，不過我總以爲在整個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之前，也不該放棄謀求局部改進的努力。反對婦女職業的先生們儘管不顧時代需求一味蠻橫反對，但經濟的壓迫，女性的覺悟，環境的變遷，已足夠使從事職業的婦女日多一日，上述的問題亦一日嚴重一日了。大概，一切一切的障礙，身當其衝的婦女們總是要出來謀求解決的方法的罷。



# 染指甲的藝術

——中國婦女裝飾史稿之二——

黃華節

在人身的五官百體中，手爪本來絕不含有性的意味，然而因兩性肌肉骨骼受生殖機能與生活責任的影響結果遂形成各異的形態。我不知道手爪的差異能不能算做所謂「第二義的性徵，」但女性手爪的美質事實上確含有性的魅力。手爪的修飾，大約就是從這個或然的原因產生出來的。在中國，除了這個共通的或然因之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緣由。中國古代的衣裝因過於着重蔽體和羞恥的觀念，幾幾乎把全身都遮蓋了，只有顏面手足三者，因作事起見，不得不裸露出或大或小的部分。我想這說不定就是中國古來的文學描寫女性美之所以特別多寫這幾部分的原因。

我國文學上，描寫女性手指的美，例子很多，並且在最古的文學上早就發現了。例如詩經說，「手如柔荑」言其柔而白也；又云「摻摻女手，」言其纖細柔長也。又古詩十九首云，「纖纖擢素手……」這都是描寫手指的美的顯例。綜觀歷代文人的描寫，可歸納出一條通則，即女性的手指，以纖柔潔白為理想的美。

再由手說到爪：爪在動物及野蠻時代人類的生活上，有很大的功用，和很強的威力，因此在人類的種族心理上，印象亦至深，難怪人類深入了文化的領域之後，還是注意於已經退化了的手爪了。大凡人體的裝飾，都是在惹人注目的地方用功夫的。手和爪既然因心理和社會的緣故而被人注意，則人們——尤其是女人們——不惜破費工夫去修飾他們的

# 世界婦女新訊

## 勃克夫人新作出版

以東風西風和大地這二冊描寫中國題材的小說而成名的勃克夫人，最近又出版了她的第三部小說兒子(Sons)。這是大地的續集，書中的主人翁是王龍的三個兒子，特別着重的是王龍的小兒子王老虎。

似乎勃克夫人是抓住了中國的一個「家運循環」的觀念，而在描寫出王家的盛衰起末。大地中的王龍從一個貧農娶了一個富家的婢女作妻子，克勤克儉地在「大地」上經營起來，成為一個自足的道地農夫。大地的結局是王龍病死了，他的死開始着王家的頹運。三個兒子在臨終的老父的病榻旁商酌賣地的事情。王龍似乎覺到了，說，『你們若使賣去這土地，那一切都完了。』兒子們雖然存着這念頭，卻說：『放心吧，父親。地是不會賣去的！』

於是兒子的故事便開始。三個兒子，大的喜歡奢侈浪費，中間的賣了地變成一個商人，小的投軍漸漸成為一個小軍閥。「大地」在兒子的腦海中是不留一些印象了。這是家運的循環；但這也顯出中國農村破落的一種情形。

小兒子王老虎在兒子中特別受到作者注意。王老虎有二道烏眉，生成無比的牛力，這是他名字的來源。他在南方投軍，漸漸顯露頭角，成為一個小小的軍閥。勃克夫人對於這個

指甲，自是當然的事情了。

手指的美，以纖柔潔白爲最高標準，已如上述，那麼指甲的美的最高理想又是什麼呢？依我想來，不外「紅潤嬌艷」四個字。我這個臆說，是從古來的文學描寫歸納得來的。自信有相當的根據。試舉幾個例；詩人張祐彈箏詩有云：「十指纖纖玉筍紅，雁行斜過翠雲中；」「玉筍紅」者，指嬌紅的指甲也。元末明初的詩人楊廉夫是描寫手爪美的名手，他有一首詞詠美人的指甲道：「夜擣守宮金鳳蕊，十尖盡換紅鴉嘴；一曲鼓瑤琴，數點桃花汎流水。」這裏「十尖盡換紅鴉嘴，……數點桃花汎流水」兩句，把佳人嬌紅的美甲，描寫得淋漓生動，眞是再精警沒有了。但是他還有一首詠甲的詩，也形容得酣暢盡緻，與上述的詞可稱異曲同工。詩云：「金鳳花開色更鮮，佳人染得指頭丹，彈箏亂落桃花瓣，把酒輕浮玳瑁斑；拂鏡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有時漫託香腮想，疑是胭脂點玉顏。」這一首詩，除首聯敍事平起之外，其餘三聯，句句都是形容美人嬌紅的指甲，眞正難爲他想得出。他還有一律，也寫得恰到好處。詩曰：「金盤和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愁凝鸚鵡喙，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泪拋紅豆，輕搯花枝鏤鋒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番錯認守宮砂。」這一首雖然不及上首的通篇精警，却也不失爲詠甲的傑作。這位楊先生眞可當得起「詠甲聖手」的稱呼了。細察以上所舉的幾首詩詞，作者雖然嘔了許多心血，鑄造許多新詞來細描指尖的美麗，然而說來說去，却總不出嬌紅惹目一個範疇。所以我說指甲美的最高理想是「紅潤嬌艷」四字。

讀者如果承認我所指出的指甲美的理想標準爲不錯，那麼我們便可進而論述修飾指甲的材料和藝術了。修甲的材料有兩個要件。第一要顏色鮮艷悅目，合乎指甲美的理想；第二，敷塗之後，要歷久而不褪色。我國古來閨中婦女所用的染指材料，俱採植物的花汁，而花卉之中，尤以鳳仙花爲最普通，指甲花次之。

按鳳仙雖是一種很常見的花卉，並不怎

---

小軍閥的造成，很用着力描寫，她的作意是要寫出中國幾十年來軍閥盤据發展的一個標型。這題材能給一個外國的女作家正當地抓着，是很不易的，雖然勃克夫人描寫這樣的大題材也還有些不夠力。

兒子的後部轉出了一個新局面，就是王老虎的兒子的出現。這小軍閥的兒子在南方革命軍的學校畢了業，穿了革命軍的服裝去見他的父親。王老虎驚了一下，說『這是仇人的軍隊呢！該殺的！』但他沒有殺死這兒子。兒子卻告訴他的父親，像王老虎這樣「一個小地方的小軍閥，」在外邊是名頭也沒有聽到過。這描寫倒是抓着了恰好的地方。

據說勃克夫人還有一部關於中國農村的小說要寫成。這未來的　部將和大地和兒子合成她的三部曲。要整個地批評勃克夫人的著作，應當待到這新作出現之後吧！（倫）

## 英國的婦人科學家

婦女對於科學現在已不如從前的冷淡不敢嘗試了。在外國有許多著名的婦人科學家。今年八月間在英國約克地方召集的英國科學年會，有很多著名的婦人科學家出席。其中有女考古學家，女人類學家，女植物學家，以至女心理學家和工程師。

出席英國科學年會的婦女，人類學和考古學家比較的最多。湯姆生女士（Canton-Thompson）和茄特納女士（Gardner）是最勇敢的人，學家。她們在本年曾經到過非洲撒哈拉沙漠中最大的沃地和古埃及法老和羅馬人用爲戍地的哈加沃地過着原始的生活，從事人類學的研究。以二個年輕的女子，到人跡罕至的沙漠中去爲科學而工作，她們的精神是何等的勇敢！她們在會議中就把那次驚人的工

樣珍貴罕見，但我們要查究染甲的藝術，對於這種主要原料的性質與形狀，却不可不先有相當的常識。鳳仙是華土的出產；所以我國人知得很早，據花譜說：「鳳仙花一名金鳳花。各色俱有，善變，且有灑金者。開花頭翅羽足，翹然如鳳狀。自夏初至秋盡，開卸相續，結實纍纍。花卸即去其蒂，不使結子，則花益茂。女人取花以染指甲，則紅鮮可愛。」

由上面一段話，我們知道鳳仙有一個別名，叫做「金鳳，」蓋取其花的形狀翹然如鳳也。但我國的草木，往往隨地異名，鳳仙亦然，除「金鳳」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名色。羣芳譜說得最詳的：「鳳仙一名海納，一名旱珍珠，一名小桃紅，一名染指甲草。」又明李詡的戒菴漫筆說，「金鳳花都下稱爲海囊。」又鳳仙在宋時因避光宗皇后李鳳的諱，更名爲「好女兒花，」一名亦風雅可喜。此說見於花史，據云：「宋光宗李后，小字鳳，宮中避諱，呼「鳳仙」爲「好女兒花。」此外，還有一個別名，叫做「夾竹桃」，指其葉的尖長而言，說亦見於羣芳譜，(詳下文所引)。但羣芳譜中另有夾竹桃一種，據云，其形狀「花五瓣，長筒，微尖。淡紅，嬌艷類桃花，葉狹長類竹，故名夾竹桃。」此即今普通的夾竹桃，與鳳仙不是一物，只異名偶然雷同而已。

羣芳譜除列舉鳳仙的別名外，對於此花的形狀性質，也有詳細的敍述，說：「……人家多種之。極易生，二月下子，隨時可種。高二三尺。莖有紅白二色。葉長而尖，似桃柳；葉有鉅齒，故又有夾竹桃之名。開花實翅羽足，俱翹然如鳳，故又有金鳳之名。色紅、紫、黃、白、碧及雜色；善變易。有灑金者，白瓣上紅色數點，又變之異者。自夏初至秋盡，開卸相續。生子觸之即裂，皮卷如拳，故又有『急性』之名。子似蘿蔔子，褐色。」物理識亦云：「鳳仙花子名急性。」清人朱象賢對於此花，也有很詳的敍述，可補羣芳譜的不足。據說：「鳳仙花一名金鳳花。江南最多而易生，二三月間下子，即發萌芽。五月始花，赤、白、紅、紫、或赤白相間者俱有之。花至八九月而萎。有一種重台者，又重台而並蒂，更有花開於葉上者，甚爲稀罕，而難於培養，結子亦不繁多，爲

---

作講演出來。還有一位夙雷夫人 (Mrs. Wheeler)，最近在聖安爾賓斯地方附近的凡羅來米地方，和她丈夫共同進行一很重要的古蹟發掘。他倆曾掘出一間羅馬式的浴室，浴室的年代，大約有一七〇〇年之久，但所有美麗鑲工的地板和熱水管，仍舊完好無缺。

立却持女博士 (Dr. A. Richard) 也是一個年輕的女人類學家。她曾經獨自在南非洲土人的村落中研究人類學，達一年之久。歸後在倫敦經濟學院擔任人類學的講師。其餘在此次會議中演講的女人類學者，有愛脫悍夫人 (Mrs. R. Aitken)，友賽女士 Earthy) 和克拉克女士 (R Clark)。

除考古學和人類學外，婦女對於心理學也有熱烈的興趣。這次大會心理學部分的主席是愛及爾教授 (B. Edgell)。婦女擔任會中一部的主席的，就祇她一人。她以前是英國貝福特大學的哲學兼心理學教授，一九二七年以後，改任該大學的心理學系主任。會中心理學部分會議的記錄，是由愛丁堡大學的心理學教授考林博士 (Dr. M. Collins) 擔任的。還有費爾特女士 (Fildes) 講演「行爲主義」和「行爲主義與兒童教育的關係。」

海倫夫人 (Gwynne-Vaughar) 是著名的植物學家，她是英國科學會內唯一女委員。她和威廉夫人 (Mrs. Williams) 演講幾種植物果實形成的變化。另有一位女工程師來維博士 (Dr. R. Levi) 演講英法的木材切斷試驗。

從此次科學年會的程序看，可知婦女最感興趣的，是人類學和植物學，其次是地質學，動物學和心理學，最後便是工程學了。

## 大學女生之育兒科

貴重耳。……」（見所著見聞偶錄）

綜觀以上所述，鳳仙的種類是頗多的。最名貴的却要算花開葉上一種，最美觀的是灑金一種；而最普通而又最有用的，乃數到紅色那一種了，各種之中，唯獨這一種可作染指甲的材料。

說到鳳仙染甲的藝術，雖不十分繁難，却也不很簡單。清人顧祿於所著的吳趨風土錄上面說：「擣鳳仙花汁染无名指尖及小指尖，謂之紅指甲。相傳留至明春元旦，老年人閱之，令目不昏。」（據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市錄本）看來手續至爲簡單，其實不然，不過作者語焉不詳罷了。宋人周密（即南宋著名的掌故武林舊事記的作者）他所撰的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有更詳細的記載，我們看了他的話，便知道染甲的藝術，實在含有頗繁複的手續。據他說，「鳳仙花紅者，用葉擣碎，入明礬少許在內。先洗淨指甲，然後以此傅甲上，用片帛纏定過夜。初染色淡，連染三五次，其色若胭脂。洗滌不去，可經旬，直至退甲，方漸去之。或云此亦守宮之法，非也。今老奴七八旬者亦染甲，今回回奴人多喜此。或以染手，並貓狗爲戲。」「或云，此亦守宮之法」一語，叫我們回憶起剛才所引楊維楨「女伴相逢頻借問，幾番錯認守宮砂」的詩句。據我看來，人們所以有這個聯想，大約不外下述的兩個原因：第一，鳳仙染甲，則顏色嫣紅似胭脂，守宮砂着肉，色亦如此；第二，照周密說，婦女也有拿鳳仙花液來染手臂的，其所在又與古人點守宮砂的部位相近。這兩個原因，都符合了聯想心理的「相似律」和「接近律」，無怪人們有這樣的錯認了。但兩者之間却有一個極大的異點，就是染了鳳仙之後，無論色素與皮肉如何相蝕，日久終必會自然消褪，而點了守宮砂，據說非有房事，是決不會退去的——當然可靠與否是另一問題，周密曾力辯其非。

鳳仙花的性質，自夏初至秋盡，接連開花不歇，若是，則一年之中就有兩季的時間，都可以染甲。但閨中婦女却特別喜歡在七夕擣鳳仙染指甲。朱象賢聞見偶錄云，「遇七夕，婦女摘其英，擣染指甲」又據吳趨風土錄，吳中婦



英國康納爾大學的家事經濟學院設有女生的育兒科，已達十三年。育兒科中的嬰孩是向外面借來的；借來的時候大概出生祇幾星期，最大的也不過二歲。每個嬰孩由十五個女生輪流撫育，因爲用科學方法教養，所以經過一年的撫育，就會有健全的體格。現在已有二十一個借來的兒童住在該院的一間實驗室中，享受健康的幸福。其中第一個進院的兒童，已經有十餘歲了。

凡是借來的嬰孩，其先天遺傳的狀況，必須先經調查明白，要被認爲良好的纔算及格。一經收受，每個嬰孩每星期就有一個新的母親，由女生輪流擔任。她們育兒的方法是依照幾項簡單的規則。譬如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和孩子玩耍，這種玩耍必須是對於孩子有益的。

常常有人向該院詢問她們是用何種方法養育兒童，結果兒童能如此的健美。她們預備好有二千五百個字的簡短回答，教以育兒的方法。 （元）

## 研究婚姻失敗的原因

青年男女總希望結婚後的生活，能和戀愛時一樣的甜蜜快樂，但是結果往往和希望相反。近來各國離婚案件的增多，就可證明婚姻失敗的不在少數。美國綠杉磯地方的家庭關係學院院長巴本納博士（Dr. Paul Popenoe）對於婚姻失敗的原因有很深的研究。最近他在優生學會中演說這個問題。他說：

『近代新式婚姻的失敗，其原因或在於夫婦的不和睦，或在於妻子的拙於治理家務，或在夫婦雙方都不能利用餘暇來作有益身心的事業』。

女，也喜於七夕擣鳳仙染指。到底七夕同鳳仙或染指有什麽特別關係，實在很難說。依我想來，第一或由於節序的關係，第二說不定受了「麻姑之爪」一段神話的暗示，也未可知。關於第一層，七夕本來是閨中的女兒節，一班小兒女難得遇到一個佳節良辰，大家湊在一起，當然免不了要想些有趣有味的玩意兒來消遣這個良夜。此時恰值鳳仙盛開，燦爛耀目，鮮豔可愛，就觸動她們的修飾本能，因相與採鳳仙之英，染柔潔的甲。如果我所揣度的不錯，那麽，染甲與七夕的關係，完全是偶然連繫起來的。至謂「留至明春元旦，老年人閱之，令目不昏，」這只是「相傳」而已，同一般愚民相信七夕之夜汲天水可療風癘之疾，都是一種迷信心理的表現，不足靠也。至麻姑爪的神話，出自神仙傳，相傳漢孝桓帝時，神仙王方平降於蔡經家，招麻姑同來，「……麻姑鳥爪，蔡經見之，心中念言：『背大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方平已知經心中所念，即使人牽經鞭之。謂曰；『麻姑神人也，汝何忽謂爪可以爬背耶！』但見鞭着背，亦不見有人持鞭者。……」（見卷七）這個傳說，頗諧趣有味，不過這也只是傳說而已。但由美爪而聯想到染爪，是很可能的；七夕染甲的特別風俗，或許就是受傳說的暗示產生出來。不過這兩個解釋，比較上似乎以前者的蓋然率較高。

婦人染甲，以鳳仙花爲主要的普通材料，已如上述。但除鳳仙之外，指甲花也是染甲材料的一種，不過遠不及鳳仙的普通罷了。指甲花的得名或許即由於此。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說指甲花有黃白二色。夏月開。香似木樨。可染指甲，過於鳳仙花。」李調元的南越筆記（據小方壺齋節錄本）也有一條說，「指甲花似木樨，細而正黃，多鬚萼。一花數出，甚香。粵女以其葉兼礬石少許，染指甲，紅豔奪目。唐詩『彈箏亂落桃花片，』謂此。一種金鳳花，亦可染，名『指甲桃，』葉小如豆。花四瓣，層層相對。一幹輒有二種花，一深紅，一黃邊紅腹。其蕋大者爲鳳頭，小者爲鳳尾，尾修長縷縷，又有兩翅，粵女多象之作釵。二三月栽之，與指甲花爲一叢。兒童向街

---



據巴氏的意見，以爲夫婦間往往因管理兒童的方法不同而爭鬧，也有因日常的家庭費用而發生衝突的。至於單調乏味的家務，以及妻子的不能利用自己的能力作正當的事情，也常是夫婦不和的原因。還有喜歡交際的婦女，因爲沒有或則缺少赴交際場中所穿的衣服，也會和丈夫吵鬧而至於發生悲慘的結果。巴氏所舉的原因至少可以代表美國方面的情形。

（元）

# 深入蒙古的美國女探險者

美國林格蘭女士（Lindgren）是全世界第一個深入蒙古探險的白人女子。她在探險界有「蒙古通的女皇之稱」。她在幾個古遠的蒙古原始種族中考察他們的生活，經過極爲有趣。她發見了已經消失的鹿族通古斯人；又把美國式的馬鞍輸入蒙古，代替他們本來所用的蒙古式，俄國式或和中國式的硬馬鞍。這樣她在蒙古就成爲非常著名。

她在蒙古探險時，住的是蒙古式的羊皮帳，過著和土人們同樣的生活。每逢食物缺乏之時，她就出去射獵野味。有一次她出去了二星期，得不到一些食物，結果體重減輕了十五磅。她在森林中常常遇到兇猛的野獸，因爲她總帶有精良的武器，而且有熟悉的土人作嚮導，所以沒有一次遇到危險。

她在蒙古三年的旅行中，常喜打扮男裝，常常被誤認爲男子。因爲她是女子，所以能接近蒙古的婦女和兒童。在喜節和宴會時，她穿了蒙古婦女的裝束，操着土語，和她們談天，玩耍。她爲土人醫治疾病，教給他們以衞生的知識，所以很博得土人的信仰和好感。

在離開蒙古以前，她和那位強大而勇敢的瑞典人馬門博士（Dr. Mamen）發生了愛情。馬門博士是蒙古人種學

頭頁者，多此二花。」按上李調元的記載，是得自親見的。今吾粵婦女染甲，仍多以指甲花葉爲主要材料。至所述的金鳳花，正與前述的鳳仙的別名雷同，但細按他所描述的形狀，却與羣芳譜花譜諸書，不盡符合，意者如果不是同名異實，就一定是變種無疑。不過無論如何，這幾種花都是修甲的材料，名實的異同，只好留待植物學者去考證了。再者，李調元的記述，更把指甲花染指的方法，詳細告訴了我們，把他拿來同周密所記鳳仙染指的手續比較一下，就知道不但一樣的繁複，所用的配料也都相同，可見明礬也是染甲少不了的材料。

上面已經把染甲的藝術大略考察過了，但素有「追源癖」的我，還有一個問題，未敢遽答，謹懸疑以就教於海內的碩學。問題就是染甲的藝術，始自何時，是誰所創？關於這個問題我只見到兩個答案。第一說爲清儒趙翼所提，他說「俗以鳳仙花染指，自宋已然，……」(見陔餘叢考卷三十一) 以下僅引癸辛雜識一段話做根據，已見前文，玆不複贅。他並沒沒有積極肯定其確始於宋，僅說「自宋已然，」到底宋以前有沒有這種風俗，却沒有再推考上去，我們當然不以他的話爲滿足。第二個答案，明人王三聘及清人朱象賢俱主之。王氏說，「唐楊貴妃生而手足爪甲紅，謂白鶴精也。宮中效之，此其始也。」(見古今事物考卷六) 此說殆根據粧臺記而來。(按此書的作者，舊題唐宇文氏撰，但書中有幾條講及五代及北宋時代的事，顯非唐人所作，大約當是北宋之書，但撰人已不可考，) 粧台記云，「婦人染指甲用紅，按事物考：楊貴妃生而手足爪甲紅，謂白鷴精。宮中效之，此其始也。」這當是王說之所本，但誤「白鷴」爲白鶴耳。惜事物考不可得見，無從檢討。朱說僅據張祜之詩。(已見上引不再贅) 而泛泛地說，「按此(指染甲)則唐時已然矣。」(見聞見偶錄) 細按之，朱說失之於籠統，王說又失之於獨斷，都不能叫我們滿意。楊貴妃的故事因流傳廣遠，寢假變成了「箭垛式」的人物，許多不相干的事物，都被傳述者有意或無意地附會到她的身上去；所以如果沒有旁的更積極的證據，則王氏之說，我們

---

和地理學的專家。他在內外蒙古遊歷有二十五年之久，精通蒙、俄、德、英和其他各種言語。他和林格爾女士初次的會見，是在蒙古的首城庫倫。他指導林女士在三年內作種種的探險考察，後來他倆在庫倫正式結婚了。

林女士生在美國伊里諾州的伊文思頓地方，是由美國大學直接進英國劍橋大學的唯一美國女子。她在劍橋大學的三學年中，對於心理學，倫理學和中國語言學都有極好的成績。後來她到北京學習中國會話。在一九二八年的夏天，她深入蒙古，到達庫倫。爲要從事探險和採集的工作，她又在庫倫學習蒙古語，研究蒙古的人種學，地理學及歷史學。一年之內她竟學會了蒙古語和俄國語，就出發探險。過了三年的探險生活，她和馬門博士結了婚。現在她正從蒙古經歐洲回到美國，預備演講關於她在蒙古的探險情形和採集的結果。以後她仍舊要回到蒙古繼續她的探險和研究。　(元)

## 今年英國文官考試中的婦女

今年英國的文官考試，投考的男子有六七五人，女子有三〇二人。在五十個錄取的名額中，入選的女子祇有三個。自從英國准許婦女參加文官考試以來，成績要算今年爲最壞了。以前每次考試，依照男女投考的人數作比例，錄取的總是女子較男子爲多。如一九三〇年女子考取的有十七人，去年也有十三人。而且去年考取的第一名是一位女子名克來女士(Miss W. Crag)的。她戰勝了五百名投考的男子而到首部，現在在財政審計部中擔任審計員的職務。今年考取的婦女，最優的成績還是第三十二名。

在英國各公務職關中，已有三萬餘女職員，占全國公務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像郵局的女職員，反較男子爲多，女子

實在不敢遽然相信至「白鶴精」云云那更荒誕無稽了。

# 音樂的新力

伯珩

音樂，這早先被稱爲詩人的「天女」的，在這科學的世界中已漸漸離開它原來的虛幻的境界，而進入實際的生活中了。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中它已不能像夜鶯樣的在林中獨唱，或者像雲雀樣的在空中高歌，給詩人作爲吟詠的材料；它要表現它的力，在這社會中顯出一些實際的效用，正像一切事物在這社會中要有一些實用一樣。

據說，在歐戰時各交戰國的後方醫院中止痛劑用竭了，一個醫生忽然想到用音樂解除受傷者苦痛的方法。這顯示出音樂的一種新應用。還有在最新的瘋人院和監獄中，有用音樂以改變瘋人和罪犯的變態心理和反社會行爲的；這顯示出音樂的另一種應用。甚至在新式的牛奶房中，科學家想出了在取牛乳時用留聲機開放音樂，以增加牛乳的產量的方法。音樂的力這樣已被應用到可驚的程度。

但據科學家的意見，這種音樂的新力——治療力，感化力，和助進生產的力——現在正還在試驗的或萌芽的時期。有許多醫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是在進行這種試驗。但試驗的結果大多是好的。

德國的心理分析專家克魯其博士(Alfr. Kluge)曾經以多時試驗音樂的治療力，得到的結果很好。巴黎心理學雜誌刊載克氏試驗的情形，說在遇到強頑的不願受手術的病者，克氏常用音樂的力量使他們漸漸服從。有時他重複奏演一種樂曲，有時他使人在隣室中發出不同的樂音，看病人喜歡那一種，再反覆的奏演，直到病人不再強頑反抗爲止。

精神病患者的增多是目前時代的一種病狀。據美國醫者柯侖斯說，單以美國言，現在每年有五萬人爲某種精神病而需要治療。但精神病不是藥方所能治療的只有音樂逼到



參加文官考試的逐漸有增多的趨向。　（元）

## 海上的療養院

醫學的發達，使治病的方法，也日有進步。在最近的將來，把海洋作爲療養院的事，也許是可能的吧！英國的醫生現在正用種種方法想把海洋變成治病的療養處所。這種海上的療養院，是用五萬噸重的海船，以海底中含有鑛性的泥土，和某處海底中鹹水的溶液，醫治船中的病人。帶着醫生看護，可以到海洋中最衞生的處所，採取合宜的日光和臭養氣，以自然的療養法，使病人逐漸恢復健康。有時也需要健身房的設置，依照病人痊愈的各時期，預備給與各種醫藥上的用品。船上還有音樂和娛樂以安慰病人，減輕他們的苦痛。

今年已有八〇、〇〇〇個假期旅行者，以二、〇〇〇、〇〇〇金鎊，作海洋上的旅行。他們從旅行回來，證明這種以海洋旅行治病的方法，確有相當的價值。因爲現在許多海船中都已裝有特種的玻璃，使對於人體健康有益的日光紫外線能夠透過。而且海船行駛迅速，可以減去精神上的抑鬱；良好的氣候，使病人容易恢復健康。醫生和輪船公司上已經覺得這種海上旅行是休養療病的極好藥方。

一旦海上的療養院成功，則今後醫生有決定船隻開往的地點的權，因爲醫生能夠選擇海洋中那一地點是合宜於病人的療養的。　（元）

最近纔被發見了它的治療力的東西，對於精神病的效力正如紫外線或各種藥丸對於普通疾病一樣靈驗。著名鋼琴家波戈斯勞斯基 (Boguslawski) 曾經在芝加哥的瘋狂醫院中舉行試驗，結果發見音樂可使反社會的行爲漸漸改變，失去的記憶重行恢復，瘋狂者對於生活的趣味也會更新起來。對於各種病人，他先察看了他們的致病原因，再決定用那一種歌曲。他最多用的歌曲是童歌，戀愛曲，和愛國歌曲等；孟提爾森的春曲是他所最常用的。

曾經爲音樂師而現在從事教育和社會工作的華爾 (Van de Wall) 是目前最潛心於試驗音樂的治療力和感化力的一個。他在紐約和本辟爾佛尼亞的公立醫院中，努力進行試驗。他發見種種精神病，如憂鬱沮喪和懈怠都可以因優美的音樂而消解，許多的劣根性可以改除，生之熱力也能被重喚起，結果是產生精神和身體方面的健康。他又在監獄中試驗，發見音樂能使兇暴的罪犯漸漸馴服，產生一種良善的心理，肯聽從命令，能夠和人共處，而收到改造性格的全效。

不僅在醫院瘋狂院或監獄中能顯出音樂這種新力的效用，在一般生活中，所有失望悲哀煩惱都可以賴音樂而濯除或改變。有一個實在的證例。據著名音樂家達姆洛希 (Damrosch) 所說，他在過去五年的音樂會奏演和無線播送中，曾經收到四萬封以上的信，對他的音樂稱謝。他說：「他們有的是在醫院中的，也有困累在家中的。他們在信中稱我的音樂像裴多汶的交響樂，休貝爾脫的樂曲，華格納音樂的緊張煞尾，使他們的枯燥的生活和神經像得着清泉的潤澤一樣。這使我明白了音樂如能良好地或由醫者指示着正常地應用，可以救拔已經無用的人，保持失意者的神經平衡，而且增加人對於生活的忍耐力。所以音樂乃是比藥劑更好的解除痛苦的東西。」

在勞動哲學當時的現代音樂恰成爲增加勞動效能的一種力量。這曾經有人用精密的科學方法測驗出來。在充滿樂音的空氣中，用測量腕力的機器，和計算呼吸以及筋肉反應的方法，便可察知音樂是怎樣的能夠激起不隨意筋的動作。音樂的能助進消化器官的作用是很早就知道的，所以禮拜堂中唱讚美詩的兒童，大都食慾很好。

最後音樂還有着一種奇特的組織力。這種力在軍隊的統率和指揮上已經收得非常的成功，但今後將被更廣泛地利用。在學校，在羣衆集會，在工作場所，音樂將被用爲統一行動，組織共通的情緒和喚起整個的合作精神的唯一力量。音樂的弛張徐疾，正代表着一個人羣的生活力和生活方式的推動。

科學把音樂器具改進了；科學又把音樂的新力發見了。從口和手的器官奏演到留聲機的機械奏演，再進到無線電的電氣化的奏演，音樂的外表力量已經擴大了千萬倍。在這時候，音樂的內在力量卻又被發見了出來。從虛幻的進爲應用於實際的東西，這種音樂的進步對於人類生活將發生非常巨大的影響。

# 自來血

血足則強 血虛則弱 服自來血 強身補血

大瓶每瓶洋二元 小瓶每瓶洋一元二角

上海及各埠各處

五洲大藥房發行



有智慧的女子均已採用

## 絨線簡捷手織機

省時省力 打倒呆笨費力的舊法棒針

國貨利器 歡迎參觀

絨線簡捷手織機之

### 十大特色

一，時間勞力較舊法棒針鋼針省却四五倍
二，花紋繁多變化無窮饒有興趣可當娛樂
三，穿舊不入時儘可拆散重織故甚為經濟
四，隨身攜帶利用餘暇時間到處可以編織
五，織成之品無分巧拙均能整齊平貼勻稱
六，易於學習雖生手亦能於數小時內學成
七，可用兩種以上之線編出各種異色花樣
八，可織衫褲鞋帽袋襪等各種衣飾及用品
九，售價低廉代人織衫一件就可取償機價
十，有此高尚技術家居編織自謀經濟獨立

定價

手織機每副連附屬品說明書在內銅製三元說明書內有實物標本附圖數十種文字淺淺詳明照書練習無論何人在數小時內保證無師自通學成後在家代人編織每月至少有二三十元之額外收入愛閱本誌者照碼八折每副祇售二元四角外埠函購另加寄費近省四角遠省八角函授另詳章程備索

上海六馬路中央大戲院東首第一家 新法編織研究會


△BLC(1)21,11




# 小說隨筆

俞平伯

今之白話小說其來原有二：（一）從唐之佛經變文衍爲彈詞寶卷。（二）從宋人話本，衍爲散文體白話小說。唐人似亦有散文的白話小說，如「秋胡」「太宗入冥」之類，然每與拙劣之文言，相夾雜，似非話本之嫡系也。故論散文之小說，仍當從宋話本起。

宋話本之起原，以三說解之。其一，從唐之佛經變文來。材料方面，宋人列說經參爲一家數可證。體裁方面，最初話本仍韻散相雜，故有「詩話」「詞話」之名，只變文以韻文爲主，故韻散兼重，此則漸主散文耳。然古之平話，韻文仍多，如清平山堂話本「張子房慕道記」內夾引詩詞凡二十八首。京本通俗小說「碾玉觀音」首列舉游春詩詞凡十一首，此等詩詞，當時亦合絃索鼓板，若不歌唱而詩詞夥多，聽衆有不磕睡者乎？況說話起首，有所謂「得勝頭迴，」以得勝令開篇，則以後仍時時彈唱，事屬尋常。謂唱本與話本有絕對之區別，殆非篤論。

其二，宋話本之來原恐不僅此。佛教文學固爲一大來歷，而中土固有的成分亦占重要。小說史略引酉陽雜俎，以證唐時已有市人小說，其證殊確。觀酉陽此一節之全文，更可證唐之市人小說與宋之說話爲嫡系之承接，其關係視佛經故事尤爲密切也。玆列相同之點於後云：

| | |
|---|---|
| 唐市人小說爲雜戲。（酉陽雜俎） | 宋之小說講史列入「京瓦伎藝」。（東京夢華錄） |
| 嘗於上都齋會設此。（同上） | 二月八日爲相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百戲競集，雄辯社小說。（武林舊事） |
| 諺扁字上聲，根據於本草音義。（同上） | 王六大夫講得字眞不俗，記問淵源甚廣。（夢粱錄） |

其性質
孕育文
上頗有
其
學者，每
興起，大
無生氣，
文章乎？
稿曰：「
事以娛
壽宮者
確是如
可信也。
合生院
稍及閩
提倡，與
今人所
一種新
優美，斯
學上之

說」爲一切小說之通名，初不謬於歷史也。小說中亦有歷史故事，舉證如下。京本通俗小說明明是小說也，而其中有王安石變法，金亮荒淫事，非歷史乎？胡適之先生強說之曰，「大概是小說和講史兩家的話本。」（宋人話本八種序）夫明題小說，不曰講史，安知其內有講史之話本乎？若曰小說亦可敍歷史故實，只作法不同，則於此點不成問題矣。又都城紀勝分小說爲三，曰銀字兒，曰說公案，曰說鐵騎兒，就材料論，幾與今日流俗所謂小說，其範圍廣狹無從區別。其中所謂鐵騎兒，乃述士馬金鼓之事，蓋非與歷史無關；夢粱錄講史條下有「興廢戰爭之事，」可見戰爭本在講史之範圍，二者互相出入可想見也。若敷演小說，不得偶涉歷史，涉及歷史便將以講史視之，則難乎其爲小說矣。

適之此說，據說，「我另有專篇論這個題目，」今既未見，其詳不明。然有一點與上述相類，顯然錯誤的，卽並經參於小說中也。夫說話之家數，南宋人言之屢矣，綜各家之言大體互符，可見距事實不遠。夫合生蛻爲院本，且有歧說，諢話無關弘恉，從後人之觀點，存而不論可也。至於宋之說經說參請，淵源於唐之變文，來歷久長，雖其話本無傳，而於文學史上實至重要，今乃混之小說中，殆不可也。

述古代事，除非辨僞之證據充足，當尊重當代人之記載。如適之並經參於小說中，以予觀之，不要合并則已，若要合并，經參固近於講史也。講史與說經參雖係兩家，然就其來原，講史與說經之間非無關係。今日在敦煌發見之通俗小說中，如八相成道、維摩詰之類，固屬於佛經，而如大舜、伍員、季布、明妃等則屬於歷史。蓋說經與講史其體甚相似，只所敷演之底本，一爲釋典，一爲史乘，不同而已。孰先孰後，良不可知，是否演史導原於說經亦不可知，然二者實最近似：如八相成道記，「泛述本來經文作爲敍述主幹，然後在緊要處敷演以韻語；」（鄭振鐸說）五代史平話「史上大事卽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儷，證以詩歌，」（魯迅說）可見近似之程度矣。若欲並說經於小說中，何不可並入講史中乎？此由標準無定，立說亦遂紛歧。

白話小說之初起，乃口頭之雜技，非案上之文章，故所謂說話之家數，實說話人之行業耳；故不必在其間求出絕對合理的標準來。說話之風衰，而話本之派別亡，自然之理也。卽在當時，其區別本不盡合理。如夢華錄「京瓦伎藝」下既有孫宣、孫十五等講史矣，另有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夫三分五代非講史乎？武林舊事則以說諢話與說諢經分列，二者之區別亦良微。又諸家（武林舊事除外）於說話一項下均有「合生，」似亦與小說頗遠。然謂之不合理則可，以爲不合理而思變更之則不可。何則？此項事實之存在，初不以合理爲據。

以今日觀之，唱本如天雨花，白話小說（話本）如石頭記，劇本如長生殿、太眞外傳，其不同亦甚矣。然當各體孕育之初，蓋混而不分。彈詞之體淵源久遠，而宋之彈詞不傳於後，記載中亦尟有述及者，前曾引爲疑問，今始恍然，宋之彈詞卽在話本之中，非另有其彈詞也。觀合生以歌詠舞蹈爲主，猶列入說話家數中，則彈詞之宜入說話，初無問題。宋人詩

話詞話之體，說唱並重，前已言之矣。今之彈詞唱本不廢散文敘述，今之白話小說猶有詩詞作爲起迄引證，皆遺風未沫之據也。在最初話本唱本實無甚別，就注重說話部分言，則謂之「話本」，就注重歌唱部分言，則謂之「唱文」而已。惟歌唱之體變化較少，今之彈詞猶唐人之嫡系也；說話之體變化較多，後之白話新體，非特遠於唐代之俗文，並對於宋代話本亦有相當之距離矣。

唱本與話本之關係既如此，推之於劇本亦然。中國戲劇，言語歌唱動作三者主之。除動作爲戲劇之特色外，（其實說話未必無相當之動作表現，特不如戲劇之重要，）其言語部分即話本也，其歌唱部分即唱本也。其關鍵則在於傀儡與影戲。夫古之院本雜劇戲文，今之崑戲皮黃梆子，所以大別於說話者，豈不以說話之述故事悉以一人代言，其動作悉由一人描摹，而戲劇則由各種脚色扮演乎？若返觀傀儡與影戲，則將殽混此項意義，而話本唱本與劇本之區別微矣。就外觀言，緋衣綠袍，裝孤裝旦，儼然戲劇也；就其內容，則傀儡紙影之言語歌唱動作，悉由演者按照話本，一一代爲之，非小說乎？所略有不同者，小說由說話的一人直接表演，而傀儡影戲，則彼人初不露面，借泥塑木雕紙翦之工具示之耳；猶之演說，一人口講指畫而止；又一人於空講以外，更以實物模型示之，演說之根本意義固相同也。原始的劇本與唱本話本，講壇與戲場相去均不甚遠，而小說與戲劇之界限混而不析。今日中國優伶猶往往在臺上對觀衆說話，亦遺風之一也。

今日所流傳之唱本書，每較白話小說篇幅長，予始不明其故，近乃省之。簡言之，白話小說從話本來，而話本原是說話之節略，其中非無若干之距離，唱本書則係彈唱之全文，場上之曲即案頭之文，未嘗有所刪節也。適之說：「西山一窟鬼全篇不過六千字，那有十數回呢？大概當時說話的人隨時添枝添葉，把一個故事拉得很長，分做幾回說完，也有分做十數回的。」此言最足說明說話與話本之區別。返觀唱本書則情形迥異，其描摹敍述之瑣屑曼長，見面寒暄動輒半頁，鋪敍排場又是一張，明明一節可了者，每衍爲一回。其實說話情形亦復爾耳，只是說話未盡載諸話本，故篇幅少，彈詞盡載諸唱本，則篇幅多。白話小說如三國演義百二十回，分上下，野叟曝言百五十四回，在說部中已算甚長，而在唱本中並不算什麼，如安邦志、定國志、鳳凰山相連的三部曲，合計有七十餘册，約合三百七十餘回，戚家藏有鈔本榴花夢，據說有三百五十餘册，回數不明。以外彈詞長篇至多。何以彈詞不能如話本之節略？蓋說話可以隨時編造穿插，而唱文則以比較有韻律之束縛，變化頗不容易。其結果話本以節制得中，漸發生近乎文學的小說；唱本並無相當的優長，終久不脫流俗之範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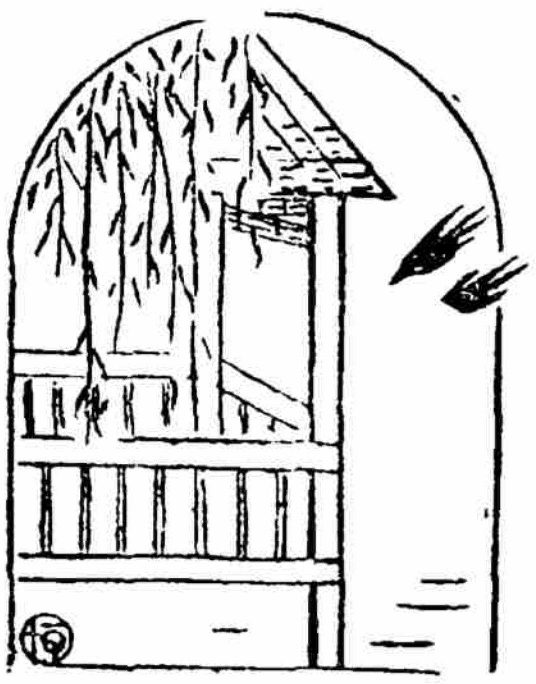
捏合或提破，爲小說所獨有。魯迅說之曰：「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爲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敍述方始，而主意已明。」適之曰：「魯迅先生說引子的作用，最明白了。」除此以外，其作用猶有可言。魯迅所謂

「敍述方始主意已明，」對於提破之解釋至當。然僅僅以相類或不同引入，何以遂能頃刻明白乎？譬之算草，兩個皆未知數決不明白，若以已知的示未知的，則頃刻可明。都城紀勝曰：「雜劇中先做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雜劇。」此雖未可即推之於小說，亦可供參考。故捏合提破與主文之關係，正反深淺之外，有時亦有生熟之區分也。

捏合提破除暗示主文之立意以外，疑另有一功用，即敷演時間以候觀衆是。大抵不守時間，古今人初無二致，況市井雜技本非期約屆時開場，聽者寥寥，講演殆半而駱驛來矣，事在意中。其時試代說話的想，豈不兩難？若以人少而就杜口不談乎？則時間已到，先來的誠實顧客固不宜使之久待也。就此開談乎？則已來之觀衆殊少於未來者，故事開始之後，後之來者將聽得沒頭沒腦，興味減少，爲大多數之觀衆及自己之營業着想，又非所宜也。惟此變通辦法可以兩全。今之劇場電影院中在未做正劇以前，皆有時間滑稽片，同此意也。後之小說，易場上爲案頭，已無此等需要，乃保守遺形，呼爲楔子，不但不必，而且錯誤。

但何以講史就不需用該捏合提破耶？豈講史之觀衆皆能準時出席乎？則應之曰也是有的。講史之體每從開闢說起，如五代史平話已然，即或不然，至少須從本朝開國說起，如七修類稿之述閻閻淘眞，則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元至治本三國志平話則從「漢光武皇帝」說起。凡此等開篇雖無捏合提破之名，在敷衍時刻這點看，功用相等。況仔細考察，講史中實亦有此一段，特不呼爲捏合提破耳。如五代史平話先述三分往事，三國志平話又述司馬仲相斷獄故事，皆與本文相映帶，揆之魯迅君所詮捏合提破之義，並無不合，說講史在此點上絕異小說，亦非事實也。

十九年二月二十一日



# 深秋

蓬子

## 三

走散的時候太陽快下山了。阿仁灌得爛醉。給風一吹，人便頭昏腦暈的沒有氣力了。勉強打起勁，糊糊塗塗的掙回到家裏。接着向牀上一歪，便豬一般的呼呼睡着了。

等到醒來，天光已朦朧發白，屋內的什物可以看出隱約的輪廓了。精神是很好，可身上仍有酒後的餘困，懶懶的不願意起牀。一股晨涼從屋角裏漏進來。烏鴉蒼蒼涼涼的啼着在屋頂上盤旋了一會，往遠處飛走了。

側着頭，貼在自己身邊睡着的，是媽。兩個孩子照例在脚後跟。揉開乾燥的眼睛瞧瞧媽：一張癟嘴略略張開，微露出焦黃的牙齒，眼皮無力的往下拖着。

昨天曾經喝醉酒，喫飽狗肉，又講了許多話，恍恍惚惚還留得點影子。但究竟講了些什麼，又怎樣回來的，可完全記不清了。湧起一個噎，還依稀辨得出狗肉底餘味。

一個身，睡着的媽媽給翻醒了。

「你昨天那里喝酒來，醉得人事不省的？」幽聲怨氣的望着他說。

「木老宰翻一隻狗，請餓慌了的窮弟兄香香嘴。我剛走過也給一把扯住了。」

「怎會醉到像死貓，任你喚，任你扯，全不睬。滿口都是糊塗話。我眞擔心你會生病。」

「我說了些什麼酒話？」覺得有點滑稽，問。

「不用說啦！還不是那一套，餓了冤別人飽！」

忽然記起媽媽昨天是去借糠的，便問她可有個着落？心想又是一遭冤枉跑，自己去討惡話聽；一個魔王怎會發善心，誰曾聽到過貓嘴裏吐出一隻耗子來？

可是媽媽偏偏出於意料的回答他：「總算賞臉面的罷，借到了兩斗糠呢。只要節省點，攙攙野菜也夠我們個把月的糧食了。」

媽媽沒有把眞實情形告訴爸。要是說出這是化費許多次苦口的懇求沒有用，一直到出了最高的重價，答應明年還兩斗白米，茂法公公才忽然笑顏逐開的允許了，他又會無理由的生你氣。至於茂法公公那氣頭上的話，（剛和阿德哥吵過架怎會有好聲口？）「窮人個個都是壞胚子，餓死了地方上倒乾淨些，」更不能讓他知道絲絲的風聲。倒是臨走時三奶奶悄悄告訴媽的：「明天後塘坂新堤開工了，你爸可以去挑挑泥。窮人只要勤快點，也不愁會餓飯的」。可以傳給他聽聽，他底愁結着的心花兒也好放開些。

媽媽披起衣裳，坐在牀上，一邊推推爸爸底肩膊：「今天後塘坂開堤工啦。你早點去，也好掙幾個錢幫家用。」

「當眞麽？」有些信不過自家底耳朵。

「誰有這閒興兒誑你——不要大聲的嚷，讓孩子們多睡忽兒，免得起來又吵。」俯過身去，把大毛露在外邊的小腿又蓋上了被，接着扣上鈕子，媽媽先下牀了。

阿仁也一骨碌爬起來，希望領他去打開門。天色又晴碧到一抹藍意，和遠方的連山打成一片，近來眞沒一日不是好天氣。鄰近人家都關着門，無限的靜默懸掛在窗畔。

回頭幫媽媽收拾屋子，燒臉水掃地今天爸爸回復到往日的勤快了。而且想到媽媽近來眞瘦得怕人，黃黃的臉像個結在枯藤上的秋瓜；要是今天堤埂眞開工，第一天領來的工錢，準先給她買包紅棗補一補身體。

喫了口糠塡塡肚，就擱着一柄鋤，一根扁擔，兩個竹籮，讓希望帶到後塘坂去。媽媽在家裏招呼孩子起牀做一切瑣雜而勞苦的事情。

四五個人坐在一條長堤上。江水在堤下嗚嗚的流。黑沈沈的楊柳的影子浮在江面上，跟着水浪緩緩地波動。積在堤上和飄在水上的萎黃的柳葉，在這深秋的早晨，伴着一種腐爛的泥土底氣息，散播到這一壟田伕們的呼息裏。在堤底另一邊，像死一樣的，看不到深秋照例青在阡陌間的綠油油的菜秧和麥苗，只一片三十里方圓的褪成了黃色的泥土，後塘坂。

離他們不遠，一個三丈多闊的缺口。在缺口下面，好幾十畝田給大水冲毀了，帶來了無數的沙石堆在上面，是不能再耕種了。

太陽從遠山昇起，在青青的天空下面，這幾個飢餓的人，給陽光一醺，彷彿皮膚裏略略漲了點血，面上褪去一層黃衣，但看去卻依然是靑灰色的。望望村莊裏，沒有晨煙，沒有人聲，沒有喧雜的雞啼和狗吠，被一種無限的荒涼和靜默籠罩着。

「唉，要是再不開工啊，我老娘不餓死，也愁死啦。」一個病色的靑年漢子，方頭說。

「天老爺，喀喀，你老娘，喀……我也三四天不曾好好喫過一頓啦，喀，喀喀喀……」五十四歲的長福老一邊說，一邊咳得凶。風吹進咽喉裏，起了一個寒噤。「我覺得今天很冷呢，喀喀，你們怎樣？喀喀……」

到底還是年壯的，雖說給飢餓熬到沒有力，祇要不是西北風，像這秋風，可還不覺得。阿仁沒有理會長福老底冷，不滿意的說「你一個人還叫屈！像我一家四口都掛在我兩手的，又怎樣？——啊，兩條胳膊乾到像枯柴了，不知可還擔得動土？」

「我老啦！像你們，像你們，喀喀……我會死！」長福老彎着腰站起來，大概屁股骨頭坐得酸痛了。

「三月間我就通知茂法公公的，桑埂下面有好幾個漏洞，江水一天到晚吱吱的咬進來，要是落幾天陰雨，江水泛上來，這幾個小洞準會闖個狂禍的。可是茂法公公不相信，說是幾個老洞，犯不上睬它們；其實是想省幾個錢。如今，如今啊，合村老小給這幾個洞兒害死了。」小曹搖搖頭，隨手掬起一團泥片兒，噗的打進江心去，湧起了一個個的水暈，漸漾漸大了。

「幸而現在總算老虎發慈悲，開工啦。」方頭說。

「聽說茂法公公底本意，這缺口本不預備今年動工的，說是等到明年春天可以省出一大筆利錢來。後來還是別人勸，乘現在幹緊開工，也許冬天大家還可以種點菜喫喫，地方上也可以太平些……」

長福老不等小曹說完話，又忙着搶進去：『命吓命吓！咯咯，……我活過五十三年了，咯咯咯，還不曾遭過這般的大難囉。……』

人陸續的到來了。同樣的肩着扁擔，提着鋤，靜悄悄的到來，沒有往日邊唱着山歌，邊跨着大步的豪氣了。看看這些人同樣是枯菜一樣的臉色，同樣是生黃疸病似的沒些兒神的眼睛，同樣額上的皮打着皺紋，而且同樣拖着一個又長又瘦的下巴。到了缺口，先是默默的放下竹籮，扁擔，放下銹了的鐵鋤，接着睜大了疲弱的眼睛望望這三十里方圓的後塘坂，輕輕的吁出一口寂寞的歎息，但後來終於被捲入這厭悶的談話裏去，而歸結到老天爺有眼睛，總算賜給我們窮人一條活路了。

茂法公公也手剪着背，放開八字步蹺過來了。於是聲音又突然的靜下去。麻雀噪過柳枝頭去，嘰嘰嘈嘈的很清楚。適才的暖熱的空氣又變成冰似的寒冷了。有的無力地靠在鋤柄上，有的垂倒了頭兒，有的凝視着遠處的天空的靜碧，有的默默地望着江上的水暈。

『命命！！……命裏註定的咯咯咯，長福老五十四歲受大難……』

在這沈重的靜默裏可以聽到長福老自言自語的歎氣。

茂法公公提起瓦灰竹布大衫底襟角，走一步看一步的小心，慢慢的蹺到缺口了。背後跟着兩個年青人，是兒子。各人手裏提着一個大竹籃，裝在籃裏的是兩分闊一寸長短的小竹籤。

茂法公公先是笑嘻嘻的招呼人，彷彿一尊彌勒佛似的和氣。接着，吊起一雙尖尖的老鼠眼，用沙沙的聲音說話了。他說今年的大水災是天數，因為人心太奢華了，菩薩叫衆生嚐嚐飢寒底滋味。要是人心不改善，不敬神，不敬長輩，不敬地方上的紳士，菩薩也許還會降下瘟疫來。於是他就自大到像一尊大佛了，一屁股坐在堤埂上。

工作開始了。這一夥蓬首垢面的田伕們像一羣餓鳥散到田野裏。用疲弱的手，一鋤鋤的掘起泥，放到竹籮裏，挑到缺口填下去。因為長久沒有上田坂了，又是一兩個月沒喫飽過一頓，挑不到三四籮泥，不約而同的都有點手骨酸，氣喘喘的額角上漲出汗水了。但一看到每一籮泥土換來的這一根小小的竹籤，到了太陽下山就可以換現錢的希望，又重新將氣力帶回到手上，軟軟的胳膊硬起來了。

一天的時間在異常喫力又異常快樂的忙碌之中快過去了。除了中午回家去喫口糠糕，咽口野菜填填肚，或者由女人送到田頭，就蹲在江邊掬碗冷水送下去，不曾見那一個人坐下來談閒天，或者歇歇力。大把的汗也不管，用袖子揩了就乾了。

阿仁中午是轉家的。媽媽掬水給他洗臉。見他渾身給汗水浸透了，又拿出一套半新舊的青布衫給換上。糠糕也蒸得特別嫩，放進嘴裏怪有味的，帶點甜。媽媽問長問短的詢問了許多田頭的事情，問他可曾累，他笑笑；其實腰也酸了。

大毛下午要跟去看，爸爸先是答應的，還問他可挑得動泥。大毛拍拍手，說跟爸學，幫爸掙錢。爸笑了。（是近日第一次看到爸底笑影啊！）但

忽而小毛也爭着要跟去。騙了許多好話，答應傍晚帶一隻麻雀回來給他玩，也不依順。於是媽媽只好吩咐大毛小毛都不要去，那里有河水鬼要拖人。大毛翹着嘴生氣了，一個巴掌打到小毛的耳根邊。哭了。

爸爸抱起小毛，拍拍他。心裏又走來了一個新希望，想到幾年以後了。對，再苦過五六年兩個兒子都會打水種地了，那時候就是遇到像今年的大荒年也不怕，六隻手還不夠養活一個媽媽嗎？

於是阿仁就把上午的心思告訴媽媽，打算拿今天的工錢去買包紅棗，送給媽媽補一補身體。媽媽口裏說不如積錢買點米，大毛小毛全給棗根喫弱了，但心裏的快樂是瞞不過做爸爸的眼睛的。

下午阿仁添了力，泥挑得更勤了。一箭去，一箭來，像年青的燕子底靈敏。你看他兩個袖管捲得高高的，阿仁哥還顯得像當年的阿仁哥。煙癮竄上來也咬住。想到黃昏媽媽看到自己沒失信，果然一包紅棗遞到她手裏時的高興，笑了。

只有長福老那副樣子使人太難受。兩籮泥壓得身子矮了小半個，彎彎的像快要跌倒了。再加又喘氣，又咳得凶。有時無緣無故的站住了，歇下擔子拼命的咳一陣。阿仁忽而心又酸，想對他說「我幫你來挑吧」，但他又掙扎着挑起泥，抖着兩個肩膊往前顯去了。

滿田坂靜悄悄的，只有赤脚踏在泥上的濺濺的聲音。

一直到太陽下山大家才停止工作。一夥的擁到江邊去淨淨脚，淨淨手，又洗洗黏在扁擔，鐵鋤和竹籮上面的泥漿。嘻笑和談話又重新開始了，寒涼的空氣裏充滿了熱烈的活潑的聲音。只有長福老攤了似的坐在江邊，他眞力乏了。他底咳嗽也沒人聽到，被淹沒在喧嘩裏。

開始發工錢了。由茂法公公的大兒子收竹籤，小兒子付錢。一根竹籤換一個銅板。他自己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張竹椅上，（這是下午特地去拿來的，因爲茂法公公不比阿德哥，雖然長得肥，單是佛一樣坐坐也爲難，一個上午就說腰痛了，頭暈了，）眼光東竄西闖的忙碌着留心兒子們是否付錯了錢，這可不是玩玩的事情。

但來了一個非常的意外，十個人倒有九個人被扣錢的。不是說每擔泥太少，就是說你偸了竹籤子。要分辯也沒有用，他叫你明天不必再來了。但大家還是爭着鬧，說這辛苦銅鈿不能寃寃枉枉扣去的，再加這樣的大荒年人人都等着拿回去養家的，一個銅子也少不得。但銅子在他手裏，你吵吵也是空的。就是家裏餓死了女人又不好擡進他家去。他沒睬你。

輪到阿仁只給了一個七折。說他每擔都只有半竹籮，所以一天挑了七十擔打個七折也還是便宜他的。

「茂法公公，你問問老三哥罷。他剛才還稱讚我籮頭比誰都滿，脚又健。」因爲是氣力換來的，阿仁不像借糠時的委瑣，理直氣壯的說。

「嘻！你自己想想吧，別人最多只有六十三擔，你這懶貨，要不是籮頭淺，會有七十擔？」

「我今天挑得勤，煙也沒歇下來抽一筒，你問誰都可做見證的。」

『對對，』狡猾的笑了。『你一向抽煙出名的，今天自然也不會例外的，一定要分一個時候出來抽抽煙的囉——大保，你數四十九個銅子給阿仁哥。』

這喫虧可怎忍得下，滿滿的一籮只能七分算？於是急得心都跳，胸口也漲得透不過氣。可是錢還不是同樣的憑空給人寃了去。大保不管你氣得眼發直，拿四十九個銅子塞到你手裏，又去招呼別人了。

這不甘心的阿仁一邊嚷着要添錢，一邊抖着那抓住銅子的拳頭伸過去，但給他一瞪，不覺又縮回了。看看他正擺着幾天前向他借糠時那一個難堪的臉。

怨恨和憤怒扭歪了阿仁底臉孔。火冒上眼睛。

接着是長福老了。他坐在江邊喚了三四聲才聽到，駝着一個腰，沒些兒精神的盤回來。但給他的也只有一個七折。

『呀呀！天老爺我，喀，喀喀，我老性命換來的錢可扣不得啦！我，……喀，喀喀，……』一陣狂咳，話接不上，臉急得發紅。

『沒虧待你，長福老。要是照你的擔頭算，只能兩籮合一籮，可憐你年紀老，才給你個七折。』

『這個，這個……喀喀喀，我，我不要，我不要……喀喀喀……寧可死……』先是兩個膝關骨發着抖，片刻間渾身都抖了。

茂法公公忽然沈下臉，大聲的喝：『老狗！看你不出倒會放無賴！明去！』

一陣急痰湧到長福老喉頭，眼花了，摔倒了。腦袋撞在一柄鐵鋤上，血水淌出來。

於是這一夥頹喪着的嘮叨着的田伕們變成瘋狂了，潮似的擠攏去。有的扶起他，有的拿爛泥塗到他額角上，有的大聲的喊着「跌死了人！」

茂法公公當初也很慌，臉駭得發白，忙喚大保去幫着扶弄出人命來可不是玩玩的事情，但片刻間又安靜了，冷笑着說：『這荒年荒世，死個把人算什麼，你們慌……』

沒等到話說完，忽然一把鐵鋤當頭壓下來。本能地慌着偏過頭，肩膊給掘開了。沈重的身子從竹椅上滾下。

是阿仁哥。

一個血漲滿了的臉。一對突到眼眶外的血紅的眼睛，倒豎着的眉毛。緊咬着的牙齒。一雙綻起了青筋的手抓住鐵鋤，第二手又要壓下去。

『救命！救命！』茂法公公底神色鐵青了。頭兒縮到領下，怪滑稽的，彷彿這就可以免避鐵鋤底第二度的襲擊。

兩個兒子手足無措的慌張着。想喊，又想去奪那鐵鋤，但也給別人小雞似的抓住了。

阿仁一邊揮起鐵鋤，一邊暴雷似的狂吼着：『對這荒年荒世，死個

「有理！阿仁哥的話有理！反正有他就沒有我們！」

「到今天快要餓死的時候你還不肯放過我們一張皮，我們還饒你！」

「昨天阿德哥就要了他命的，總算饒這老鬼多活了一天！」

「…………………」

「…………………」

無數憤怒的咆哮和阿仁底狂吼融合成一片。

跟着阿仁底第二鋤，雨點似的，許多鋤頭落到他身上。剎時間，在這黃昏的煙霧裏，在這空曠的荒涼的田野裏，這一團幸福的肥肉給剁成爛泥似的肉漿了。



# 藍衫

杜衡

說來話長，差不多在十幾年以前就已經如此了：無論在那兒，祇要看見一件青灰色的大褂子搖搖擺擺地移近來，我們便會離得很遠就衆口同聲地喊——

「祥茂叔！」

「祥茂叔！」

差不多天天都碰到，因爲他天天上茶館。

那時候，孩子們都喜歡他。祥茂是他底小名。此外，他當然還有一個更堂皇的官名，可是我記不得。叫他叔叔的人多，因此和他無親無眷的都漸漸地會跟着這樣叫。他也喜歡孩子們。他老是微笑着，對每一聲「祥茂叔」都巴巴結結地應到。於是，孩子們便又因他底用有趣的聲調來應着的那一串『嗳，嗳，嗳』而笑了。

跟祥茂叔胡纏自然是更有趣的事情。——你問他從觀音廟到小橋頭有幾塊石板，他會不假思索地告訴你，譬如說，一百六十四塊。你再問他自己嘴上鬍髭有幾根，他便回答不知道。「祥茂叔也有不知道的？」他解釋了，『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難道你書上沒有讀過？』頑皮的孩子會在這裏夾進來『那兒來的知了叫？吱吱，吱吱！』——諸如此類。

我們甚至也向他要東西喫。『祥茂叔，你答應我們的豬頭肉夾燒

餅呢？』

『哎喲，忘記了，』

豬頭肉夾燒餅雖

裏裝滿羅漢荳，『每人

樣發號令，然後鄭重地

聽說，比我們前一

輩的，據我所知，卻連羅

縱然是最好說話

也有一個奇怪的僻性，

如果看見，那張慈祥的

過的。我呢，不幸也吃他

他底話卻不說都可以

『怎麼連長衫都

好的讀書人。記牢，下次

要是給他撞到第

祥茂叔自己，這是

正地穿着那一件前面

棉袍子外面當罩衫。而

刻薄的孩子想出

你究竟有沒有替換衣

因林哥兒底關係，我曾經到過祥茂叔底家。這是在一條非常清淨的小巷裏高的牆高的門檻，有幾分像衙門。可是他們父子兩個卻極不相稱地祇住了三間和門樓在一排上的平屋。

『這裏面也是你們底屋子？』

『現在租給了人家，』祥茂叔告訴我。『這三間本來是轎廳，不住人的。』

在三間屋中我所看到的就祇有居中的一間，算是客堂。有乾隆三十二年御筆的福字方匾；有四隻全虧着我挨你你挨我，那樣地纔擺穩的書箱；有一堂很舊很舊的畫屏。此外便是些剝了皮的桌子和斷了腿的櫈子……

我覺得氣悶：一則，那地方一點兒生氣也沒有，什麼都是陰沉沉的；二則，林哥兒快要離開了上省城裏念書去，這一次算是我們最後的會面。

祥茂叔也不像平常似地多說話。他反背着手，在外面破碎的方階上踱去又踱來，大褂子飄飄蕩蕩。有時候他會突然停下腳步望望天，好像永沒有看見天過。祥茂叔今天有心事，我心裏想。

我過去問他：林哥兒走了，他嫌不嫌冷靜？

突然低下頭來，眼睛釘住我好一會，抓起了我底手，『有什麼法子呢！你肯不肯來陪陪我？』他輕輕地說。

『好。』

在那一刻時間裏，我似乎生平第一次懂得了什麼叫做寂寞，但我還不懂得更甚於寂寞的事情；我看出了祥茂叔捨不得離開他底兒子，但我不知道自己是目擊了他生活中一個最大的變動。

送兒子上省城裏去念書去，這對於他一生的意義，是我在好久以後纔明白了的。

雖然答應過祥茂叔去陪他，可是從那一次到他家裏之後，就永遠沒有再去，一直到林哥兒回來。

前面說過，祥茂叔喜歡上茶館。在那里，他可以談着他底說不完的家族底掌故，談着三塊錢能買一擔米的往日，這樣地消磨了整個早晨。以前是如此。

從林哥兒走後，我相信他是要更喜歡上茶館了。假如以前每天要在那兒躭兩個時辰的話，那麼現在便至少要躭，譬如說四個時辰。可是事情有出於人們意料之外者。他雖然依舊差不多天天去，可是去，往往祇兜那麼一個圈子。瞧瞧有熟人沒有。沒熟人，立刻就回頭。他是定要有熟人纔坐下來。就是坐了，堂倌遞上茶壺，他又會用手把牠推開去。『一會兒就走的，』他這樣說。

在街上也聽不見接二連三的一聲聲『祥茂叔，』雖然孩子們是照樣地多。他是冷清清地去冷清清地回來。縱使偶然會有人叫他，但他回答的那個『噯』字，聽去也不像從前似地有趣了。

從這些地方，人們連小孩子也在內，會說祥茂叔越變越吝嗇，真奇

怪。

一年半的時間使林哥兒儼然做了大人回家鄉來，差些兒叫人不認識。

我再上他家裏去。仍然是高的門檻，高的牆。可是裏面卻似乎換了樣子。客堂上，左邊不看見那四隻書箱，右邊不看見那一堂畫屏。替代這些我卻發現了一隻風爐，一個炭簍子，和一把離縫的蒲扇。祇有那乾隆御筆的大福字卻還驕傲地從高樑上俯瞰着。

祥茂叔正坐在風爐邊。在烤火？在發火？我不知道。他看見我，不好意思地站了起來，在身上拍着並不使他底大褂子變得黑一點的煤灰。

「你答應過來陪我的，怎麼永不來？」

這使我慚愧。他還記得呢！不知道說不認識路好，還是說沒有空好，我祇能不回答。

他笑了，笑得很難看。

那一天，林哥兒嘮嘮叨叨地說了許多不是他這樣年紀的人所能說的話。縱然像個大人，他總還不過十七歲。他談起讀書底難處。他說他自己倒覺得就是不讀書也好，但他爹爹卻以為無論如何書總要讀。

他底話十句裏有九句要牽涉到他底父親。

而最後，他又悄悄地對我說他爹爹想找差使做，可是叫我不要告訴任何人知道。

「為什麼要瞞人？」

「爹爹交待的。」

我詫異。祥茂叔要找差使做已經夠奇怪了，還瞞人！正因為把別人所打算守祕密的事情說出去是有趣的，我便拿這消息說了出去。

「有什麼差使能給他做呢！」好些人都這樣說。「他以前在中學裏當過書記，在普濟堂裏當過司事。為什麼當不長，處處都是三兩個月？你去問他自己吧！」

這種意見差不多是一致的。

可是且慢着嘲笑，祥茂叔據說竟找到了差使，而在林哥兒上學去的時候，他也就要上差去。

好多人還不相信。

他那一回在茶店裏就上了三個多時辰，而且還破例地換過一次茶。回來的時候八字步跨得特別快，很精神。他臉上笑瞇瞇地，看去倒好像年輕了不少。「祥茂叔，掙大洋錢了，還不趕快做件新長衫，」有人截住了他這樣地打趣。「洋錢還沒有拿到手呢，就用掉？」他回答。他今天又回復了對無論怎樣的開玩笑都滿不在乎的神氣。

這樣看來，他找到差使大概是真的了。

而且第二天又確實發現他拖着那件舊褂子跟林哥兒一起上船去。

在街上我還碰到他。「明年見，」他說。

故鄉不見了祥茂叔似乎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孩子們不會因

此缺少羅漢荳而怡怡茶樓也不會因此缺少常來的主顧。我呢，自然也並不等待着明年和他再相見，不過我偶然會想起，到明年，我大概不會再認得他他一定會換了個樣子，至少，那件破爛的大褂子是不會穿在身上的。

可是無需乎等明年，祇過了十來個明天，他便又好像怕被人忘記似地在茶館裏出現了，而且還是那個老樣子，活見鬼！他難道沒有走？不會的，我明明看見他動身。那麼他已經回來了吧。一種莫名其妙的好奇心叫我在茶館門前停了一會兒；這其間，我偷聽到這麼一番話——

『你知道傳達處就是什麼？』祥茂叔問。

『傳達？』

『傳達處就是從前的號房，號房就是門房。當傳達也者，就是當二爺。聽說還不錯實骨子都是穿短打的人當的差使。』

『他們叫你當二爺？』

祥茂叔出人意外地笑了起來。這一次的笑聲可有點異樣，我聽去簡直好像哭。接着他似乎還這樣說，『我前清也是有過功名的，戴金頂子的秀才。此刻現在讀書人真不值錢，真不值錢！』他搖着頭，閉緊了眼睛。

此後的話我沒有聽到，然而聽到的那幾句便已經儘夠了。我心裏想，怪不得有人說祥茂叔一生一世全喫的那件大褂子底虧。我今天又算懂得了一件以前所不懂得的事情。

那麼，據我想，他把那件大褂子脫掉了也好。

然而他不肯。聽說他上輩從銀青光祿大夫的一世祖起，直到他底父親爲止，都沒有一個是穿短打的。往後，他還是拖着那件七八年前的藍褂子天天在街上數石板；一切都照舊雖然他底八字步是一天天變得更慢，更頹唐了。

祥茂叔從此沒有再離開過故鄉。這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是林哥兒永不回來。

那一年，因爲我也要到省城裏上學去，便想起林哥兒。我寫了一封信給他打聽一些那邊學校裏的情形。我還問他今年回不回故鄉；回來的話，我還可以和他同去。我和林哥兒也有好多時不通信。

可是幾天後，原信卻依舊落到我手裏；信封上說，『此人離校已半年。』

自己到了省城裏，也確實沒有看見林哥兒。

不看見也就算了。我祇是模糊地記得祥茂叔說過，書總是要讀的，那麼，林哥兒是轉了學吧。然而我並不問起別人，我沒有去打聽他底消息。

以後是在故鄉的時候不很多，而且就是在故鄉，我也不會滿街跑。因此好久不見祥茂叔。

祇有一次，我偶然打從他們住的那條小巷裏經過。還是很清淨。可是走到舊時的高門檻邊的時候，我喫驚了。牆是剛粉刷過的，很白，四扇

堂門上的油漆也煥然一新。人不可以貌相，祥茂叔也會有這麼一天的！他大概不會再住在那三間轎廳裏了吧。不知那一種衝動叫我進去：我想起往日跟林哥兒的交誼。我眞個進去了。

在那里，經過好多轉折，我纔問淸楚祥茂叔現在是搬到小橋頭一家棺材店底樓上去住了。棺材店？這兒難道不是他底家，不是他自己底屋子？我詫異着退出來。

這家棺材店門口我也走過。特意向裏面望了望，很黑。我不想進去。可是碰得眞巧，從裏面弓着背走出來的可不正是祥茂叔！我似乎發現他已經看見我，便不得不站定了等他。他走得很慢，使我等了好一會。

『祥茂叔，你還認得我？』

他對我仔細看，好久纔記起來，叫着我底小名。他說他近來記性壞，眼睛也壞。

似乎到那時候我纔想到使小孩子變做大人的年歲，是同樣地會使大人變做老頭子的。他現在眞老了。你祇要看他那雙時時刻刻在顫動的手和顚顚跌跌的步態。眞的，什麼都跟從前不同了，祇有那件舊到無可再舊的藍布大褂子倒始終無恙，還照舊地穿着。

不，這話是不對的：我一下子沒有瞧淸楚。那件大褂子底左襟上可不是破了這麼一大塊？怎麼還能說無恙！也許他眼睛不便，自己沒有看到，我打算提醒他。既而想，不必吧，也許他不願意別人去提醒。

『祥茂叔，上那兒去？』我問。

『長衫破了，去補。』

原來他自己也知道的。

我們一路走。路上我問起了林哥兒底近況。他停了好一會，纔用比蚊子還輕的聲音說，『他在那里學生意，學生意，』好像惟恐給人聽到似地，而且他底嘴唇和聲音都顯然在顫抖。

在橋堍下，他找到了幾個縫窮的江北婆。講好價錢，那麼要動手補了吧，而我也正打算要先走，不必等。然而不，講好的交易並沒有辦成功。祥茂叔定要穿在身上叫她補他在街上是不肯脫去長衫的。『不脫下來怎麼縫得了？』那一個倒也不在乎這筆小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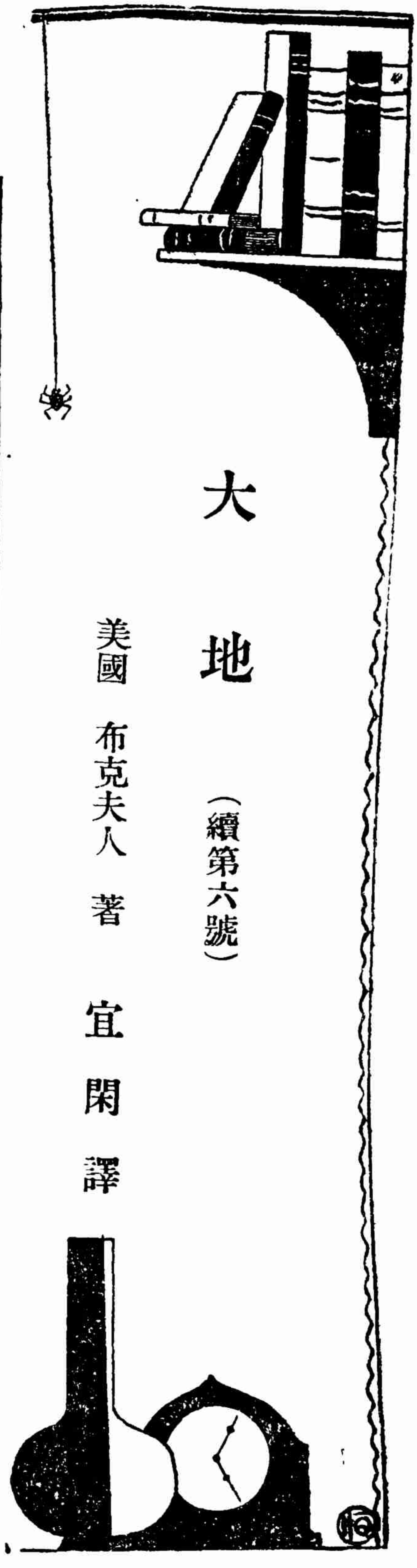
這樣地一起問了三五個。

『過去一點還有，』他說，說着便走了。

我呢，自然沒有陪祥茂叔去找縫窮的必要，因此不久便和他分了路。我不知道他那件大褂子結果畢竟還是穿在身上補的，還是脫下了補的，還是終於沒有補。我想起他底遭遇和他底固執。我又想起每人十顆分羅漢荳的時候；跟着這最後的思想我回過頭去再把他看了一眼。是秋天。峭勁的秋風正揭起了他底單薄而又破爛的大褂子，飄着，飄着……

而今天，連街上的狗都向祥茂叔叫了。

約摸在半個月之後，我聽到一位剛從鄰縣回來的朋友講起林哥兒，『我碰到他的，眞不知道在鬼混些什麼，穿着身短打！』他這樣說。



# 大地

（續第六號）

美國 布克夫人 著

宜閑 譯

（前文提要）王龍是安徽某縣城北一個鄉村裏的農人。他的老婆，阿蘭曾經做過城裏黃家的丫頭。她到王龍家裏之後，幫助他勤苦操作，奉養他的老爹，還給他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啞吧女兒和雙生的一男一女。王龍趁黃家中落的時候，買進了黃家的好田。一年，那地方鬧旱荒了，不上幾個月，非但糧食吃盡，便是草根樹皮也爬羅的沒有剩了。于是王龍一家跟着大隊的災民逃荒到江蘇一個大城市。便在那裏，王龍拉車，阿蘭和孩子們討飯，一家過極淒苦的生活。後來那城市發生戰爭的恐慌，王龍跟着一羣貧民闖進富家，無意中得到了許多金洋。于是他一家回到本地，買牛修屋，重興家業。他雇了同村的金做長工，另外還雇了不少的佃工。一年，那地方發生水災，王龍因爲自己很有積蓄的緣故並不擔憂。那時田上積着水，他沒有事情做，便到城裏一家茶館去消遣。他看中了茶館裏一個妓女荷花，便將她買進家裏來，做他的小老婆；茶館裏的老鴇杜鵑也一同進來，給荷花做老媽子。

## 二十三

荷花見王龍在她的面前亂想着她的姿色以外的種種事情，便撅着嘴唇說道：

「如果我早就知道，不到一年工夫，你就會這麼望着我發呆的，我也不走出那茶館來了。」她說時轉過頭去，從她的眼角向他看了一眼，這纔他笑起來，捏了她的手，就他的臉邊嗅嗅那手的香氣，于是回答道：

「哦！一個人不能一刻不停想着縫在衣服上的珠子的，但是珠子失掉了，他也難受的。這幾天我想着我的大兒子，他爲了情欲，有點神昏顛倒的樣子，我不能不給他娶親了。可是我也尋不出相當的大姑娘來。我不願意他隨便娶一個本村

的農家女兒，況且我們都姓王，這也不合適的。我又沒有認得一個殷實的城裏人，可以和我做親家。」

荷花因爲方纔成年的大兒子身材長了，模樣兒也文雅了的緣故，對于那童子是很中意的，她醉心于王龍所說的一番話，便一面沉思，一面回答道：

「從前我在茶館裏，有一個客人常常到我這兒來，他屢次講起他的女兒，他說那女兒也身材巧小同我相像，只不過還是小孩子，他說「你太像她了，我愛你的時候，心裏覺着異樣的不舒服，彷彿你是我的女兒似的，」他雖然最歡喜的是我，可是爲了這個緣故，就到名叫榴花的大塊頭姑娘那裏去了。」

「這是怎麼樣子的人呢？」王龍問。

「他是個好人，他很肯化洋錢，他答應了多少就付多少。我們都道他好，因爲他沒有鄙吝相。」王龍不喜歡她想到昔時的生活，急忙打斷了他的話：

「他有着這些洋錢，做的是什麼生意呢？」

她回答道：

「哦！那是我不明白了，我想他也許是米店老板罷，我可以問問杜鵑看，關于客人們的事她都知道的。」

她拍一下手，便從窗間跑進杜鵑來，她的高臉頰和鼻子給火燻紅了，于是荷花向她問道：

「那個到過我這裏，後來因爲我像他的女兒，惹得他不好過，又到榴花那裏去的大個兒的好客人是誰？」

杜鵑立即回答道，「噢！那是姓劉的米店老板。那是好人！他每次碰到我，總給我些錢。」

「他的米店在那裏？」王龍問。

「就在石橋街，」杜鵑說。

王龍不待她說完，就快活得拍拍手，說道：

「哦！這就是我糶穀的地方，真是天緣呵！這頭親事一定辦得成功的。」他的興致這纔勃發了，因爲在他想來，將自己的兒子和買進他的穀的那人的女兒配親，正是一件好姻緣。

那邊有了什麼待做的事情，杜鵑就像老鼠嗅到油塊一般嗅到了這其間的銀錢。她在她的圍裙上揩一揩手，急忙說道：

「我聽着你老板的使喚。」

王龍疑疑惑惑地向她那狡猾的臉看了一眼，然而荷花却喜洋洋地說道：

「這是對的，杜鵑可以去問問那姓劉的人，那人和她熟得很，杜鵑又是好腳色，這事情總辦得成功的。如果成功了，她應當有媒人錢。」

「這是我要的！」杜鵑開心地說，她一想到有媒人錢可以到手，滿臉是笑。她解下了繫在腰間的圍裙，急忙說道，「現在，我就要去了。肉再煮一會兒就好喫，蔬菜也洗好了。」

然而這事情王龍不曾充分地思量過，這不是可以這麼急速地決定下來的，他便叫道：

「且慢些！我還沒有定下什麼主意來。這事情我得想幾天纔行，想好了我再告訴你。」

兩女人覺得不耐煩了，在杜鵑爲的是洋錢，在荷花，因爲這是新鮮的事情，使她有什麼開心的新鮮話兒可以聽聽的緣故；然而王龍却說了下面這句話就出去了。

「且慢，這是我兒子的事。我還要等幾天啦。」

這一來，他也許會左思右想，等許多日子的罷，要不是一天大清早他的大兒子喝醉了酒，臉上又紅又熱的回家來，他兩腳不穩，嘴上的氣息臭臭的。王龍聽得他在天井裏一顛一躓的聲音，不知道是誰，便跑出去一看，那童子顯得害病的神情，在他的面前嘔吐了一大堆，便跌倒地上，狗也似的躺在那嘔出來的東西裏。

王龍吃了一驚，便叫阿蘭來，他們一同將那童子抬起來，阿蘭給他洗一洗身子，便將他放在她自己房裏的牀上，那童子不待她收拾好，就像死人一般呼呼地睡熟，對他父親問的話，一句也回答不出來。

于是王龍走進兩男孩子一同睡覺的房間，那弟弟呵着欠，正將他的書冊包在一塊見方的布裏，要帶到書房去，王龍便對他說道：

「你哥哥昨天夜裏沒有和你同睡在這張牀上麼？」

那男孩子勉勉強強地回答道：

「沒有。」

他臉色上有一種害怕的神情，王龍一見到，便對他厲聲喝道：

「他什麼地方去？」那孩子不回答，他便按住他的頸頸，將他的身子搖撼一陣，叫道，「仔細告訴我，你這小狗賊！」

那孩子就此驚慌了，他嗚嗚咽咽地哭叫起來，在哭聲中間說道：

「哥哥叫我不要告訴你！他們說，我告訴你呢，他要用火燒的針子刺我灼我。我不告訴呢，就給我銅板。」

王龍一聽到這話，情不自禁地大嚷道：

「告訴什麼，該死的東西？」

那孩子向四下裏一望，覺得自己如果不回答，就要被父

親搤死，便不顧一切地說道：

「他接連出去三夜了，他做什麼，我沒有知道，只是他是同叔公的兒子，大家出去的。」

王龍於是放鬆了按在那孩子頸項上的手，將他的身子摔在一邊，大踏步走進他叔父的住屋，他在那邊碰到了他叔父的兒子，酒喝的臉上醉醺醺，簡直同自己的兒子一樣，但是兩腳却還立得穩，原來這年青人年紀大了些，慣於種種的人事了。王龍對他嚷道：

「你引導了我的兒子什麼地方去過啦？」

那年青人對王龍冷冷地一笑，便說道：

「哪！我這個侄兒用不着引導了。他一個人會去的。」

王龍這時候，彷彿要將他叔父的這個流氓神氣的兒子殺掉了，纔甘心似的，用了可怕的聲音叫道：

「我的兒子這夜裏究竟在什麼地方？」

那年青人一聽得這聲音，吃了一驚，便垂下他那傲慢的眼睛來，勉勉強強地回答道：

「他是在婊子家裏，那婊子就住在從前屬於公館的那個院子裏。」

當王龍聽得這話的時候，他唉嘖一聲呻呼，原來那婊子就是許多男人所熟知的一個，她這里只有窮苦的下等人去過問，因為她年紀不輕，也就濫做生意的緣故。他連飯也不停下來吃，就走出大門，橫過田野，他因了他的兒子帶給他的煩惱，從新全不看見生在他田上的東西了。他穿過城門，走往曾經做過公館的房子去。

那大門現在洞開了。他走進去，院子和房屋裏滿是普通人，他們租借那些屋，每一家住一間。他站在第一進房子的天井裏，高叫道：

「姓楊的女人，那做私娼的住在那里？」

那邊有一個女人，正坐在三腳凳上縫着一隻鞋底，她抬起頭來，向天井橫頭一扇没門點點頭，便又拿起她縫着的東西來。

王龍走到那門口去，在門上敲幾下，便有一個暴躁的聲音回答道：

「去罷，這時候不做生意了，我忙了一整夜，此刻我要睡覺了。」

然而他却又復敲門了，那聲音呼叫道，「是誰？」

他不肯回答，却仍然敲門，因為他是無論如何要進去的，終於他聽得了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便有一個女人將門開了，那女人並不年青，臉色疲倦，嘴唇厚厚的，額上抹着白粉，她的嘴巴和臉頰上，臙脂還不曾揩拭，她對他看一眼，便尖聲說道：

「不到今天夜裏，我不能留客的，你要來呢，請你夜裏早點來，現在我要睡了。」

王龍因為她的姿態使他惡心，想起他的兒子到過這里來，又忍耐不住的緣故，却就打斷了她的話，說道！

「不是為我自己啦！——我用不着你這種人。我是為兒子來的。」

他忽然在喉嚨裏覺到了為兒子而起的哽咽。於是那女人問題：

「哦！你的兒子怎麼啦？」

王龍便用了發顫的聲音回答道：

「昨天夜裏他是在這里。」

「昨天夜裏，有許多人家的兒子在這里，」那女人回答說

「我不知道你的兒子是那一個。」

於是王龍央求着她說道：

「請你記記看，一個並不怎麼小的孩子，照他的年紀是長的，却還算不得大人，我真料不到他竟敢試試女人看。」

她想了一想，便說道：

「可不是兩個同來的，一個小後生鼻頭尖翻天，眼睛裏像煞百事都懂的神氣，他的帽子歪戴着？還有一個，就如你所說，是又長又大的孩子，他却急於要做大人了？」

王龍說道，「是呵——是呵——就是他——就是我的兒子！」

「你的兒子怎麼啦？」那女人說。

於是王龍急切地說道：

「這麼着：如果他再來呢，你推却他——說只留成年人——隨你怎麼說——每次你推却他，我就給你兩倍的留夜資！」

那女人於是咯咯咯笑一陣，便湊趣說道：

「不辛苦有錢拿，誰不說一聲嘖嘖呢？我自然也嘖嘖的。我心裏其實也歡喜成年人，小孩子有什麼滋味呢？」

她講話時，對王龍點點頭，斜過眼去一瞅他，於是他對於她的粗臉覺得惡心了，急忙說道：

「那麼，就是這樣罷。」

他一轉身走回家去，一路走一路吐唾沫，要除掉對那女人的惡心。

因此，在這天，他對杜鵑說道：

「就照你說過的去辦罷。你到米店去做做媒看。如果女

孩子合適，媒也做成了，粧奩是要好的，用不着太多。」

他對杜鵑說了這話之後，同到房間去，他坐在他那睡着的兒子身邊，默默地想，當他想着的時候，走進阿蘭來，她站在那裏，看見那男孩子的身上出汗，便拿了熱水，將汗輕輕地揩去。王龍站起身來，走進他叔父的房間，叫道，「我家裏養了蛇，反被蛇咬了！」

他的叔父正坐在桌旁吃早飯，因爲他閑居無事，非到中午不起身的。他聽得王龍的聲音，便抬頭一看，懶洋洋地說道：

「怎麼啦？」

王龍氣急敗壞地將前情告訴他，那叔父只是笑了一陣，說道：

「呵呵！你使男孩子不要變成年人怎行呢？你使大起來的小狗不接近雌狗怎行呢？」

當王龍聽到這笑聲時，他霎時間，想起了自己因叔父的緣故所忍受的一切，他的叔父從前怎樣要迫他賣田，他們三個人怎樣住在這地方，吃着喝着閑蕩着，他的嬸母怎樣吃着杜鵑給荷花買來的費錢的食物，現在他的侄兒怎樣引壞了他自己的好孩子，於是他將舌頭在牙齒之間一咬，便說道：

「你們幾個人現在還是走出我的家罷，從此刻起，沒有多餘的飯再給你們隨便那一個吃了，我的房子給你們住，我甯可將牠來燒掉，你們這班人是沒良心的！」

然而他的叔父却坐在原地方，繼續吃飯，王龍氣呼呼地站在那裏，見他的叔父不理他，便擎起臂膀來，蹺向前去。那叔父一轉身，說道：

「趕出我，你敢！」

待到王龍莫名其妙的喃喃說道「哦——怎麼——哦——怎麼——」的時候，他的叔父解開他的夾衫來，將織在夾衫裏層的東西給他看。

那時王龍默默地站在那裏，一動也不動，因爲他在那邊看見一綹紅毛做的假鬍子和一條紅布了。王龍向這些東西呆看了一會，從他內中水也似的冲上怒氣來，於是他發抖了。

原來紅鬍子和紅布這兩件東西，是在西北一帶搶掠的一幫土匪的標記，他們是曾經燒房屋，擄婦女，綁有錢的農人的。王龍瞪着眼呆看了一會，便不作一聲，轉身走開了。他走的時候，聽得他的叔父又復俯到他的飯碗上，嘻嘻地輕聲笑着。

現在，王龍覺得自己陷於夢想不到的迷惘了。他的叔父在稀疏的灰白鬍子下面露着獰笑的神氣，照舊在他的家進出，王龍每見他，就身上發冷汗，除了客氣話之外，不敢對他說什麼。這是事實在他家境豐裕的近幾年，尤其是別的人們鬧他們的女兒捱受饑餓的幾年中，雖然他屢次在村人中間聽得搶掠的事，心裏擔憂，可是從來沒有盜到他家裏來。現在他忽然明白他所以平安的原由了。他每想到這一層，就發一身冷汗，他不敢向誰告訴他叔父的衣裏藏着什麼。他對他的叔父不再說走出家門去的話了。

於是，仿彿這還不夠他心裏煩惱似的，杜鵑從米店回來說，雖然這媒事是做的順利的，可是現在除了交換媒帖之外，劉老板却不肯有什麼舉動，因爲那大姑娘只有十四歲，須再等三年，纔好結婚。王龍一想到這童子的煩悶和空閑，和悵惘的眼色，要再經過三年的時間，不由地發愁了。那天晚上，王龍在吃飯時候，向阿蘭叫道：

「哎！還有這幾個孩子，我們要給他們早些定親了，越早越好，一到他們想起心思來的時候，我們就給他們來成親，這樣子再來三回，我實在受不住了！」

他只迷迷濛濛地睡了一夜，次日早上，便照他家稱過於煩心時候的老樣，拿了鋤頭，走到田野去。他穿過外天井，那大女孩子正笑迷迷地坐在那簷，撚着一塊布頭在縫弄，他便喃喃地唸道：

「哎！其餘的人都併在一起，還不如我這個啞吧使我稱心啦！」

接連許多天，他天天走到他的田地上去。

於是好田地又復發生了治療的作用，太陽照在他身上治療他，夏風又使他裹在和平的空氣裏。一天，仿彿要將他心裏不絕的愁緒根本治好似的，從南邊來了一朵小小的浮雲。起初這懸在天邊，輕淡而平滑，像霧一般，只是這並不像風吹的雲那樣浮來浮去，却靜定地停在那裏，過後向空中擴張開來。

村上的人們對這朵雲看望了多少時候，就這朵雲議論了多少時候，於是恐怖襲到他們的心上來了，原來他們怕的是，蝗蟲從南邊過來，吞食種在田野裏的東西了。王龍也站在那裏看望着。他們呆看了好一會，終於一陣風將一種東西吹到他們的脚邊了，一個人急忙俯下身子去，拾起來一看，這原來是一隻死蝗蟲，這因爲死了，也就比在後面的活的蝗蟲更輕了。

於是王龍忘記了凡有使他心裏煩惱的一切。女人們，兒子們，還有叔父，他將他們全都忘記了，他衝到驚恐的村人們中間，向他們叫喊道：

「現在要保全我們的好田，我們得和這些從天空下來的敵兵打一仗纔行喔！」

然而有的人却從起頭就絕望了，這些人搖搖頭說道：

「不中用的，無論怎麼辦，都不中用的。老天是要我們今年裏餓死了，我們終究要餓死的，何必白費心力來和這種東西作對呢？」

女人們哭哀哀地上城去，買了香來插在小土地堂的菩薩面前，有的到城裏的大廟去，那邊是住着天神的，這樣，天和地都受了禮拜。

然而蝗羣却還是散布到空中和地面。

王龍將他自己的佃工們叫來，金便即靜靜地站在他身邊，還有別的較年青的農人們也來了，這些人親手在幾處田野上放了火，他們將差不多成熟了就可以收割的直立着的好麥燒掉了，他們掘了寬闊的泥溝，從井灌水到那里，他們工作得沒有工夫睡覺。阿蘭帶飯給他們吃，女人們帶飯給他們的男人們吃，衆人便站在田野裏，野獸那樣將飯吞着吃，因爲他們不住地在工作。

那時天空漸漸兒烏黑起來，空中充滿了許多翅翼振動着的營營營的聲響，蝗羣便撲向地面來，整隊地飛過了這田野，離開了，落在別的田野上，將地面的種植吃的冬天那麼光。於是衆人歎歎氣說道，「天意是這樣囉，」然而王龍却憤怒了，他將蝗蟲用手打，用腳踏，他手下的人們用打禾棒打，蝗蟲有的落到他們點着的火堆裏，有的死體浮在掘好的泥溝的水上。於是幾百萬隻的蝗蟲死了，然而對於那些剩着的，這却沒有什麼效。

雖然如此，王龍戰鬥了這一番，却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他那最好的幾畝田是保全了；待到那雲移過了，他們能夠休息的時候，那邊還有着他能夠收割的麥，他的稻秧田也保全了，他是滿意了。那時有許多人將蝗蟲煮熟了吃，然而王龍自己却不要吃這東西，在他看來，這因爲加害於他的田地的緣故，是骯髒的東西。可是當阿蘭將這東西在油裏煎了，佃工們咀嚼一番，而孩子們怕着牠們的大眼睛，將牠們細心兒扯開來，在嘴裏嘗味道，這些時候，他却也不說一句話。至於他自己呢，他是不要吃的。

雖然如此，蝗蟲對於他，倒也有着這一種作用：七天之間，除了他的田地，他什麼也沒有想，他治好他的煩惱和憂愁了，他泰然地對自己說道：

「唉！誰都有着煩惱的，我得竭力忍受着煩惱過日子纔是，我的叔父年紀比我大了，他會死的，我的兒子的親事，過三年也罷，我犯不着自己急死的。」

他收割了他的麥，天下雨了，綠油油的稻秧便插到積水的田裏，時候又復是夏天了。

## 二十四

王龍心裏覺得家裏太平了之後，有一天，他到中午從田間回來了，他的大兒子走到他跟前，說道：

「爹，如果要我做讀書人呢，那個城裏的老頭不能夠再給我教下去了。」

王龍已經從灶頭的鍋子裏舀了一面盆的熱水，他將手巾浸在面盆裏，絞了幾下，便一面將熱氣騰騰的手巾擦到臉邊去，一面說道：

「哦，那麼，怎麼樣呢？」

那童子遲疑了一會，便即接下去說：

「哪！如果要我做讀書人呢，我想到南邊的大地方去進大學校，我可以在那邊學習要學習的功課。」

王龍將手巾在他的眼睛和耳朵邊擦了幾下，全臉熱氣騰騰的，向他的兒子回答道：

「哦！還不行！你用不着去，你要去我也不答應。在這等地方，你這點學問儘夠了。」

於是他又將手巾浸下去，絞一絞。

然而那年青人却站在那里，恨恨地呆看着他的父親，嘰哩咕嚕唸了一番話，王龍聽不出那一番話，不由地氣上心來，對他的兒子喝道：

「你要說的話，好好兒說出來！」

那時，那年青人聽得他父親的聲音，不由地心頭一震，便說道：

「哪！那麼，我要，我要到南邊去，不要住在這悶沈沈的家裏，像小孩子一樣走不開去，也不要到這個同鄉下差不多的小小的城裏去了！我要出遠門去，求些學問，看看別地方的情形。」

王龍向他的兒子看了一眼，又向自己的身上看了一眼。他的兒子穿着又薄又涼快的月白色夏布長衫站在那里，他的嘴脣上有些成年時期初生的細鬚，他的皮膚微黃而光滑，他的長袖子底下一雙手柔嫩得好像女人手。那時，王龍看看他自己；他的身子粗大，沾着泥汚，他只在膝髁以上穿着一條藍布袴，他的腰部和上身裸露着，人家會將他看作他兒子的傭人，不看作父親也說不定罷。他這麼一想，便對這年青人的長而姣好的臉相起了輕蔑的感覺，他忿忿地嚷道：

「你到田裏去，擦些大地的泥土在你身上，免得人家將你當作女人看，你爲了自己吃的飯，也得略略辛苦一下子！」

那天晚上，王龍走進裏天井，坐在荷花的身邊，她正躺在牀上鋪着的席子上，杜鵑在給她打扇，那時荷花懶洋洋地信口對他說道：

「你的大孩子有心事，他是想要出門啦。」

於是王龍想起自己對於兒子的氣惱來，尖聲說道：

「噯！這和你不相干！他到這麼年紀了，我不要他到這幾間屋裏來。」

然而荷花卻急忙回答道，「哪——哪——這是杜鵑說的啦。」杜鵑便急忙說道，「這種情形是看得出的，他是個好孩子，現在大起來，不肯閑蕩了。」

王龍的思想被這番話引開了，他便只想着對於兒子的氣惱，他說道：

「不行！他出門去不行的。我不化這一種冤枉錢。」

從此有許多天他們沒有說起這件事，那童子似乎忽然又復安心了，然而他卻就不要再到私塾去，這一層王龍是應許的，原來那少年將滿十八歲，骨格也有他的母親那麼大，每逢他的父親回家來的時候，他總是在自己的房間裏讀着書，於是王龍滿意了。

過後，王龍不大想到他的兒子了。他田地上，除了受過蝗災的以外，收成非常好，他在荷花這女人身上化費掉的錢，現在他已經賺回來了。

至於荷花呢，她在她的盛年，容貌是一天美似一天，為什麼呢？因為如果說她從前有着缺點的話，這就是她的鳥也似的瘦削，這一種瘦削使她那尖下巴的小臉的曲線太銳，又使她的顴顯凹進的太深了。然而現在一則受了杜鵑給她燒的飯食的影響，二則由於只和一個男人同居的她的生活的安閑，她的身體卻變得柔軟而且圓胖了，她的臉壯滿起來，兩顴也平滑了，大眼睛，小嘴巴，她愈加顯得像一隻胖胖的小貓了。她睡過了吃，吃過了睡，使在她的身子上長了這一種柔滑的肌肉。她即使不復是荷花蓓蕾了，她總還是盛開的花，她即使並不年青了，她倒也沒有一些老相，青春和老年離她是一樣的遠。

既然王龍的生活又復平靜，那童子也安心了，王龍本該就此滿意了，不料一天晚上，他一個人坐到深更，在指頭上算着他的玉蜀黍可以賣多少錢，他的穀米可以賣多少錢時，阿蘭輕輕兒走進房裏來。這個人跟着歲月的奔流，逐漸逐漸地消瘦下去，她臉上聳着石頭模樣的骨，她的兩眼深陷着。

這晚上，王龍是坐在錫燭台上插着的紅燭的光下，阿蘭到他面前站住了，向四下裏一望，終於說道：

「我有一句話。」

於是他驚愕地向她呆看了一下，回答道：

「哦，你說啦。」

於是她用了不和諧的低語說道：

「大兒子屢次到裏天井去。你不在家他就去。」

王龍起初捉摸不得她這麼輕聲說的話，張着嘴側向前去，說道：

「什麼，女人？」

她默默地指點了她兒子的房間，將她那乾燥的厚嘴唇向裏天井的門一撅。然而王龍卻不相信的樣子向她呆看。

「你在做夢！」他終於說。

她聽了這句話搖搖頭，接下去說道：

「哦，那麼，你猝不及防地回家來一趟。」靜默了一會又復說道，「還是教他出門去的好，南邊去也不妨。」

他心裏想：「哦，這女人，她妒忌着啦。」於是他站起身來，笑一笑，便將阿蘭的話丟開了。

然而那天晚上，當他走進去，躺在荷花身邊的時候，又當他在牀上轉身的時候，荷花卻發性子而且訴苦了，她推開他的身子，說道：

「天氣這麼熱，你身上有汗臭，你到我身邊來睡以前，怎麼不揩一揩身？」

於是她坐起來，將她那亂蓬蓬的頭髮，從她臉上撂向後面去，每逢他想將她拉到他身邊來時，她就聳一聳肩胛，她不肯順從他的誘掖。於是他想到最近有許多夜，她總是勉勉強強地順從着的，他本來以為她的沒有興致是由於她的怪癖和殘夏的悶熱的空氣。然而現在呢，阿蘭的那番話卻顯得很有意思了，他暴躁地爬起身來，說道：

「哦，那麼，我獨自去睡罷！」

他跑出了這房間，大踏步走進他自己一所房子的堂屋裏，將兩把椅子拼在一起，他自己的身子便攤在那上面。然而他卻睡不熟，他起來，走出大門去，在家屋的牆邊的竹林裏散步。

於是他想到了這一層：荷花已經知道他的兒子要出門的念頭了，她是怎麼知道的呢？他又想到他的兒子近來不說要出門去這種話，倒反安心了，他安心了是什麼緣故呢？於是王龍對自己的心說道：

「這事情我要親自來留意一下！」

他從他的田地上的霧裏看望着紅紅的曙光到來。

當曙光到來，太陽在田野的邊端上露出金色的外闊來

時，他走進屋裏吃飯，過後，他照着收穫和種植時節的習慣出去照顧他手下的人們，他走遍他的田地，最後，他大聲叫喊，使他家裏的人也聽得：

「現在我到城濠邊的那塊田去，我要遲些回來，」於是他朝着城走去。

他走到半路上小土地堂的地方，便在一座老墳旁邊的路上坐下來，他摘了一片草葉在手裏玩弄，一面默想。他對面是兩尊小菩薩。在他的心的表面上，他注意的是他們怎樣呆看着他，在從前他曾經怎樣怕他們，但現在他富裕了，用不着菩薩，也就怠慢了。在心底，他暗自疊連地想：

「我可以回去罷？」

於是忽然間，他想起上夜荷花推開他的事來，便怒氣沖沖了。

他仗了那一股怒氣的力量，站起身來，從別一條路大踏步走回家去，他悄悄地走進他的家裏，站在到裏天井去的那個門上掛着的簾子旁邊。他側着耳朵聽，便聽得唧唧喳喳的男人聲音，這是他自己的兒子的聲音。

現在湧上他心頭來的怒氣，是他一輩子從未領略過的一種怒氣。這是一個男人對於將他所愛的女人偷去的另一男人的怒氣。王龍一想到這另一男人就是他自己的兒子，不由地起了一陣要嘔吐似的惡心。

他於是咬緊了牙齒。他走出去，揀了一枝細長的竹，將葉剝去了。於是他輕輕地走進屋裏，忽然將簾子拉開，那邊有着他的兒子，正站在天井裏，俯了頭看坐在水溜旁邊的小櫈上的荷花。她穿着桃色的綢衫，這種衣服他從未見她在晨光下穿過。這兩個在一塊兒談天，女的輕聲兒笑一陣，從眼角向少年看一眼，她的頭轉向一邊，他們沒有聽得王龍走過來。他站在那裏，向他們兩人呆看了一會，他臉色泛白，嘴唇蹺起，從牙齒縫裏呼呼地響，兩手捏緊了竹。兩個人還是沒有聽得他，後來杜鵑走出來，看見了他，喊了一聲，他們方纔看見了。

那時王龍腳步一躍，便向他兒子的身上撲過去，將那童子直打的流下血來。荷花驚喊起來，拉住了他的臂膀，他揮開她，於是她喊着再來拉，他便索性連她也打，直打的她逃走為止。後來那少年匍伏在地上，兩手掩住了他的破臉，王龍方纔放手了。

於是王龍從他那張開的嘴唇裏，噓了一口氣，全身流下汗來，直至他軟弱得彷彿害病一般了。他將竹擲去，喘着氣向那少年輕聲說道：

「你到你的房間裏去，我不叫你，你敢走出來，我就打死你！」

那少年一聲不響爬起來，便走出去了。

王龍坐在荷花剛纔坐過的那條櫈子上，兩手托了頭，閉了眼，他的氣息來回地大聲喘着。沒有人走近他身邊來，他這樣獨自坐在那里，直至他心靜了，怒氣消散了。

於是他有氣無力地站起身來，走進房間裏，荷花躺在那邊她的牀上，正大聲哭着，他走到她身邊去，將她的身子轉過來，她躺在那裏，一面哭着，一面對着他看，在她的臉上橫着腫脹的紫色的鞭痕。

他非常淒哀地對她說道：

「原來你脫不了婊子的本色，吊我親生兒子的膀子！」

她聽得這句話便哭的更響，她抗辯道：

「沒有的事，我沒有這麼幹啦！那孩子冷靜了，走到這裏來，你可以問問杜鵑，看除了你看見他到過天井之外，他有沒有到我牀邊來！」

於是她驚恐而懊惱地向他看了一眼，她拉了他的手來摸她臉上的那個疤痕，便嗚嗚地哭道：

「看啦，你待你的荷花好凶呀！——世界上沒有你這麼凶的人，如果這是你的兒子，這只是你兒子的事，他和我有什麼相干！」

她抬起頭來看他，她的媚眼水汪汪地淌着清淚，於是他呻吟了好一會，便走出去了。他走過他兒子的房間，在門外叫道：

「喂！現在你將你的物事放在箱子裏，明天就到南邊你要去的地方去，等到我來叫你纔回來。」

於是他走去，那邊阿蘭正坐着縫他的袍子，他走過時，她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繼續走，走到中午的太陽下，他的田野去，他便彷彿辛苦了一整天似的疲倦了。

## 二十五

當大兒子出去的時候，王龍覺得家裏一種煩惱的氣分消除了，這在他是安慰的事。他心裏想，那少年出門去是好的，現在他可以留意其餘的孩子，看他們怎麼樣了。他打算叫第二男孩子早些離開私塾，去學生意，使他不至於被初成年時的野性所擺布，像他的哥哥那樣，成為家裏討厭的東西。

王龍的第二兒子，是和大兒子不相像的。大的身材高，骨格粗，北邊人一般的紅臉孔，和他的母親相像，這第二個却生的短小，皮膚黃黃的，他有使王龍想起他自己的父親來這一

種脾氣狡獪，銳利，而且湊趣的眼睛，隨機應變地惡作劇的性習。王龍說道：

「哎！這孩子會做大商人的，我要叫他出書房，不知道送他到米店去學生意辨不辨得到？有一個兒子在我糴穀的地方，是便利的，他可以幫我看看秤，將秤錘打的老一些。」

因此，一天他對杜鵑說道：

「你到我大兒子定了親的親家這裏去一趟，對他說我有事情要和他接頭。我們既然結了親，總得大家吃杯喜酒纔好。」

杜鵑於是去了，回來說道：

「他也要和你會會面，什麼時候隨你便，你可以去呢，最好請你今天午上去喝酒，否則他到這裏來也可以。」

王龍不願城裏的商人到他家裏來，恐怕自己就得備這樣備那裏，因此他自己洗了臉，穿了綢長衫，便起身橫過田野去。他先走到杜鵑對他說過的橋街，便在那邊一個揭示着劉姓的大門前面停下來。他自己並不認得這個字，不過猜到這大門，在橋的右首有兩扇門的，他向一個經過的人問了一聲，便知道這個字就是劉字。這是堂皇的木的大門，造的簡樸，王龍便用他的手在門上敲起來。

不一會門開了，一個老媽子便站在那裏，她一面在她圍裙上揩揩濕手，一面開口問他是什麼人，待到他回答了自己的名兒時，她向他呆看了一會，便引導了他穿過男人們住的第一個天井，進到一個房間裏，她請他就了坐，過後知道他就是這家女兒所許的新郎的爹，又復向他呆看了一會。於是她出去叫她的主人了。

王龍向四下裏仔細一望，他站起身來，摸摸門口的簾子的質料，察看一下簡樸的桌子的木料，於是他欣喜了，因為那邊有着生活優裕而並不十分豪富的證據。他不要富家的媳婦，生怕她傲慢而不聽話，吵着要吃什麼穿什麼，移轉他兒子對自己爹娘的心。於是王龍又復坐下來，在那裏等候。

忽然間，起了一陣重重的腳步聲響，一個壯健的老成人進來了，王龍站起身來鞠躬，他們兩人一面鞠躬，一面悄悄地對着一眼。於是他們坐定了，喝老婆子給他們斟的熱酒，他們慢吞吞地講這樣，談那樣，講的是收成，和價錢，以及如果今年收成好，穀價該多少這一類的話。終於王龍說道：

「哦！我到這裏來，是為一件事，如果不合你的意，我們就談別的罷。但是如果你的寶號裏用得着一個小斷呢，那麼有我的第二兒子在，他是個活潑的孩子，但是如果你用不着他呢我們就談別的事情罷。」

於是那商人興高彩烈地說道：

「我正想用一個活潑的年青人，如果他會讀會寫。」

王龍得意地回答道：

「我兩個兒子都是讀書人，不論是正楷字，草體字，有字寫錯了，他們都看得出的。」

「好呵！」劉說。「他要來，讓他來就是，他的工錢呢，起初沒有學會生意的時候，只有白吃飯，一年之後，如果他做的好，每月月底他可以有一塊洋錢，等到三年盡頭，就有三塊，過了三年，他不算是學生了，他會做生意，可以升起來。除了工錢，他從買客和賣主這裏還可以抽種種的小費，這種費，只要他能夠賺，我是什麼話也不說的。我們兩家既然結了親，他進來時候，我不要你保證金。」

王龍於是喜洋洋地站起身來，他笑了一臉說道：

「現在我們是好朋友了，你可有和我的女兒配得來的兒子？」

於是那商人滿臉是笑了，因為他又是胖，又是吃的好，他說道：

「我有十歲的第二個兒子。還未曾定親？大姑娘幾歲了？」

王龍又復笑了一臉，回答道：

「她明年就是十歲了，她的相貌還不錯。」

於是那兩個人一同笑了，那商人說道：

「我們要用雙根繩子縛在一起了，可不是麼？」

於是王龍不再說什麼了，因為這不是可以面對面再說開去的事。然而他喜洋洋地鞠躬去了之後，他心裏想，「這事情可以成功了。」

當天傍晚，他在裏天井的時候，王龍對杜鵑說道：

「你去一趟，看看會不會成功呢？」

過了不幾天，他將他的第二兒子送到城裏去，又給第二女兒備了約婚帖，講定了，妝奩，以及她結婚的日子用的衣服和首飾的聘禮。於是王龍安心了，他心裏想：

「現在我兒女的事都安排好了，我可憐的啞吧，只能拿一塊布頭坐在太陽下。小兒子呢，我要留着他做田上的事，他用不着到書房去，因為兩個會讀書也夠了。」

他得意了，因為他有三個兒子，一個是讀書人，一個是商人，還有一個是農人，他於是滿足了，不復想關於他的兒女的事了。然而，不知怎的，他的心裏卻霍地想到了給他生育他們的女人。

他對阿蘭看了一眼，這時候並非因為他是女人的緣故

纔看他，也並非因爲她瘦削，難看，皮膚黃。他懷着一種希奇的悔恨心對她看，他見她瘦起來，她的皮膚乾枯而發黃。她一向是臉黑的女人，當牠在田野操作的時候，她的皮膚醬黃色裏帶些紅潤。然而現在她除了收穫時候，不到田野去有許多年了，連收穫時候也不去，有兩年多了。爲什麼呢？因爲他不喜歡她去，恐怕人們說：

「你有錢了，你的老婆還在田地上辛苦麼？」然而，他一向沒有想到她所以終於情願住在家裏，她所以動的慢，愈加動的慢的情由，現在他想着這一層，他記得每逢早晨，她從牀上起來，以及上牀的時候，他往往聽得牠的呻吟的聲音，只當他問了「噯，怎麼啦？」的時候，她纔突然停住了。現在他看着她，看着她身上的希奇的臃脹，不知怎的感覺到悔恨了。

於是，因爲他不能擺脫這一種對她的煩悶的緣故，每逢她拿進他的食物來，或是走動的時候，他不住地對她看，一天，他們吃過了飯，她俯着掃磚地的時候，他見她臉上因着一種內心的痛苦轉成灰白了，她張開嘴脣，柔聲兒喘氣，她雖然還俯着彷彿在掃地，卻將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他驚問她道：

「什麼？」

然而她卻背轉她的臉，柔順地回答道：

「不過是一點老病痛。」

於是他向她呆看了一會，便對小女兒說道：

「你娘害病了，你拿那把掃帚掃掃地，」又對阿蘭，許多年來對她講話從未有過那麼和善地說道，「走進去，躺在你牀上，我吩咐女兒拿開水來給你喝。千萬不要起來。」

她慢吞吞地服從了他的話，並不回答，她走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他聽得她在那裏拖步的聲音，終於她躺下去，輕輕地呻吟。於是他坐着聽這呻吟聲，直至他受不住了。他站起身走到城裏去，探問醫生的舖子在什麼地方。

他尋到了一個舖子，是他的第二兒子現在在着的那家米店的夥計介紹給他的，他便走到那舖子裏去。醫生捧着一把茶壺閑坐在那裏。他是一個老頭子，有着花白的長鬍子，他的鼻梁上架着銅邊眼鏡，貓頭鷹的眼睛那麼大，他穿着一件齷齪的灰色袍子，兩隻長袖管將他的兩手全蓋住。王龍將他老婆的病象說給他聽，他便撅了他的嘴脣，將他靠着坐的那張桌子的抽斗開了，他拿出黑布包着的一包東西來，便說道：

「我就去罷。」

當他們來到阿蘭牀邊的時候，她已經迷迷濛濛睡熟了，她的額角和上嘴脣上積着露一般的汗，那老頭子看着搖搖頭。他伸出猢猻手那麼枯黃的手去，按她的脈，過了好一會，他又復嚴肅地搖搖頭，說道：

「脾臟大了，肝裏也有病。小肚裏有着人頭那麼大的痞塊，胃是潰爛了。心臟僅僅乎還動着，這裏邊一定有着什麼蟲。」

一聽到這番話，王龍自己的心停住了，他憂急着叫道：

「哦！那麼你可不可以給她藥吃呢？」

他說時，阿蘭張開了她的眼睛，向他們看了一眼，她痛的昏沈沈了，沒有明白他的話。於是老醫生又復說道：

「這是難症。如果你並不要包醫好呢，醫藥費是十塊洋錢，我就給你一劑藥，內中有幾樣草藥，焙乾的老虎心肝和狗牙齒，這些東西一同煎了湯給她吃。如果你要完全包好呢，那麼，五百塊洋錢。」

阿蘭一聽得「五百塊洋錢」這句話，驀地從昏倦中醒過來，虛弱地說道：

「不要啦，我的性命值不得那許多。這許多洋錢買得幾畝好田哩。」

王龍聽得她這麼說時，他舊有的悔恨侵襲了他的心，他便暴烈地回答道：

「我家裏死不得人，我付得出洋錢來。」

老醫生一聽得他說「我付得出洋錢來，」他的眼睛便十分貪心地射出光來，然而他卻知道如果擔當不住自己的話，而這女人竟死了，自己要受法律的懲罰的，這纔有些後悔似的說道：

「還不行呢，我一看她的眼白的神色，覺得我是弄錯了。如果我擔保完全醫好呢，給我五千塊洋錢是少不得的。」

於是王龍在悲哀的了解裏，對醫生靜靜地看了一眼。他除非賣掉他田地，無論如何辦不出這許多洋錢，而且他知道即使將田地賣掉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爲那醫生的話差不多就是在說，「這女人要死的。」因此，他送着醫生出去了，他給了他十塊洋錢。醫生去了之後，王龍走到暗沈沈的灶間裏，那地方阿蘭是過了大半世的，現在她不在那裏了，那地方就沒有人看見他，於是他將臉轉向燻黑了的牆壁，他哭了。

## 二十六

然而阿蘭的身體上，是不至於有突然絕了生命的事的。她還未過了中年，她的生命不會輕易從她的身體離去的，還纔她奄奄一息地在她牀上躺了許多月。在長長的冬天數月中，她始終奄奄一息地躺在牀上，於是王龍和他的孩子們方纔明白她在家裏是怎樣的人，她怎樣使他們都得到舒適，而

他們一向沒有知道

現在，似乎沒有人
燒，沒有人知道怎樣
的一面黑了，再煎另
用麻油好呢還是用
桌子底下，沒有人來
了，喚進天井裏的狗
外邊去。

最小的男孩子，
頭子仿道樣似那，
E龍不能使那老頭
他喝，扶着他騎下，站
使惱了，他像使性的
他引進阿闆的屏門
那蒙翳的牛瞎的眼
他隱約地有出什麼

只有可憐的啞吧
還抵着布片玩。可是
日間喂她飯，將她放
一切，他們中間必須
竟忘掉了，有一次，他
可憐的傢伙在大清
子和女兒罵了一頓，
憐的啞吧。過後，他覺
却還不能那麼辦，於
顧可憐的啞吧；如果

她感覺到他對她的溫柔的時候，他也覺得羞愧，因爲他感覺不到像荷花能夠用嘴唇的一撫從他這裏博得的那一種溫柔和銷魂的緣故。當他捏着這隻硬僵僵的垂死的手的時候，他沒有愛着這隻手，便是他的憐憫心也因對於牠的厭惡而受損傷了。

因爲這個緣故，他對她愈加和善了，他買了特別的食品，辦了白色的魚煮成的美味的湯和嫩菜心給她吃。而且，他在荷花這裏得不到愉快了，因爲當他要排遣心裏對於這久長的垂死的苦痛的憂愁，走進荷花的房間去時，他忘不掉阿蘭，便是他抱着荷花時，他也爲了阿蘭的緣故，沒有怎樣的熱情。

有的時候，阿蘭是神清氣爽而且明白四下裏的情形的。有一次，她要叫杜鵑來，當王龍驚訝地喚到了那女人的時候，阿蘭顫巍巍地拄着臂膀仰起身子來，便十分明白地說道：

「哎！你從前可以住在老爺的院子裏，你算是相貌好看的，然而我卻做了一家的太太，我給這一家生了三個兒子，你呢，還是一個丫頭。」

杜鵑忿忿地正要回答這話時，王龍央求她不要說，將她引出房間去，說道：

「這個人現在說着昏話啦。」

當他回進房間來時，阿蘭還將頭倚在臂膀上，她對他說道：

「我死了之後，不要叫那個人和她的少奶奶走進我的房間來，碰一碰我的物事，如果他們這麼着，我做了鬼要和他們作對的。」於是她陷於間歇的睡眠，她的頭落到枕頭上去了。

然而在將近新年的一天，她忽忽然好起來，正同殘燭樣亮地一閃一樣，她的神志從未有過那樣的清楚，她在牀上坐起來，自己捋攏了頭髮，便要了茶吃，待到王龍走來時，她說道：

「新年就到了，糕餅和酒菜沒有預備好，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我不要那個老丫頭在我的灶間裏，我要你將我的媳婦那個許給我們大兒子的接了來。我還未見過她，但當她來的時候，我要告訴她這麼做。」

王龍見她有精神便高興了，他叫杜鵑到開米店的劉家去接頭，不多久，劉聽得阿蘭恐怕活不過冬天，而且那女兒十六歲，比有些嫁到男家去的人年紀大了，於是他肯了。

爲了阿蘭的緣故，那邊沒有什麼排場。那新娘坐了轎子靜悄悄來了，只有她的母親和一個送媽同她來，她的母親將新娘子交給了阿蘭便回去，送媽卻留着伺候新娘子。

現在，孩子們被搬出了他們睡覺的房間，那房間給新媳婦住，一切照例安排好。王龍沒有同新娘子講什麼話，不過當她彎腰時，他嚴肅地一點頭。她一切舉動都謹愼小心，她走進阿蘭的房間裏服事，這就輕減了王龍對他老婆的憂慮，因爲她的牀邊現在有着女人，阿蘭是很滿足了。

阿蘭滿足了三天多，於是她想起另一件事來了，當王龍早上進來探問她夜裏怎麼樣的時候，她對他說道：

「還有一件事辦了，我纔死得去。」

對於這句話，他忿忿地回答道：

「你不要講起來就是死呀，你得使我心裏快活。」她於是慢慢地微笑，這就是未到眼淚就完畢的慢慢的微笑，她回答道：

「死是我一定要死的，我覺得這條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要等到我的大兒子回家來，等到他和這個做我媳婦的賢慧的大姑娘做了親纔肯死。現在我要我的大兒子回家來，因爲我是一定死的，我要他先同這個大姑娘做親，這纔我也死的安心了。」

在任何時候，甚至在健康時候，這些話在她也算說的多的，而且多月以來她說什麼話都沒有說這番話的勁健，王龍欣悅於她的聲音裏的力，和她想望這件事這一種元氣，便對她說道：

「好的，這件事我們一定辦。今天我打發人到南邊去，叫他尋訪我兒子，帶回家來成親，那麼你得精神抖擻一下子，丟開了要死的話，使你身體好起纔是呢，家裏少了你，眞像野獸的窠一樣了。」雖然她沒有再說這番話卻使她愉快了，她重復睡過去，閉上了眼微微一笑。

於是王龍派了一個人，對他說道：

「你對你少爺去說，他的娘快要死了，她要等到看見他，看見他成了親，她的心靈纔能安慰啦，如果他看得重我，看得重他的娘，他的家呢，那麼他必須一口氣趕回家，因爲再過三天我就要辦酒請客，他就要做親了。」

王龍這麼說，他就這麼辦。他吩咐杜鵑備辦體面的酒席，她又叫城裏茶館裏的廚子們來幫忙，他便將洋錢倒在她手裏，說道：

「要辦得場面和這等時候大公館裏的酒席差不多，這洋錢大概還多着哩。」

於是他到村上去請男男女女的客人，凡有他認得的他都請，他又上城裏去請茶館裏米店裏凡有他相識的人。他又對他叔父說道：

「你的朋友們，你兒子的朋友們，你邀他們來吃我兒子

的喜酒。」

他所以這麼說，是因爲他常想到他叔父是怎麼一種人的緣故。

王龍的兒子在他結婚的前一天晚上到家了，他大踏步走進房間裏來，王龍便將這少年在家時候使他煩惱過的事全都忘掉了。他沒有看見這個兒子已經兩年多，現在他到了，闊大的身架，紅東東的高臉頰塗了油的光亮的短黑髮，他不復是孩子，却是個長長的文雅的男子了。他穿的是南方的店舖裏見得到的紫紅緞子做的袍子和黑絲絨的短背心，王龍見了他兒子便得意洋洋了，他除了這個文雅的兒子之外，什麼都忘掉了，他便將他引到他母親的跟前。

於是那少年在他母親的牀邊坐了，見她這樣了，眼淚便堆在他的兩個眼眶裏，然而除了說「你臉色比他們所說的樣子好看得兩倍啦，這幾年裏斷不會死的，」這一種欣慰的話語之外，他却不敢說什麼，於是阿蘭簡單地說道：

「我要看你成了親纔肯死。」

現在那個就要做親的新娘子，不消說，是不可給新郎見面的，荷花將她帶到裏天井給她預備結婚的事項，這些事情再沒有比荷花杜鵑和王龍的嬸母這三個人做得好的了，他們給她穿了她從自己家裏帶來的衣服，有花的白綢彩繡襯着她那嫩嫩的處女肌膚，外邊是細毛的羔皮襖，再外邊是紅緞的結婚禮服，他們在她額角上搽了白粉，用一根緊得巧妙的線將她處女期的細髮和眉毛上的邊緣拔去了，使她的額角變得又高又光滑又方正，於是他們給她搽了水粉胭脂，又用一枝毛筆在她的眉毛上畫了細長的兩行，他們將鳳冠和珠串的面紗戴在她的頭上，在她的小脚上他們給穿了繡花的鞋子，他們在她的指甲上塗了色，在她的手掌上灑了香水，這樣，他們給她預備好結婚的事項了。

那時王龍和他的叔父，他的父親，還有客人們等候在堂屋裏，那新娘子由她自己的送媽和王龍的嬸母攙着進來，她低着頭溫恭地進來，她走路彷彿她不願意和男子結婚，必須人家攙着這麼辦似的。

於是王龍的大兒子照他原來的樣樣穿着紅袍子黑背心進來，他的頭髮光滑，他的臉新剃過，他後面跟着他的兩個兄弟，王龍見了這一行列的自己三個文雅的兒子，——他們是給他傳種接代的——不由地得意洋洋了。

在結婚的時候，王龍始終悄悄地尖着眼睛看他的兒子，看他眼睛瞟不瞟那新娘，新郎竟從眼角悄悄地瞟着哩，於是王龍得意地心裏想：

「哦！我給他揀着了他中意的人了。」

於是新郎新娘一同向王龍的父親和王龍行了禮，隨即走到阿蘭躺着的房間裏，她早就設法穿了她的玄色的好衣服，當他們進來時她坐起來，她臉上燒成兩個火樣的紅疤，這紅疤王龍錯當作健康態，就高聲說道，「現在她還會好的。」

兩新人走上去，向她鞠了躬，於是她拍拍牀說道：

「坐在這裏喝你們的合歡酒吃你們的合歡飯，讓我都要看一看，我一斷氣就要抬出去了，還可以做你們的新牀的。」

她這麼講過了話時，沒有人回答她，兩新人默不作聲，羞答答地並排坐了，於是走進王龍的嬸母來，胖胖的鄭重其事的樣子，端着兩杯熱的酒，兩新人分別喝過了，便將兩杯酒攙和了一下再喝，這就表示着兩個人現在合而爲一了。他們又吃了飯，攙和了一下，這就表示着他們的生活現在合而爲一了。這樣他們是結了婚了。

於是喜宴開場了，屋子裏天井裏擠滿了桌子，充滿了烹調的氣息和笑語聲，因爲從遠處從各方面來了許多的客人，有的是王龍所邀請的，有的是他們帶了同來，王龍並不認得的，原來大家知道他是富家，這等時候他家裏是决不吝惜酒飯的。

阿蘭要將所有的門都關，簾子都掛起，這纔她聽得出喧笑的聲響，嗅得到食品的氣味了，她屢次三番對時常進來看她怎麼樣的王龍說道：

「個個人都有了酒麼？牛席上的甜飯熱不熱，這裏面的猪油白糖和八種果子不知道分量足夠沒有？」當他教她放心，說是各種事情都依從了她的心意的時候，她心滿意足，躺在牀上靜聽着。

於是喜事舒齊了，客人散了，天色晚了。因全家的寂靜，因歡樂的退落，氣力就離去了阿蘭的身子，她變得困乏而且羸弱了，她將當日成了親的兩新人叫到她跟前，說道：

「現在我心滿意足了，我內中的毛病隨牠怎麼樣罷。我的兒子呀，你照顧你爹我公公罷，你的媳婦呀，你照顧你丈夫，你公公，你太公，還有那個可憐的啞吧，她是在天井裏啦。其餘的人呢，你沒有巴結他們的本分了。」

她說這最後一句的意思指的是荷花，她對荷花是從未講話的。於是她似乎昏昏沈沈地睡過去了，過了一會，她從新提一提神，閉着眼喃喃地唸道：

「哦，說我相貌難看呢，我偏生了兒子，我雖然丫頭出身，我家裏纔有兒子了。」過後，忽然間，她又復說道，「那個人怎

能像我這樣當作他相親好養不出兒子來！」

她全不想到他們，躺在那裏喃喃地唸着。於是王龍做了手勢，叫他們走出去；她一忽兒睡去，一忽兒醒來，他坐在她身邊照顧她。於是他憎惡自己了，爲什麼呢，因爲甚至當她氣息奄奄地睡着時，他竟也見到她那從牙齒邊蹺起的紫色的嘴唇怎麼闊怎麼厚。他正在這麼看時，她睜大了兩眼，兩眼上面似乎有着一種奇怪的薄翳似的。爲什麼呢？因爲她出神地對他呆看過了，再呆看着，她向他釘住了眼睛，驚異着，彷彿她不明白他是誰似的。忽然間，她的頭落到攔頭的圓枕上去，她身子震了一陣，便死了。

她一旦躺在牀上死了，王龍似乎覺得不忍走近阿蘭身邊去似的，他叫他嬸母洗淨那死體預備入殮，待到洗淨完畢了，他不願再進去，卻讓他嬸母，他長子，他媳婦去將死體從牀上抬起來，擺進他所買的大棺材裏。然而他卻也忙着上城去，叫人來封棺材口，他又去找了星相家，請他揀出裝的吉日。他找定了三個月後的一個好日，這是那星相家找得出來的最早的好日，於是王龍付錢給那人，走到城裏的廟去，他同那邊和尚商量了一番，便租了一塊安放棺材的地方，以三個月爲期，阿蘭的棺材便抬到那裏，直放到安葬的一天。

那時凡有應當爲死人而做的事，王龍都用心做着。他使自己和孩子們穿起素來，他們的鞋子是白色的粗布做的，他們的腰間束了白布，家裏的女人們用白頭繩紮了他們的頭髮。

這以後，王龍不忍睡在阿蘭死過的房間裏，他帶了他的衣物，搬進荷花住着的裏天井去，他對他的大兒子說道：

「帶了你老婆進你娘住過死過的那個房間去，你娘生養過你，你在那裏也得生幾個兒子。」

因此兩人搬進那房間而且滿足了。

那時，彷彿死神在已經光臨的家不會輕易離去似的；王龍的父親那老頭子，是自從看見他們將硬僵僵的阿蘭死體放進棺材裏以來就一直傷心的，一天晚上，在他自己牀上躺下去睡覺，待到早晨第二的女兒走進他房間來，送茶給他的時候，他躺在那邊牀上，他那疏落落的老鬍子蠹向空中，他的頭歪轉着，他死了。

她見了這光景便阿喲一喊，跑去對她父親說，王龍進來，見老頭子這模樣；他那輕輕的僵硬的老死體又乾又冷又瘦，好像錯節的松樹，他死了幾個鐘頭了，大約他橫到牀上就死了罷。於是王龍親自將那老頭子洗淨了身子，他將他輕輕兒放在爲他買的棺材裏，使那棺材封了口，便說道：

「我們家裏這兩個死人可以同日出喪的，我要在我的山地上騰出一塊好地方來，將兩個葬在一塊兒，等到我死了，我也要葬在那裏。」

他說了要這麼辦，他就這麼辦了。他使老頭子的棺材封了口之後，將牠放在堂屋裏兩條櫈子上，那棺材擺在那裏直到揀出的日子。王龍似乎覺得那老頭子雖然死了，也是在那裏安適。

一到春間，星相家揀定的日子，王龍叫了一班道士，他們穿着黃袍到來，他們的長頭髮在所戴的冠上打着結，他又叫了一班和尚，他們穿着灰色的袈裟進來，他們的頭都剃光，有着九個戒疤，這些和尚道士給兩個死了的人敲着木魚唸經唸了一整夜。

現在，王龍已經在小山上一株棗樹底下他的田野裏揀好一塊墳地了，金叫人將墳攏好，墳的四面造了泥牆，牆裏邊有留給王龍自身，留給他的每個兒子媳婦的餘地，也有留給孫子輩的餘地。這塊地，雖然是高地宜於種麥的，王龍倒並不吝惜，因爲這是他的家族建立在他們自己田地上的表徵。不論死的，活的，他們都要安息在他們自己的田地上。

和尚道士完畢了一夜的唸經，就是揀定的正日，王龍自己穿了白布長衫，又將同樣的一件長衫給他叔父和堂弟穿，給自己三個兒子，自己的媳婦和兩個女兒，每人一件長衫。他叫了城裏的轎子來給他們坐，因爲彷彿他是窮人，是普通人似的，走到葬地去是不得當的。這纔他第一次由人們抬着去，跟在阿蘭的棺材後面在他父親的棺材後面，第一乘轎卻是他的叔父坐。荷花在阿蘭生前是不會在她前面露臉的，現在阿蘭死了，連她也坐着轎子去，爲的是在別人前面，她可以顯出她對丈夫的大老婆盡職的樣子來。他的嬸母，他的堂弟，王龍也一樣的雇了轎子給他們坐，甚至可憐的啞吧，他也給她雇了一乘轎子；將她放在那裏面。

於是哀傷着，高聲哭着，他們坐轎到墳頭去，佃工們和金穿着白鞋子跟着走，在兩座墳的旁邊，王龍站立了。他先就叫人從廟裏抬了阿蘭的棺材來，還放在地上，等候老頭子先葬。王龍站在那裏，看望了許多時候，他的悲哀便乾而硬了，他的兩眼裏沒有淚，他不要像別人那麼高聲哭了。

兩座墳上掩蓋了泥土，而且修平了，他默默地離開墳頭，他將轎子打發去了，獨自一個人走回家，在路上他心裏想：

「我的那塊田地裏葬着的是我好好的前半段生活啦。一半的我彷彿葬在那裏了，現在我家裏是別樣的生活了。」

忽然間，他略略哭了一陣，他像孩子那樣，用手背揩乾了

他的兩眼。

## 二十七

這時期，王龍忙了辦家裏的喜事和喪事，幾乎始終沒有想到禾稼怎麼樣，一天，金却來到他跟前，說道：

「現在喜喪兩事都完結了，我有田地上的事情告訴你。」

「那麼說呀，」王龍回答。「近幾天除了葬我的死人，我是連自己田地有沒有也差不多沒有想到了。」

金軟洋洋地說道：「但願老天照應呀，今年似乎要發從未有過的大水了，還未到夏天，田地上就漲起水來，這是來的太早了。」

王龍走出到他各畝田地上去，他見那光景果如金所說。沿着城濠，沿着水道的那幾畝他從黃府老爺買來的田，因了從底下湧起來的攔湧的水又濕又污濁了，這纔那田上的好麥已經變得萎黃了。

城濠本身好像湖，水溝上起了小小的波紋和旋渦，流的急速而彎曲，如同河一般。王龍見這些水溝裏，水已齊了岸，便咀咒着說道：

「現在老天菩薩要樂一樂了，他要望下來看人們溺死餓死，纔稱心。」

他氣呼呼地高聲說了上面這番話，這纔金顛顛地說道：

「老板不要這麼說呵，菩薩究竟是菩薩。」

然而王龍因為殷富也就不謹愼，他隨意發怒。他想到那漲溢於他的田上，他的好收成上的大水，不由地喃喃着走回家去。

過後，王龍所預料的事果然發生了。北邊的河隄終於衝破了幾條堤塘，纔滿足於牠所擴張的面積，於是那些泥土的厚牆漸漸兒冲刷掉，直至誰也辨不出堤塘原在何處了。那河像海一般泛濫於一切良好的農田上面，麥和稻秧便在海底了。

村落一一變成了島嶼，人們看住了那高漲着的大水，待到那大水流到離門口不到兩尺的時候，他們將他們的桌子和牀縛在一塊兒，那上面放了他們家屋的門當作筏，於是他們將他們的被褥和衣服，女人們和孩子們，儘量堆積在這些筏上。大水漲到泥屋裏，將牆壁冲軟而化裂，溶解在水裏，彷彿從未有過那些牆壁似的。待到地上的水引起了天上的水的時候，雨下得彷彿大地鬧着旱荒似的，連日不停了。

王龍坐在他的家門口，遠望離他的家還有好些遠的大水，他的家是建築在高闊的小山上。然而他却看見大水淹沒了他的田地，他看望了好一會，生怕新做的兩座墳被淹沒，可是黃黃的帶泥的水浪雖在死人的近處濺，兩座墳却還是好好的。

那年各種收成都沒有，各處的人們鬧荒挨餓，忿恨於又復碰到的荒年。有的到南邊去，有的膽大而忿恨，加入了匪幫。此外，年老的，疲憊的，懦怯的，像金一樣沒有兒子的，留着受災吃草，吃高地上尋得到的什麼葉，許多人便死在地上水上。

於是王龍覺得從未見過的一種大災荒在田地上了。為什麼呢？因為到種冬麥的時候，水還沒有退落，那就下一年也不會有收成的。他對於自己的家，對於銀錢和食品的消費管顧的仔仔細細。到冬天他除了自己所吩咐的之外，不許家裏的人隨便買什麼，他將家裏有着的東西，吃用得非常省儉。雖在新年，他家裏也只吃他們自己在湖裏捉的一條魚和他們殺的一隻自養的豬。

王龍是並不像自己巴不得表顯出來那麼窮，因為他有洋錢藏在他的兒子同他老婆睡覺地方的牆壁裏，又有金銀藏在最近的田畈下的湖底一隻甕裏，又有好些藏在竹根間，又有還未糶出的上年的穀麥，他家裏是沒有饑荒的危險的。

然而他周圍却都是饑荒的人們。王龍很知道，要不是仗着他叔父的力，那麼他的錢，他的糧食和他家裏的女人該已給土匪搶去掠去了也說不定罷。因此他待他的叔父，他的堂弟和他的嬸母很客氣，這三個人便好像他家裏的客人，他們比別人先喝茶，吃飯時候也最先用筷子浸在菜碗裏。

王龍害怕這三個人，他們是十分覺得的，他們便傲慢起來，要這樣，要那樣，叫吃的喝的東西不好。一天，王龍站在大門口，聽得他的嬸母和堂弟勸着他的老叔父說道：

「他有着錢，有着糧食哪！我們去向他要洋錢。」那女人又說道：「我們再也不會有這樣拿得穩的事的了，他很明白如果你不是他的親叔父，他的家就要搶光的，因為你是紅槍會的副頭目呵。」

王龍悄悄地站在那裏，聽着這番話不由地氣極了，然而他却勉強靜默着，他竭力籌畫對付這三個人的法子，可是想不出什麼來。所以，當他的叔父第二天到他這裏來，說着「我的好姪兒呵，給我幾塊洋錢，去買一枝烟管和些烟，我的女人衣服都破了，也要做一件新的襖，」那時候，他一句話也說不出，從他腰帶裏摸出了五塊洋錢交給那老頭子。

兩天還沒有過，他的叔父又來向他要洋錢了，王龍終於呼叫道：

「哦，難道我們都只要立刻餓死麼？」

他的叔父笑了一臉，便盧弄地說道：

「你是靠天照應呵。不及你這麼富的人們，也有吊在他們燒剩的屋椽子上的。」

王龍聽得這麼說時，他身上滲出冷汗來，他便一聲不響給與了洋錢。

王龍的大兒子是專心於他的結婚生活的。他除了將他的老婆管住，不使他的堂叔釘着眼看之外，幾乎什麼事都不管。但他看見這三個人對他的父親有那樣的行爲，不由地氣上心來，說道：

「哦，你對你兒子媳婦還是對這三隻老虎當心呢，這眞希奇了，我們兩夫妻還是到外去另外邊立一家的好。」

王龍於是明白地告訴他說：

「我對這三個人眞是恨極了。然而你的叔公倒是土匪的頭目呢，我們給他吃，待他好，我們纔太平，對他們那裏可以露出懊恨的樣子來。」

那大兒子聽了這番話，便突出兩隻眼睛來，出了一會神，他將這事情想了一會，愈加惱怒了，他說道：

「這個法子好不好？我們索性在夜裏將他們都推到水裏去。那個女人生得胖，金可以推她，我呢來推我的堂叔那個小後生，他不住地張着我老婆，我對他是恨透了，那老頭子你可以推的。」

然而王龍卻是不能謀命的，他說道：

「這是不行的，即使我會做這件事，我也不肯將我父親的兄弟推到水裏去的，况且別的土匪聽到了，我們怎麼辦呢？我想只要有法子使他住在這裏不害我們，不羅嘈着要怎麼一種東西就好了，然而這個妙法是沒有的呵。」

於是少年一拍手說道：

「哦！我想到一個法子了！我們買鴉片來給他們受用罷，鴉片多買些，使他們成癮。我要裝着和堂叔再做朋友的樣子，引他到城裏的茶館去，那邊是有鴉片吸的，我的叔公兩夫妻，我們可以買來給他們吸的。」

王龍慢吞吞地回答道，「這要費許多的錢的。」

要不是一件事情發生了，上面所說的事會不會辦的呢？這恐怕是一個疑問罷。

這所謂發生的事，就是王龍的堂弟將眼睛釘在王龍的第二女兒身上了，她是他的侄女，血分上同他親姊妹一樣的。現在王龍的第二女兒是非常標緻的少女了，她的相貌好像那做商人的第二兒子，然而她卻又生得巧小玲瓏，她也沒有他那樣的黃蒼蒼的肌膚。她的肌膚白嫩，好像檸檬的花，她有着小鼻子和薄薄的紅嘴唇，她的兩脚又是小小的。

一天晚上，當她從灶間裏一個人出來穿過天井時，她的堂叔拉住了她。他粗暴地拉住了她，將他的手揣進她的懷裏，她便驚喊了。王龍跑出來，便向那人的頭上打去，然而他倒像一隻狗拖了一塊偷來的肉不肯丟掉了，王龍這纔只得將他的女兒拖開。於是那人連聲笑着說道：

「不過是玩玩罷了。她可不是我的姪女兒麼？難道人能夠和姪女兒幹壞事的麼？」然而他講話時，他的兩眼卻燿着情慾的光，王龍咕嚕了一會，便叫那女兒進自己的房間去。

當夜王龍將那事告知他的兒子，那少年說道：

「這女孩子，我們得送她到城裏她的男家去，即使劉老板說今年做親不利，我們也非送她去不可；家裏有着這隻熱吼吼的老虎，恐怕我們保不住她的貞操的。」

王龍照此辦了。第二天他走到城裏米店老板的家裏去，他說道：

「我的女兒有十三歲，不復是小孩子了，她可以結婚了。」

然而劉卻遲疑了一會，說道：

「今年我賺來的錢不夠娶媳婦。」

王龍說道：「我不要照管這個女兒了，因爲她媽死了，他生的標緻，而且也到了東想西想的年紀，我家裏人雜，我不能時時刻刻看住她。既然她是你家的人了，索性讓她住到這裏來，早做親遲做親隨你便就是。」

於是那溫和的商人回答道：

「哦！如果是這樣呢，那麼讓大姑娘來罷，我會對我兒子的媽講，她到這裏來，和她的婆住在一塊兒，你可以放心的，等過下一個秋收時節，她差不多可以做親了。」

這樣事情是停當了，王龍心滿意足，便告別了。

王龍在回到金有船等他的城門口去的路上，經過了賣烟草和鴉片的店舖，他走進去，自己買些每晚放在水烟筒裏吸的烟絲，當夥計將烟絲在小秤上放好時，他有些惡惡縮縮地對那人說道：

「如果你們有鴉片呢，賣什麼價錢啦？」

那夥計說道：

「近來在櫃檯上賣這東西是犯法的，我們並不這麼賣，但是如果你帶着洋錢想買呢，那就在後房間秤分兩，六塊洋錢一兩。」

於是王龍立即說道：「要買六兩。」

待到第二的女兒送去王龍擺脫了對於她的心事之後，一天他對他叔父說道：

「因為你是我爹的兄弟，我請你吃些好烟。」

他開了烟膏盒子，那東西黏黏的有些甜氣味，王龍的叔父拿起來嗅了一下，便笑嘻嘻地說道：

「呵呵，我從前吸過一點呢，只是太貴了，並不常吸的；這東西我倒喜歡得很。」

於是王龍的叔父買了一枝烟管，整日躺在牀上吸鴉片烟了。

過了冬天，大水開始退下去，王龍這纔能夠到他的田地上去走走，一天他的大兒子跟着他在那裏走，對他得意地說道：

「家裏就要添一張嘴巴了，這就是你的孫子的。」

王龍聽到這番話，便轉過頭來，笑嘻嘻地擦擦手說道：

「今天真是好日了！」

他笑嘻嘻地去找金，叫他上城去買些魚和好食品，便將這些東西送給他的媳婦說道：

「吃罷，也使我孫子的身體強健些。」

在春間，王龍始終想念這將臨的誕生以自慰。他忙着別的事情時，他想到這，他有着什麼麻煩時，他想到這，這在他是一種安慰。

春天轉到夏天，逃荒的人們一個一個，一羣一羣地回來了。雖然那邊他們原有的房屋現在只剩濕地上黃黃的爛泥了。然而從這爛泥裏，卻可以再造起房屋來。許多人到王龍這裏來借錢，他見錢的需要多麼大，便以高利息放出去：那抵押品，他總是要非田地不可的。他們用借去的錢買了種子種在地上，當他們需要牛和種子和犂兒而不能再借錢時，有的將他們一部分田地賣掉，從這些中間，王龍賤價買了不少的田地。

然而不願賣自己田地的人也有，他們沒有錢買種子和犂兒和牛，便將自己的女兒賣掉，到王龍這裏來賣的人也有，因為大家知道他有錢有勢而且是好心的人。

不住地想着將生的孩子的他買進了五個丫頭，腳大而身子強壯的十二歲光景的兩個和較小的兩個服事他們全家的人，一個便服事荷花。

許多天後有一天，一個男人帶着七歲光景一個嬌小的女孩子來要將她賣掉，王龍起初因為她這麼小，就說不要。荷花看見她卻嬌滴滴地說道：

「這個我要的，她生的這麼好看啦，那一個生得粗，還有羊騷臭，我不喜歡她。」

王龍對那小孩子看了一眼，便說道：

「你要呢，就買了罷。」

這纔他用念塊洋錢買了那小孩子，她便住在裏天井，睡在荷花的牀的踏腳上。

現在王龍似乎覺得家裏能夠平和了。當大水退盡，夏天到了田地上要下好種子的時候，他走到東，走到西，察看每畝田地，同金討論每畝田的土質以及依田的肥瘠種植的東西該有怎樣的變化，每逢他去的時候，他總隨帶他那跟他學種田的最小的兒子，那童子垂着頭走，臉上帶着煩悶的神色，誰也不知道他想的什麼。

那童子默默地在他父親背後走，王龍並不見他怎麼着。

待到諸事計畫好了，王龍心滿意足地走回家去，他心裏想：

「我年紀不輕了，我田頭有個工，家裏有兒子們，我一切舒齊，用不着自己再親手做了。」

可是當王龍同他的小兒子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大兒子卻將他的父親拉到一邊說道：

「我的堂叔那傢伙閑蕩着不做事，東張張西望望，衣衫上的紐子也不扣，兩隻眼睛儘釘着丫頭們，他再在這裏住下去，我要忍不住了。」他不敢往下說到自己所想的下面這句話「他甚至於敢進裏天井來張望你自己的女人」，為什麼呢？因為他悶悶不樂地想到了自己從前追求過他父親的這女人的事，現在他見她那麼肨，那麼老，不能夢想自己曾經做過這件事了，他對於這件事非常害羞，無論如何不肯惹得他父親追憶起來。因此他將那層思想沈默着，只說起丫頭們。

因為田地上水退了，天氣又晴又暖，又因為他欣悅於自己剛纔帶去的那小兒子的緣故，王龍是興高彩烈地從田頭來的，他一聽到大兒子的話，便忿忿地默想了好一會，說道：「哦，那麼，你要我怎麼辦呢？」

那少年於是鄭重地回答道：

「我巴不得我們能夠離開這房子到城裏去住。我們再像土老兒似的在鄉下住下去是不行了，我們可以去的，我們將我的叔公兩夫妻和我的堂叔留在這裏，我們在城裏是住的太平的。」

「這是我的家，」王龍在桌旁坐定，拉過近邊的烟管來，堅決地說，「你住不住隨你，這是我的屋，我的地，要不是靠這地，我們都該同人家一樣餓死了，你要讀書人似的穿着漂亮長衫，懶洋洋地走也辦不到了。就是這好田好地使你比種田人好了一點呵！」

然而那大兒子卻不肯就此罷休。他說道：

「是呀，不過那邊黃公館的老房子現成有着啦。前進住滿了雜七夾八的人家，裏進卻靜悄悄關鎖着，我們租了那房子就可以安安靜靜住在那裏了，田地上你和我的小弟弟仍然可以去。我呢，不至於再受我堂叔的氣了。」

他說了「黃公館，」那些話便打動了王龍的心。

王龍是一輩子意識到人們對於他看得比城裏人低一點的；當他在公館裏的太太面前站着的時候，這一種意識最深刻。所以當他的兒子說着「我們可以在那公館裏」住的時候，下面這一個意想便跳進他的心裏，彷彿他眼見似的，「那太太坐過的那座位我可以坐了，她從那邊對僕人似的站着的我吩咐過哩，現在 我也可以 這麼叫別 人到我 跟前來了。」

他玩味着這意想默默地呆坐在那裏，沒有回答他的兒子。

雖然他自己要去，或是要怎麼變更一下子，他起初不肯說出來，可是過後，他對於他叔父的兒子的閑蕩卻愈加看不過了，他留意那人的行動，見到他的確將眼睛釘住丫頭們看，於是王龍喃喃地說道：

「現在我不能同這花癲狗同住在家裏了。」

他看看他的叔父；他便見他因爲吸鴉片的緣故，黃瘦起來，他年老背駝，每逢咳嗽就吐血。他看看他的嬸母，她是鴉片槍拿到手就滿意了的昏沈沈的老太婆了；鴉片已經發生了他所指望的作用，這兩個現在不是怎樣的煩累了。

然而家裏有着叔父的兒子這個人，還沒娶過親，他的欲還有野獸那麼强，他不肯同兩個老的一樣輕易吸上鴉片，將情慾收在夢境裏。王龍不肯在家裏給他成親，因爲他要生育子息，而像他的人一個也儘夠。這人又不肯做事，到處逛着談閑天。

因此，一天，王龍進城去看他那在米店裏的第二的兒子，向他問道：

「我的二兒呵！城裏的公館房子裏，如果能夠租一部分來住的，你哥哥要我們搬進去，你看怎麼樣？」

那第二的兒子現在是年青人了，他雖然身材小，卻也變得像同一店裏別的夥計們一樣，溫文而且整潔了，他從容地回答道：

「這是再好沒有的！在我很合意，我在那邊討了老婆，我們就可以同住在一家了。」

王龍說道：「哦，我早想到你應該討老婆了，但是忙着各種各樣的事情，我一直沒有工夫，這回年成荒，凡有喜慶的事情都得避掉的——然而現在呢，人們又有飯吃了，這件事要辦了。」

他心裏暗自尋思了一番，什麼地方找新娘。於是那第二的兒子說道：

「給我辦親事也可以，但是你不要給我討城裏人家的女人，那是吃慣用慣的，我不要。我要鄉村上有田地人家的大姑娘，帶來的嫁粧樸樸實實，小菜燒得好，而且會照管灶間裏的用人們的。我要這樣的一個人。」

王龍聽了這番話便驚愕了，因爲這少年雖然是他的兒子，他對於他的生活卻從未明白。他佩服着那少年的知慧，笑嘻嘻地說道：

「好的，我就去找這樣的新娘，教僉也到各個鄉村裏去找。」

他仍然笑嘻嘻地走出來，他走下有公館房子的那條街去，便在兩座石獅子之間逗留了好一會。那邊樹木上曬着衣服，到處坐着女人們，一面拿了針來回地穿他們所做的鞋底，一面談閑天，醜擬的祼體的孩子們在天井的磚地上打滾。他向私娼住過的那門望了一下，那門卻半開着，現在是另外的人，一個老頭子住在那裏了，因此王龍欣慰着，他繼續走去。

他穿過了幾個天井，直走到後面，便見走到一個天井去的大門關鎖着，大門旁邊，一個老婆子打着盹；他看了一眼，便知道這就是從前做過管門人的那人的麻子老婆。

於是他對老婆子說道：

「醒過來，讓我進門去。」

那老婆子霎霎眼驚着站起來，舔一舔她那枯燥的嘴唇皮說道：

「除了要租裏天井的人，我是不開的。」

王龍忽然說道：

「我要租，如果這地方是合意的。」

他沒有將自己的名兒告訴她，就跟着她走進去。到了大廳裏，他的心便突然回憶到多年以前他站在那裏等着和那家的丫頭結婚的時候，那邊太太從前坐過的雕木的匟牀，就在他前面。

他受了一種希奇的衝動，走上前去，便在她從前坐過的地方坐下來，他將手擱在匟几上，便從那高處下望老太婆的模胡的臉，她對着他睞睞眼，默默地等候他怎麼說。於是他一輩子憧憬着的一種滿足不知不覺地湧上他的心裏來，他用手將几拍一下，便忽然說道：

「這房子我要的！」

（下期續完）